IVE对抗私生饭

一、前篇

2025年的某一天，首尔万里无云。

假期晚上十一点后，IVE组合终于结束了一天的行程与防疫准备，回到宿舍。队长安俞真对大家说：“各位今天辛苦了，好好休息吧，明天又是一场恶战。大家加油。”

众人陆续睡下。

第二天清晨，李贤瑞疲惫地从床上爬起来。起身时，她感到一阵头昏脑胀——在此之前，她已连续多日高烧工作，心中忐忑不安了一个多月。她不过是个未成年的高中生，身体本就多病，睡眠严重不足。这样的作息，换作任何人都撑不住，更何况她每天还活在镜头之下。

她没有在意。或者说，她已经习惯了。

于是，今天，她又一次踏上了高压的行程。

傍晚七点左右，一场重要的演出正在进行。舞台灯光璀璨，台下应援声如潮水般汹涌。IVE成员们载歌载舞，一切看似完美。

唱到高音部分时，李贤瑞的声音突然断了。

她的身体终于撑不住了。在数千双眼睛的注视下，她缓缓倒下。然而，公司后台传来严令：不得擅自离场，否则后果非常严重。剩下五名成员只能咬紧牙关，继续完成表演。

演出结束后，她们立刻冲下舞台，奔向李贤瑞身边。

- - -

二、暗流

“妹妹你不用担心，你的事情，我会和starship的高层说的。你先好好休息，我先把你带到家里。”

说着，安俞真就把车开到瑞草洞。之后她小心翼翼地把李贤瑞抱上车——那是她自己的奔驰，车牌48 버 2371。她有驾照，自己开车。

与此同时，张员瑛来到经纪人身边说：“你把钱送到公司。”

当张员瑛与其他成员一同上车，车走后，她们停住了——出现了一群穿着黑衣的人，正在虎视眈眈地盯着她们，并且拍了照。

- - -

三、医院

到家以后，安俞真陪在李贤瑞身边一直在说：“妹妹不用担心，我会帮你给公司说的……”

安俞真说的时候，李贤瑞吐出血了。安俞真看到后，大声惊呼“My God！”她立马翻出急救包，连忙给经纪人打电话。经纪人立刻打给了星船高层的电话，之后经纪人跟公司密谈，把安俞真和李贤瑞秘密送到了医院。

其他成员也秘密到达了瑞草洞的某家医院。

但此时几个黑衣男子却出现在现场，他们叫了人：“瑞草洞某医院，回去！”但没错，那就是私生饭。他们非要出钱给他介的“非常新”。

- - -

四、第一班：金秋天

晚上十一点，李贤瑞被推进瑞草洞某医院的单人病房。

心电监护仪接上了。绿色的波形在屏幕上跳动，发出规律的“滴——滴——滴——”声。

IVE的成员们在走廊里站成一圈。医生出来后说生命体征稳定，但需要留院观察。

她们商量好轮班。金秋天第一个留下，然后是张员瑛，之后是安俞真和另外两名成员轮流。

“秋天，辛苦你了。”安俞真说。

“没事。你们先走吧。”

安俞真开着自己的奔驰（48 버 2371）送其他成员回家。她有驾照，自己开车走了。

张员瑛坐上经纪人金哥的奔驰E300（52 러 7394），也离开了医院。她直接回家了——她还没到换班时间，要等金秋天换岗之后她才会从家里出发。

金秋天的经纪人朴叔，开着那辆现代Grandeur（91 어 4268），把车停到了B2停车场C区，等着金秋天换班。

走廊里安静下来。

金秋天推开病房的门，走进去，把包放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来。

她没有开灯。病房里只有监护仪的绿光和窗外的月光。

她看着病床上的李贤瑞。贤瑞的脸很白，嘴唇干裂，起了一层皮。金秋天用棉签蘸了点水，轻轻地涂在她嘴唇上，动作很慢。

“贤瑞啊……”她低声说，“你快点醒过来吧。”

没有人回应。

她把手指轻轻搭在贤瑞的手腕上，感受那微弱的脉搏，和监护仪的声音重叠在一起。

- - -

五、地下车库：潜伏

晚上十一点四十分。

B2地下停车场。

一辆纯黑特斯拉Model Y（37 다 2481）安静地停在C区斜后方的角落里。车灯全关，没有一丝光亮。纯电车的优势在此刻体现得淋漓尽致——没有发动机的轰鸣，没有尾气的白烟，连震动都没有。

车里坐着三个人。

“她留下了。”副驾驶上的人盯着手机屏幕，加密群聊里不断跳出消息。

“第一班是金秋天，”他继续说，“病房里没开灯，只有监护仪的光。”

后座的人翻看着聊天记录：“她的经纪人在B2 C区，现代Grandeur，91 어 4268。”

“其他人呢？”

“安俞真开自己的奔驰走了，48 버 2371，送其他人回家。张员瑛也走了，坐她经纪人的奔驰，52 러 7394，回家了。公司备用车宝马720i，65 허 8137，停在D区。”

驾驶座上的人点了点头：“金秋天的经纪人在下面等着？”

“对。等她换班。”

“那不急。她总要下来的。”

车里安静下来。

后座的人从手套箱里拿出一个小包，打开，里面整齐地码着二十几张一次性电话卡。这些卡是通过特殊渠道搞到的，开卡信息用的是假身份，购买记录走的是现金。运营商内部有他们的人，在系统里给这批号码做了白名单处理——如果有人查，系统里只会显示“该号码已注销”或 “无有效记录”。

凌晨零点十七分。

加密群聊里弹出一条消息。发送者的备注只有一个字：“星。”

消息内容很简短：“病房楼层保安已撤。B2监控轮巡时间：凌晨1点至3点，每20分钟一圈。目前还有43分钟。”

车内安静了几秒。

三个人对视一眼。

“内鬼那边给的？”后座的人问。

驾驶座上的人没有回答，把手机翻过去扣在腿上：“不该问的别问。”

- - -

六、病房：漫长的等待

凌晨零点三十分。

病房里，金秋天靠在椅背上。她的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能看清贤瑞脸上的每一处细节。

监护仪的声音还在继续。滴——滴——滴——

凌晨一点。

金秋天的手机震了一下。是经纪人朴叔发来的消息：“我在B2老位置。你大概多久下来？”

金秋天回复：“我要照看到凌晨两点。你先休息吧，或者你先回去？”

对方秒回：“不行，我得等你。车上等你。”

金秋天叹了口气，把手机放下。

凌晨一点四十分。

金秋天又看了一眼手机。还有二十分钟。

她伸手把李贤瑞额前的碎发拨开，手指碰到她的皮肤，还是凉的。她把被子往上拉了拉，一直拉到肩膀的位置，仔仔细细地掖好被角。

凌晨一点五十八分。

金秋天轻轻松开李贤瑞的手，把被子最后整理了一下，站起来。椅子在地上发出轻微的摩擦声。她顿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病床上的人。贤瑞的呼吸很浅，胸口几乎看不出起伏。只有监护仪上的绿光在跳动，证明她还在这里。

“我走了。”这句话是对自己说的。

她拿起外套穿上，把手机放进兜里，转身走向门口。

走廊里的保安看到她出来，从值班台上站起来。

“金小姐，要走了吗？”

“嗯，辛苦了。”

“我送您到电梯口。”

“谢谢。”

两个人一前一后走过走廊。灯管发出惨白的光，把影子拉得很长。整个楼层安静得像被按了暂停键。

电梯口到了。保安按下按钮，等了一会儿，门开了。

“您慢走。”

金秋天点点头，走进去。电梯门合上的瞬间，她看到保安转身回到值班台，坐下，重新拿起手机。

楼层数字开始下降。

- - -

七、金秋天回家

凌晨两点十二分。

金秋天拉开副驾驶的车门，坐进那辆现代Grandeur（91 어 4268）。

车里暖风还开着，座椅被调到了最低的位置。朴经纪人歪在驾驶座上，外套盖在身上，呼吸均匀——睡着了。

金秋天没有立刻叫醒他。她轻轻关上门，系好安全带，把包放在腿上。车里的暖意让她的肩膀松了下来。

“朴叔。”她轻声叫了一声。

经纪人没动。

“朴叔。”她又叫了一声，声音大了一点。

“嗯……？”朴经纪人猛地睁开眼，身子直了一下，外套滑下来，“啊……秋天啊，下来了？”

“嗯。走吧。”

“几点了？”

“两点十分了。”

“啧，都这么晚了。”他揉了揉眼睛，把座椅调回来，发动车子。现代Grandeur的引擎声在空旷的车库里低低地响了一声。

车子缓缓驶出车位，朝出口开去。

金秋天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她有点累，但睡不着。脑子里还在想着病房里的事。

“朴叔，你刚才一直在车里等着吗？”

“可不是嘛，”朴经纪人打了个哈欠，“从十一点就在这儿了。你看我这把老骨头，坐这么几个小时腰都硬了。”

“对不起啊，让你等这么久。”

“说什么对不起，你更辛苦。那孩子在病房里……怎么样了？”

金秋天沉默了一下。“还没醒。”

朴经纪人没再说话。车子拐了个弯，朝B2出口的斜坡开上去。

金秋天没有注意到——在她上车之前，那辆纯黑特斯拉Model Y（37 다 2481）已经悄无声息地从C区斜后方的角落滑了出来。

车灯全关。没有一丝光亮。

它没有跟得太近。纯电车的优势在这个时候体现得淋漓尽致——没有引擎声，没有排气管的轰鸣。它就像一条黑色的鱼，无声地游弋在现代

Grandeur身后二十米的地方。

- - -

凌晨两点三十一分。

现代Grandeur拐进新沙洞一条安静的住宅街道。两旁是整齐的独栋住宅和高档公寓，路不宽。街灯透过行道树的枝叶洒下来，光影斑驳。

金秋天住的那栋公寓在街道尽头，是一栋灰白色的七层建筑，门口有门禁和保安。

朴经纪人在门口停下来。

“到了。快进去吧，早点休息。”

“嗯，朴叔你也早点回去。辛苦了。”

金秋天解开安全带，推门下车。夜风吹过来，比地库里还冷。她裹紧外套，快步走向公寓大门。

她没有回头。

但在她身后五十米的地方，那辆纯黑特斯拉Model Y（37 다 2481）静静地停在路边——车灯全关，行道树的阴影正好落在车身上，把它完全吞没。如果不刻意去看，根本不会发现那里停着一辆车。

车里三个人同时盯着她的背影。

“到了。”副驾驶上的人低声说。

“看到了。”

金秋天刷了门禁卡，推门进去。门在她身后缓缓关上。

几秒钟后，七楼的一扇窗户亮了。

“七楼。左边第三间。”后座的人低声说。

“记住位置。”

三个人沉默地等着。

窗里的灯光亮着。金秋天的身影偶尔在窗帘上闪过。

凌晨两点四十一分。两点四十五分。两点五十分。

窗里的灯还亮着。

副驾驶上的人有点不耐烦了，正要说什么——

窗帘动了。

金秋天走到窗前，停了一下。

车里三个人同时屏住呼吸。

她站在窗前，一动不动，像是在往外看。

副驾驶上的人下意识地缩了缩身子，尽管他知道从七楼往下看，在这么暗的光线下，根本看不清车里的人。

但她站在那里，就是不动。

然后，她的手伸向窗帘的拉绳。

唰——

窗帘被猛地拉上。不是慢慢拉，是那种用力的、果断的、带着某种决绝的“唰”一下。

窗里的灯光被完全遮住了。

车里三个人愣了一下。

“她发现了？”后座的人说。

“不可能，”副驾驶上的人说，“从七楼往下看，这个距离，这个光线，她什么都看不见。”

“那她为什么突然拉窗帘？”

没有人回答。

七楼。窗帘紧闭。

窗里，金秋天站在窗帘后面，手指还捏着拉绳。

她的心跳得很快。

她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要把窗帘拉上。就是……一种感觉。一种从脊背爬上来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她站在窗前的时候，往下看了一眼。

街灯亮着，行道树的影子在风里晃。路边的车停了一排，都是安静的、熄了火的、沉睡的车。

但她就是觉得不对。

她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就是后背发凉。

她拉上了窗帘。

然后她拿出手机，点开张员瑛的聊天窗口。

秋天：员瑛啊，你睡了吗？

员瑛：没呢，怎么了？贤瑞怎么样了？

秋天：还没醒。我刚到家。

员瑛：那你早点休息吧。

秋天：你现在能去医院吗？轮到你了。

员瑛：现在？凌晨三点？

秋天：嗯。带上你的经纪人。我到家了，你出发吧。

她没有说她为什么觉得不对。她不知道该怎么说。

员瑛：好。我现在叫经纪人，马上出发。到了我给你消息。

金秋天放下手机，又看了一眼紧闭的窗帘。

窗外，五十米外的街道上，那辆纯黑特斯拉还停在原地。

车里三个人还在等。

“她拉了窗帘，但灯没关，”副驾驶上的人盯着七楼，“她还醒着。”

“那就等。”

“万一她不关灯呢？”

驾驶座上的人沉默了一会儿，拿起手机，打开加密聊天软件。

星：情况有变。金秋天可能察觉了。她拉了窗帘，没关灯。

对方秒回：什么意思？

星：到家以后拉窗帘了，没关灯。现在在屋里没动静。

对方：灯不关你们就干等着？

星：你有更好的办法？

对方：等着吧。她总要睡的。

驾驶座上的人把手机放下，靠在座椅上。

“等着。”

凌晨三点。

七楼的灯还亮着。

金秋天坐在床边，没有换衣服，没有卸妆，就这么坐着。窗帘紧闭，门锁确认了三遍。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紧张。

但她不想关灯。

手机震了一下。

员瑛：我跟经纪人说好了，我们现在出发。大概二十分钟到医院。你先休息，别想太多。

金秋天松了一口气。

秋天：好。路上小心。

她放下手机，又看了一眼窗帘。

窗外，那辆纯黑特斯拉里，驾驶座上的人盯着七楼那扇紧闭的窗帘，眼神暗了暗。

“她不关灯，我们没法上去。”

“那怎么办？”

他拿起手机，又换了一张新的一次性电话卡，给“星”发了一条消息：

金秋天没关灯。家里可能有情况。她在等人？

“星”很快回了：

张员瑛已经从家里出发了。她的车是奔驰E300，52 러 7394。二十分钟后到医院。你们分一个人去跟张员瑛，另一个继续盯金秋天。

三个人对视了一眼。

“分头行动。”

驾驶座上的人发动车子，纯黑的Model Y无声地滑出车位，消失在街道的转角。

副驾驶上的人留在新沙洞，换到了另一条街道上，继续盯着金秋天公寓的七楼。他从另一个角度能看到那扇窗帘紧闭的窗户——灯还亮着。

而驾驶座上的人开着那辆Model Y，沿着江南大路，朝瑞草洞的方向驶去。他的手机屏幕上，是张员瑛经纪人金哥那辆奔驰 E300（52 러 7394）的实时定位。

- - -

八、张员瑛出发

凌晨三点十二分。

一辆奔驰E300（52 러 7394）从汉南洞的方向驶来，沿着江南大路，朝瑞草洞那家医院开去。

车后座，张员瑛裹着一件厚外套，怀里抱着一个保温杯和一袋路上买的零食。她没有睡，眼睛看着车窗外飞速后退的街灯，心里想着病房里的李贤瑞。

“到了医院我先进去，你在车里等我。”她对经纪人说。

“知道了。金秋天那边怎么说？”

“她说她到家了，让我出发。听起来……她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不太对劲？什么意思？”

张员瑛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她没说清楚。”

车子拐进瑞草洞，朝医院的方向驶去。

在她身后，一辆纯黑特斯拉Model Y（37 다 2481）的车灯全关，无声地跟在后面。五十米。不远不近。

- - -

九、病房楼层：暗影

凌晨三点二十五分。

张员瑛走出电梯，朝李贤瑞的病房走去。

走廊里的灯管发出惨白的光，把整条走廊照得通明。值班台上的保安看到她，站了起来。

“张员瑛小姐？”

“嗯。我来看看贤瑞。金秋天应该已经走了吧？”

“金小姐两点多就走了。”保安点了点头，但脸上的表情有些犹豫。

张员瑛注意到了。“怎么了？”

保安压低声音：“张小姐，刚才……大概二十分钟前，有几个神色很奇怪的人在走廊这边转悠。”

张员瑛的脚步停住了。

“什么样的人？”

“三个男的，穿着深色衣服，戴着帽子和口罩。他们从消防通道那边上来的，在走廊里走了两个来回，一直在看这间病房的方向。”

张员瑛的手不自觉地握紧了保温杯。

“护士站的人看到了，过去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说是来看病人的，但说不出病人家属的名字。护士说这个楼层没有他们要找的病人，让他们离开。”

“他们走了？”

“走了。但……”保安犹豫了一下，“他们走的是消防通道，不是电梯。我觉得不太对劲，就下楼去看了一眼。消防通道的门被人用东西卡住了，没关死。”

张员瑛的呼吸变得有些急促。

“你告诉护士了吗？”

“告诉了。护士长说要加强巡逻。但楼下保安说，没看到有人从正门出去。”

张员瑛沉默了几秒。然后她拿出手机，拨通了金哥的电话。

“金哥，你上来一下。”

“怎么了？”

“有点情况。你先上来。”

三分钟后，金哥从电梯里走出来。张员瑛把事情简单说了一遍。

金哥的脸色变了。他走到消防通道门口，推开门往下看了一眼——楼梯间里空荡荡的，只有应急灯发出昏黄的光。门后的地上，确实有一小块折叠的纸片，卡在门缝里。

“这群疯子。”金哥低声骂了一句。

他转身走到护士站：“那几个人往哪边走了？”

“消防通道下去了。我们没敢追。”

金哥咬了咬牙，转身对张员瑛说：“你先进去陪贤瑞。我去楼下看看。”

“金哥，你小心点。”

“没事。”

金哥推开消防通道的门，快步往下走。脚步声在空旷的楼梯间里回荡。他一层一层地往下，一直走到B2地下车库。

推开门，车库里安静得可怕。灯光昏黄，一辆一辆车整齐地停着。他扫了一圈——没有看到任何人影。只有通风管道低沉的嗡鸣声。

他拿出手机，给公司打了个电话。

“喂，是我。医院这边有私生饭混上来了，在病房楼层转悠。被保安赶走了，从消防通道跑了。我到地库看了，没人。应该是跑远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张员瑛呢？”

“在病房里。我上去守着她。”

“好。看完赶紧走。别待太久。”

“知道了。”

金哥挂掉电话，转身走回楼梯间，一层一层往上爬。

他不知道的是，在他推开消防通道门走进地库的时候，在他身后三十米的地方，C区斜后方的角落里，那辆纯黑特斯拉Model Y（37 다 2481）正静静地停在那里。车灯全关，没有一丝光亮。

车里坐着三个人，一动不动。

他们看着金哥的身影在地库里转了一圈，然后消失在消防通道的门后。

- - -

凌晨三点四十分。

金哥回到病房楼层。张员瑛已经进了病房。

他站在门口，看了一眼走廊——空荡荡的，灯管发出惨白的光，一个人都没有。

“保安，”他走到值班台前，“我下去看过了，地库里没人。应该是跑了。”

“好的。我们会继续盯着的。”

金哥点点头，站在病房门口，没有再进去。

他不知道的是——

就在他下到B2地库查看的时候，那三个从消防通道跑下去的人，根本没有跑到B2。他们在B1层的消防通道里等了五分钟，等金哥的脚步声从B2返回，才悄悄推开B1的门，走楼梯上了一楼，从侧门离开了大楼。

他们没有走远。

他们穿过医院的花园小路，绕过急诊楼的灯光，走到了医院侧门对面的巷口。

那里停着一辆纯黑特斯拉Model Y（37 다 2481）。车灯全关，融在行道树的阴影里。

车门拉开，三个人无声地坐回车里。

副驾驶上的人摘下帽子和口罩，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被发现了。”

“正常，”驾驶座上的人说，“看清楚就行。保安的巡逻时间、消防通道的门、地库的监控死角，都摸清了。”

后座的人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星”发来的消息：“张员瑛在病房里。只待一个多小时。”

“那就等着。”驾驶座上的人把座椅调低了一点。

- - -

十、楼梯间的追逃

凌晨三点，张员瑛没有走。

她一直坐在李贤瑞床边，握着她的手。贤瑞的手很凉，她轻轻搓着，想把自己的温度传过去。监护仪的绿光一下一下地跳着，像某种不会停歇的倒计时。

“贤瑞啊，我得走了。”她低声说。

没有人回应。

她把贤瑞的手轻轻放回被子里，仔仔细细地把被角掖好。站起来的时候，椅子在地上发出轻微的摩擦声。她看了一眼病床上的人——脸色还是那么白，呼吸还是那么浅。

张员瑛深吸一口气，转身走出病房。

走廊里很安静。值班台上的保安看到她出来，站起来点了个头。护士站的值班护士也抬头看了她一眼。

“辛苦了。”张员瑛说。

“您慢走。”

她没有叫金哥上来接她。金哥在地面停车场等着，她想着自己下楼就行，反正也就几步路。电梯太慢了，她不想等。她推开消防通道的门，走进楼梯间。

楼梯间里只有应急灯，昏黄的光照在灰色的水泥墙上，影子拖得很长。她的脚步声在空旷的空间里回荡，一下，一下，一下。

三楼。二楼。一楼。

她走到一楼的消防通道门前，伸手去推——

门是锁着的。

她愣了一下，又推了一下。纹丝不动。这扇门只能从外面开，从里面出不去。

“真是……”她低声骂了一句，转身往楼下走。B1层也有出口，可以从那里绕到地面停车场。

B1。

她继续往下走。

脚步声在楼梯间里回荡。

然后她听到另一个脚步声。

不是她的。

那脚步声很轻，像是刻意压低了声音在走。从楼下传来的。从B1的方向传来的。

张员瑛的脚步顿了一下。她站在楼梯转角处，往下看了一眼。

楼梯下面，有一个人站在那里。

应急灯的光照在他身上，照出一件深色的外套，一顶黑色的帽子，口罩拉到下巴的位置。他靠在墙上，手里拿着手机，屏幕的蓝光照亮了他的半张脸。

他抬起头，看到了她。

张员瑛的血液仿佛凝固了一瞬。

“张员瑛小姐。”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在空荡的楼梯间里格外清晰。

张员瑛没有理他。她加快脚步，继续往下走。她想绕过他，推开B1的门，走出去。

“别走那么快嘛。”他跟了上来。脚步声从后面传来，不紧不慢，像猫跟着老鼠。

张员瑛的手已经摸到了B1门的把手。

“就拍几张照片，耽误不了你多久。”他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近了一些。

她推门——推不动。这扇门也是锁着的。

“操。”她低骂了一声。

“B1的门锁了，”身后的人说，语气里甚至带着一丝笑意，“只有B2能出去。你走错了。”

张员瑛转身看着他。他站在三级台阶上面，居高临下地看着她。手机举起来了，屏幕的蓝光照着她的脸。

“站那儿别动，就拍两张。拍完我就走。”

“滚开。”张员瑛的声音冷得像冰。

“别这样嘛，大半夜的，我也不容易。在这儿等了你一个多小时了。”

他往前迈了一步。

张员瑛往后退了一步。身后是紧闭的B1门，没有退路。

他又往前迈了一步。

“你就站那儿，就拍两张——”

张员瑛猛地伸出手，狠狠推了他一把。他没有防备，整个人往后倒去，撞在楼梯扶手上，手机从手里飞出去，摔在台阶上，屏幕碎了一片。

张员瑛没有回头。她转身就往楼下跑。

B2。B2的门一定是开的。她记得金秋天说过，B2的消防通道门是唯一一个能从里面推开的。

身后传来脚步声——他在追。

“你站住！”

她没有停。她跑得更快。楼梯在眼前旋转，灰色的水泥墙，昏黄的应急灯，一级一级的台阶，像是没有尽头。

B2。

她撞开消防通道的门，冲进地下车库。

车库里安静得可怕。灯光昏黄，一辆一辆车整齐地停着。她扫了一眼——金哥的车不在这里。金哥在地面停车场。她的车也不在这里。

她的目光落在一辆车上。

宝马720i。65 허 8137。公司的备用车。

安俞真说过，这辆车的备用钥匙放在驾驶座的遮阳板后面。公司每一辆备用车都是这么放的。

她冲过去，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座。手伸向遮阳板——钥匙夹在里面的卡槽里，冰凉冰凉的，她一把扯下来，插进钥匙孔。

引擎轰鸣了一声。

消防通道的门被推开了。那个私生饭冲进地库，四处张望，看到了她。他朝这边跑过来，嘴里喊着什么，她听不清，也不想听。

张员瑛挂上倒挡，猛踩油门。宝马720i轰鸣着后退，轮胎在地面上发出刺耳的尖叫。私生饭被逼退了几步，差点被撞到。

她挂上前进挡，方向盘打死，车子一个急转，轮胎冒出一股白烟。她一脚油门踩到底，宝马720i像一头被激怒的野兽，咆哮着冲向出口的斜坡。

后视镜里，那个私生饭站在地库里，越来越小，越来越远。他没有追。他站在原地看着那辆车冲上斜坡，然后慢慢蹲下来，捡起地上摔碎屏幕的手机。

他笑了。

不是苦笑，不是恼羞成怒。是那种——得手之后的、压抑不住的兴奋。

他打开手机，屏幕虽然碎了，但还能用。他点开加密群聊，打了一行字：

“拍到了。张员瑛，深夜，瑞草洞，无证驾驶。宝马720i，车牌65 허 8137。她自己开的。”

发完这条消息，他又加了一条：

“她从B2冲出去的，没有司机。就她一个人。”

群聊里沉默了三秒。然后消息像炸了一样往外涌。

“确定？”

“亲眼看到的。方向盘在她手里。”

“牛逼。”

“照片呢？”

“摔了一下，照片没了。但B2有监控。你们想办法调。”

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朝自己的车走去。那辆纯黑特斯拉Model Y（37 다 2481）还停在医院侧门对面的巷口，车灯全关。他拉开车门坐进去，驾驶座上的人看了他一眼。

“怎么样？”

“她跑了。开的公司那辆宝马。”

“跑了就跑了吧。”

“不是，”他靠在后座上，脸上的笑意还没消，“她是自己开的车。一个人。没有驾照。”

车里安静了两秒。

驾驶座上的人慢慢转过头来，看着他。

“你确定？”

“确定。我从楼梯追下去的时候，她刚发动车。倒挡、前进挡、打方向盘、踩油门——全是她自己操作的。副驾没人。后座没人。”

驾驶座上的人没有说话。他慢慢靠回座椅上，嘴角也慢慢翘起来。

“那就更好了。”

他拿起手机，给“星”发了一条消息：

“张员瑛无证驾驶。瑞草洞XX医院B2，凌晨三点，宝马720i，65 허 8137。想办法调监控。”

“星”秒回：“收到。”

驾驶座上的人把手机放下，发动车子。

“走，跟上去。”

特斯拉无声地滑出巷口，车灯还是没开。

- - -

十一、狂飙

张员瑛冲出地面停车场的那一刻，凌晨的风从车窗灌进来，吹得她头发乱飞。她没有减速，一路狂飙，宝马720i的引擎在空旷的街道上轰

鸣。后视镜里，医院越来越远，那个私生饭的身影早就看不见了。

她拐过两个街角，才把车速降下来，靠路边停下。

手在发抖。握着方向盘的手指节发白。

她深吸了一口气，又一口。心跳还是快得像要从胸腔里蹦出来。

手机在口袋里震个不停。她掏出来一看——金哥，三个未接来电。

她深吸一口气，回拨过去。

“金哥——”

“员瑛！你在哪？我刚才在地面停车场等你，一直没见你出来，打你电话也不接——”金哥的声音又急又慌。

“我没事，”张员瑛打断他，“我在B2开的公司备用车出来的。”

电话那头突然安静了。

“你说什么？”金哥的声音变了，变得很轻，很慢，“你开的车？”

“对。B2停着那辆宝马720i，65 허 8137。我——”

“员瑛。”金哥再次打断她，“你忘了？”

“忘了什么？”

“你没有驾照。”

张员瑛的脸，唰一下白了。

不是那种“啊我忘了”的白。是那种从头顶一直凉到脚底的白。她握着手机的手开始发抖，不是刚才那种肾上腺素飙升后的抖，是真正的、从骨头里渗出来的恐惧。

她的手从手机滑到方向盘上，手指无意识地收紧、收紧、再收紧。指甲嵌进真皮方向盘里，发出轻微的“嘶——”的一声。两道深深的指甲印，留在了方向盘上。

她盯着那两道印子，脑子里一片空白。

没有驾照。

她没有驾照。

她刚才在首尔街头——在瑞草洞，在凌晨三点，在可能有监控、可能有路人、可能被任何一辆车的行车记录仪拍到的首尔街头——开着车狂飙了至少两个街区。

“员瑛？员瑛！你听我说——”金哥在电话那头急得声音都变了调，“你现在在哪？你先把车停下，别开了——”

“我停下来了。”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在自言自语。

“你在哪个位置？我过去找你——”

“不用——”张员瑛刚说了两个字，目光无意间扫过后视镜。

后视镜里，大概五十米远的地方，一辆纯黑色的车停在路边。

车灯没开。

看不清是什么车。但那个轮廓——那个在夜色里几乎完全融化的轮廓——她见过。在医院B2地库里，金秋天说过有一辆黑色特斯拉一直跟着她。

她的呼吸停了一秒。

“金哥，”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很紧，“那辆特斯拉——就是金秋天说的那辆——它跟着我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秒。然后金哥的声音炸开来：

“什么？你确定？”

“我确定。它停在我后面，车灯没开。”

“员瑛你听我说，”金哥的声音突然变得非常严肃，非常快，“你现在不要挂电话。你发动车，开起来。往江南大路方向走，别走小巷。我马上从后面跟上来。”

张员瑛把钥匙拧下去，宝马的引擎重新轰鸣起来。

后视镜里，那辆黑色特斯拉的车灯，亮了。不是照明用的近光灯。是远光灯。直直地照过来，照进她的后视镜，照进她的眼睛，刺得她本能地眯起眼。

然后它动了。没有鸣笛，没有闪灯。就那么无声无息地滑出来，跟在她车后三十米的地方。

张员瑛一脚油门踩下去，宝马720i冲了出去。

- - -

张员瑛一脚油门踩到底，宝马720i（65 허 8137）的引擎发出低沉的咆哮，轮胎在地面上擦出一声尖叫，整辆车像被弹射出去一样冲上了马路。

后视镜里，那辆黑色特斯拉Model Y（37 다 2481）的远光灯直直地照过来，刺得她本能地眯起眼睛。然后它也动了——无声无息，像一头从黑暗中扑出来的猛兽，紧紧地咬在她的车后。

“金哥！”她对着手机喊，“他跟上来了！”

“我知道！我看到你的车了！我在你后面！你往江南大路方向开，别走小巷，那边路况你不熟！”

张员瑛从后视镜里往后看——金哥那辆奔驰E300（52 러 7394）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从地面停车场冲了出来，正以极快的速度从右侧车道切上来。三辆车，在凌晨三点的首尔街头，形成了一条疯狂的链条。

最前面是张员瑛的宝马720i，白色的车身在路灯下一闪一闪。中间是那辆纯黑特斯拉，车灯全开，像一只睁开的眼睛。最后面是金哥的奔驰，车头灯疯狂地闪烁着，像是在发出某种警告。

特斯拉里，副驾驶上的人已经举起了手机。

“开始了，”他对着镜头说，声音压得很低，但语气里全是压抑不住的兴奋，“现在是凌晨三点，首尔江南大路。前面那辆白色宝马，看到没有？ IVE的张员瑛，自己在开。没有驾照。”

他把镜头对准前方那辆宝马720i的车尾，车牌号65 허 8137在路灯下一清二楚。他拉近了焦距，拍到驾驶座上的身影——张员瑛的侧脸在仪表盘的微光中一闪而过。

“时速多少？”驾驶座上的人问。

“一百一十了。”后座的人盯着仪表盘。

“一百一十公里，江南大路，凌晨三点，”副驾驶上的人对着镜头重复，声音越来越兴奋，“当红女偶像，无证驾驶，市区狂飙。”

- - -

“员瑛！前面是永东大桥！过桥以后往北走，上奥运大路！”金哥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几乎是吼的。

张员瑛猛打方向盘，宝马720i轮胎发出刺耳的尖叫，整辆车侧倾着拐上了永东大桥的引桥。后面的特斯拉紧随其后，同样的角度，同样的速度。

桥下的汉江在夜色中泛着黑色的光。宝马720i冲上桥面的时候，风声和引擎声混在一起，震得车窗都在微微发抖。特斯拉里的副驾驶把镜头对准了窗外——汉江大桥的夜景飞速后退，速度表的指针在一百一十五的位置上微微颤抖。

“永东大桥！时速一百一十五！”他对着镜头喊。

“过了桥往左！往东湖大桥方向！快！”

张员瑛从永东大桥下来，沿着奥运大路一路向北。东湖大桥的入口就在前面，她一个急转拐上了桥，轮胎在地上擦出一道黑色的痕迹。后面的特斯拉跟着拐过来，距离一点都没有拉开。

“员瑛！过桥以后右转！上南山隧道！快！”

东湖大桥横跨汉江。张员瑛的车从桥面上冲过去的时候，她余光扫到远处的N首尔塔。下了东湖大桥，右转，沿着南山公园的外围道路一路向西。南山隧道的入口就在前面，张员瑛冲进去的时候，隧道里的灯光突然变得刺眼，白色的瓷砖墙面反射着车灯。

“出隧道以后一直走！上退溪路！往钟路方向走！”

出了南山隧道，退溪路，然后左转。世宗大路的入口就在前面，张员瑛冲上去的时候，整条路在她面前展开——双向十车道，宽阔得像是飞机跑道。

前方出现了巨大的广场。光化门广场。凌晨三点，广场上空无一人。世宗大王的铜像矗立在广场中央，在灯光的照射下泛着金色的光芒。

张员瑛的宝马720i以超过一百一十公里的时速冲进广场区域。车灯扫过世宗大王的铜像，扫过两侧的历史文化展览馆。

“光化门广场！时速一百一！IVE张员瑛！无证驾驶！凌晨三点！首尔市中心！”副驾驶上的人对着镜头喊。

前方出现了光化门。那座巨大的石造城楼在夜色中被灯光照亮，门楼上“光化门”三个汉字在车灯的反射下清晰可见。

“前面就是景福宫了，减速。”驾驶座上的人说。

张员瑛的车从光化门正门前的路上冲过去之后，车速开始降下来。从一百一十公里降到九十，再降到八十。景福宫的宫墙出现在右侧——暗红色的石墙在路灯下泛着沉稳的光，六百年历史的古老城墙，在凌晨三点的夜色中静静矗立。

特斯拉也跟着减速。

“景福宫，”副驾驶上的人把镜头对准了右侧的宫墙，“到景福宫了。她减速了。八十。在这个地方，谁都不敢开太快。”

张员瑛的车速降到了七十。沿着景福宫的西墙，拐进了紫霞门路。这条路不宽，两旁的树影在车灯下缓缓后退。古老的石墙和现代的柏油路在这里交汇。

“往北，往青瓦台方向。”金哥的声音在电话里说。

张员瑛的车沿着紫霞门路往北开，车速维持在七十左右。前方出现了青瓦台的标志性建筑——那座蓝灰色瓦顶的总统府建筑群，在夜色中被灯光笼罩着。青瓦台的主楼、迎宾馆、春秋馆，依次出现在视野里。

车速降到了六十。

张员瑛的车从青瓦台正门前的路上开过去。喷泉在夜色中静静地喷着水，水雾在灯光下泛着细碎的光。路两边的警卫岗亭亮着灯，警卫们站在岗亭里，看着这三辆车从面前开过去。六十公里的时速，在青瓦台门前，就像任何一辆普通的深夜车辆一样。

青瓦台警卫室里，值班的警卫队长抓起对讲机：“这里是青瓦台警卫室！三辆车以超过六十公里的时速从正门前通过！白色宝马、黑色特斯拉、银色奔驰！请求立即支援！”

对讲机里传来急促的回应：“收到！首尔地方警察厅已出动！所有巡逻车注意拦截！”

金哥在电话里喊：“员瑛！往南走！往南！往北是边境！上了京釜高速往水原方向！那边我熟！”

张员瑛猛打方向盘，宝马720i在紫霞门路的尽头拐上了通往南边的路。京釜高速公路的入口指示牌在前方亮着，她一脚油门踩到底，冲上了高速匝道。

时速从八十跳到一百一，一百三，一百五。高速公路的路灯比市区少，车速比市区快，整个世界都在车窗外变成模糊的光带。

特斯拉紧咬着不放。副驾驶上的人把镜头对准了窗外——京釜高速的指示牌在车灯的照射下一闪而过。“水原 30km”“器兴 15km”“东滩 8km”。每一块牌子都在飞速后退。

“京釜高速！时速一百五十！往南！往水原！她在往水原跑！”他对着镜头喊。

后视镜里，警车的灯光又出现了。不是一辆，是一队。钟路警察署、西大门警察署、恩平警察署——所有在附近的巡逻车都出动了。警灯在京釜高速上连成一条红蓝交替的光带，像一条发光的蛇，在黑暗中紧追不舍。

- - -

十二、水原

水原出口到了。张员瑛猛打方向盘，宝马720i从京釜高速的主路拐进了匝道。车速降到一百、九十、八十。匝道的弯很急，轮胎在路面上发出刺耳的尖叫。

特斯拉紧跟其后。金哥的奔驰也跟了下来。

三辆车从水原出口冲出高速，拐上了通往水原市区的路。路名变成了“水原路”，两边开始出现路灯密集的市区建筑。便利店、咖啡厅、公寓楼，在车窗外飞速后退。

“员瑛，听我说，”金哥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冷静，不是刚才那种慌乱的喊叫，而是一种做了决定之后的冷静，“我现在告诉你路线。你严格按照我说的走。我们要用警察，把后面那辆特斯拉抓了。”

张员瑛没有说话。她的脚还踩在油门上，时速还在九十以上。

“前面路口右转，上水原站前路。”

她右转。车子拐进了一条更宽的马路。前方出现了水原站的霓虹灯招牌，凌晨三点的火车站广场空无一人，只有出租车在候客区排着队。

“直走，别停。过了水原站，前面就是八达门。”

八达门。水原华城的南门，朝鲜时代的古城门，在夜色中被灯光照亮。张员瑛的车从城门旁边冲过去的时候，车速降到了六十。

“过了八达门，前面是华城行宫。在华城行宫前面绕一圈，然后往长安门方向走。”

张员瑛拐进了华城行宫前的广场。古老的宫殿建筑在夜色中沉默着，石墙、瓦檐、门楼，在车灯的照射下一闪而过。她在广场上绕了半圈，轮胎在地上划出一道弧线，然后拐上了通往长安门的路。

特斯拉跟在后面，也在广场上绕了半圈。副驾驶上的人把镜头对准了窗外的华城行宫——世界文化遗产的石碑在车灯的照射下一闪而过。

“华城行宫！她在水原华城里面绕！”他对着镜头喊。

他不知道的是，这不是在逃。这是在绕。

金哥看着特斯拉跟进华城行宫广场的那一刻，嘴角动了一下。

“员瑛，前面是长安门。过了长安门，有一条单行道，只能往北走。你进去。”

张员瑛咬紧牙关，猛打方向盘，拐进了长安门。古老的城门在头顶掠过，她冲进了那条单行道。路很窄，两旁的建筑几乎要贴到车窗。

后视镜里，特斯拉也跟了进来。

金哥在电话里喊：“到了！现在你往左拐！前面有一个传统市场！凌晨没人！你在市场里绕一圈，从东门出来！”

张员瑛左拐，冲进了水原传统市场。凌晨三点的市场空荡荡的，两边的摊位盖着塑料布，路灯把整条巷子照得发白。宝马720i在摊位之间穿行，左右摇摆，像一条在狭窄河道里游动的鱼。

特斯拉跟了进来。但市场里的路太窄了，两边的摊位距离车身只有几厘米。驾驶座上的人不得不减速，不得不小心翼翼——他不敢刮到两边的东西，不敢留下任何痕迹。

车速降到了三十。二十。十五。

金哥的奔驰没有跟进市场。他从市场的西侧绕了过去，拐上了一条平行的小路。他拿起电话，拨通了另一个号码。

“喂，水原警察署吗？我是Starship Entertainment的经纪人。我们的艺人被三辆私生饭车辆跟踪，从首尔一直追到水原。一辆黑色特斯拉，车牌号37 다 2481，现在正在水原传统市场里面。对，就是那个市场。他们在跟踪我们的艺人，超速、危险驾驶、非法跟踪。我们已经忍了一路了。”

他的声音很急，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我们的车是一辆白色宝马，车牌号65 허 8137，现在也在市场里面。我们马上从东门出来。你们能在东门设卡吗？好。谢谢。”

他挂掉电话，踩下油门，奔驰从市场西侧的小路绕到了东门外面。

市场里，张员瑛从东门冲出来的那一刻，看到了金哥的奔驰停在路边。金哥摇下车窗，朝她喊：“往左拐！往水原警察局方向开！直走！别停！”

张员瑛左拐，冲上了通往水原警察局的路。

特斯拉从市场东门冲出来的时候，驾驶座上的人四处张望——宝马在前面，奔驰在右边。他犹豫了一秒，然后选择了跟宝马。

他拐上了通往水原警察局的路。

然后他看到了警车。

不是一辆。是三辆。水原警察署的巡逻车横着停在路中间，车灯全开，警灯在夜空中旋转着，把整条路照得通红。

“所有车辆，靠边停车！立即熄火！”扩音器的声音在夜空中炸开。

张员瑛把车靠到路边，停下来。她的手在发抖，但她没有熄火。金哥从后面冲上来，拉开车门，把她从驾驶座拉出来，推到后座。他自己坐进了驾驶座。

特斯拉在路中间停了。驾驶座上的人看着前方的警车，看着后视镜里追上来的首尔警车，看着左右两侧被封死的路。

警察已经围上来了。手电筒的光照进车窗，照在三张突然变得苍白的脸上。

“熄火！双手放在方向盘上！”

驾驶座上的人熄了火。他把双手放在方向盘上，看着前方的警车，看着后视镜里越来越近的红蓝灯光。

金哥从宝马里走出来，走到警察面前。他的声音很大，大到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听到：“警官，就是这辆车。从首尔一路跟过来的。跟踪我们的艺人，危险驾驶，超速，在高速上跑了一百五十公里。我们被追了整整一路。车上全是拍摄设备，他们在拍我们的艺人。”

警察看了一眼特斯拉，看了一眼金哥，看了一眼宝马后座那个低着头、头发遮住半张脸的女孩。

“我知道了。”他说。

他走到特斯拉旁边，敲了敲车窗。

“下车。”

车门开了。三个人走下来，站在路边，被警车的灯光照得无处可藏。

- - -

十三、笔录

金哥从水原警察署大门走出来的那一刻，看了一眼停在门口的白色宝马。

车头保险杠右侧有一道深深的刮痕——那是在紫霞门路拐弯时蹭到行道树留下的。左侧后视镜的壳子裂了一条缝，镜片还在，但外壳翘起来一块，像张开的嘴。车身右侧从车门到后翼子板有一长条白色的划痕，那是从景福宫东侧那条窄路穿过去的时候蹭到石墙的。车轮毂上也有一圈黑色的擦痕，轮胎侧壁磨掉了一块皮。

他绕车走了一圈，把这辆车现在的样子记在脑子里。

然后他拉开后座车门，张员瑛缩在座椅上，头靠在车窗玻璃上，眼睛闭着，但睫毛在抖。她没有睡着，她只是不敢睁眼。

“员瑛，下车。换我的车走。”

张员瑛睁开眼，看到金哥站在车门外，脸上全是疲惫，但手很稳。她解开安全带，从宝马后座爬出来，上了金哥的奔驰。

金哥没有上宝马。他把宝马的车门锁好，钥匙拔下来，走到警察署门口的警卫室。

“警官，这辆车是我们公司的。今晚被跟踪的时候出了事故，车损比较严重。我先放在这里，明天公司会派人来开走。可以吗？”

警卫看了一眼门口的白色宝马，看到车身上的刮痕和裂缝，点了点头。“登个记就行。”

金哥在来访登记表上写了一行字：Starship Entertainment，车辆受损，暂存。联系人电话。他把钥匙留在了警卫室。

然后他走回奔驰，发动车子，驶出了水原警察署的停车场。

张员瑛在后座上，低着头，不说话。金哥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

“员瑛，明天上午我陪你来水原警察署做笔录。到时候你什么都别说，让我来说。”

张员瑛没有说话。

金哥把车开上了回江南的路。凌晨四点半的首尔，街道空荡荡的，路灯一盏接一盏地从车顶上滑过去。他看了一眼手机，理事发来一条消息： “明天上午十点，水原警察署。我安排律师过去。笔录的时候，记住，是你开的车。从医院出来就是你开的。她没有碰过方向盘。”

金哥没有回复。他把手机放下，踩下油门。

车子驶过汉南大桥，桥面上的风从车窗的缝隙里灌进来，带着水腥气。张员瑛在后座翻了个身，脸朝着车窗。车窗外面是汉江，黑色的水面上倒映着对岸的灯光，一晃一晃的。

“金哥，”她的声音很轻，“那辆车……方向盘上……有我的指纹。”

金哥的手指在方向盘上停了一秒。

“我会处理。”

他没有再说别的。

凌晨五点，金哥把车停在张员瑛家楼下。她没有立刻下车，在副驾驶上坐了一会儿，像是在攒力气。

“明天十点，我来接你。”

张员瑛点了点头，推开车门，走进公寓大门。她的背影很瘦，肩膀塌着，脚步很轻。

金哥看着门关上，才发动车子离开。他没有回家，而是把车开到了公司。理事在办公室里等着他，桌上摊着一杯凉透了的咖啡。

“车呢？”

“留在水原警察署了。明天去取。”

“方向盘擦了吗？”

“没有。车没动过。”

理事点了点头。“明天律师一起去。指纹的事，让律师处理。你记住——”

“我知道。是我开的车。”

理事看了他一眼，没有再说话。

窗外，天边开始发白了。

- - -

十四、张员瑛到家

张员瑛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

她推开家门，没有开灯。玄关的鞋柜、客厅的沙发、茶几上没喝完的水杯——所有的东西都在原来的位置上，像她几个小时前离开时一样。但她觉得这个家变了。说不清哪里变了，就是觉得不对。

她走到沙发前面坐下来。没有脱外套，没有换鞋，就那么坐着。窗外的天从黑色变成深蓝，从深蓝变成灰白。路灯灭了，小区里的鸟开始叫了。

她的手还在发抖。不是那种冷到发抖的抖，是那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怎么都停不下来的抖。

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指甲缝里还嵌着方向盘真皮的黑色碎屑，手指上有两道被方向盘边缘磨出来的红印。她把手指攥进掌心，攥得很紧，指甲掐进肉里。不疼。什么都感觉不到。

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又一下。又一下。

她掏出来看——是IVE的群聊。

安俞真：秋天说你一个人在病房？贤瑞怎么样了？

金秋天：@张员瑛 你到家了吗？

金志垣：你们没事吧？晚上出了什么事？

直井怜：欧尼你在哪？

消息一条一条地往上刷。她的手机屏幕亮着，光打在她脸上，照出一张没有血色的脸。

她开始打字。手在抖，打一个字删一个字。

张员瑛：我到家了。贤瑞还在医院。今天晚上出了点事。私生饭跟踪我。从医院一直跟到水原。我开了车。我没有驾照。

消息发出去的瞬间，群聊里安静了。没有人打字，没有人发消息。那个绿色气泡孤零零地停在屏幕中间。

然后消息像炸了一样往外涌。

安俞真：你说什么？？？

金秋天：你开车了？？？

金志垣：私生饭跟踪你？？

直井怜：欧尼你没事吧？

安俞真：我现在过去。

张员瑛看着这些消息，手指停在屏幕上面，不知道该回什么。她不知道怎么解释——不知道怎么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开车，不知道怎么解释为什么要开那么快，不知道怎么解释为什么会经过那些地方，不知道怎么解释为什么车最后停在了水原警察署门口。

她放下手机，把脸埋进膝盖里。

安俞真的电话打过来了。她没有接。金秋天的电话也打过来了。她也没有接。手机在沙发上震动，屏幕亮了灭，灭了亮。

她不想说话。她什么都不想说。

- - -

十五、判决公布

三天后，水原地方检察厅对案件作出了处理决定。

张员瑛：罚款500万韩元，不提起公诉。同时吊销驾驶资格，未来考取驾照时将受到限制。

金哥：罚款300万韩元，吊销驾驶执照6个月。

三名私生饭：提起公诉，建议量刑——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同时处以300万韩元罚金，并强制接受跟踪骚扰预防教育 40小时。为首的那名私生饭（在楼梯间堵截张员瑛的那人），因情节恶劣，建议量刑有期徒刑2年，无缓刑。

判决结果公布的那天上午，张员瑛和金哥到水原警察署做笔录。安俞真陪着去了。

做完笔录出来，阳光很刺眼。那辆白色宝马还停在门口，车身上的刮痕在阳光下清晰得像一道一道的伤疤。

安俞真牵着张员瑛的手，上了金哥的车。金哥先把安俞真送回家，再把张员瑛送回去。

“你下午好好休息，”安俞真下车前握着张员瑛的手说，“什么都别想。”

张员瑛点了点头。

- - -

十六、新闻发酵

判决结果公布后，事情没有像Starship Entertainment预想的那样平息下去。

那辆白色宝马的照片出现在了每一家媒体的头版上。车身上的刮痕被放大、被圈出、被标注。首尔地方警察厅交通调查科被迫公布了部分监控画面。画面里，一辆白色宝马以一百一十公里的时速从江南大路上冲过去，以八十公里的时速从青瓦台正门前冲过去。每一段画面都有时间戳。从凌晨三点零七分到三点四十一分，三十四分钟里，这辆白色宝马穿过了首尔市中心最核心的路段，经过了光化门广场、光化门、景福宫、青瓦台。

韩国的互联网彻底炸了。

Naver的实时搜索排行榜前二十名里，有十四条是跟这件事相关的。IVE、张员瑛、白色宝马、青瓦台飙车、无证驾驶、水原警察署、 Starship、私生饭、实刑——这些词条像钉子一样钉在排行榜上。

论坛里每分钟新增上千条帖子。有人在扒张员瑛当晚的完整路线图，从瑞草洞某医院出发，到江南大路，到永东大桥，到东湖大桥，到南山隧道，到退溪路，到世宗大路，到光化门广场，到光化门，到景福宫，到紫霞门路，到青瓦台，到京釜高速，到水原出口，到水原传统市场，到水原警察署。三十四分钟，四十七公里。每一段路都被人用红色箭头标注出来。

有人在计算那辆白色宝马的受损程度。有人在分析青瓦台警卫室的反应时间。有人在扒那三名私生饭的身份。有人在追查那个还没有被抓的第四名私生饭。

Starship Entertainment的公关团队发了三份声明。第一份：“正在确认事实。”第二份：“张员瑛已配合调查完毕，将诚实地接受处罚。”第三份：“向公众道歉，将加强艺人保护。”评论区里的留言从“请公司保护好艺人”变成了“公司到底在干什么”，又变成了“Starship滚吧”。

理事办公室的灯从凌晨六点亮到第二天下午三点。广告商撤了，综艺节目在考虑换人，新专辑无法发行，演唱会要退票。

“理事，”公关部长的声音很轻，“要不要考虑……暂时停止IVE的活动？”

理事走回办公桌前坐下来，拿起桌上那张IVE的合照。六个女孩站在舞台上，灯光打在她们身上，笑得很好看。他看了很久。

“不解散，”他说，“休息。强制休息。分开住。不要有任何公开行程。社交媒体账号由公司暂时接管，她们本人不许登录。手机不用收，但所有的社交软件全部卸载，只留通讯软件联系家人和公司。谁都不许外出。等这件事过去。”

- - -

十七、强制休息期

第二天，Starship Entertainment的官方账号发了一条新的公告：

“本公司决定，即日起IVE进入强制休息期。所有成员将分开居住，暂停一切公开活动。恢复活动时间将另行通知。”

六个女孩，在六个不同的地方，被安顿下来。

安俞真被送回了大田的父母家。她站在家门口，看着母亲从屋里跑出来，一把抱住她，什么都没问，什么都没说。

金秋天被安排到了江原道的一家民宿。民宿在山里，窗外是树和天空，没有记者，没有闪光灯。

金志垣留在了首尔，被安排到了公司名下的一栋公寓里。电梯需要刷卡，每一层只能刷到自己那一层。她的房间在十二楼。

直井怜被送回了日本。她在仁川机场走的是普通通道——没有人认出她。她戴着一顶棒球帽和一副眼镜，穿着一件不起眼的灰色卫衣。

李贤瑞还在医院。她的病房被换到了VIP楼层，门口站着两个保安。她的手机没有被收走，但网络被限制了——只能接打电话和发短信，上不了网。

张员瑛被安排到了京畿道的一栋独立住宅里。是公司名下的一栋带院子的房子。周围很安静，邻居很少。她的手机没有被收走，但社交软件全部卸载了。她每天会打开KakaoTalk看看群聊，但很少说话。群聊里，安俞真偶尔会发一张大田家里的照片，金秋天会发一张民宿窗外的山，金志垣会发一张公寓窗外的城市夜景。没有人提那天晚上的事，没有人提新闻，没有人提那些评论。

- - -

十八、潜伏

那第四个人——那个在群聊里说“三亿到手了”然后注销了账号的人——他拿到了所有的视频。每一段，每一帧，每一个角度。全部都在他的硬盘里。他不缺钱。那三亿韩元对他来说不是目的，是手段。他想要的不是钱。他想要的是靠近她们。

IVE进入强制休息期的消息，对他来说不是障碍，是邀请。

安俞真在大田父母家的第三天，门口的快递箱多了一个。不是快递员送的。箱子没有寄件人，没有收件人，只贴着一张打印出来的纸，上面写着一行字：“安俞真小姐，辛苦了。”箱子里是满满一箱她喜欢吃的零食。她不知道是谁送的，但她把箱子扔了。她站在门口往街对面看了一眼 —— 什么都没有。但她知道有人在看。

金秋天在江原道民宿的第二天，窗外的树上多了一个东西。她拉开窗帘的时候看到的——一个小玩偶，用绳子挂在树枝上，在风里晃来晃去。是她最喜欢的卡通角色。她打电话给民宿的主人，主人说不知道是谁挂的，昨天还没有。玩偶被拿下来了，但金秋天把窗帘拉上了，再也没有

拉开过。

金志垣在首尔公寓的第五天，家门口的鞋柜上多了一张纸条。她打开门准备扔垃圾的时候看到的——纸条叠得很整齐，塞在门缝里。她捡起来，展开。上面用韩文写着一行字：“志垣，十二楼的风景好吗？我这边看得不是很清楚。”她关上门，把门链挂上，给公司的安保负责人打了电话。安保说会加强巡逻，但金志垣那天晚上没有睡着。她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开着灯坐了一整夜。

直井怜在日本的第一周，她家的信箱里多了一封信。信封上没有邮票，没有邮戳，是直接投进去的。信纸是粉色的，上面用日文写着：“怜酱，欢迎回家。我一直在这里等你。”她的母亲报了警。警察来了，看了信，看了信箱，看了周围的监控。什么都没查到。

李贤瑞还在医院。她什么都不知道。但私生饭知道她在哪。VIP楼层的保安在第四天的时候换了一个人。新的保安戴着口罩，帽子压得很低，站在走廊里，一动不动。他没有做什么。只是站着，看着李贤瑞的病房门。一站就是八个小时。换班的时候，他走进消防通道，拿出手机，发了一条消息：“贤瑞还在。状态不好。一直在睡。”

张员瑛在京畿道房子的第七天，她发现院子外面的路灯灭了一盏。在大门左边第三盏。她每天晚上会到院子里站一会儿。她每次都会经过那盏灭了的灯。第四天，她站在那盏灯下面，抬头看了一眼。灯罩是好的，灯泡也是好的。但灯是灭的。她伸手摸了一下灯柱——灯泡是冷的，不是烧坏的，是被人关掉的。晚上十一点，她的手机响了。是KakaoTalk的消息。一个陌生号码。消息只有一行字：“员瑛，你站在院子里的样子很好看。早点睡。”她把那个号码拉黑了，把手机翻过去扣在茶几上。但她知道，有人在看。

- - -

十九、贤瑞醒了

李贤瑞醒过来的时候，是第二天的上午十一点。阳光正从窗帘的缝隙里挤进来，在白色的被子上画出一道金线。她睡了十六个小时。

她下意识地伸手去摸手机。床头柜上，她的手机就放在那里，屏幕朝下。她拿起来，按了一下电源键。屏幕亮了。没有未接来电，没有未读消息。她打开KakaoTalk，群聊里安俞真发了一条消息：“贤瑞还没醒吗？”金秋天回了一个摇头的表情。金志垣发了一朵花。直井怜发了一个祈祷的手势。张员瑛没有发任何消息。

她正要打字，病房的门被推开了。护士走进来，看到她坐起来，手里的托盘差点掉了。

“李贤瑞小姐！你醒了！”

护士把托盘放在床头柜上，转身出去了。李贤瑞听到走廊里急促的脚步声，听到护士站有人在喊“VIP病房的病人醒了”。

手机在手里震了一下。她低头看——是她的经纪人全哥发来的消息。

“贤瑞？你醒了？”

她还没来得及回复，手机就响了。全哥打来的。

“贤瑞！你醒了！你等着。我马上过来。医生给你检查完，我有事要跟你说。”

医生来了。量了血压，听了心跳，看了瞳孔，问了一堆问题。然后他点了点头。

“恢复得不错。但还需要休息。不能劳累，不能有压力。”

“我能出院吗？”

医生犹豫了一下。“再观察一天。明天如果没问题，就可以出院。”

全哥到的时候，是四十分钟之后。他站在病房门口，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一碗粥和一瓶水。他的眼睛是红的，头发是乱的，外套的扣子扣错了一颗。

“贤瑞。”

“全哥。”

全哥走到床边，把塑料袋放在床头柜上，拉了一把椅子坐下来。

“你吓死我们了。”他说。

“对不起。”

“别说对不起。你没事就好。”

他把粥从袋子里拿出来，揭开盖子，放在她面前。“先吃点东西。吃完我有事跟你说。”

李贤瑞端起粥，喝了几口，把碗放下。

“说吧。什么事？”

全哥看着她，犹豫了一下。

“贤瑞，你晕倒以后，发生了很多事。”

李贤瑞的手指攥紧了被子。

“私生饭来了。他们跟踪了员瑛。从医院一直跟到水原。员瑛为了甩掉他们，开了公司的车。她没有驾照。”

李贤瑞的手开始发抖。

“她被追了一路。从江南大路到永东大桥，从南山隧道到光化门广场，从光化门到景福宫，从景福宫到紫霞门路，从紫霞门路到青瓦台。时速最高一百五十公里。”

李贤瑞的嘴唇在发抖。

“后来警察来了。在水原把私生饭抓了。员瑛被罚了款。金哥——就是金秋天的经纪人——他试图帮员瑛顶包，但监控拍到了，瞒不住。他被罚了款，驾照被吊销了六个月。私生饭被判了实刑。”

“员瑛呢？”她的声音在发抖，“员瑛现在在哪？”

“在京畿道。公司安排的。IVE现在强制休息。所有人都分开住了。”

全哥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安俞真在大田，金秋天在江原道，金志垣在首尔，直井怜回了日本，张员瑛在京畿道。还有那些快递箱、玩偶、纸条、信、灭掉的路灯。

李贤瑞的眼泪掉下来了。

“我要出院。”她说。

“不行。医生说明天——”

“我今天就要出院。”她的声音不大，但很坚定。

全哥看着她。她的眼睛是红的，脸上还有眼泪，但她的下巴微微抬起来。

“好，”全哥说，“我去办手续。”

- - -

二十、出院

全哥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沓出院文件。

“走吧。”

李贤瑞站起来。腿有点软，头有点晕，但她站住了。她扶着床沿站了一会儿，然后松开手，走到全哥面前。

全哥拿起她的包，推开了病房的门。

电梯到了一楼。门开了。阳光照进来，刺得她眯起了眼睛。

全哥叫了一辆出租车。司机问去哪，全哥说了一个地址。李贤瑞没有听清。她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首尔的街道在后退——咖啡店、便利店、写字楼、公寓。

出租车上了高速。城市在身后越来越远，越来越小。窗外变成了山、树、天空。

李贤瑞打开KakaoTalk，在群聊里打了一行字：

“我醒了。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

消息发出去的瞬间，群聊里安静了几秒。然后消息像炸了一样往外涌。

安俞真：“贤瑞！！！你终于醒了！！！你感觉怎么样？？？”

金秋天：“醒了就好醒了就好呜呜呜”

金志垣：“吓死我们了你知道你睡了多久吗”

直井怜：“欧尼你要好好休息不要再累倒了”

安俞真：“你现在在哪？还在医院吗？”

李贤瑞犹豫了一下，打字：“公司安排了一个地方。很安静。在山上。门口有柿子树。”

安俞真：“柿子树？听起来像杨平那边。我在大田老家，这边山上也有很多柿子树。”

金秋天：“杨平？那边确实很多山。应该很安静。”

金志垣：“好好休息。别想别的。我在首尔这边的公寓里，也挺安静的。我们都挺好的。”

直井怜：“我在日本家里。欧尼，我们都在等你回来。”

张员瑛始终没有发消息。但李贤瑞看到她的头像旁边亮着绿色的小点——在线。

李贤瑞又打了一行字：“员瑛，我没事。你也好好的。”

绿色的小点闪了一下。然后消失了。

- - -

二十一、杨平

出租车驶出高速，拐进了一条山路。两边的树越来越高，房子越来越少。前方出现了一个安静的村庄，几栋房子散落在山坡上，炊烟从烟囱里升起来。

全哥让司机在村口停下来。他付了车费，拎着包下了车。李贤瑞也跟着下了车。

空气很凉，带着泥土和树叶的味道。安静。太安静了。

“走吧。”全哥说。

李贤瑞跟在他后面，走在山间的小路上。路不宽，两边的草长到了膝盖。她的腿还是有点软，走得很慢。但她在走。

前方的山坡上有一栋小小的房子。白色的墙，灰色的瓦，门口有一棵柿子树，树上挂着几个青色的果子。

全哥停下来，回头看着她。

“到了。”

李贤瑞站在柿子树下，抬头看着那栋房子。很小。很旧。很安静。但窗户是开着的，风吹进来，白色的窗帘在飘。

她推开木门，走进去。房间不大，一张床、一个衣柜、一把椅子、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杯水、一盏台灯。

她走到窗边，往外看。远处是山，近处是树，再近处是那棵柿子树。

全哥站在门口，没有进来。

“这里很安静。没人会找到你。你先住着。过几天我再来看你。”

李贤瑞点了点头。

全哥犹豫了一下，又说：“手机你拿着。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跟成员们也多联系，她们都担心你。”

李贤瑞把手机攥在手心里。

“好好休息。别想太多。”

他转身走了。木门关上的声音很轻，但在这个安静的村庄里，响得像是放了一颗炮仗。

李贤瑞坐在床边，看着窗外的柿子树。青色的果子在风里晃来晃去，像一个个小铃铛。她伸出手，在窗户的玻璃上画了一个圈。圈里面是柿子树，圈外面是山，圈外面再外面是首尔。

手机放在床头柜上，屏幕朝下。

她不知道的是，在她打出“门口有柿子树”这行字的时候，在首尔某个房间里的电脑屏幕上，她的消息被截屏了。那个人看着“柿子树”“杨平”“山上”这几个词，打开了地图软件。在杨平郡龙门山面一带，山间民宿和独立住宅就那么几十栋。有柿子树的，更少。

他拿起手机，打开加密群聊，给“星”发了一条消息：“杨平。山上。柿子树。范围缩小到龙门山面一带。帮我确认具体地址。”

“星”秒回：“等我消息。”

一个小时后，“星”发来了一条消息，附着一个地址：“京畿道杨平郡龙门山面鸟谷里284-1。独栋。白色墙，灰色瓦。门口一棵柿子树。确认了。公司安排住处的时候，经手的人是这边的人。”

他看着屏幕上的地址，笑了。公司内鬼，什么都查得到。安排的住处，经手的人，钥匙在哪里，安保什么时候换班，周围有没有监控。全都查得到。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是首尔的夜景，灯光密密麻麻的，像一张巨大的网。而在那张网的边缘，在杨平的山里，有一栋白色的小房子，灰色的瓦，门口一棵柿子树。李贤瑞坐在那栋房子里，也许在看书，也许在发呆，也许在跟成员们聊天。她不知道有人在看着她手机屏幕上的每一个字。她不知道有人已经知道了她窗外的柿子树长什么样。她不知道“星”是谁，不知道公司里谁在为私生饭工作。

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知道那里很安静，很安全，有柿子树，有风，有山。而他，什么都知道了。

- - -

二十二、两周

从判决结束到她们各自被送到不同的地方，整整两周过去了。这两周里，韩国的互联网渐渐被别的新闻覆盖，IVE的热搜从第一名掉到第五名，从第五名掉到第十名，从第十名掉到二十名以外。世界在往前走，人们总是健忘的。

但私生饭没有忘。

最开始是信。安俞真在大田收到了第一封，里面是一张印着花朵的卡片，写着关心的话。第二封是三天后，写了一整页。第三封是一周后，只有一行字：“你为什么不回信？”信纸背面贴着一张照片，是她站在家门口低头拿钥匙开门的侧脸。她站在门口的时间不超过十秒。有人在她家门口，举着相机，拍下了这张照片。

金秋天在江原道收到的是快递。每天一个，每天早上八点准时送到。巧克力、花、书、围巾——全是她喜欢的东西。每一样都附着一张纸条，语气温柔。第八天，快递盒子里只有一张纸条：“你为什么要把我的东西退回来？你不喜欢我了吗？”

金志垣在首尔公寓里收到的东西最安静。电梯按钮上的贴纸，外卖单上的小花，消防栓箱子里的剪贴照片。每一样东西都在说：我来过。我知道你住在这里。我离你很近。

直井怜在日本收到的是一张照片。她家附近的便利店，她正从里面走出来，手里拿着一瓶水，头发扎成马尾。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怜酱，你扎马尾的样子很好看。”那是她回日本的第一天。有人从她走出家门的那一刻就在跟着她。

李贤瑞在杨平收到的是声音。凌晨两点，有什么东西在刮玻璃。很轻，很慢，一下，一下，又一下。第二天早上，窗户的玻璃上刻了一行字： “贤瑞，我来看你了。”

张员瑛在京畿道收到的东西最晚。前两周什么都没有。她甚至开始觉得也许那些私生饭已经放弃她了。第十四天的晚上，她的手机响了。不是

KakaoTalk，是短信。一个陌生号码。

“张员瑛。你以为躲到这里就安全了吗？你以为换了个地方我们就找不到你了吗？你开车撞我的那天晚上，我就说过，你跑不掉的。两周了。我给了你两周的时间好好想想，想想你做了什么。你让我进了监狱，你毁了我的一切。现在轮到你了。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害怕。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绝望。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死。”

下面附着一张血腥的图片。然后又是一条短信。“第一封。还有九十九封。你欠我的。”第三条：“你逃不掉的。你知道我在哪里吗？我就在你门口。”

张员瑛从沙发上弹起来，冲到门口，把门链挂上，把门锁拧了三圈。她站在门后面，听着外面的声音。没有脚步声，没有人说话，什么都没有。但她不敢开门。

凌晨三点，手机终于不震了。屏幕上显示着三十七条未读短信。她给金哥发了一条消息：“金哥，我要走。我要离开这里。”

金哥秒回：“怎么了？”

张员瑛把那三条短信截了图，发了过去。

金哥沉默了五分钟。然后他回了一条消息：“你在家等着。哪儿都不要去。我来处理。”

- - -

二十三、逃离

消息在IVE的群聊里传开了。安俞真把信的照片发到群里，问：“你们也收到了吗？”金秋天把纸条的照片发了上来。金志垣把贴纸和照片发了上来。直井怜把便利店的背面文字发了上来。李贤瑞把窗户玻璃上刻的字拍了照片发了上来。

群聊里安静了很久。

安俞真发了一条消息：“我也要走。”金秋天：“我也走。”金志垣：“走。”直井怜：“带我走。”李贤瑞：“我们一起走。”

当天晚上，理事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从晚上八点开到凌晨两点。桌上摊着四十七张短信截图、十二封信的照片、九个快递盒子的照片、五张纸条、三张贴纸、一张便利店的偷拍照、一张窗户玻璃上刻字的照片。

“报警有用吗？”金哥的声音很冷，“之前抓的那三个，现在还在拘留所里。有用吗？他们的人还在外面。他们的内鬼还在公司里。他们还是能找到所有人。”

安保部长犹豫了一下。“每次换地方，私生饭都能在两周内找到。说明有人把地址泄露出去了。”

理事的手指在桌上敲了两下。“这件事以后再说。现在的问题是——她们要走。”

“中国。”金哥说，“从首尔飞中国只要两个小时。人多，城市大，容易隐藏。签证也快。”

理事点了点头。“办签证。最快的。旅游签证。不要走公司的渠道，走旅行社。用假名。不要留任何和Starship相关的信息。机票现金买。三天之内出发。”

会议结束后，理事一个人坐在会议室里，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是我。安排几个人，跟着她们去中国。不要告诉她们。暗中保护。”

电话那头说了句什么。

“我知道。但内鬼的事，我不能现在查。查了，所有人都会知道。所有人知道了，她们就走不了了。”

他挂了电话，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他不知道的是，在他拨出这个电话的时候，某个人的电脑屏幕上弹出了一行字。那个人把这条信息发到了一个新的加密群聊里——群聊的名字叫“星群”。他发了一条消息：“理事深夜加密通话。内容不明。但IVE的人最近在办签证。旅行社渠道。现金购票。目的地不明。”

“星”秒回：“查。”

- - -

三天后。仁川国际机场。凌晨四点。

六个女孩分成三组，走不同的通道，坐不同的航班，飞往同一个城市——中国北京。安俞真和金秋天一组，走普通通道。金志垣和张员瑛一组，走商务通道。李贤瑞单独一组，走VIP通道。直井怜从东京出发。

没有人穿名牌，没有人化妆，没有人戴偶像同款帽子。她们在候机厅里没有坐在一起。像陌生人，像这个机场里来来往往的几千个旅客一样，谁都不认识谁。

直井怜在群聊里发了一条消息：“我到成田机场了。准备登机。中午到北京。”

安俞真秒回：“注意安全。到了我们去接你。”

金秋天：“我们在北京等你。”

金志垣：“到了给你发定位。”

张员瑛：“直井，你坐窗边吗？能看到云吗？”

李贤瑞：“我们等你。”

飞机起飞了。张员瑛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引擎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响，然后飞机离开了地面。她感觉到身体被压在座椅上，感觉到窗

外的阳光越来越亮，感觉到首尔在脚下越来越小。

她没有睁眼。

金哥站在仁川机场的到达大厅里，看着航班信息屏幕上“KE859 已起飞”的字样，长长地呼了一口气。他拿出手机，给理事发了一条消息： “她们走了。安全登机。北京时间十点半落地。直井怜从东京飞，中午到。”

理事秒回：“知道了。”

他不知道的是，在他身后五十米的地方，一辆黑色的车停在那里。车里的人看着金哥的车消失在高速上，然后拿起手机，发了一条消息：“她们走了。北京。KE859。十点半落地。五个从首尔走。直井怜从东京飞，中午到。全部去北京。”

“星”秒回：“知道了。继续跟。”

- - -

二十四、北京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上午十点半。

安俞真、金秋天、金志垣、张员瑛、李贤瑞从到达大厅走出来。阳光照在玻璃幕墙上，反着光。她们站在出口处，等着。安俞真给直井怜发了一条消息：“我们到了。在北京等你。”

直井怜秒回：“还有一个半小时。”

五个女孩在机场的咖啡店里等着。咖啡凉了，又点了一杯。窗外的阳光从东边移到南边。安俞真的手机响了。是直井怜发来的消息：“我落地了。”

她们站在出口处，看着里面走出来的人群。一个穿灰色卫衣的女孩推着行李箱走出来，帽子压得很低，口罩遮住了半张脸。安俞真举起手，晃了晃。直井怜看到了，推着行李箱跑过来，站在她们面前，眼睛是弯的。

“走吧，”安俞真说，“去吃火锅。”

她们上了一辆出租车。车窗外的北京在阳光下展开——宽阔的马路，高高的楼房，路边的银杏树叶子黄了，在风里飘。没有人认识她们。没有人回头看她们。她们只是六个坐在出租车里的女孩，挤在一起，看着窗外的风景。

出租车拐进一条胡同，两边是老旧的砖墙和光秃秃的槐树。安俞真用手机地图指挥着司机：“前面左转，对，就是那个红色的门。”车停了。她们下了车，站在一家火锅店门口。推开门的瞬间，热气扑面而来，辣椒和花椒的味道钻进鼻子里，整个身体都暖了。

她们被领到角落的一张圆桌。安俞真点了鸳鸯锅。金秋天点了毛肚。金志垣点了羊肉。李贤瑞点了白菜。张员瑛点了金针菇。直井怜指了一个图片看起来像豆腐的东西。

锅底端上来的时候，红汤那边在翻滚，白汤那边在冒泡。热气升起来，模糊了她们的脸。安俞真把毛肚下进红汤里，金秋天把羊肉下进白汤里，金志垣把白菜下进白汤里，李贤瑞把金针菇下进红汤里，张员瑛把豆腐下进白汤里。

她们吃着，说着话，笑着。没有人提首尔，没有人提私生饭，没有人提那些信、那些照片、那些短信。她们只是吃火锅。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 - -

二十五、北京闲逛

她们从火锅店出来的时候，天还没黑。

胡同里很安静，阳光从槐树枝丫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画出一块一块的光斑。那只黄色的柴犬蹲在门口，眯着眼睛打瞌睡。

“现在去哪？”金秋天问。

“随便走走。”安俞真说。

她们沿着路走，没有目的地。六个人，六个行李箱，走在北京的街道上。没有人认识她们，没有人回头看她们。路边的银杏树叶子黄了一半，另一半还是绿的，风一吹，叶子飘下来，落在金志垣的帽子上。她们走过天桥，走过高楼，走过商场，走过一排一排的银杏树。

太阳落下去了。天从橘红变成深蓝，从深蓝变成灰黑。路灯亮了，高楼上的广告牌亮了，写字楼的窗户一格一格地亮起来。她们走到了国贸。高楼在头顶，玻璃幕墙反射着城市的灯光，像一座发光的水晶宫殿。安俞真站在十字路口，仰头看着那些高楼。

“好高。”她说。

“好亮。”金秋天说。

“好冷。”金志垣说。

风从高楼之间的缝隙里灌进来，吹得她们的头发乱飞。

“现在几点了？”金秋天问。

安俞真拿出手机看了一眼。“五点半。”

“天都黑了。”

“冬天黑得早。”

金志垣打了个寒噤。“我们住哪儿？”

安俞真愣了一秒。金秋天愣了一秒。李贤瑞也愣了一秒。

“你别说你没订酒店。”金志垣看着安俞真。

安俞真的表情变了。“我以为你订了。”

“我什么时候说我订了？”

金秋天叹了口气。“别吵了。现在订不就完了。”

安俞真打开订酒店的软件，翻了翻。全是中文，她一个字都看不懂。金秋天也看不懂。金志垣也看不懂。

“打电话给全哥吧。”李贤瑞说。

李贤瑞拿出手机，拨了全哥的号码。电话响了三声，接了。

“全哥，我们……没找到酒店。国贸这边全满了。而且……我们看不懂中文。”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秒。“你们在北京？”

“嗯。国贸这边。天黑了，找不到住的地方。”

“你等一下。我来安排。”

全哥挂了电话。十五分钟后，全哥的电话来了。

“订好了。朝阳公园附近，亮马河边的一家酒店。我把地址和酒店的中文名字发给你，打车的时候给司机看。这件事我跟公司报备了。你们在那

边注意安全，到了酒店前台用护照办入住就行，他们会说英文。”

- - -

二十六、酒店

出租车在亮马河边停下来。安俞真付了车费，推门下车。冷风扑面而来，她打了个寒噤。金秋天站在她旁边，仰头看着面前的酒店。不高，六层，暖黄色的灯光从窗户里透出来，门口有两棵银杏树，叶子掉了一半。

她们拖着行李箱走进大堂。前台的工作人员抬起头，看到她们六个，笑了笑，用英文说：“Good evening. Do you have a reservation?”

安俞真松了口气，用英文回答：“Yes. Under the name Quan.”

工作人员查了一下。“Mr. Quan booked three double rooms. Correct?”

“Correct.”

工作人员办好了入住手续，把房卡递给她。“Fifth floor. The elevator is on the right.”

她们拖着行李箱走向电梯。电梯门开了，她们走进去。安俞真按了五楼的按钮，电梯门关上，缓缓上升。

金秋天靠在电梯墙上，长长地呼了一口气。“还好前台会说英文。”

金秋天拉开窗帘，窗外是亮马河。河面结了薄冰，对岸的高楼亮着灯，倒影映在冰面上，模模糊糊的。她把窗帘拉上，转身走进浴室。

李贤瑞坐在床边，打开电视。电视里放的是中文节目，她一个字都听不懂，但她没有关。

张员瑛坐在窗边的椅子上，看着窗帘。窗帘是拉着的，什么都看不到，但她看着窗帘，像能看到外面一样。

“明天去哪？”金秋天从浴室出来，头发还是湿的。

“不知道。”安俞真说。

“随便走走。”金志垣说。

“去故宫。”李贤瑞说。

“好。”张员瑛说。

灯关了。房间里暗下来。只有窗外的路灯照进来，在墙上画出一块长方形的光斑。她们睡着了。

她们不知道，在这家酒店的楼下，在亮马河的对岸，在银杏树的阴影里，有一个人正抬头看着五楼的窗户。那个人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服，帽子压得很低，口罩遮住了半张脸。他站在树影最深的地方，背靠着银杏树的树干。他看着她们拖着行李箱走进大堂，看着她们在前台办入住，看着她们走向电梯，看着电梯的数字从一楼跳到五楼，然后停住。他看着五楼靠左边第三间窗户亮了灯。灯亮了几分钟，然后灭了。

他没有动。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一个聊天软件，打了一行字：“确认了。亮马河，铂寓酒店。五楼，左边第三间。六个人，全部在。”

发完这条消息，他靠在树干上，等着。他等了三分钟。手机震了一下，是一条转账通知。他的账户里多了五百万韩元。

他站起来，把手插进口袋里，沿着亮马河往东走。他没有回头，没有再看那扇窗户。活儿干完了，钱到手了，该走了。

- - -

二十七、集结

那个探子走了以后，亮马河边恢复了平静。

他走到路口拦了一辆出租车，报了北京南站的地址。他走了。他拿到了五百万韩元，买了一张回上海的高铁票，删掉了那个加密聊天软件。他不想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

亮马河边的银杏树下空了。路灯照在树干上，照在落叶上，照在结了薄冰的河面上。没有人站在那里了。酒店五楼左边第三间的窗户灭了灯，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没有人知道那扇窗户后面有六个人。

消息在那个加密群聊里炸开的时候，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星”发出了那条消息：“IVE成员在北京。朝阳公园附近，亮马河边铂寓酒店。五楼左边第三间。六个人全部在。”

群聊里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回复。因为所有人都在做同一件事——打开订票软件，查航班，查高铁，查火车。

从首尔来的人，买了第二天最早的航班。从釜山来的人，买了从金海机场出发的航班。从大邱来的人，买了从大邱机场出发的航班。他们从韩国的各个角落出发，坐不同的航班，走不同的路线，但目的地是同一个——北京，亮马河，铂寓酒店。

从中国各地来的人，没有那么快。不是因为他们不想快，是因为这个国家太大了。从上海来的人，买了第二天最早的一班高铁。从广州来的人，买了第二天的航班。从深圳、从成都、从重庆、从杭州、从南京、从武汉、从西安、从沈阳、从哈尔滨——他们从中国的各个角落出发，坐不同的火车、不同的飞机，在不同的时间到达北京。

第一个人到的时候，是第二天上午十点。他从上海来，坐G2次高铁，七点发车，十点到北京。他下了火车，上了地铁十号线，坐到亮马桥站，从C口出来，沿着亮马河往西走。他走了十五分钟，看到了铂寓酒店的招牌。他没有停下来。他继续走，走过酒店门口，走过银杏树，走到前面的路口，然后折返回来。第二次经过酒店门口的时候，他看到了五楼左边第三间的窗户。窗帘是拉着的。他走到河对岸的银杏树下，站在那里，背靠着树干。

第二个人到的时候，是上午十一点。第三个人到的时候，是中午十二点。第四个人。第五个人。第六个人。他们从不同的地方来，在不同的时间到达。每来一个人，就默默地站到银杏树下，站在人群里。没有人说话，没有人问“你是谁”，没有人说“你也来了”。他们不需要说话。他们知道彼此是谁，知道彼此为什么来。

到了傍晚，银杏树下站了九个人。到了晚上，又来了三个人。九个人变成了十二个人。到了第二天，又来了八个人。十二个人变成了二十个人。二十个人，从中国各地来，从韩国各地来，坐了不同的火车，不同的飞机，走了不同的路，花了不同的时间。但他们都在这里了。站在银杏树下，站在亮马河边，站在北京的冬夜里，看着河对岸那扇灭了的窗户。

二十个人。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动，没有人拿出手机拍照。他们只是站在那里。他们可以等。他们已经等了很久。他们可以再等很久。窗里的灯会亮的，窗帘会拉开的，她们会出来的。她们总要出来的。

- - -

二十八、早餐

第二天早上，安俞真是第一个醒的。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一道光，细细的，落在她的枕头上。她坐起来，把窗帘拉开了一掌宽的缝。外面的天灰蒙蒙的，亮马河上结着冰，对岸的人行道上有人在遛狗，有人在跑步。银杏树下什么都没有。她看了几秒，把窗帘拉上了。

“几点了？”金秋天的声音从被子里传出来。

“七点半。”

金秋天翻了个身，把被子裹得更紧了。安俞真没有叫她。她走进浴室，洗了脸，刷了牙，把头发扎起来。

隔壁房间的门开着。金志垣坐在床上，头发乱得像鸟窝，正在跟手机较劲。她把翻译软件打开又关掉，关掉又打开。“我想查附近有没有早餐店，但这上面写的什么我完全看不懂。”

安俞真走过去看了一眼。“下去看看吧。反正也看不懂，不如直接去店里指。”

她们下了楼。大堂里很安静，前台换了人，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安俞真推开玻璃门走了出去。冷风扑面而来。金志垣打了个寒噤，把外套拉链拉到最上面。

“哪边有吃的？”她问。

安俞真左右看了看。左边是亮马河，右边是一条小路，路两旁有几家小店。“右边，”她说，“走过去看看。”

她们沿着小路走。路不宽，两旁的银杏树叶子掉光了。一家小店开着门，门口摆着蒸笼，白色的蒸汽从笼子里冒出来，带着面食的香味。安俞真走到门口往里面看了一眼。店里很小，只有三四张桌子，坐着的都是老头老太太，喝着粥，吃着包子，说着她听不懂的话。

收银台后面站着一个大姐，看到她进来，用中文说了句“吃什么”。安俞真没听懂。她指了指蒸笼，比了一个“六”的手势，又指了指粥，也比了一个“六”的手势。大姐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她又说了一句什么，安俞真没听懂，但她看到大姐指了指墙上贴的菜单。菜单上有图。包子的图，粥的图，油条的图。安俞真松了一口气，指着包子说“six”，指着粥说“six”，指着油条说“six”。大姐点了点头，竖了个大拇指。

她们拎着六袋早餐往回走。李贤瑞一边走一边回头看。安俞真注意到了。“怎么了？”“没什么，”李贤瑞说，“就是觉得……有人在看我们。”安俞真也回头看了一眼。身后是空荡荡的人行道，银杏树，亮马河。没有人。“没人啊。”李贤瑞又看了一眼，点了点头。“可能是我多想了。”

她们走进酒店大堂的时候，前台那个小伙子抬起头看了她们一眼，又低下头。但他的手指在键盘上敲了几下。他的手机放在键盘旁边，屏幕朝上，他打了几个字，然后按了发送。消息很短：“她们下来了。买了早餐。六个人都在。”

消息发出去的瞬间，亮马河对岸的银杏树下，一个人的手机亮了。他低头看了一眼，没有回复。他旁边的另一个人也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机，也没有回复。二十个人的手机，在同一个时刻，亮了一轮。没有人回复，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动。他们只是站在那里，在银杏树的阴影里，看着河对岸的酒店。

酒店的房间里，早餐摊在桌上。金志垣把包子分给每个人，安俞真把粥分给每个人，李贤瑞把油条分给每个人。张员瑛坐在床边，咬了一口包子，嚼了嚼。“猪肉的，”她说，“还有白菜。”金秋天也咬了一口。“好吃，”她说，“比首尔的好吃。”

她们吃着早餐，说着话，笑着。没有人知道，在河对岸的银杏树下，有二十个人正看着她们的窗户。

- - -

二十九、出发去故宫

她们吃完早餐，把桌上的塑料袋收进垃圾桶里。安俞真把最后一口豆浆喝完，把杯子也扔了。金秋天把窗帘拉开了一条缝，往外看了一眼。天还是灰蒙蒙的，亮马河上的冰反着光，对岸的银杏树下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

“走吧，”安俞真说，“去故宫。”

金志垣从口袋里掏出一把东西，放在床上。是六张北京交通卡，蓝色的，正面印着“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几个字。全哥昨天走之前塞给她的，每张里面充了一百块。她把卡片分给每个人。

她们开始收拾。安俞真把眼镜戴上，交通卡塞进外套口袋。金秋天把卫衣的帽子拉起来，卡片放在裤子口袋里。金志垣把外套拉链拉到最上面，卡片和手机放在一起。李贤瑞把围巾裹住半张脸，卡片攥在手心里。张员瑛把大衣扣子扣好，卡片放进内侧口袋。直井怜把棒球帽压得很低，卡片塞进牛仔裤的暗兜里。

安俞真拉开门，走了出去。走廊里很安静，她们走到电梯口，到了一楼，穿过大堂，推开玻璃门。

冷风扑面而来。六个人站在酒店门口，左右张望了一下。

“地铁站往哪走？”金秋天问。

安俞真拿出手机看了一眼地图。“往西，枣营地铁站，走路大概十分钟。”

她们沿着亮马河边的人行道走。左边是结了冰的河，冰面上有一层白霜，对岸的银杏树光秃秃的。右边是一排矮矮的商铺，都还没开门。路上人不多，偶尔有晨跑的人从她们身边经过。一个老头牵着一条柯基迎面走过来，柯基的腿很短，走得摇摇晃晃的，金志垣多看了两眼。

安俞真走在最前面，步伐很快。金秋天跟在后面，时不时回头看一眼。金志垣走在中间，手里攥着手机。李贤瑞走在金志垣旁边，围巾裹住了半张脸。张员瑛走在最后面，安静地跟着。直井怜走在张员瑛旁边，棒球帽压得很低。

安俞真走了一段，突然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身后是空荡荡的人行道，一个穿深蓝色羽绒服的男人在喝咖啡，一个老太太在遛狗，一个骑电

动车的外卖小哥从她身边嗖地过去。

“怎么了？”金秋天问。

“没什么。”安俞真转回头，继续走。

金志垣也回头看了一眼。她也觉得有点不对，那种像有人在盯着你的感觉，但回头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她看了看河对岸，一个穿白色棉服的女孩在跑步，扎着马尾辫，戴着耳机。

李贤瑞没有说话，但她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了更多的脸。她走在金志垣旁边，没有回头，但她能感觉到什么。那种感觉像一根很细的针，扎在后背上。

张员瑛走在最后面，安静地跟着。她也感觉到了。那种感觉她很熟悉。在首尔，在瑞草洞的医院里，在水原的高速公路上，在京畿道的院子里。那种被人盯着的感觉。她的手指攥紧了口袋里那张蓝色的交通卡，但她没有回头。

她们不知道，在她们身后五十米的地方，那个穿深蓝色羽绒服的男人一直在跟着。他走得很慢，手里端着咖啡，像每一个普通的上班族。但每次她们停下来，他也停下来；每次她们拐弯，他也拐弯。他从酒店门口就开始跟了，一直跟到现在。

她们不知道，河对岸那个扎马尾辫、穿白色棉服的女孩也在跟着。她跑得很慢，比走路快不了多少，一直保持着和她们平行的位置。

这是第一轮。他们只负责从酒店跟到地铁站口。他们不需要知道她们要去哪，只需要知道她们进了哪个地铁站，上了哪个方向的车。

- - -

三十、枣营站

她们走了大概十分钟，前方出现了一个地铁站的入口。银灰色的钢架撑起透明的顶棚，入口一侧立着一根方形的立柱，柱子上嵌着北京地铁的蓝色圆形标志。标志下面是“枣营站”三个汉字。

“到了。”安俞真停下来。

她们走下台阶。台阶是浅灰色的花岗岩，宽敞平整，两侧是玻璃护栏。日光灯嵌在顶棚里，把整个楼梯间照得通亮。她们不知道，在她们走下台阶的时候，那个穿深蓝色羽绒服的男人没有跟下来。他站在入口旁边，靠着栏杆，低头看手机。等她们的脚步声越来越远，他才收起手机，转身走了。他走到路边，发了一条消息：“她们进枣营站了。”

河对岸那个扎马尾辫的女孩也停了。她扶着栏杆喘了口气，拿出手机看了一眼，又放回口袋，转身朝反方向跑了。她的任务也结束了。

站厅里，第二轮的人在等。

枣营站是2014年开通的，站厅很大，浅灰色的地砖擦得发亮。安检机在入口处嗡嗡地响着。安俞真把包放上去，安检员指了指旁边的小桌，她明白是让把水拿出来。六个水瓶整整齐齐地排在小桌上。过了安检，就是闸机。安俞真从口袋里掏出交通卡，放在感应区上，“嘀”了一声，门开了。金秋天、金志垣、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一个一个地刷卡过来。

她们不知道，在她们过安检的时候，闸机旁边站着一个穿灰色棉服的男人。他没有刷卡，只是在闸机口站着，像是在等人。他看了一眼安俞真刷卡的姿势，看了一眼她们六个人的背影，然后才慢吞吞地掏出自己的卡，刷了过去。

她们往站台走的时候，他跟上了。保持着十几步的距离，不远不近。他不需要知道她们要去哪，只需要知道她们上了哪个方向的车。

安俞真站在站台上，看着隧道里黑洞洞的深处。她抬头看了一眼头顶的指示牌。枣营站是14号线，往张郭庄方向的车在一边，往善各庄方向的车在另一边。她打开手机地图看了一眼。去大望路换1号线，应该坐往张郭庄方向的车。她确认了方向，带着她们往张郭庄方向的站台走。

站台上的电子显示屏滚动着红色的字：开往张郭庄方向的列车，下一站金台路，2分钟。

隧道里有风涌出来，越来越强，带着地铁特有的、混合着金属和灰尘的味道。然后广播响了。是那种很特别的、带着粤语腔调的女声，语速很快——那是京港地铁独有的广播声，14号线是京港地铁运营的。

“开往张郭庄方向的列车即将进站，请乘客们有序排队，先下后上，注意安全。”

中文说了一遍。然后是英文。

金志垣抬起头。“这个声音好奇怪。”

列车进站了。门开了。安俞真走进去，金秋天坐在她旁边，金志垣站在门边，李贤瑞站在金志垣旁边，张员瑛站在靠窗的位置，直井怜站在张员瑛旁边。

那个穿灰色棉服的男人也上了车。他没有往她们那边走，站在车厢的另一端，靠着车门。他没有看她们，但他的位置正好能看到她们六个人的背影。列车开始加速。他的手机震了一下，他低头看了一眼——群聊里的消息：“她们上了14号线，往张郭庄方向。”他把手机收起来，没有回复。

列车到了金台路。没有下。到了大望路。安俞真站起来。“换乘1号线。”

她们下了车。那个穿灰色棉服的男人也跟着下了车。他没有紧跟，等她们走出十几步，才从车厢里出来，跟在后面。但他没有跟太远。换乘通道里，第三轮的人在等。

大望路站的换乘通道很长，顶上的日光灯一排一排地亮着。人很多，脚步声在狭窄的空间里被放大。她们不知道，在换乘通道的中段，一个穿黑色冲锋衣的男人正靠在墙上，手里拿着一杯奶茶。他看到她们走过来，低头喝了一口奶茶，然后转身走在她们前面。不是跟在后面，是走在前面。他走得比她们慢，刚好让她们超不过去。他不需要回头看，他知道她们在后面。他的耳机里是那个群聊的语音频道，有人在那里说：“她们进换乘通道了，往1号线方向。”他放慢了脚步，把她们压在后面。

拐过最后一个弯，1号线的站台出现在面前。

- - -

三十一、1号线

金志垣站在站台入口，愣了一下。“怎么这么旧？”

确实旧。和14号线完全是两个世界。顶上的灯没那么亮，光线昏黄，照在灰色的水磨石地面上。墙上的白色瓷砖发黄了，有些地方裂了缝，用黑色胶带粘着。柱子上的绿漆剥落了一大片，露出里面的水泥。站台边缘的黄色安全线磨损得看不清字迹。空气里有一股老旧的、混合着灰尘和铁锈的味道。

“这是哪年修的？”金秋天问。

安俞真拿出手机搜了一下。“1969年。”她看着屏幕上的数字，又念了一遍，“1969年。”

金志垣瞪大了眼睛。“1969？那比我爸还老。”

“中国第一条地铁。”安俞真往下翻，“东边这一段——就是我们这一段，大望路往东到四惠东，是90年代建的。也有三十年了。”

李贤瑞摸了摸身边的柱子，绿漆粗糙，边缘翘起来一小片。“三十年前……那时候我们还没出生呢。”

金秋天站在站台边上，看着铁轨延伸进黑洞洞的隧道。“1969年的时候，首尔地铁还没开始修呢。首尔1号线是1974年通的。”

“比我们早了五年。”安俞真说。

金志垣低头看着脚下磨得发亮的水磨石地面。“这站台上有多少人走过啊。”她的声音很轻。

她们不知道，那个穿黑色冲锋衣的男人已经走到了站台的最前端，远远地离开了她们。他的任务结束了。他把奶茶杯扔进垃圾桶，发了一条消息：“她们到1号线站台了，往古城方向。”然后他转身，消失在人群中。

她们站在1号线站台上等着车。站台上人不多。她们不知道，在她们身后二十米的地方，第四轮的人已经在等了。一个穿棕色外套的男人站在柱子旁边，手里拿着一份卷起来的报纸。他没有看报纸，他在听她们说话。一个穿白色羽绒服的女人站在自动售货机前面，假装在研究买什么饮料。她的手机开着，屏幕上是那个群聊的对话框。

列车进站了。老旧的绿皮车哐当哐当地驶进来，车门打开。安俞真走进去，金秋天坐在她旁边，金志垣站在门边，李贤瑞站在她旁边，张员瑛站在靠窗的位置，直井怜站在张员瑛旁边。

列车启动了。窗外的灯一盏一盏地闪过。

那个穿棕色外套的男人没有上车。他站在站台上，看着列车门关上，看着列车开走。他拿出手机，发了一条消息：“她们上了1号线，往西。你们在下一站等。”

列车在隧道里哐当哐当地跑着。安俞真坐在绿色的塑料座椅上，手扶着磨得发亮的扶手。她不知道在下一站，永安里，已经有人在站台上等着了。她不知道在她们这趟列车的后面，有人正坐在同一趟车上，隔着两节车厢。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知道她们在去故宫的路上。

- - -

三十二、天安门东

列车在天安门东站停下的时候，安俞真站了起来。“到了。”

她们往车门走。金秋天跟在后面，金志垣把手机塞进口袋，李贤瑞把围巾往下拉了拉，张员瑛从车窗最后看了一眼隧道，直井怜把棒球帽压了压。车门开了，她们走上站台。

站台上人很多。操着各种口音中文的游客、举着小旗子的导游、牵着孩子的父母，人声在贴了瓷砖的站厅里嗡嗡地回响。安俞真走在最前面，往出口的方向走。金秋天跟在后面，金志垣、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一个接一个。出口的通道很窄，所有人都挤在一起，她们被人群推着往前。

她们不知道，在她们下车的那一刻，同一节车厢的后半段有两个人同时站了起来。一个穿着黑色冲锋衣，一个穿着灰色棉服。他们从不同的座位起身，一前一后跟着六个女孩下了车。隔壁车厢，还有三个人也在同时下车。一个戴毛线帽的男人，一个背双肩包的女人，一个穿运动鞋的年轻男孩。五个人，从不同的车门出来，散落在站台上。

安俞真走上台阶。台阶很长，拐了一个弯，又拐了一个弯。头顶的日光灯把整个楼梯间照得通亮。她走得很急，金秋天在后面喊了一声“慢点”，

她没有停。台阶的尽头是闸机。闸机外面是站厅，站厅外面就是地面。她加快脚步，走到闸机前面，从口袋里掏出交通卡，刷了一下。门开了。她走出去。金秋天、金志垣、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一个一个地刷卡出来。六个人站在闸机外面，安俞真推开玻璃门——风灌进来，冷的，干的。她走出去，站在门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她们不知道，在她们刷卡出站的时候，那十个人被卡在了闸机里面。穿黑色冲锋衣的男人第一个冲到闸机前面，掏出交通卡刷了一下——门没开。他又刷了一下，还是没开。他的卡里有钱，但他不知道北京地铁的闸机有时候会这样。他站在闸机前面，后面的乘客在催他，他往旁边让了一步，又刷了一次。门开了。但已经晚了。那六个女孩已经推开了玻璃门，已经站在了外面。

他快步走出闸机，推开玻璃门，站在出口处。阳光刺得他眯起眼睛，他四处张望——人群。全是人群。他找不到她们了。他身后，那九个人也陆续出了闸机，推开玻璃门，站在出口处。十个人，站在天安门东站的出口，像十根被拔出来的钉子，钉在人群里，四处张望，什么都找不到。

安俞真不知道这些。她只知道她们出来了，站在天安门东站的出口外面，面前是一个巨大的广场，远处是红墙和金瓦。

- - -

三十三、广场安检

“故宫在那边？”金秋天指着北边。

“嗯。”安俞真看了一眼手机地图。

她们往前走。走了大概五十米，前面出现了一排白色的栏杆，栏杆后面是蓝色的铁皮棚子，棚子下面摆着桌子，桌子后面坐着穿黑色制服的人。每个人手里拿着一个身份证读卡器。排队的人很多，弯弯曲曲的。

金志垣站在队尾，踮起脚尖往前看。“还要安检？”

“进天安门广场都要安检。”安俞真说。她也不知道，但她猜的。

队伍往前挪。很慢，一次只放几个人。前面的人把身份证递给安检员，安检员放在读卡器上，“嘀”的一声，屏幕亮了，看了一眼，还回去，挥挥手让人过去。没有身份证的，要报号码。有行李箱的，要打开检查。

她们排了大概十分钟。前面还有三个人。两个人。一个人。轮到安俞真了。她走到桌子前面，把护照递过去。安检员接过来，翻了一下，看了一眼照片，又看了一眼她，放在读卡器上。“嘀”的一声，屏幕亮了。安检员看了几秒，把护照还给她，挥了挥手。她走过去，站在栏杆里面，等着其他人。

金秋天、金志垣、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一个一个地把护照递过去，一个一个地过。六个人，站在白色栏杆里面，回头看了一眼。

那十个私生饭，被卡在了外面。

穿黑色冲锋衣的男人排在队伍中间，他的护照在口袋里，但他前面还有十几个人。他只能等着。他看着那六个女孩过了安检，看着她们走进广场，看着她们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远。他拿出手机，打了一行字：“她们过了广场安检。我跟不上了。排队的人太多。”

消息发到群里。几秒后，另一条消息弹出来：“我也排着。前面还有二十个人。”又一条：“我也是。至少十五分钟。”又一条：“我也是。”

十个人，全部被卡在了安检队伍里。十个人，看着那六个女孩消失在广场深处，什么都做不了。

- - -

三十四、天安门城楼

安俞真走在广场上。地砖是花岗岩的，灰色的，一块一块铺得很整齐。左边是毛主席纪念堂，右边是人民大会堂。前面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然后是天安门城楼。广场很大，大到她们六个人站在中间，像六粒芝麻。

她们往北走。经过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时候，金秋天停下来，仰头看着碑身上的浮雕。她不知道上面刻的是什么，但她知道那一定是很重要的事。她没有问，只是站着看了一会儿，然后跟上其他人。经过国旗杆的时候，旗杆很高，顶上的国旗在风里猎猎地响。金志垣拍了一张照片。经过华表的时候，李贤瑞停下来，摸了摸汉白玉的栏杆，很凉，很滑。

天安门城楼在前面。红色的墙，金色的瓦，巨大的门洞，门洞上面挂着毛主席的画像。城楼比照片上看到的还要大。安俞真站在金水桥前面，仰头看着城楼，脖子都酸了。

金秋天站在她旁边，也仰着头。“我们能上去吗？”

安俞真拿出手机搜了一下。“可以。要买票。也要安检。”

她们往城楼的方向走。金水桥是白色的石桥，五座，中间那座最宽。桥下的水结了冰。她们从最西边的那座桥走过去，桥面很滑，金秋天差点摔倒，金志垣一把拉住了她。过了桥，就是城楼的门洞。门洞很深，拱形的，像一条隧道。墙砖是青灰色的，有些地方裂了缝，缝隙里长着干枯的草。风从门洞里灌过来，带着一股潮湿的、古老的、说不清是什么的味道。

门洞的尽头又是一个安检点。蓝色的铁皮棚子，桌子，读卡器，穿黑色制服的人。排队的人比广场入口少一些，但还是要等。

她们不知道，在广场入口的安检点，那十个人终于过了安检。穿黑色冲锋衣的男人第一个冲进来，站在广场上四处张望。他看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看到了毛主席纪念堂，看到了国旗杆。他没有看到那六个女孩。他快步往北走，穿过广场，走到金水桥前面。他看到了天安门城楼，看到了门洞，看到了门洞后面的安检点。他没有看到她们。他站在金水桥前面，拿出手机，打了一行字：“她们可能上了城楼。安检排队。”

消息发到群里。没有人回复。所有人都还在排安检。

安俞真过了安检，走上天安门城楼的台阶。台阶是石头的，很宽，每一级都很矮，走起来不费劲。两边是汉白玉的栏杆，栏杆的柱头上雕着狮子。她走得很慢，一步一步地往上走。金秋天跟在后面，金志垣、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一个接一个。

城楼的平台很大，红柱子撑起金瓦的屋顶，梁上画着彩绘，龙和云和花，在灰蒙蒙的天底下亮着。安俞真站在平台边上，扶着汉白玉的栏杆往下看。广场在脚下，灰色的一大片，人变得很小，车变得很小，国旗杆变成了一根细细的针，人民英雄纪念碑变成了一小块白色的积木。风很大，从广场上吹过来，吹得她的头发乱飞。她眯着眼睛，看着远处。故宫在城楼的后面，一层一层的金瓦，一层一层的红墙，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地方。

金秋天站在她旁边，也扶着栏杆往下看。“好高。”

金志垣在拍照。她把手机举过头顶，拍了一张广场的全景。李贤瑞站在她旁边，看着城楼里面的展厅。展厅里在办一个什么展览，她看不懂中文，但她看到了照片，黑白的老照片，穿长袍的人，留辫子的人，穿军装的人。

张员瑛站在平台的最边上，看着远处。她没有看广场，没有看故宫，她在看天。天是灰的，云是灰的，什么都看不清。但她在看。直井怜站在她旁边，棒球帽压得很低，也看着天。

她们不知道，在天安门城楼下面，在金水桥旁边，那个穿黑色冲锋衣的男人终于过了安检。他站在城楼的台阶下面，仰头往上看。平台上有很多人，他看不到那六个女孩。但他知道她们在上面。他知道她们在城楼上。他拿出手机，发了一条消息：“她们在天安门城楼上。我在下面等。她们总要下来的。”

他把手机收起来，站在台阶下面，仰着头，等着。风从广场上吹过来，很冷。他没有缩脖子，没有把手插进口袋。他只是站着，仰着头，看着城楼上面那些模糊的人影。

在首尔，那个加密群聊里，“星”看着屏幕上那条消息——“她们在天安门城楼上。”他没有回复。他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北京的人不够。再派。”

电话那头说了句什么。

“我知道。但我不在乎。我要找到她们。”

他挂了电话，靠在椅背上。窗外的首尔已经黑了，他看不到天，看不到云，什么都看不到。他只能看到屏幕上那行字：“她们在天安门城楼上。”

窗外的风还在吹。天安门城楼上的红旗在风里猎猎地响。六个女孩站在平台上，看着脚下的广场，看着远处的故宫，看着灰蒙蒙的天空。她们不知道，在她们脚下的台阶下面，有人正仰着头，等着她们下来。她们不知道，在亮马河边的酒店楼下，还有二十个人站在银杏树的阴影里，等着她们回去。她们什么都不知道。她们只知道北京很大，大到可以把她们藏起来。但她们不知道，有些人，不管她们藏到哪里，都会找到她们。

安俞真扶着汉白玉的栏杆，看着远处。金秋天站在她旁边。金志垣在拍照。李贤瑞在看展厅里的老照片。张员瑛在看天。直井怜站在她旁边。风从广场上吹过来，吹得她们的头发乱飞。没有人说话。她们只是站着，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北京的灰蒙蒙的天空下，在这个她们以为可以藏起来的地方。

安俞真站在城楼平台上，最后看了一眼脚下的广场。风很大，吹得她头发乱飞，她把围巾往上拉了拉，转身说：“走吧，下去。”

她们往台阶走。金秋天跟在后面，金志垣还在翻手机里的照片，李贤瑞把围巾裹紧了一些，张员瑛低着头，直井怜把棒球帽压了压。六个人，从天安门城楼的台阶上往下走。台阶很宽，每一级都很矮，走起来不费劲，但往下走的时候，视线一点一点地降低，广场从脚下慢慢升到眼前，人从小变大，车从小变大，风从头顶吹到脸上。

安俞真走在最前面。她走到台阶中段的时候，看到了一个人。

那个人站在台阶下面的广场上，仰着头，正往城楼上看。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冲锋衣，背着一个双肩包，帽子摘了，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他的脸是朝上的，他的眼睛是看着城楼的，他的目光——在安俞真看到他的那一刻，也看到了安俞真。

四目相对。

安俞真的脚步停了一秒。她不认识这张脸。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但她的后背突然凉了一下，像有人把一块冰塞进了她的衣领里。那种感觉——那种在首尔、在瑞草洞的医院里、在水原的高速公路上、在京畿道的院子里——那种被人盯着的、从脊背爬上来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她没有时间想。她只是本能地加快了下台阶的脚步。

“快走。”她的声音很低，低到只有身后的人能听到。

金秋天愣了一下。“怎么了？”

“别回头。快走。”

金秋天没有回头。她跟上了安俞真的脚步。金志垣、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一个接一个，都加快了脚步。

在台阶下面，那个穿黑色冲锋衣的男人没有动。他站在广场上，看着那六个女孩从台阶上走下来，越走越近，越走越快。他等了一个多小时。他从天安门东站追到广场安检，从广场安检追到城楼下面，从城楼下面等到现在。他等了这么久，现在她们下来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群聊，打了一行字：“她们下来了。天安门城楼。往南走。”

发完这条消息，他把手机塞回口袋，迈开了步子。

安俞真走下最后一级台阶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穿黑色冲锋衣的男人正在往这边走。不是跑，是走。很快的走，步子很大，胳膊甩得很开，眼睛一直盯着她们。安俞真的心跳漏了一拍。

“跑。”她说。

金秋天没问为什么。她听到了安俞真声音里的东西——不是紧张，不是害怕，是那种——她只听到过一次的那种声音。在群聊里，张员瑛说“我开了车。我没有驾照”的时候，安俞真的语音消息就是这个声音。冷的，硬的，像石头砸在冰面上。

她们跑起来了。不是电影里那种尖叫着跑的，是沉默的、低着头、拼尽全力的跑。安俞真跑在最前面，金秋天跟在后面，金志垣的包在背上颠得啪啪响，李贤瑞的围巾被风吹掉了，她没有捡，张员瑛跑在最后面，她的腿在抖，但她没有停，直井怜的棒球帽被风吹跑了，她也没有捡。六个人，从天安门城楼下面的广场上跑过去，像六只被猎犬追赶的兔子。

广场上的人很多。游客们在拍照，在聊天，在看手机，在吃冰糖葫芦。没有人注意到这六个女孩在跑。没有人注意到后面那个穿黑色冲锋衣的男人也在走——不，他也在跑了。他看到她们跑了，他也跑了。他的脚步声在花岗岩地砖上很重，啪，啪，啪，像有人在敲鼓。

安俞真的肺在烧。她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跑过了。很久没有这样害怕过了。她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故宫。故宫在前面。过了金水桥，过了端门，过了午门，就是故宫。故宫里面没有这些人。故宫里面安检很严，警察很多，到处都是穿制服的人。故宫里面是安全的。她们只要跑到故宫里面，就安全了。

金水桥在前面。白色的石桥，五座，中间那座最宽。她们从最西边的那座桥跑过去，桥面很滑，金秋天差点摔倒，金志垣一把拉住了她，两个人踉跄了一下，又继续跑。过了桥，就是端门。端门是一个很大的城门，门洞很深，拱形的，像一条隧道。她们跑进门洞的时候，脚步声在砖墙之间被放大了，轰隆轰隆的，像打雷。

安俞真回头看了一眼。门洞的另一端，那个穿黑色冲锋衣的男人也跑进来了。他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在门洞的地面上晃来晃去。还有别人。他身后还有两个人，一个穿灰色棉服的，一个穿棕色外套的。三个人，在门洞里跑着，脚步声叠在一起，轰隆轰隆的，越来越大。

安俞真转回头，继续跑。端门的门洞很长，跑出去的时候，阳光突然刺过来，她眯了一下眼睛。前面是午门。午门比端门更高，更大，更宽。红色的墙，金色的瓦，五个门洞，中间那个是皇帝走的，她们走不了。她们走最西边的那个。午门前面是一个很大的广场，广场上有好多人在排队——买票的，过安检的，租讲解器的。安俞真看到了安检棚，蓝色的铁皮顶棚，金属探测器，传送带，穿黑色制服的工作人员。

她跑得更快了。

身后，那三个人也跑出了端门的门洞。穿黑色冲锋衣的男人在最前面，他离她们只有不到五十米了。他的呼吸很重，脚步很重，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安俞真的后背。他已经跟了整整一路——从亮马河边的酒店，到枣营站，到14号线，到大望路换乘，到1号线，到天安门东站，到广场安检，到天安门城楼，到现在。他的手在口袋里攥着，手指在发抖。不是害怕，是兴奋。她们就在前面，五十米，四十米，三十米。他只要再跑快一点，就能追上了。

安俞真跑到了安检棚前面。排队的人很多，弯弯曲曲的，像一条被拧了好几圈的绳子。她没有排队。她跑到安检棚旁边，找到了工作人员——一个穿着黑色制服、戴着红袖章的年轻男人，正在指挥游客排队。

“Excuse me,” 安俞真的声音在抖，英文也在抖，“We need help. Someone is following us.”

工作人员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看她身后。他看到了那三个正在跑过来的男人。他的表情变了。他拿起对讲机，说了一句中文，很快，很急。然后他指了指安检棚旁边的一个小门。“Go in. Quick.”

安俞真没有问那是哪里。她拉着金秋天，金秋天拉着金志垣，金志垣拉着李贤瑞，李贤瑞拉着张员瑛，张员瑛拉着直井怜。六个人，从那扇小门里挤了进去。

门后面是一条通道，很窄，两边是红色的墙，头顶是蓝色的天。通道的尽头是午门的门洞，门洞后面就是故宫。她们跑过通道的时候，听到身后有人在喊。中文，很大声，很严厉。她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穿黑色制服的工作人员拦住了那三个人。他的手挡在他们前面，嘴里在说什么。穿黑色冲锋衣的男人想绕过去，工作人员往旁边跨了一步，又拦住了。另外两个穿制服的人从安检棚那边跑过来，三个人站成一排，把那三个人堵在了通道外面。

安俞真没有停下来看。她跑进了午门的门洞。门洞很深，很暗，风从里面灌出来，带着一股古老的、潮湿的、说不清是什么的味道。她跑出去的时候，阳光突然炸开了——故宫在她面前展开。太和门在前面，金水河在脚下，河上的五座石桥在阳光下白得发亮。广场很大，大到她的眼睛装不下。人很多，但每个人都在慢慢地走，慢慢地看，慢慢地拍照。没有人跑，没有人追，没有人回头。

安俞真停下来。她弯着腰，手撑着膝盖，大口大口地喘气。金秋天站在她旁边，也在喘。金志垣的包带断了，她抱着包，蹲在地上。李贤瑞的围巾没了，她的脖子露在外面，红红的。张员瑛站在最后面，她的腿在抖，但她的眼睛是亮的。直井怜的棒球帽没了，她的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她没有去理。

她们站在太和门前面的广场上，弯着腰，喘着气，像六只刚刚跑赢了猎犬的兔子。

金秋天直起身来，回头看了一眼午门的门洞。门洞外面很亮，什么都看不清。她不知道那三个人还在不在，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被拦下来，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从别的门进来。但她知道，她们进来了。她们在故宫里面。

“安全了吗？”金志垣的声音很小，还在喘。

安俞真直起身来，也回头看了一眼午门。门洞外面，阳光白花花的，什么都看不清。她不知道安不安全。她只知道故宫很大，大到可以把她们藏起来。故宫里的人很多，多到找不到她们。故宫的墙很高，高到那些人爬不进来。故宫的安检很严，严到那些人进不来。

“安全了。”她说。她的声音还在抖，但她说了。

金秋天站在她旁边，仰头看着太和门。金色的瓦，红色的墙，蓝色的牌匾上写着看不懂的中文。风从广场上吹过来，很大，但不再是冷的了。是那种——古老的、沉甸甸的、带着木头和石头味道的风。

“走吧，”安俞真说，“进去看看。”

她们往太和门走。金秋天跟在后面，金志垣抱着断了带子的包，李贤瑞把围巾的残骸从口袋里掏出来看了看，扔进了垃圾桶，张员瑛走在最后面，她的腿不抖了，直井怜把头发用手拢了拢，扎了一个低低的马尾。

她们走进太和门的时候，安俞真回头看了一眼。午门的门洞外面，阳光还是很亮。她看不到那三个人了。她转回头，走进了故宫。身后，午门的门洞里，那个穿黑色冲锋衣的男人站在安检棚旁边，看着那六个女孩消失在太和门后面。他的手在口袋里攥着，攥得指节发白。他的前面是三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他的旁边是排队买票的游客，他的后面是端门和天安门。他进不去了。他站在午门外面，像一棵被栽错了地方的树，看着她们消失的方向，什么都做不了。

他拿出手机，打了一行字：“她们进故宫了。我跟不上了。故宫安检进不去。”

消息发到群里。没有人回复。所有人都知道，故宫里面进不去。故宫的安检比天安门广场还严，故宫的警察比游客还多，故宫的墙比什么都高。没有人能在故宫里面动手。没有人能在故宫里面跟踪。没有人能在故宫里面找到她们。

他把手机放回口袋，转身走了。他的背影在午门前的广场上越来越小，越来越远。他不急。她们总要出来的。故宫有出口，有东华门，有神武门，有西华门。他可以在外面等。他等得起。

在故宫里面，安俞真站在太和殿前面的台阶上，仰头看着那座巨大的宫殿。金瓦在阳光下反着光，汉白玉的台阶被几百年的脚步磨得光滑，铜鹤和铜龟在殿前的香炉旁边蹲着，嘴里吐出细细的烟。金秋天站在她旁边，也在看。金志垣把包带系了一个结，背上了。李贤瑞站在金志垣旁边，把脖子缩进衣领里。张员瑛站在最后面，看着远处。直井怜站在她旁边，扎着低低的马尾。

“好大。”金秋天说。

“嗯。”安俞真说。

“好安静。”金志垣说。

没有人说话。她们站在太和殿前面的台阶上，风吹过来，带着古老的味道。她们身后是午门，午门外面是那三个人。那三个人身后是天安门，天安门外面是亮马河，亮马河边是那二十个人。但在这里，在故宫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风，只有阳光，只有六百年的石头和木头，只有她们六个。

安俞真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群聊——那个只有她们六个的群聊。她拍了一张太和殿的照片，金瓦在阳光下反着光，汉白玉的台阶白得发亮，天很蓝，云很白。

她配了一行字：“我们在故宫。这里很安全。”

消息发出去的瞬间，没有人回复。因为所有人都在这里。站在太和殿前面的台阶上，在一个她们以为可以藏起来的地方。这一次，她们是对的。这里真的安全。

三十五、离开故宫

她们从故宫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了。天还是灰蒙蒙的，但西边的云层裂开了一条缝，阳光从缝隙里漏下来，照在神武门的红墙上，把整座城门染成了一种很深的橘红色。

安俞真站在神武门前面的台阶上，最后看了一眼故宫里面。太和殿的金瓦看不到了，被一层一层的宫墙挡在后面。她在想，这地方真大。大到她们走了三个小时，只走了一小半。大到那些人进不来。大到她们在里面的时候，什么都不用想。

“走吧，”金秋天说，“该回去了。”

她们走下神武门的台阶。台阶很宽，每一级都很矮，走起来不费劲。但这一次，往下走的时候，安俞真的脚步比上来的时候慢了很多。她不想回去。不想回到亮马河边的酒店，不想回到那扇五楼左边第三间的窗户，不想回到那个有人在银杏树下等着的夜晚。但她得回去。她们都得回去。

神武门外面是景山前街。街对面是景山公园，山上的万春亭在灰蒙蒙的天底下立着，像一个沉默的哨兵。街两边停着旅游大巴和出租车，导游举着旗子在等人，小贩在卖矿泉水和冰糖葫芦。人来人往，车来车往，很正常。安俞真站在路边，左右张望了一下，想拦一辆出租车。

她不知道，在神武门对面的景山公园门口，有一个人正靠着栏杆，低头看手机。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冲锋衣，背着一个双肩包，看起来很普通，像一个逛累了景点的游客。但他的耳机里是那个群聊的语音频道，有人在里面说：“她们出来了。神武门。六个人。”

他没有抬头。他不需要抬头。他知道她们站在那里，在马路对面，在神武门前面的台阶下面。他的手机屏幕上是一张地图，地图上有一个蓝色的点在闪烁——那是他共享的位置。他的手指在屏幕上划了一下，把位置发到了群里。

安俞真拦到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把车停在路边，她拉开后座的门，坐了进去。金秋天坐在她旁边，金志垣坐在副驾驶，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挤在后座。六个人，一辆车，刚刚好。

“亮马河，铂寓酒店。”安俞真把手机屏幕上的地址递给司机看。

司机看了一眼，点了点头，说了句“好嘞”，发动了车。

出租车从景山前街往东开。左边是故宫的护城河，河面结了薄冰，冰上落满了枯叶。右边是景山公园的红墙，墙根下有几个老头在下棋。车开得很慢，路上的车太多了，一辆接一辆，像一条爬不动的蛇。金志垣坐在副驾驶，盯着窗外的路牌看。她一个字都不认识，但她喜欢看那些方方正正的汉字，觉得它们像一个个小房子，每一个都长得不一样。出租车拐上了北河沿大街。路变宽了，车变少了，速度快了一些。安俞真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金秋天在看手机，李贤瑞在看窗外，张员瑛在看自己的手指，直井怜在打瞌睡。

她们不知道，在她们这辆出租车后面五十米的地方，有一辆黑色的现代轿车正跟着它们。车牌是京N开头的，北京的车。车里坐着一个人，穿着黑色的棉服，戴着毛线帽，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前面那辆出租车的后窗。他的手机放在支架上，屏幕上是那个群聊的对话框。他没有发消息，他在等。等前面那辆车拐弯，等前面那辆车变道，等前面那辆车停下来。他只是跟着。

出租车上了东四十条桥。桥下的铁路空荡荡的，轨道在灰蒙蒙的天底下反着光。金秋天看着窗外，突然说了一句：“这边好安静。”安俞真睁开眼睛，也看了一眼窗外。是安静。和故宫那边完全不一样。没有游客，没有小贩，没有举着旗子的导游。只有灰色的楼房，光秃秃的树，和空荡荡的马路。出租车下了桥，拐上了东三环北路。路变宽了，车变多了，速度快起来了。金志垣看着窗外的路牌，念出了拼音：“Dongsanhuan North R’d。”她不知道自己念得对不对，但她觉得这三个字很好听。

安俞真看了一眼后视镜。后面有一辆黑色的现代，离她们很近。她看了一眼，没有在意。北京的出租车后面永远有车，这是正常的。她闭上眼睛，继续靠着。

她不知道，在那辆黑色的现代后面，还有一辆白色的丰田，也是京牌。车里坐着两个人，一个在开车，一个在看手机。看手机的那个人在群聊里打了一行字：“她们上东三环了，往北。亮马河方向。”消息发出去以后，他抬起头，看着前面那辆黑色现代的后窗。他的任务是跟着前面的车，前面的车跟着出租车。他不知道她们要去哪，他只需要跟着。

出租车从东三环北路拐上了亮马桥路。路两边开始出现高楼和酒店，亮马河在右边，河面结了冰，冰上有几个小孩在玩。金志垣认出了这条路。“快到了。”她说。安俞真睁开眼睛，看了一眼窗外。是快到了。她看到了那棵银杏树，看到了酒店的灰色楼房，看到了亮马河边的那排路灯。她的心放下来了一点。

出租车在酒店门口停下来。安俞真付了车费，推门下车。冷风扑面而来，她打了个寒噤。金秋天站在她旁边，金志垣从副驾驶下来，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从后座挤出来。六个人站在酒店门口，像六个终于到家的人。

安俞真不知道，在她们下车的时候，那辆黑色的现代停在了酒店对面五十米的地方。车里的人没有熄火，他看着那六个女孩走进酒店大堂，看着她们消失在玻璃门后面。他拿起手机，打了一行字：“她们到酒店了。亮马河。铂寓。”

消息发到群里。他没有走。他把座椅放低了一点，靠在上面，等着。他知道，等会儿群里会有人来接他的班。他只需要等到那个人来。

安俞真不知道这些。她只知道她们到了，站在酒店大堂里，暖气的风吹在脸上，很暖。前台的小伙子看了她们一眼，笑了笑。她也笑了笑，往电梯走。电梯门开了，她们走进去，安俞真按了五楼的按钮。电梯门关上，开始上升。

电梯里很安静。金秋天靠在墙上，闭着眼睛。金志垣抱着断了带子的包，盯着楼层数字看。李贤瑞站在角落里，把围巾往上拉了拉。张员瑛站在她旁边，低着头。直井怜站在最里面，棒球帽没了，她的头发还是乱七八糟的。

电梯到了五楼。门开了。她们走出去，走廊里很安静，地毯是深灰色的，踩上去没有声音。安俞真走到房间门口，掏出房卡，刷了一下，门开了。她推开门，走了进去。窗帘是拉着的，房间是暗的。她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了一条缝。窗外是亮马河，河面结了冰，对岸的银杏树下有一个人站着。她看了一眼，没有在意。她以为那只是一个在河边散步的人。她把窗帘拉上了。

她不知道，在河对岸的银杏树下，那个人已经站了整整一天。从早上她们出门的时候就在那里，到现在，太阳快落山了，他还在那里。他不是一个人。在他身后五十米的地方，在河边的长椅上，还坐着一个人。在桥洞下面，还有一个人。在酒店对面的便利店里，还有一个人。二十个人，散落在亮马河边的各个角落，像二十颗被风吹散的种子。她们出门的时候，他们在。她们回来的时候，他们还在。她们在天安门城楼上看风景的时候，他们在这里等。她们在故宫里面走的时候，他们在这里等。她们不知道他们在这里。他们知道她们在上面。

安俞真坐在床边，脱了鞋，把脚缩到床上。金秋天去洗澡了，水声哗哗的。金志垣在修她的包带，用指甲刀剪断了一根线头。李贤瑞坐在窗边的椅子上，看着窗帘。张员瑛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直井怜坐在角落里，用手拢着头发，试着扎一个马尾。

“明天去哪？”金秋天从浴室出来，头发还是湿的。

“不知道。”安俞真说。

“还去故宫吗？今天没逛完。”金志垣说。

“去吧。”李贤瑞说。

“好。”张员瑛说。

“好。”直井怜说。

安俞真没有说话。她在想，明天去故宫，要从东华门进，还是从午门进？明天去故宫，要带多少水，要不要带面包？明天去故宫，能不能在里面待一整天？待一整天不出来。待到最后一个人走，待到最后一道门关上，待到天黑了，灯亮了，再出来。

她不知道，在酒店楼下，在亮马河边的银杏树下，那个人还站在那里。他抬头看着五楼左边第三间的窗户。灯亮着，窗帘是拉着的。他不知道她们明天要去哪。他不需要知道。他只需要在这里等。等她们出来，跟着她们，看她们去哪，然后告诉群里的人。明天，后天，大后天，每一天。她们总会出来的。她们总要出来的。她们不可能永远待在那个房间里。

安俞真把灯关了。房间里暗下来，只有窗外的路灯照进来，在墙上画出一块长方形的光斑。她闭上眼睛。窗外，亮马河边的银杏树下，那个人还站着。他没有走。他不会走的。

三十六、去往丰台东大街

她们回到酒店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半了。安俞真推开玻璃门，暖气扑在脸上，她长长地呼了一口气。前台的小伙子抬头看了她们一眼，笑了笑，她也笑了笑。电梯门开了，她们走进去，安俞真按了五楼的按钮。电梯门关上，开始上升。电梯里很安静。金秋天靠在墙上，闭着眼睛。金志垣抱着断了带子的包，盯着楼层数字看。李贤瑞站在角落里，把围巾往上拉了拉。张员瑛站在她旁边，低着头。直井怜站在最里面，棒球帽没了，头发还是乱七八糟的。

电梯到了五楼。门开了。她们走出去，走廊里很安静，地毯是深灰色的，踩上去没有声音。安俞真走到房间门口，从口袋里掏出房卡，刷了一下，门开了。她推开门，走了进去。窗帘是拉着的，房间是暗的。她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了一条缝。窗外是亮马河，河面结了冰，对岸的银杏树下站着一个人。她看了一眼，没有在意。她把窗帘拉上了。

“累死了。”金志垣把包扔在床上，整个人趴了下去。金秋天去洗澡了，水声哗哗的。李贤瑞坐在窗边的椅子上，看着窗帘。张员瑛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直井怜坐在角落里，用手拢着头发，试着扎一个马尾。安俞真坐在床边，脱了鞋，把脚缩到床上。她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没有消息。她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屏幕朝下。她想睡一会儿。她闭上眼睛。

她不知道，在酒店楼下，亮马河边的银杏树下，那个人已经站了整整一天。他抬头看着五楼左边第三间的窗户，灯亮着，窗帘是拉着的。他低下头，在手机上打了一行字：“她们回来了。五楼。房间灯亮着。”消息发到群里。他等了三秒，群里有人回了一句：“知道了。准备。”他把手机收起来，从树干上直起身来，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子。他没有走。他在等。等群里的人到。

十五分钟后，第一个人到了。从亮马河南岸走过来，穿着一件黑色的冲锋衣，帽子压得很低。他走到银杏树下，站在第一个人的旁边，抬头看了一眼五楼的窗户。第二个人到了。从酒店旁边的巷子里走出来，穿着一件灰色的棉服，手里拿着一杯咖啡。他走到银杏树下，站在第一个人的左边。第三个人。第四个人。第五个人。他们从不同的方向来，走不同的路，坐不同的车。有人从东边来，沿着亮马河走过来的；有人从西边来，从酒店后面的小区穿出来的；有人打车到酒店门口，没有下车，让司机往前开了一百米，然后下车走回来的。五个人，十个人，十五个人。他们站在银杏树的阴影里，站在路灯照不到的角落，站在亮马河边的夜色中。

他们看着五楼左边第三间的窗户。灯还亮着。窗帘还拉着。没有人出来。

金秋天从浴室出来的时候，头发还是湿的。她用毛巾擦着头发，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了一条缝。她往下看了一眼— — 河对岸的银杏树下，站着很多人。不是一个人。是很多人。她的手指停住了。她盯着那些人看了三秒。他们站在树下的阴影里，路灯照不到的地方，像一排被钉在地上的木桩。她没有说话。她把窗帘拉上了。

“安俞真。”她的声音很轻，轻到房间里只有安俞真听到了。

安俞真睁开眼睛。“怎么了？”

金秋天没有说话。她指了指窗帘。

安俞真从床上坐起来，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了一条缝。她往下看。河对岸的银杏树下，站着十几个人。不，不止十几个。她数不清。他们站在树下的阴影里，站在路灯照不到的黑暗处，像一群沉默的、等待的、永远不会走的影子。她的手指攥紧了窗帘的边缘。她没有说话。她把窗帘拉上了。

“走。”她说。只有一个字。

金秋天没有问为什么。金志垣从床上弹起来，包带又断了，她没有捡。李贤瑞从椅子上站起来，围巾掉在地上，她没有捡。张员瑛从床上坐起来，她的腿在抖，但她站起来了。直井怜从角落里站起来，头发散了，她没有扎。安俞真走到门口，把门链摘下来，把门锁拧开。她把门拉开一条缝，往外看了一眼。走廊里很安静，地毯是深灰色的，壁灯发出暖黄色的光。没有人。她把门拉开，走了出去。金秋天跟在后面，金志垣、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一个接一个。

走廊里很安静。她们的脚步声被地毯吸掉了，什么都听不到。安俞真走在最前面，她的步伐很快，但没有跑。她知道不能跑。跑会有声音。跑会被人看到。跑会让那些人知道她们在逃。她走到电梯口，按了向下的按钮。电梯门上方的小屏幕显示电梯正从一楼上来。数字从1跳到2，从2跳到3，从3跳到4，从4跳到5。门开了。电梯里没有人。她们走进去，安俞真按了1楼的按钮，电梯门关上，开始下降。电梯里很安静。没有人说话。金志垣盯着楼层数字看， 4，3，2，1。门开了。她们走出电梯，穿过大堂。前台的小伙子抬起头看了她们一眼，安俞真没有看他。她推开玻璃门，冷风灌进来，她没有打寒噤。她走出去，站在门口。金秋天站在她旁边，金志垣、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一个接一个。

六个人站在酒店门口。马路对面，亮马河边的银杏树下，那些人还没有动。他们没有看到她们。她们站在酒店的玻璃门外面，站在路灯下面，站在所有人的视线里。安俞真往左边看了一眼，往右边看了一眼。左边是亮马河，右边是一条小路。她选择了右边。她开始走。不是跑，是走。很快的走，步子很大，胳膊甩得很开。金秋天跟在后面，金志垣、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一个接一个。

她们走进那条小路。路不宽，两边的商铺都关门了，卷帘门上涂着花花绿绿的广告。路灯很少，光线很暗。安俞真的脚步声在空荡荡的路上响着，哒，哒，哒，像有人在敲鼓。她走了大概两百米，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她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身后是空荡荡的小路，路灯，卷帘门，垃圾桶。没有人。她又往左边看了一眼，往右边看了一眼。没有人。

她拿出手机，手在抖。她拨了全哥的号码。电话响了一声就接了。

“全哥。”她的声音在抖。

“怎么了？”全哥的声音立刻变了。

“酒店不安全了。他们来了。楼下很多人。我们从消防通道出来的。现在在路上。朝阳这边不安全了。我们要换地方。”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秒。“你们现在在哪？”

“亮马河旁边的一条小路。我不知道叫什么。”

“往前走。到大路上。拦一辆出租车。往南走。往丰台方向走。我给你们找酒店。电话别挂。”

安俞真把手机攥在手心里，开始走。金秋天跟在后面，金志垣、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一个接一个。她们走到大路上，路很宽，车很多，路灯很亮。安俞真站在路边，举起手，拦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停下来，她拉开后座的门，坐了进去。金秋天坐在她旁边，金志垣坐在副驾驶，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挤在后座。六个人，一辆车。

“去哪？”司机问。

安俞真把手机举到耳边。“全哥，去哪？”

全哥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很快，很急。“丰台。东大街。丽泽桥附近。我把地址发给你。”

安俞真挂了电话，把手机屏幕上的地址递给司机看。司机看了一眼，点了点头，说了句“好嘞”，发动了车。

出租车从亮马桥路往南开。安俞真靠在座椅上，手还在抖。金秋天握着她的手，很紧。金志垣坐在副驾驶，盯着后视镜看。后视镜里，后面有很多车，一辆接一辆，车灯亮着，像一条发光的河。她不知道哪一辆是跟她们的。她不知道有没有车在跟她们。她只知道她们在走。在离开。在去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她不知道，在她们从酒店消防通道跑出来的时候，在她们走进那条小路的时候，在她们拦下那辆出租车的时候，银杏树下的那些人还站在那里。他们不知道她们走了。他们还在等。等五楼左边第三间的窗户灯灭，等窗帘拉开，等她们出来。他们不知道，她们已经从另一条路走了。他们不知道，她们已经坐上了一辆出租车，正在往南开。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出租车上了东三环南路。路很宽，车很多，速度很快。金志垣盯着后视镜看，后面的车流像一条河，没有一辆看起来像在跟她们。她松了一口气，靠在椅背上。出租车过了十里河桥，过了分钟寺桥，过了方庄桥。路两边的高楼越来越矮，灯光越来越暗。安俞真看着窗外，她不知道这是哪里。她只知道她们在往南开，在离开朝阳，在离开亮马河，在离开那些站在银杏树下的人。

出租车上了二环，往西开。广渠门，光明桥，左安门。每一个地名都像一颗钉子，钉在北京的夜色里。安俞真看着那些路牌，拼音，中文，她一个字都不认识，但她觉得它们很好看。出租车过了玉蜓桥，过了永定门，开了陶然亭桥。路变宽了，车变少了，速度快起来了。安俞真靠在座椅上，手不抖了。

金秋天握着她的手，也不抖了。

出租车从二环拐上了菜户营南路。路两边开始出现高楼，小区的灯一格一格地亮着，像无数只眼睛。安俞真看着那些窗户，在想，那些人现在在干什么？还在银杏树下站着吗？还在等吗？他们知道她们走了吗？

出租车从菜户营南路拐上了丰台北路。路很宽，很亮，车很少。安俞真看到了路牌：丰台东大街。司机拐了进去。路不宽，两边的楼不高，楼下有便利店、水果店、饺子馆。很安静。和亮马河完全不一样。

出租车在一家酒店门口停下来。门面不大，灯光很暖，门口的招牌上写着四个字，安俞真不认识。她付了车费，推门下车。冷风扑面而来，但没有那么冷了。金秋天站在她旁边，金志垣从副驾驶下来，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从后座挤出来。六个人，站在丰台东大街的路边，站在一家她们从来没有来过的酒店门口。

安俞真走进大堂。前台是一个大姐，戴着眼镜，正在看手机。她抬起头，看到她们六个，笑了笑。安俞真用英文说： “Check in. Under the name Quan.”

大姐愣了一下，然后笑着点了点头。她翻了翻登记本，找到了预订信息。她把房卡递给安俞真，用中文说了句“三楼”。安俞真没听懂，但她看懂了手势。她点了点头，说了句“谢谢”。她们走向电梯。电梯门开了，她们走进去。安俞真按了三楼的按钮。电梯门关上，开始上升。电梯里很安静。金秋天靠在墙上，闭着眼睛。金志垣抱着断了带子的包，盯着楼层数字看。李贤瑞站在角落里，没有围巾了，她的脖子露在外面。张员瑛站在她旁边，低着头。直井怜站在最里面，头发散了，她不去理。

电梯到了三楼。门开了。她们走出去，走廊里很安静，地毯是深灰色的，踩上去没有声音。安俞真找到房间，刷了卡，推开门。房间不大，两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窗帘是拉着的。她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了一条缝。窗外是一条安静的街道，路边的银杏树光秃秃的，对面是一个小区的围墙，墙根下停着几辆自行车。没有人。没有银杏树下的阴影，没有路灯照不到的角落，没有站在那里的人。她把窗帘拉上了。

金秋天坐在床上，脱了鞋。金志垣把包扔在地上。李贤瑞坐在窗边的椅子上。张员瑛躺在床上。直井怜坐在角落里，用手拢着头发。安俞真坐在床边，拿出手机，给全哥发了一条消息：“到了。丰台东大街。安全。”

全哥秒回：“好。这件事我没上报。你们先住着。别出门。等我消息。”

安俞真看着屏幕上的字，看了很久。“这件事我没上报。”她把这六个字读了三遍。她把手机翻过去，屏幕朝下，扣在床头柜上。她不知道全哥为什么没上报。她不知道没上报是什么意思。她只知道，这件事没有人知道。她们在这里，在丰台东大街，在一家没有名字的酒店里，在三楼的一间房间里。没有人知道。

金秋天躺在旁边的床上，眼睛闭着。“安全了吗？”她的声音很轻。

安俞真想了很久。“安全了。”她说。她的声音也在抖，但她说了。

灯关了。房间里暗下来。窗外，丰台东大街的路灯亮着，橘黄色的光，照在光秃秃的银杏树上，照在安静的街道上，照在对面小区的围墙上。没有人站在那里。没有人知道她们在这里。

她们不知道，在亮马河边的铂寓酒店楼下，那些人还站在银杏树下。他们还在等。等五楼左边第三间的窗户灯灭，等窗帘拉开，等她们出来。他们不知道，那扇窗户后面已经没有人了。她们走了。她们在丰台。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那个人站在银杏树下，抬头看着五楼左边第三间的窗户。灯还亮着。窗帘还拉着。他不知道那扇窗户后面已经空了。他还在等。他等得起。

三十七、一部分人自投罗网

她们走了以后，亮马河边的那群人还在等。

银杏树下的那个人姓朴，从首尔来。他在这个位置站了整整一天，从早上七点到凌晨十二点。他的腿已经麻了，手指冻得发僵，鼻尖红红的，睫毛上凝了一层白霜。他旁边站着的是从上海来的小张，比他年轻，比他穿得厚，但也在发抖。再旁边是从广州来的阿ken，从成都来的老刘，从沈阳来的大伟。十几个人，站在银杏树的阴影里，站在亮马河边的寒风中，站在路灯照不到的角落。他们看着五楼左边第三间的窗户。灯亮着，窗帘拉着。灯一直亮着。从她们回来以后就一直亮着。

“怎么还不关灯？”小张的声音很小，像是怕被谁听到。

朴没有回答。他也不知道。他只知道她们在上面，在五楼左边第三间的房间里。他亲眼看到她们进去的。灯亮着，说明她们还没睡。也许在看手机，也许在聊天，也许在收拾行李。他猜了很多种可能，但每一种可能都指向同一个结论—— 她们在上面。

凌晨一点。灯还亮着。

朴的手在口袋里攥紧了。他的手指已经不抖了，不是因为不冷，是因为冻麻了。他看着那扇窗户，看了很久。灯还亮着。窗帘还是拉着的。没有人出来过，没有人进去过，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他的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说，不对。他说不上来哪里不对。他只知道，她们不可能这么晚还不关灯。她们明天还要去故宫，她们需要休息。她们不关灯，说明她们不打算休息。她们不打算休息，说明——他不敢往下想了。

“上去看看。”他说。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亮马河边，每个人都听到了。

小张看着他。“怎么上去？”

“电梯。楼梯。随便怎么上去。上去看看。”朴从树干上直起身来，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子。他往酒店门口走，步伐很快。小张跟在后面，阿ken跟在后面，老刘、大伟，一个接一个。十几个人，从银杏树下走出来，穿过马路，走到酒店门口。玻璃门是开着的，大堂里暖气的风扑在脸上，朴的睫毛上的霜化成了水，他抹了一把，走向电梯。前台的小伙子抬起头，看到这么多人涌进来，愣了一下。“哎，你们——”朴没有看他。他走到电梯口，按了向上的按钮。电梯门开了，他走进去。小张、阿ken、老刘、大伟，一个接一个。电梯超重了，哔哔地响。大伟退出去，等下一趟。电梯门关上，开始上升。

数字从1跳到2，从2跳到3，从3跳到4，从4跳到5。门开了。走廊里很安静，地毯是深灰色的，壁灯发出暖黄色的光。朴走出去，找到了左边第三间。他站在门口，深吸了一口气。他敲了门。

门开了。

开门的不是张员瑛。不是安俞真。不是金秋天。不是金志垣。不是李贤瑞。不是直井怜。是一个男人。四十多岁，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白衬衫，头发乱糟糟的，眼睛眯着，像是被吵醒了。他后面是一个女人，裹着浴袍，头发湿的，正在擦。他们身后是打开的行李箱，摊在地上的衣服，床头柜上的奶瓶。一个小孩子在哭，从浴室的方向传过来，哇哇的，很响。

朴愣住了。他看着那个男人，那个男人看着他。小张站在朴身后，也愣住了。阿ken、老刘，从电梯里走出来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愣住了。十几个人，站在五楼的走廊里，站在那扇开着的门前，站在暖黄色的灯光下，像一群被施了定身术的木偶。

“找谁？”男人的中文带着东北口音，很不耐烦。

朴没有说话。他不会说中文。他往房间里看了一眼——床上没有人，椅子上没有人，窗边没有人。只有那个男人，那个女人，那个在哭的小孩，那些摊在地上的行李。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小张往前迈了一步，用中文问：“住这间的人呢？六个女孩。韩国的。”

男人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什么六个女孩？我们一家三口。今天下午刚搬进来的。你们谁啊？”他把门又推开了一些，指着门后的猫眼，“大半夜的敲什么门？有病吧？”

小张的脸色变了。他回头看着朴。朴的脸色也变了。他知道了。她们走了。她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从另一条路走了，从他们不知道的地方走了。她们不在了。那扇窗户里的灯，是留给他们的。是让他们以为她们还在的。是让他们在这里等了一整夜的。

他转身要走。但已经晚了。男人身后的女人已经拿起了电话。

“喂，110吗？丰台——不对，朝阳，亮马河这边，铂寓酒店，507房间。有一群人闯进来了，十几个人，要闯进我们房间，不知道要干什么。对，现在还在门口。快点来。”

朴听不懂中文，但他听懂了“110”。他的血一下子凉了。他往电梯走，步伐很快。小张跟在后面，阿ken、老刘、大伟，一个接一个。但电梯太慢了，他们等不及，走楼梯。楼梯间里只有应急灯，昏黄的光照在灰色的水泥墙上。他们的脚步声在空旷的空间里回荡，哒哒哒哒哒，像一群被惊动的老鼠。他们跑下五楼，跑下四楼，跑下三楼，跑下二楼，跑下一楼，推开消防通道的门，冲进大堂。

玻璃门外面，红蓝交替的光已经在闪了。

两辆警车，停在酒店门口。四个警察，从车里走出来。朴站在大堂里，看着那扇玻璃门，看着门外面的警灯，看着那些正在走进来的警察。他的手在发抖，不是冻的，是怕的。小张站在他旁边，脸白了。阿ken、老刘、大伟，一个接一个，十几个人，站在铂寓酒店的大堂里，像一群被关进笼子里的鸟。

“谁报的警？”警察的声音很大，在大堂里回荡。

前台的小伙子指了指楼上。“507的客人。说有人闯进他们房间。”

警察看了一眼朴，看了一眼小张，看了一眼那十几个人。“你们几个，跟我上去一趟。其他人，在这等着。身份证拿出来。”

朴不会说中文，他拿出护照，递过去。警察接过来，翻了一下，看了一眼照片，又看了一眼他。他的表情没有变，但他的语气变了。“韩国人？来北京干什么的？”

朴没有说话。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不能说来找IVE的。他不能说在银杏树下等了一整天。他不能说敲开了507的门发现里面不是她们。他什么都说不出来。

小张替他回答了。“旅游。我们是来旅游的。”

警察看着他。“旅游？半夜十二点，十几个人，闯进别人房间旅游？”

小张没有说话。

“上去。”警察指了指楼梯。

十几个人，在四个警察的看管下，走上楼梯。楼梯间里只有应急灯，昏黄的光照在他们脸上，照出白的、灰的、没有血色的脸。他们走到五楼，走到507门口。门开着，那个男人站在门口，女人抱着小孩坐在床上，小孩不哭了，睁着眼睛看着门口这些人。

“就是他们。”男人指着朴，“十几个人，大半夜的，敲门。我开了门，他们就往里闯。举着相机，到处拍。我老婆孩子在屋里，吓坏了。”

警察看了朴一眼，看了小张一眼。“相机？”

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动。警察等了三秒。“相机拿出来。”

小张从口袋里掏出一部手机。阿ken掏出一部。老刘掏出一部。大伟掏出一部。十几个人，从口袋里掏出十几部手机，有的屏幕碎了，有的镜头还开着，有的闪光灯还在闪。警察接过来，翻了翻。照片。很多照片。亮马河边的银杏树，铂寓酒店的玻璃门，五楼左边第三间的窗户，走廊里的地毯，507的门牌。还有——六个女孩的背影，从酒店门口走出去的，从亮马河边走过的，从地铁站台阶走下去的。每一张都很模糊，很远，看不清脸。但每一张都是她们。

警察把手机收起来，装进证物袋里。“都带回所里。”

朴站在走廊里，看着那个证物袋，看着里面那部屏幕碎了还亮着的手机。他知道，完了。他什么都说不出来了。他跟着警察走下楼，走过大堂，走过那扇玻璃门。警灯还在转，红蓝交替的光打在他脸上，打在他身上，打在他手里空荡荡的手心上。他上了警车，车门关上了。他不知道她们在哪。他只知道她们不在了。她们走了。在某个他不知道的时候，从某条他不知道的路，去了某个他不知道的地方。而他在这里，在警车的后座上，在亮马河边，在北京的冬夜里，什么都做不了。

在丰台东大街的酒店里，安俞真翻了个身。窗帘是拉着的，灯是关着的，房间里很暗。她不知道亮马河边发生了什么。她不知道那些人冲上了楼，敲开了门，被警察抓了。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知道她们在这里，在丰台，在东大街，在一家没有名字的酒店里。这里很安静。窗外没有银杏树，没有亮马河，没有站在那里的人。她闭上眼睛，呼吸变得均匀了。她睡着了。

金秋天也睡着了。金志垣抱着断了带子的包，缩在被子里，嘴巴微微张着。李贤瑞没有围巾了，把衣领竖起来，脸埋在里面。张员瑛的手放在枕头旁边，指甲缝里还有两道浅浅的、快要消失的红印。直井怜的头发散在枕头上，像一把打开的黑色的扇子。六个人，在丰台东大街的一家酒店里，在三楼的一间房间里，睡着了。她们不知道亮马河边的事。她们不知道那些人已经被抓了。她们不知道，这一次，她们真的安全了。至少今天晚上。
丰台东大街的酒店房间里，灯开着。不是那种刺眼的白光，是床头灯暖黄色的、昏昏的光，照在白色的床单上，照在她们没有血色的脸上。没有人说话。金秋天坐在床边，抱着膝盖，盯着自己的脚趾看。金志垣躺在床上，断了带子的包扔在地上，她也不捡了。李贤瑞坐在窗边的椅子上，没有围巾了，她的脖子露在外面，红红的。张员瑛坐在床上，背靠着床头板，眼睛闭着，但睫毛在抖。直井怜坐在角落里，头发散了，她没有去理，就那么散着。安俞真站在窗边，把窗帘拉开了一条

缝，往外看了一眼。丰台东大街很安静，路灯亮着，银杏树光秃秃的，对面小区的围墙上有一只在走路的猫。她把窗帘拉上了。

“睡吧。”安俞真说。

没有人动。没有人回答。金秋天还抱着膝盖。金志垣还躺着。李贤瑞还坐在椅子上。张员瑛还闭着眼睛。直井怜还坐在角落里。安俞真站在窗边，看着她们，也不说话了。过了很久，也许是五分钟，也许是十分钟，也许是更久，金秋天开口了。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是在跟自己说话。“他们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安俞真看着她。“从首尔就开始跟。从医院跟到水原，从水原跟到杨平，从杨平跟到北京，从北京跟到亮马河，从亮马河跟到天安门，从天安门跟回酒店。”她停了一下， “每一次。每一次我们换地方，他们都能找到。每一次。”

金志垣从床上坐起来。“医院那次，是私生饭自己跟的。员瑛从楼梯下去的时候，那个人就在楼梯间里等着。那是运气。他们碰上了。杨平那次呢？”她看着李贤瑞。李贤瑞坐在椅子上，没有抬头。“杨平。全哥带我去的。公司安排的。谁都不知道。连我自己都不知道那地方叫什么。我到了才知道门口有棵柿子树。我在群里说了。我说门口有柿子树。”她的声音越来越小。

金志垣看着她。“你在群里说了。然后呢？”

“然后……”李贤瑞的声音停住了。她抬起头，看着金志垣，看着安俞真，看着金秋天，看着张员瑛，看着直井怜。 “然后他们就来了。”

房间里很安静。那种安静不是没有人说话的安静，是那种——所有人都想到了同一件事、但没有人敢先说出来的安静。金秋天把膝盖抱得更紧了。金志垣的手指攥着床单。李贤瑞的手指在椅子扶手上轻轻敲着，哒，哒，哒。张员瑛睁开了眼睛。直井怜抬起头来了。

“北京呢？”金秋天的声音很轻。“我们来北京，是临时决定的。全哥办的签证，旅行社走的，假名字，现金买的票。谁都不知道。我们谁都没说。连家人都没告诉。我们到了北京，全哥帮我们订了酒店。亮马河那个。然后——”她停了一下，“他们就到了。”

“不是到了。”金志垣的声音很硬，“是等在那里的。我们到酒店的时候，他们已经在楼下了。我们在城楼上的时候，他们已经在下面等了。我们回酒店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银杏树下面站好了。他们不是跟着我们到的，他们是知道我们会到。提前知道的。”

金秋天的嘴唇在发抖。“那说明什么？”

没有人回答。但所有人都知道了。安俞真站在窗边，背对着她们。她的手指攥着窗帘的边缘，攥得指节发白。她知道了。从杨平那次她就应该知道了。李贤瑞在群里说了柿子树，然后私生饭就到了。她以为那是巧合。全哥说那是巧合。她也想相信那是巧合。但现在不是巧合了。北京。亮马河。天安门。每一次。每一次她们换地方，每一次她们住下来，每一次她们以为自己安全了，那些人就到了。不是跟着的，是知道的。知道她们在哪，知道她们住哪间房，知道她们什么时候出门，知道她们什么时候回来。什么都知道。

“公司。”金秋天的声音在发抖，“公司里有内鬼。每次我们报备，内鬼就知道了。全哥给公司打电话订酒店的时候，内鬼就知道了。我们在群里说话的时候——”她没有说下去。她看着李贤瑞。李贤瑞的脸白了。不是那种“啊我忘了”的白。是那种从头顶一直凉到脚底的白。

“我在群里说了柿子树。”李贤瑞的声音很轻，轻得像要碎掉。“我说了杨平，说了山上，说了柿子树。他们就找到了。是我的群聊。是我的手机。是我说的。”她把脸埋进手心里。肩膀在抖。没有声音，但所有人都知道她在哭。

金秋天从床上下来，走到她身边，蹲下来，把她的手从脸上拿开。李贤瑞的眼睛红了，眼泪从眼角滑下来，滴在膝盖上，把牛仔裤洇出一小块深色。金秋天握着她的手，很紧。“不是你的错。你不知道。我们谁都不知道。”她转过头，看着安俞真。安俞真站在窗边，背对着她们。她的手指还攥着窗帘的边缘，没有松开。

“安俞真。”金秋天的声音很轻。

安俞真没有回头。“我在想。在医院的时候，我们报备了。员瑛被追的时候，金哥给公司打了电话。我们分开住的时候，公司安排了地方。全哥给公司打电话的时候，内鬼就知道了。杨平就知道了。柿子树就知道了。到北京，全哥给公司打电话订酒店的时候，内鬼就知道了。亮马河就知道了。天安门就知道了。每一次。每一次我们以为安全了，每一次我们以为换了地方就没人知道了，每一次——都是我们自己告诉他们的。不是我们想告诉他们的，是我们的手机，我们的电话，我们的报备。公司里的那个人，一直在听。”

她松开窗帘，转过身来，看着她们。“全哥这次没有上报。”金秋天的眼睛亮了。“没有上报？”“没有。他说‘这件事我没上报’。他说了。他没有告诉公司。所以这一次，他们不知道。他们还在亮马河等。他们以为我们还在那里。”

房间里很安静。那种安静不是害怕的安静，是那种——终于想明白了的、松了一口气的安静。金秋天把李贤瑞的手握得更紧了。金志垣从床上下来，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了一条缝。外面是丰台东大街，路灯亮着，银杏树光秃秃的，对面小区的围墙上那只猫已经走了。没有人。没有银杏树下的阴影，没有路灯照不到的角落，没有站在那里的人。

“没有人。”金志垣说。她的声音在发抖，不是害怕的抖，是那种——劫后余生的、终于确认的抖。

安俞真拿出手机，拨了全哥的号码。电话响了一声就接了。

“全哥。”安俞真的声音很稳。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全哥的声音一下子紧了。

“没出事。我们到丰台了。安全。”她停了一下，“全哥，我们想跟你说一件事。”

“什么事？”

安俞真深吸了一口气。“从首尔开始，每次我们换地方，私生饭都能找到。医院、杨平、北京、亮马河、天安门。每一次。不是跟着的，是知道的。全哥，公司里有人给他们报信。”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安俞真能听到全哥的呼吸声，很重，很慢，像是在消化她说的每一个字。过了很久，全哥开口了。他的声音变了，不是那种经纪人对艺人的声音，是那种——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一件很重要的事的声音。“我知道了。这件事我来处理。你们在丰台，谁都不要告诉。不要发定位，不要在群里说地址，不要拍照发出去。任何人问，都不要说。”

“我们知道了。”

“安俞真。”全哥叫她的名字，很重。“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再提了。公司里的事，我来查。你们保护好自己。”

“好。”

电话挂了。安俞真把手机放回口袋。金秋天看着她。“全哥怎么说？”

安俞真看着她们。金秋天蹲在李贤瑞旁边，握着她的手。金志垣站在窗边，窗帘拉开了一条缝。张员瑛坐在床上，眼睛睁着。直井怜坐在角落里，头发散着，但她的眼睛是亮的。李贤瑞不哭了，她的脸上还有眼泪，但她的手不抖了。

“全哥说，这件事他来处理。让我们保护好自己。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们在哪。”她停了一下，“他说，公司里的事，他来查。”

金秋天点了点头。金志垣从窗边走回来。张员瑛闭上了眼睛。直井怜把头靠在墙上。李贤瑞把手从金秋天手里抽出来，擦了擦脸上的眼泪。“我以后不在群里说话了。”她的声音还在抖，但她笑了。很轻的笑，像窗户玻璃上那道快要消失的哈气。

金秋天也笑了。“说吧。说我们在丰台，说我们住在东大街，说我们门口有棵银杏树。”她停了一下，“说了也没事。反正他们不知道我们在哪。”

李贤瑞笑了。金志垣笑了。张员瑛的嘴角弯了一下。直井怜把头从墙上抬起来，也笑了。安俞真站在窗边，看着她们笑，她也笑了。不是那种舞台上的、标准的笑，是那种——真正的、从心里长出来的、劫后余生的笑。

金秋天躺回床上，把被子拉到下巴。金志垣把断了带子的包从地上捡起来，放在床头柜上。李贤瑞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床边，躺下来。张员瑛从床头板上滑下来，把脸埋进枕头里。直井怜从角落里站起来，走到床边，躺下来。安俞真把窗帘最后拉严实了，关了灯。

房间里暗下来。窗外，丰台东大街的路灯还亮着，橘黄色的光，照在光秃秃的银杏树上，照在安静的街道上，照在对面小区的围墙上。没有人站在那里。没有人知道她们在这里。

安俞真闭上眼睛。她在想全哥说的话。“公司里的事，我来查。”她不知道全哥要怎么查。她不知道能不能查到。她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在公司里做什么工作，为什么要帮私生饭。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知道，她们在这里。在丰台，在东大街，在一家没有名字的酒店里。这一次，没有人知道。这一次，她们是安全的。

三十八、丰台东大街的三天

她们在丰台东大街的酒店里住了三天。

三天里，没有私生饭，没有跟踪，没有半夜敲门的脚步声。窗外只有丰台东大街安静的街道，光秃秃的银杏树，和那只每天晚上准时出现在围墙上的猫。金秋天给那只猫起名叫“橘子”，因为路灯照在它身上时，它的毛是橘黄色的。李贤瑞说这名字太随便了，金秋天说它本来就是橘色的，不叫橘子叫什么。金志垣说万一它明天不来呢，金秋天说它会来的。它每天都来。

第一天，她们几乎没有说话。金秋天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金志垣把断了带子的包翻来覆去地修，缝了拆，拆了缝。李贤瑞坐在窗边的椅子上，没有围巾了，脖子露在外面，红红的，她也不缩。张员瑛坐在床上，背靠着床头板，眼睛闭着，但睫毛一直在抖。直井怜坐在角落里，把头发扎起来又拆开，拆开又扎起来，反反复复。安俞真站在窗边，把窗帘拉开一条缝，看了很久。外面什么都没有。没有银杏树下的阴影，没有路灯照不到的角落，没有站在那里的人。只有一只猫，蹲在围墙上，尾巴垂下来，一晃一晃的。她把窗帘拉上了。

“睡吧。”她说。没有人动。

第二天，金志垣的包修好了。她用针线把带子缝回去，缝得很丑，但结实。她把包背上试了试，说“还行”。李贤瑞把围巾从垃圾桶里捡出来，洗干净，晾在暖气片上。水一滴一滴地滴在地毯上，她没有管。张员瑛把那瓶水喝完了，把空瓶子放在桌上，看着它，看了很久。直井怜把头发扎成一个马尾，没有再拆开。金秋天在手机上翻地图，把北京地铁的线路图放大又缩小，缩小又放大。安俞真站在窗边，把窗帘拉开一条缝。那只猫还在围墙上，还是昨天的位置，尾巴还是垂着。她看了一会儿，把窗帘拉上了。

“今天干嘛？”金秋天问。没有人回答。

第三天早上，安俞真醒来的时候，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挤进来，比前两天都亮。她坐起来，看了一眼手机——早上八点，没有未接来电，没有消息。群聊里金志垣发了一张照片，是酒店楼下那家包子铺的蒸笼，白色的蒸汽在晨光里升起来，配了一行字：“今天有烧麦。”安俞真回了一个“帮我带一笼”。她放下手机，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丰台东大街在晨光里慢慢醒过来，一个老头在遛狗，一个年轻女人在等公交车，一个外卖小哥从巷子里窜出来。没有人抬头看这扇窗户。围墙上的猫不在了，但金秋天说它会回来的。

金志垣拎着早餐回来的时候，安俞真把烧麦摆在桌上，把豆浆分给每个人。她们围着那张小桌子吃早餐，像在首尔的宿舍里一样。没有人说话，但也没有人害怕。李贤瑞把围巾从暖气片上拿下来，干了，叠好，放在枕头旁边。张员瑛把空瓶子扔进垃圾桶，又从口袋里掏出一瓶新的，放在桌上。直井怜把新买的棒球帽从袋子里拿出来，黑色的，和她丢的那顶一模一样。

“今天出门吗？”金秋天问。

安俞真没有立刻回答。她看着窗外，想了很久。她们来北京是来躲的，不是来旅游的。但她们已经躲了三天，在酒店房间里待了三天，窗帘拉了三天，电视开了三天，外卖吃了三天。金志垣的包修好了，李贤瑞的围巾干了，直井怜买了新帽子，张员瑛买了新水。她们不能再待在房间里了。安俞真把最后一口豆浆喝完，把杯子放在桌上。

“出门。”她说，“不去故宫，不去天安门，不去人多的地方。随便走走，找个地铁站，坐到哪儿算哪儿。”

金秋天看着她。“不跟全哥说一声？”

安俞真犹豫了一下。“说。但不说我们去哪儿。”

金秋天点了点头。她明白了。

金志垣放下筷子。“你怕全哥上报公司？”

“我不怕全哥。我怕公司里还有别人。”

房间里安静了。金志垣把烧麦的笼屉摞起来，放在桌上。“那你说怎么说？”

“就说我们出门了。不说去哪。”

“全哥要问呢？”

“就说随便走走。不知道去哪。”

金秋天把豆浆杯收进塑料袋里。“全哥不会问的。他知道我们在北京，他知道我们安全，就够了。”

安俞真没有说话。她想起三天前全哥在电话里说的话——“这件事我没上报。”全哥没有上报，所以私生饭不知道她们在丰台。全哥没有上报，所以她们安全了三天。但全哥不能永远不上报。公司要她们的信息，理事要她们的位置，安保部要她们的行程。全哥是经纪人，他的工作就是上报。不上报一次可以，两次可以，但不能永远不上报。

她拿起手机，拨了全哥的号码。电话响了三声，接了。

“全哥，我们出门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秒。“去哪？”

“随便走走。坐地铁，到哪儿算哪儿。”

全哥没有立刻说话。安俞真能听到他的呼吸声，很轻，很慢。她在等。她知道全哥在想什么。全哥在想，要不要问。全哥在想，要不要报。全哥在想，上一次他没报，这一次呢。

“好，”全哥说，“注意安全。到了给我发个消息。”

安俞真愣了一下。“全哥，你不问我们去哪？”

全哥的声音很平静。“你们不想说，我就不问。但公司要问，我得报。”

安俞真的手指攥紧了手机。她知道。全哥是经纪人，他不能永远不上报。她咬了咬嘴唇。“全哥，你报。但别报真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安俞真能听到全哥的呼吸声变重了，变快了。他在想。她知道他在想。过了很久，全哥开口了。他的声音变了，不是那种经纪人对艺人的声音，是那种——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一件很重要的事的声音。

“你想让我报假的？”

“嗯。如果公司里还有别人，他们就会去假的地方。如果没有，那就没事。”

全哥没有回答。安俞真听到电话那头有键盘敲击的声音，很轻，很快。然后全哥说：“你们去的是东四。胡同里逛逛。我报东四。”

安俞真的心跳快了一拍。“全哥——”

“我知道。如果真的有人去了东四，我会知道是谁。你放心吧。”全哥的声音很稳，“你们去你们想去的地方。注意安全。”

电话挂了。安俞真把手机攥在手心里，手心全是汗。金秋天看着她。“全哥怎么说？”

“他报了个假地址。东四。我们去别的地方。”

金秋天站起来，把外套穿上。“去哪？”

安俞真打开手机地图。她不知道去哪。她不想去人多的地方，不想去重点的地方，不想去任何她们听说过的地方。她的手指在屏幕上划着，从丰台东大街出发，沿着9号线往北，换10号线，换5号线。她的手指停在一个站名上。北新桥。她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不知道那里有什么，不知道那站名怎么念。但她选了那个。

“北新桥。”她说。

金秋天凑过来看了一眼。“什么地方？”

“不知道。”

“有什么好玩的？”

“不知道。”

金志垣把包背上，拍了拍。“那就去看看。”

她们出门了。六个人，六个背包，六张交通卡。安俞真走在最前面，金秋天跟在后面，金志垣、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一个接一个。她们走出酒店大门的时候，冷风扑面而来，安俞真没有缩脖子。她站在门口，左右张望了一下。左边是丰台东大街，右边是丰台东大街，前面是地铁站的入口。没有人跟着她们。她开始走，步子不快不慢，像每一个普通的、去坐地铁的人。

枣营站、大望路、天安门东——那些站名已经过去了。这一次，她们没有去那些地方。这一次，她们去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连全哥都不知道。

全哥坐在酒店的房间里，手机放在桌上，屏幕亮着。他的手指在屏幕上悬了很久，然后他打开公司的报备系统，打了一行字：“IVE成员今日外出，前往东四地区游览。预计下午返回。”他看了这行字很久，然后点了发送。系统显示“已上报”。他知道，这条消息会进入安保部的系统，会经过那个已经被抓的姜某的岗位，会被新来的人看到，会被存档，会被加密，会被保存在服务器里。他不知道谁会看到这条消息。他不知道公司里还有没有别人。他不知道那个“星”是不是真的只有姜某一条线。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报了一个假地址。如果私生饭去了东四，他就知道了。如果没有人去东四，那他就知道了另一件事。

他把手机翻过去，屏幕朝下，扣在桌上。窗外是丰台东大街，阳光照在光秃秃的银杏树上，照在对面小区的围墙上。那只猫回来了，蹲在墙头，尾巴垂下来，一晃一晃的。全哥看着那只猫，看了很久。他想起三天前，安俞真在电话里说—

— “全哥，公司里有人给他们报信。”他想起自己说——“我来查。”他查到了姜某，姜某被抓了，但“星”还在。他不知道“星”是谁，不知道“星”在哪里，不知道“星”还有没有别的线人。他只知道，他报了一个假地址。这是他能做的最后一件事。

安俞真站在9号线丰台东大街站的站台上。灰色的柱子，白色的灯，黄色的安全线。她看着隧道深处，风从里面涌出来，带着地铁特有的味道。金秋天站在她旁边，金志垣在看手机，李贤瑞把围巾往上拉了拉，张员瑛低着头，直井怜把新买的棒球帽压得很低。

“9号线，”安俞真看着手机地图，“坐到六里桥，换 10号线，再到惠新西街南口，换5号线，到北新桥。”

金志垣听完这一串站名，眼睛直了。“换三次？”

“嗯。”

“能不能不换？”

“打车也行，但贵。”

金志垣想了想，没有再说话。

列车进站了。银白色的车身，车门上的玻璃映出她们的脸。安俞真走进去，金秋天坐在她旁边，金志垣站在门边，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站在一起。车厢里人不多，对面坐着一个年轻妈妈，怀里抱着小孩，小孩在睡觉。列车启动，窗外的灯一盏一盏地闪过。

“下一站，七里庄。”安俞真听着广播里的站名，不认识，也不打算记住。她只知道她们在往北开，在离开丰台，在去一个她只在手机地图上见过的地方。

列车到了六里桥。安俞真站起来，“换乘10号线。”她们下车，跟着指示牌走。换乘通道很长，顶上的日光灯一排一排地亮着，墙壁是白色的瓷砖，人很多，脚步声在狭窄的空间里被放大。安俞真走在最前面，步子很快，金秋天跟在后面，金志垣、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一个接一个。她不知道，在她们身后的人群里，有没有人在看她们。她不知道全哥报的那个假地址有没有人上钩。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知道她们在走，在换乘，在去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10号线的站台比9号线宽，人更多。安俞真看了一眼头顶的线路图，红色的一条线，弯弯曲曲的，上面的站名她一个都不认识。她找到了“惠新西街南口”，在东北边，要坐很久。“往外环方向，”她说，“往车道沟方向。”金秋天看着她。 “你确定？”安俞真又看了一眼线路图，犹豫了一秒。“确定。”列车进站了，她们走进去。车厢里很挤，没有座位。安俞真站在门边，手扶着把手，金秋天站在她旁边，金志垣被挤到了中间，李贤瑞站在金志垣旁边，张员瑛靠窗站着，直井怜站在张员瑛旁边。六个人，挤在车厢的一角，像六棵被种在同一个花盆里的植物。

列车在隧道里哐当哐当地跑着。安俞真看着窗外的灯，一盏一盏地闪过，连成一条白色的光带。她不知道现在几点了，不知道全哥那边有没有消息，不知道东四有没有人去。她只知道她们在10号线上，在往北开，在去一个叫惠新西街南口的地方。

列车到了惠新西街南口。安俞真站起来，“换乘5号线。”她们下车。5号线的站台更新一些，顶上的灯更亮，墙上的广告灯箱更大。站台上人不多，稀稀拉拉的几个人站在黄色安全线后面。安俞真看了一眼头顶的线路图，紫色的线，南北

向。她找到了“北新桥”，在南边，坐三站。“往宋家庄方向，”她说，“南边。”金秋天没有问确不确定。她只是站在安俞真旁边，和她一起看着隧道深处。

列车进站了。紫色的车身，车门上的玻璃擦得很干净。安俞真走进去，金秋天坐在她旁边，金志垣站在门边，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站在一起。列车启动，窗外的灯开始闪过。广播响了：“下一站，和平里北街。”安俞真听着那个站名，不知道在哪里。列车继续开。“下一站，和平西桥。”又过了一站。“下一站，北新桥。”安俞真站起来，“到了。”

她们下车了。北新桥站的站台不大，墙壁是白色的，顶上的灯发出暖黄色的光。站台上人不多，有几个背着书包的学生，一个提着菜篮的大妈，一个低头看手机的年轻人。安俞真走在最前面，往出口走。台阶不深，拐了一个弯就到站厅了。站厅也不大，闸机只有几台，没有人排队。安俞真掏出交通卡刷了一下，门开了。她走出去，推开玻璃门——阳光照进来，不算亮，灰蒙蒙的，但比地铁站里亮多了。她走出去，站在门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是凉的，干的，带着一股胡同里特有的、煤炉子和炒菜混合的味道。

金秋天站在她旁边，金志垣、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一个一个地出来。六个人，站在北新桥地铁站的出口，站在一条不宽的街道旁边。街道两边是矮矮的楼房，底商开着各种小店——包子铺、理发店、五金店、一家卖糖炒栗子的。栗子的香味飘过来，混在煤炉子和炒菜的味道里，暖烘烘的。一个老头骑着三轮车从她们面前经过，车斗里装着几棵白菜，颠颠簸簸的。一个年轻妈妈牵着小孩从她们身边走过，小孩在吃糖葫芦，嘴角粘着糖衣。没有人看她们。没有人认识她们。

安俞真站在街边，左右张望了一下。“往哪走？”金秋天问。“随便走走。”安俞真说。

她们往东走。没有目的地，没有导航，没有计划。路不宽，两旁的银杏树叶子掉光了，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空。一家包子铺门口排着队，蒸汽从笼子里冒出来，白花花的。金志垣多看了两眼，咽了咽口水。“刚吃过早饭。”金秋天提醒她。 “我知道。我就是看看。”她们继续走。路过一家理发店，门口转着红蓝白的灯柱，玻璃窗上贴着“烫发染发”四个字，旁边是拼音，金志垣念不出来。路过一家五金店，门口摆着水桶、拖把、扫帚，一个老头坐在门口晒太阳，眯着眼睛，收音机里放着京剧。路过一家小卖部，玻璃柜台上摆着几排泡泡糖，直井怜停下来，看了一会儿，没有买。她不知道那是什么牌子，但她觉得包装很好看。

她们走了大概二十分钟，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红灯，她们停下来。安俞真站在路口，看着对面的路牌。上面的字她一个都不认识，但她觉得那些方方正正的汉字很好看。绿灯亮了，她们过马路。过了马路，是一条更窄的胡同。胡同口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三个字，安俞真用手机查了一下。“北新桥头条。”她念出来，拼音，磕磕绊绊的。“什么叫头条？”金秋天问。“不知道。就是第一条胡同的意思吧。”

她们走进胡同。路更窄了，两边的墙更高了，墙根下停着自行车，窗台上摆着花盆，花盆里是干枯的枝丫。一只白猫蹲在墙头上，看着她们，喵了一声。金秋天抬头看它，它也看金秋天，喵了第二声。“橘子！”金志垣喊了一声。金秋天回头看她。“什么橘子？”“跟咱们酒店楼下那只好像。”“那不是橘子，那是白猫。”金志垣看了看，确实是白的。“哦。” 她们继续走。

胡同很长，弯弯曲曲的，看不到尽头。两边的门都是红色的，有些门开着，能看到里面的院子。院子里有树，有花盆，有晾着的衣服。一个老太太坐在门口择菜，韭菜的叶子堆在地上，她看到她们六个，笑了笑，说了句什么。她们没听懂，也笑了笑，继续走。她们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不知道这条胡同叫什么，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她们只是走着，在一条北京的胡同里，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在没有人认识她们的地方。

金秋天的手机震了一下。她掏出来看，是全哥的消息。“东四那边有人去了。”金秋天的脚步停住了。安俞真回过头看她。 “怎么了？”金秋天把手机递过去。安俞真接过来，看着屏幕上那行字。全哥的消息很短：“东四那边有人去了。三个人。在胡同里转了一上午。我刚收到线报。你们注意安全。”

安俞真的手指攥着手机，攥得指节发白。她知道了。公司里还有别人。那个“星”不止姜某一条线。全哥报了假地址，有人去了。三个人，在东四的胡同里转了一上午。他们在找。她们不在东四，但有人在东四找她们。

她把手机递还给金秋天。金秋天看着她。“还有别人？”安俞真点了点头。金秋天的脸色变了。金志垣也看到了那条消息，她不说话了。李贤瑞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了半张脸。张员瑛的手指攥紧了口袋里的交通卡。直井怜把棒球帽压得更低了。

安俞真站在胡同里，看着前面弯弯曲曲的路。她不知道这条胡同通向哪里，不知道前面有什么，不知道那些去东四的人会不会找到这里。但她知道，她们在这里。在一条北京的胡同里，在一棵光秃秃的槐树下，在一只白猫蹲着的墙根旁边。没有人知道她们在这里。全哥不知道，公司不知道，那些去东四的人更不知道。她转回头，继续走。金秋天跟在后面，金志垣、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一个接一个。

她们走过一棵老槐树，树干很粗，树皮裂开了一道一道的口子。她们走过一扇红色的木门，门上的铜环锈了，推不动。她们走过一个垃圾桶，桶盖上放着一盆枯死的花。她们走了很久，走到胡同的尽头，前面是一条大路，车来车往的。安俞真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身后是长长的胡同，灰色的墙，红色的门，光秃秃的树。没有人跟着她们。没有人从那些门里出来。没有人站在墙根下看她们。她转回头，走上大路。阳光从云层里漏下来，照在她脸上，不算暖，但也不冷了。

她们在北新桥逛了一整个上午。没有去什么景点，没有拍什么照片，就是走。走过胡同，走过大街，走过天桥，走过地下通道。金志垣在一家小店里买了一包山楂糕，分给每个人，酸酸甜甜的，李贤瑞说好吃。直井怜在一家文具店门口停下来，看中了一个笔记本，封面上印着一只熊猫，她犹豫了一下，没有买。张员瑛站在一棵银杏树下，仰头看着光秃秃的枝丫，看了很久。安俞真不知道她在看什么，但也没有问。金秋天把手机里的地图放大又缩小，缩小又放大，她不是在找路，她只是想看看这个城市长什么样。

中午的时候，她们在一家面馆吃了午饭。店面很小，只有六张桌子，墙上贴着菜单，全是中文。安俞真指着图片点了六碗牛肉面。面端上来的时候，热气扑在脸上，汤是棕色的，上面飘着香菜和辣椒油。金志垣尝了一口汤，辣得直吸气，又喝了一口冰水。李贤瑞把香菜挑出来放在桌上，张员瑛把辣椒油推到一边，直井怜把面条绕在筷子上，一小口一小口地吃。安俞真吃着面，看着窗外。窗外是一条不宽的街道，对面是一家裁缝铺，门口挂着一排衣服，风一吹，袖子飘起来，像在招手。一个快递员骑着三轮车从窗前经过，车斗里堆满了纸箱，按着铃铛，叮铃叮铃的。

她拿出手机，给全哥发了一条消息：“我们在北新桥。吃了碗牛肉面。挺好的。”

全哥秒回：“好。东四那边的人走了。转了一上午，什么都没找到。”

安俞真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什么都没找到。他们当然什么都找不到。她们不在东四。她们在北新桥，在一条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胡同旁边，在一家很小的面馆里，吃着牛肉面，看着窗外的裁缝铺和快递员。没有人知道她们在这里。全哥不知道，公司不知道，那些去东四的人更不知道。她把手机放回口袋，继续吃面。面有点凉了，汤也不烫了，但还是很好吃。

她们从面馆出来的时候，阳光比上午亮了一些。金秋天看了一眼手机，下午一点。“回去吗？”她问。安俞真站在路边，看着街对面的裁缝铺。门口的衣服还在飘，袖子一甩一甩的，像在跟谁招手。她看了很久。“再待一会儿。”她说。

她们又走了一会儿。走过一条更窄的胡同，两边墙上的砖缝里长着干枯的草。走过一个社区公园，几个老头在打太极拳，动作很慢，像在水里游。走过一家卖糖葫芦的小摊，金志垣买了两串，一串山楂的，一串草莓的，山楂的酸，草莓的甜，分着吃。直井怜咬了一口草莓的，糖衣碎了，粘在嘴角，她用舌头舔了舔，笑了。安俞真看着她笑，也笑了。

下午三点，她们坐上了回程的地铁。5号线，换10号线，换9号线。车厢里人不多，她们有了座位。安俞真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隧道。灯一盏一盏地闪过，连成一条白色的光带。金秋天坐在她旁边，闭着眼睛，头靠在她的肩膀上。金志垣在翻手机，看上午拍的照片。李贤瑞把围巾解下来，叠好，放在膝盖上。张员瑛看着自己的手指，指甲缝里那两道红印已经彻底看不清了。直井怜把新买的棒球帽摘下来，放在腿上，头发被帽子压得扁扁的，她用手拢了拢。

列车到了丰台东大街站。安俞真站起来，“到了。”她们下车，走出地铁站。阳光已经偏西了，照在银杏树上，把光秃秃的枝丫照成金色。酒店楼下的包子铺关门了，卷帘门上写着营业时间，她们看不懂。那只猫在围墙上，还是老位置，尾巴垂下来，一晃一晃的。金秋天抬头看了它一眼。“橘子，”她说，“我们回来了。”猫没有理她，尾巴还是晃着。

她们走进酒店大堂。前台的大姐看到她们，笑了笑。安俞真也笑了笑，往电梯走。电梯门开了，她们走进去，安俞真按了三楼的按钮。电梯门关上，开始上升。电梯里很安静。金秋天靠在墙上，闭着眼睛。金志垣抱着包，盯着楼层数字看。李贤瑞把围巾重新围上，脖子不红了。张员瑛站在她旁边，低着头。直井怜把棒球帽重新戴上，压得很低。安俞真站在最前面，看着电梯门上的数字。3。门开了。

她们走出电梯，走廊里很安静，地毯是深灰色的，踩上去没有声音。安俞真走到房间门口，掏出房卡，刷了一下，门开了。她推开门，走进去。窗帘是拉着的，房间是暗的。她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了一条缝。窗外是丰台东大街，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照在光秃秃的银杏树上，照在对面小区的围墙上。那只猫还在，尾巴不晃了，缩成一团，像一个灰色的毛球。没有人站在那里。没有银杏树下的阴影，没有路灯照不到的角落，没有站在那里的人。

安俞真把窗帘拉上，坐在床边，脱了鞋，把脚缩到床上。金秋天去洗脸了，水声哗哗的。金志垣把包放在床头柜上，拍了拍。李贤瑞坐在窗边的椅子上，把围巾解下来，叠好，放在膝盖上。张员瑛坐在床上，背靠着床头板，眼睛闭着。直井怜坐在角落里，把棒球帽摘下来，放在腿上。

“明天去哪？”金秋天从浴室出来，脸上还滴着水。

安俞真想了很久。“不知道。随便走走。”

金秋天点了点头，把脸擦干，躺在床上。

金志垣把手机里的照片翻出来，给李贤瑞看。一张是北新桥胡同里的白猫，一张是面馆的牛肉面，一张是糖葫芦摊子，山楂的、草莓的，在阳光下亮晶晶的。李贤瑞看了，说拍得不错。金志垣说那张白猫像橘子，李贤瑞说白猫就是白猫，不是橘子。金志垣说那就是北新桥的橘子，李贤瑞笑了。

张员瑛闭着眼睛，嘴角弯了一下。直井怜把棒球帽放在枕头旁边，躺下来，头发散在枕头上。安俞真把灯关了。

房间里暗下来。窗外，丰台东大街的路灯还亮着，橘黄色的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挤进来，在墙上画出一块长方形的光斑。安俞真躺在床上，眼睛睁着，看着天花板。她在想全哥的消息。东四那边的人走了。转了一上午，什么都没找到。他们当然什么都没找到。她们不在东四。她们在北新桥，在一条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胡同里，在一家很小的面馆里，在裁缝铺和快递员中间。没有人知道她们在那里。全哥不知道，公司不知道，那些去东四的人更不知道。

她翻了个身，面朝墙。墙是白色的，什么都没有。她盯着那面墙，像盯着一个巨大的空白屏幕。她不知道明天要去哪。不知道后天要去哪。不知道还要在北京待多久。但她知道，她们在这里。在丰台，在东大街，在一家没有名字的酒店里，在三楼的一间房间里。没有人知道她们在这里。那些去东四的人不知道，那个叫“星”的人不知道，公司里可能还藏着的人也不知道。她们在这里，活着，吃着牛肉面，逛着胡同，买着山楂糕，看着围墙上的猫。活着。这就够了。

她闭上眼睛，呼吸变得均匀了。窗外，丰台东大街的路灯还亮着，照着光秃秃的银杏树，照着对面小区的围墙。那只猫已经不在了，围墙上面空了。没有人站在那里。没有人知道她们在这里。

三十九、私生饭知道被骗了

东四那边的人转了一上午，什么都没找到。

三个人，从东四地铁站出来的时候是上午九点半。胡同里很安静，阳光从槐树枝丫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画出一块一块的光斑。他们分头走。一个人往南，沿着东四南大街，经过一家一家的商铺——卖布的、卖鞋的、卖茶叶的。他走得很慢，眼睛盯着每一个从身边经过的人。没有。一个穿灰色卫衣的女孩从便利店出来，他心跳快了一拍，走近了才发现是个中学生，背着书包，手里拿着一瓶可乐。他继续走。一个人往北，走进东四六条。胡同很窄，两边的墙很高，墙根下停着自行车，窗台上摆着花盆。他路过一个四合院，门开着，里面一个老太太在择菜。他往里看了一眼，老太太抬起头，用中文说了句“找谁”，他说“不找谁”，转身走了。一个人往西，走到东四西大街，路很宽，车很多，人行道上人来人往。他站在路口，看着每一个过马路的人。没有。没有六个女孩。没有韩语。没有围巾，没有棒球帽，没有断了带子的包。什么都没有。

十一点的时候，三个人在东四地铁站门口碰头了。第一个人说“没有”，第二个人说“没有”，第三个人说“没有”。他们站在地铁站入口，互相看着，谁都没有说话。风从胡同口灌过来，很冷。第一个人把手插进口袋里，掏出手机，打了一行字：“东四没有人。转了一上午，什么都没找到。”消息发到群里。等了三十秒，没有人回复。等了一分钟，还是没有人回复。他把手机收起来，看着另外两个人。“怎么办？”第二个人说“再找找”，第三个人说“找什么，人家根本不在东四”。

沉默。三个人站在东四地铁站门口，像三根被拔出来的钉子，钉在人群里。一个年轻妈妈牵着小孩从他们身边走过，小孩在吃糖葫芦，嘴角粘着糖衣。一个外卖小哥从他们身边跑过去，手里拎着塑料袋，袋子里是米饭和菜。一个老头骑着三轮车从他们面前经过，车斗里装着几棵白菜。没有人看他们。没有人知道他们在找什么。

第一个人又掏出手机，这次是打电话。电话响了三声，接了。他用韩语说：“东四没有。我们找了一上午，没有人。”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说：“知道了。”电话挂了。三个人站在地铁站入口，不知道该走还是该留。最后第一个人说 “走吧”，他们走进地铁站，刷卡，进站，上车。列车门关上的时候，第一个人透过车窗看了一眼东四的天空。灰蒙蒙的，什么都有，什么都没有。他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脑子里一直在转。她们不在东四。全哥报的是东四，但她们不在东四。全哥为什么报一个假的地方？全哥以前从来不报假的地方。全哥每次上报都是真的，酒店、地址、行程，每一次都是真的。这一次是假的。只有一个理由。全哥知道了。全哥知道公司里有内鬼。全哥在试探。他报了东四，她们没去东四，但他们来了。全哥知道了。

他睁开眼睛，看着车窗里自己的倒影。脸色发灰，嘴唇发干。他想起姜某被抓的那天，群里有人说“姜某的号没了”，有人说“警察去他家了”，有人说“他把聊天记录删了但没删干净”。他当时觉得没关系。姜某只是一条线，“星”还有别的线。他就是别的线。他是“星”留在公司里的另一只眼睛。他在安保部工作三年了，从没出过差错。他以为他不会出错。他以为全哥不会发现。他以为报备系统是安全的，全哥不会在地址上做手脚。他错了。全哥报了假地址，他信了。他来了东四，他暴露了。

列车到了他下车的站。他站起来，走出车厢，走上台阶，刷卡出站。他站在地铁站出口，阳光照在他脸上，他没有觉得暖。他拿出手机，打开那个加密聊天软件。窗口里最后一条消息还是他发的：“东四没有人。转了一上午，什么都没找到。” “星”没有回复。他等了很久，手机屏幕暗了又亮，亮了又暗。“星”没有回复。他把手机放进口袋里。他知道了。“星” 不会回复了。“星”知道全哥在试探，“星”知道公司里还有内鬼，“星”知道内鬼会暴露。“星”在等他暴露，然后切断联系。他站在地铁站出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没有人看他。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走进人群里，像一滴水掉进海里。

消息传到首尔的时候，是北京时间十一点，首尔时间十二点。“星”坐在电脑前面，屏幕上是一张北京地图，东四那片被他用红笔圈了出来。他盯着那个红圈看了很久。消息框里那行字像一根刺：“东四没有人。转了一上午，什么都没找到。”他的手指在桌上敲了两下。又敲了两下。然后他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码。电话响了一声就接了。

“东四没有。她们不在东四。”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秒。“你确定？”

“确定。三个人找了一上午，每条胡同都走了。没有。”

“那她们在哪？”

“我不知道。”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这次沉默了很久。“全哥报的是东四。”

“我知道。”

“全哥报的是东四，但她们不在东四。”那个声音重复了一遍，像是在确认什么。“全哥骗了我们。”

“星”没有说话。他的手指在桌上又敲了两下。他看着屏幕上那张北京地图，看着那个被他用红笔圈出来的东四，看着地图上那些密密麻麻的胡同和街道。他不知道她们在哪。他只知道她们不在东四。她们不在全哥报的那个地方。全哥为什么要报一个假的地方？全哥以前从来不报假的地方。全哥每次上报都是真的，酒店、地址、行程，每一次都是真的。这一次是假的。为什么？因为全哥知道了。全哥知道了公司里有内鬼。全哥知道了姜某被抓了。全哥知道了——“星”还有别的线人。

“星”的手指停住了。他看着屏幕上那张地图，看着东四那片密密麻麻的胡同，看着那些她们不在的地方。他的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猎物已经跑掉的、猎手特有的、肌肉的本能抽搐。

“她们知道。”他说。

电话那头没有回答。

“她们知道公司里有内鬼。她们知道姜某被抓了。她们知道还有别人。”他的声音很轻，像是在对自己说。“全哥报假地址，是在试探。他想知道公司里还有没有我们的人。他报了东四，我们去了东四。他知道了。”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很长的呼吸声。“那现在怎么办？”

“星”没有说话。他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天花板是白色的，什么都没有。他看了很久。“等。她们总要回去的。她们总要回家的。她们不可能永远待在北京。”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全哥那边怎么办？”

“星”没有回答。他拿起手机，打开了另一个聊天窗口。窗口的备注名只有一个字：“内。”他打了一行字：“姜某之后，系统里还有谁？”等了很久，没有回复。他把手机放下，看着屏幕上那张北京地图。他想起三天前，他收到消息说她们到了北京，住在亮马河边的铂寓酒店。他想起那天晚上，他站在银杏树下，看着五楼左边第三间的窗户亮了灯。他想起那天晚上，他以为她们会在那里待很久。他想起那天晚上，他以为他可以等。他没有等到。她们走了。她们从另一条路走了，去了一个他不知道的地方。全哥报了一个假地址，他在东四找了一上午，什么都没有找到。他不知道她们在哪。他只知道她们不在东四。他只知道全哥知道了。他只知道公司里的内鬼不止姜某一个，但全哥知道还有别人。全哥会查。全哥会告诉理事，理事会查。公司会查。每一个人的手机，每一个人的电脑，每一个人的通话记录，全都会被翻出来。

“星”看着屏幕上那张地图，看着那个被他用红笔圈出来的东四，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她们不在的胡同。他把地图关了。

“内”的回复来了，只有两个字：“没有。姜某是最后一个。”

“星”看着这行字，看了很久。他知道这不是真的。他知道“内”在骗他。他知道公司里还有别人，但那个人不会再上线了。那个人看到了姜某的下场，那个人删掉了所有的聊天记录，那个人不会再回他的消息了。他把聊天窗口关了。

消息传到Starship Entertainment理事办公室的时候，是首尔时间下午一点。理事正在吃午饭，盒饭，泡菜汤和米饭。手机响了，是全哥。他接起来，嘴里还嚼着泡菜。

“理事，我报了一个假地址。”

理事的筷子停在半空。“什么？”

“IVE在北京。她们要出门。我报了假地址。东四。她们没去东四。但有人去了。三个人，在东四转了一上午。”

理事把筷子放下了。他看着桌上的盒饭，泡菜汤已经凉了，米饭还剩一半。他没有胃口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找人盯的。东四那边有我认识的人。他告诉我，有人在东四转了一上午，在找什么。”

理事没有说话。他知道了。全哥报假地址，有人去了。公司里还有内鬼。姜某不是最后一个。还有别人。

“全哥，”他的声音很沉，“你确定？”

“确定。理事，公司里还有内鬼。”

理事闭上眼睛。他想起三天前，警察从姜某家里搜出那些聊天记录的时候，他以为这件事结束了。他以为“星”只有姜某一条线。他以为把姜某抓了，就安全了。他以为。他错了。

“你回来。”理事说，“你马上回公司。”

“理事，我在北京——”

“你回来。让别的人在北京看着她们。你回来。我要你当面跟我说。现在。”

电话挂了。全哥看着手机屏幕，看了很久。他站在丰台东大街的酒店房间里，窗帘拉着一半，阳光照在地毯上。他该回去了。他给安俞真发了一条消息：“公司有事，我回一趟首尔。你们在北京，注意安全。有什么事打这个电话。”他留了一个号码，是他在北京认识的一个朋友，信得过的。他把手机放进口袋，开始收拾行李。一个背包，几件衣服，护照，钱包。够了。

理事把盒饭推到一边，拿起桌上的电话。“叫安保部长来。现在。”电话那头的人听出了他声音里的东西，没有问为什么，说“好”，挂了。理事坐在办公桌前，手指在桌上敲了两下。又敲了两下。他想起三天前，全哥在电话里说——“公司里有人给他们报信。”他想起自己说——“我来查。”他查到了姜某，姜某被抓了，他以为结束了。他以为。他错了。

安保部长到的时候，理事正站在窗前，看着楼下。公司门口有几个记者，举着相机，不知道在等谁。他把窗帘拉上了。

“理事？”安保部长的声音带着问号。

理事转过身来。“公司里还有内鬼。”

安保部长的脸色变了。“什么？”

“IVE在北京。全哥报了假地址。有人去了。三个人，在东四转了一上午。全哥没有告诉任何人她们去了哪，除了系统里的报备。有人从系统里看到了那个地址，去了。姜某不是最后一个。”

安保部长没有说话。他的脸色从白变灰，从灰变白。他看着理事，理事看着他。

“查。”理事说，“现在。所有人的手机，所有人的电脑，所有人的通话记录。每一个能接触到艺人行程的人。从我开始。”

安保部长点了点头，转身走了。理事站在办公室里，看着那扇关上的门。他的手指在桌上敲了两下。又敲了两下。他想起姜某被抓的那天，警察从他家里搜出那些聊天记录的时候，他以为结束了。他以为只有姜某一个人。他以为把姜某抓了，那些私生饭就找不到她们了。他以为。他错了。

安保部长的动作很快。下午两点，他带着两个人，进了安保部的办公室。办公室不大，六张工位，三台电脑，一个文件柜。姜某的工位已经空了，电脑被搬走了，椅子上什么都没有。其他五个人都在，有人在看手机，有人在喝水，有人在翻文件。安保部长站在门口，看着他们。

“所有人，手机放桌上。电脑打开。通话记录调出来。”

办公室里安静了。没有人说话。第一个人把手机放在桌上，是一个年轻女孩，手指在发抖。第二个人也放了，是个中年男人，脸色平静。第三个人放了，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低着头。第四个人放了，是个短发女人，面无表情。第五个人放在

桌上的时候，手指没有抖，脸色没有变，什么都没有。他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朝下。安保部长走过去，把他的手机翻过来。屏幕亮着，是一个聊天软件的界面，对话窗口是空的，什么都没有。但他看到了窗口的备注名。只有一个字： “星。”

安保部长的手指停住了。他抬起头，看着那个人。那个人也看着他。没有躲，没有慌，什么都没有。只是看着他。

“你叫什么？”

“金敏秀。”

“金敏秀，你跟我来。”

金敏秀站起来，跟着安保部长走出办公室。走廊里很安静，地毯是深灰色的，踩上去没有声音。他们走到理事办公室门口，安保部长敲了门。

“进来。”

门开了。理事站在窗边，背对着他们。他转过身来，看到了金敏秀。他的脸色没有变，但他的手指在桌上敲了一下。

“理事，金敏秀。安保部第三小组。姜某的同事。”

理事看着金敏秀。“你的手机里，有一个聊天窗口，备注名是‘星’。”

金敏秀没有说话。

“什么时候开始的？”

金敏秀还是没有说话。

理事看着他，看了很久。“你知道姜某被判了几年吗？”

金敏秀的嘴唇动了一下。他没有说话。

“两年。实刑。他是从犯，只是卖地址。你呢？你卖了什么？你卖了她们在北京的地址？你卖了亮马河？你卖了天安门？你卖了全哥报的东四？”

金敏秀的手指在口袋里攥紧了。他的脸还是白的，没有变。但他的手指在抖。

“理事，”他的声音很轻，“我没有卖地址。我只是告诉他们，全哥报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姜某卖地址，我不卖地址。我只是告诉他们——‘这个地址是真的’、‘这个地址是假的’。”他停了一下，“这一次，我说了‘真的’。全哥报的是东四，我说是真的。我信了。”

理事看着他。“你信了。”

“我信了。”

理事没有说话。他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开了一条缝。楼下那几个记者还在，举着相机，等着。他把窗帘拉上了。

“金敏秀，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

金敏秀没有说话。

“你告诉私生饭，全哥报的地址是真的。他们去了东四。她们不在东四，但她们本来应该在东四的。如果全哥没有报假地址，如果全哥没有提前知道公司里有内鬼，如果全哥没有试探——她们就在东四。她们会在东四的胡同里，会被那些人找到。”理事转过身来，看着金敏秀。“你差点害了她们。”

金敏秀的脸终于变了。不是那种害怕的白，是那种——终于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的白。他的嘴唇在抖，手指在抖，整个人在抖。

“理事，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什么？你不知道姜某被抓了？你不知道私生饭在跟踪她们？你不知道她们在北京躲着？你不知道？”

金敏秀没有说话。他站在理事办公室里，像一棵被雷劈过的树。外面还是好好的，里面已经焦了。

理事拿起桌上的电话。“警察局吗？Starship Entertainment。我们抓到了另一个内鬼。安保部的。对，就是姜某的同事。你们过来吧。”

电话挂了。理事看着金敏秀。“坐吧。”金敏秀没有坐。他站在办公桌前面，低着头。

全哥到仁川机场的时候，是首尔时间下午四点。他没有托运行李，背着一个背包就出了海关。他上了一辆出租车，说了公司的地址。司机发动了车，车子驶上机场高速。路两边的树光秃秃的，天空灰蒙蒙的。全哥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他在想安俞真，在想金秋天，在想金志垣，在想李贤瑞，在想张员瑛，在想直井怜。她们在北京，在北新桥，在一条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胡同里。他不知道她们现在在干什么。也许在吃面，也许在逛胡同，也许在看墙头上的猫。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她们安全。她们不在东四。没有人知道她们在哪里。

出租车到了公司门口。全哥付了车费，推门下车。那几个记者还在门口，举着相机，看到他，按了几下快门。他没有理他们。他推开玻璃门，走进大堂，上了电梯，按了理事办公室的楼层。电梯门开了，他走出去，走廊里很安静，地毯是深灰色的，踩上去没有声音。他走到理事办公室门口，敲了门。

“进来。”

全哥推开门。理事站在窗边，背对着他。办公桌前面站着一个人，低着头，看不清脸。全哥认出了那件衣服——安保部的制服。他的心跳快了一拍。

“理事。”

理事转过身来。“全哥，你回来了。”

“回来了。”

理事指了指那个人。“金敏秀。安保部的。姜某的同事。他负责确认报备地址的真假。这次他确认了东四是真的。他没有卖地址，他只是告诉‘星’——真的。”

全哥看着金敏秀。金敏秀没有抬头。他的手指在发抖，整个人在发抖。全哥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他转回头，看着理事。

“理事，他——”

“警察马上到。”

全哥点了点头。他没有再说话。他站在理事办公室里，站在金敏秀旁边，站在窗前。窗帘拉着一半，阳光照在地毯上。他在想安俞真。安俞真打电话给他的时候，声音在抖，但她说的话很清楚——“全哥，公司里有人给他们报信。”她说对了。有人在报信。姜某卖地址，金敏秀确认真假。两个人，两条线，都藏在公司里，都藏在她们身边。他不知道还有没有别人。他不知道“星”还有没有别的眼睛。他只知道，他报了假地址，她们安全了。她们在北京，在北新桥，在一条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胡同里，在裁缝铺和快递员中间，在墙头上的猫旁边。她们安全了。

楼下传来警笛声。全哥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了一条缝。一辆警车停在公司门口，两个警察从车里走出来，进了大堂。他把窗帘拉上了。

“理事，我回北京了。”

理事看着他。“这么快？”

“她们在北京，我得回去。”

理事点了点头。“去吧。这边的事，我来处理。”

全哥弯腰拿起包，走到门口，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金敏秀还站在办公桌前面，低着头。理事站在窗边，背对着他。阳光照在地毯上，照在那个人的影子上。

“理事，”全哥说，“她们在北京，挺好的。今天去了北新桥。吃了牛肉面。逛了胡同。看了墙头上的猫。她们挺好的。”

理事没有说话。全哥推开门，走了出去。走廊里很安静，地毯是深灰色的，踩上去没有声音。他走到电梯口，按了向下的按钮。电梯门开了，他走进去，按了一楼的按钮。电梯门关上，开始下降。他看着电梯门上的数字，3，2，1。门开了。他走出去，穿过大堂。那几个记者还在门口，举着相机。他没有看他们。他推开玻璃门，冷风扑面而来，他没有缩脖子。他上了一辆出租车，说了仁川机场。司机发动了车。车子驶出公司大门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那栋楼还在那里，灰色的，方方正正的，窗户一格一格的。他想起金敏秀发抖的手，想起姜某被警察带走的那天，想起安俞真在电话里的声音。他转回头，看着前面的路。路很长，很直，通向机场，通向北京，通向她们。他在手机上打了一行字，发给安俞真：“我回来了。明天到北京。”安俞真秒回了一个字：“好。”

四十，经纪人全哥来到了北京

全哥到北京的时候，是第二天上午十点。

安俞真是被手机闹钟叫醒的。她迷迷糊糊地摸到手机，屏幕上是全哥的消息：“我到大堂了。”她从床上弹起来，

头发乱糟糟的，眼睛还没睁开，人已经往门口跑了。金秋天被她撞醒了，迷迷糊糊地问“怎么了”，安俞真没回

答。她拉开门，光着脚踩在走廊的地毯上，跑到电梯口，按了向下的按钮。电梯太慢了，她等不及，转身推开消

防通道的门，跑下楼梯。

三楼。二楼。一楼。

她推开消防通道的门，冲进大堂。全哥站在前台旁边，背着一个黑色的双肩包，穿着一件灰色的冲锋衣，头发比

走之前更短了，眼睛下面的黑眼圈更重了。他正跟前台的大姐说谢谢，转过头来，看到了安俞真。她站在消防通

道门口，光着脚，头发乱得像鸟窝，睡衣的袖子一只卷到胳膊肘，一只掉到手背。全哥看着她，她看着他。

“全哥。”她的声音在发抖。

“回来了。”全哥说。

安俞真站在原地，嘴唇动了一下，什么都没说出来。她站在原地，光脚踩在冰凉的地砖上，不觉得冷。她站在原

地，看着全哥。全哥把背包从肩上卸下来，放在地上，走到她面前。他没有抱她，只是站在她面前，像以前一样。

“上去吧，脚凉。”他说。

安俞真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脚，脚趾头红红的。她缩了缩脚趾，点了点头，转身走回消防通道。全哥拎起背包，

跟在后面。他们走上楼梯，脚步声在空旷的楼梯间里回荡，哒，哒，哒，一前一后，像很久以前在首尔的时候，

全哥送她们回宿舍，走在后面的脚步声。

三楼到了。安俞真推开门，走廊里很安静。她走到房间门口，门开着，金秋天站在门口，金志垣站在她后面，李

贤瑞、张员瑛、直井怜都站在房间里，看着门口。安俞真走进去，全哥跟在后面。六个人站在房间里，看着全哥。

全哥站在门口，看着她们。

“全哥！”金志垣第一个叫出来。她冲过去，差点撞到全哥身上，在最后一秒停住了。全哥笑了笑，拍了拍她的

肩膀。金秋天走过去，站在全哥面前，想说什么，没说出来，眼圈红了。李贤瑞站在床边，攥着围巾，手指在发

抖。张员瑛站在窗边，看着全哥，嘴角弯了一下。直井怜从角落里走出来，棒球帽压得很低，但她的眼睛是亮的。

“全哥，你查到了？”金秋天的声音很轻。

全哥点了点头。“查到了。还有一个人。安保部的，姓金。姜某的同事。他不卖地址，他负责确认报备地址的真

假。我报了东四，他说是真的。他们去了东四。”

房间里很安静。安俞真站在床边，光脚踩在地毯上，脚趾头还是红的。她看着全哥，全哥看着她。

“他们现在呢？”金秋天问。

“抓了。警察带走的。”全哥把背包放在地上，拉了一把椅子坐下来。“理事把安保部全部查了一遍。所有人的

手机、电脑、通话记录。只有这两个人。姜某和金某。没有别人了。”

金志垣站在全哥旁边，抱着断了带子的包。“确定？”

“确定。理事亲自盯着查的。每一个人的每一份记录。没有别人了。”

金志垣没有说话。她抱着包，手指攥着包带，攥得指节发白。金秋天走到她旁边，把她的手从包带上掰开，握在

自己手心里。李贤瑞把围巾从脖子上解下来，又围上去，又解下来。张员瑛坐在床上，背靠着床头板，眼睛闭着。

直井怜把棒球帽摘下来，放在膝盖上。

安俞真站在窗边，把窗帘拉开了一条缝。外面是丰台东大街，阳光照在光秃秃的银杏树上，照在对面小区的围墙

上。那只猫不在，围墙上面空了。她看着那条空荡荡的围墙，看了很久。

“全哥，”她说，“北京还有私生饭吗？”

全哥沉默了一会儿。“有。从首尔来的，从中国各地来的。原来在亮马河边的那批人，大部分被警察抓了。但不

是全部。还有人在北京。他们知道你们在北京，知道你们没有走。他们还在找。”

安俞真的手指攥着窗帘的边缘。“他们知道我们在丰台吗？”

“不知道。我报假地址的时候，他们信了。他们以为你们在东四。他们在东四找了一上午，什么都没找到。他们

不知道你们在丰台。”

安俞真转过身来，看着全哥。全哥坐在椅子上，背挺得很直，眼睛很亮。

“但他们还在找。”金秋天的声音很轻。“他们会找到这里的。”

全哥没有说话。他知道。他们还在找。那些人从首尔跟到北京，从亮马河跟到天安门，从酒店跟到地铁站。他们

不会放弃。他们不会因为被抓了几个人就放弃。他们不会因为找不到就放弃。他们还在找。

安俞真站在窗边，看着全哥，看着金秋天，看着金志垣，看着李贤瑞，看着张员瑛，看着直井怜。她们都看着她。

“我们不能再躲了。”安俞真说。

金秋天看着她。“那怎么办？”

安俞真没有说话。她想了很久。她在想亮马河边的银杏树，在想天安门城楼上的风，在想北新桥胡同里的白猫，

在想东四那片她们没去过的胡同。她在想那些人。那些人还在找。那些人还在北京。那些人还在等她们出来。她

不想再躲了。她不想再藏在酒店房间里，拉着窗帘，开着电视，吃着外卖。她不想再看到金秋天眼圈红红的样子，

不想再看到金志垣抱着断了带子的包发抖，不想再看到李贤瑞把围巾解下来又围上去，不想再看到张员瑛闭着眼

睛不说话，不想再看到直井怜把棒球帽压得低低的。她不想再躲了。

“把他们引出来。”安俞真说。

全哥看着她。“怎么引？”

“我们去王府井。人多的地方。他们一定会来。你报警。等他们来了，警察抓。”

房间里很安静。全哥看着安俞真，安俞真看着全哥。

“你确定？”全哥问。

安俞真没有回答。她看着金秋天，金秋天看着她。“我跟你去。”金秋天说。她看着金志垣，金志垣把包背上，

拍了拍。“我也去。”她看着李贤瑞，李贤瑞把围巾围好，打了个结。“我也去。”她看着张员瑛，张员瑛睁开

眼睛，从床上站起来。“我也去。”她看着直井怜，直井怜把棒球帽戴上，压得低低的。“我也去。”

安俞真转回头，看着全哥。“确定。”

全哥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电话响了两声，接了。“喂，是我。IVE要去王府井。对，

今天下午。你帮我联系东城分局的人。对，王府井那边。让他们在附近等着。等私生饭出现，就抓。”电话那头

说了几句什么。全哥点了点头。“好。我等你消息。”

他挂了电话，看着她们。“三点。王府井。东城分局的人会在那边等着。你们去逛你们的。他们会跟着。等私生

饭出现，他们会处理。”

安俞真点了点头。她看着窗外，阳光照在银杏树上，照在围墙上。那只猫又回来了，蹲在墙头，尾巴垂下来，一

晃一晃的。她看着那只猫，看了很久。

下午两点半，她们出门了。六个人，六个背包，六张交通卡。全哥走在最前面，安俞真跟在后面，金秋天、金志

垣、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一个接一个。她们走出酒店大门的时候，阳光比上午更亮了一些，照在银杏树上，

把光秃秃的枝丫照成金色。全哥站在门口，左右张望了一下。没有人。他往地铁站走，步子不快不慢，像每一个

普通的、去坐地铁的人。安俞真走在他旁边，金秋天走在安俞真旁边，金志垣、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跟在后

面。

地铁站入口到了。灰色的立柱，蓝色的圆形标志，下面写着“丰台东大街站”。全哥走下台阶，安俞真跟在后面。

站厅不大，人不多。安检机嗡嗡地响着，全哥把包放上去，安检员看了一眼，挥了挥手。安俞真、金秋天、金志

垣、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一个一个地过。七个人站在闸机前面，全哥掏出交通卡刷了一下，门开了。安俞真

跟在他后面，一个一个地刷卡，一个一个地过。他们往站台走。

9号线的站台在负二层。全哥站在黄色安全线后面，安俞真站在他旁边。金秋天站在安俞真旁边，金志垣、李贤

瑞、张员瑛、直井怜站在后面。隧道里有风涌出来，越来越强，带着地铁特有的味道。广播响了：“开往国家图

书馆方向的列车即将进站，请乘客们站在黄色安全线以内候车。”列车进站了，银白色的车身。门开了，全哥走

进去，安俞真跟在后面。七个人，挤在车厢的一角。

列车启动了。窗外的灯一盏一盏地闪过。全哥站在门边，手扶着把手。安俞真站在他旁边，金秋天站在她旁边。

没有人说话。列车到了六里桥，他们下车，换乘10号线。换乘通道里人很多，全哥走在最前面，步子很快。

安俞真跟在后面，金秋天、金志垣、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一个接一个。10号线的站台上人更多，全哥看

了一眼线路图，找到了“王府井”。1号线，建国门换乘。他带着她们上了10号线，坐到建国门，换乘1

号线。

1号线的站台很旧，顶上的灯没那么亮，墙上的白色瓷砖发黄了，有些地方裂了缝。金志垣站在站台上，看着那

些裂缝。“又是这条线。”她说。全哥没有回答。他站在黄色安全线后面，看着隧道深处。列车进站了，老旧的

绿皮车，车门上的玻璃擦得不太干净。门开了，他们走进去。车厢里人不多，有几个空座位。全哥没有坐，站在

门边。安俞真站在他旁边，金秋天、金志垣、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站在一起。列车启动了，窗外的灯一盏一

盏地闪过。广播响了：“下一站，王府井。”

全哥直起身来。“到了。”

他们下车了。王府井站的站台很新，顶上的灯很亮，墙上的广告灯箱很大。出站的人很多，安俞真被人群推着往

前走。全哥走在最前面，她跟在后面。台阶很长，拐了一个弯，又拐了一个弯。台阶的尽头是闸机，全哥刷卡出

去，安俞真跟在后面。七个人站在王府井地铁站的出口，阳光照进来，刺得她眯起眼睛。她走出去，站在门口，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王府井。人很多。多到她的眼睛装不下。操着各种口音中文的游客，举着小旗子的导游，牵着孩子的父母，背着

背包的外国人。小贩在卖冰糖葫芦，路边有人在吹糖人，一个老头在地上写字，毛笔蘸着水，在灰色的地砖上写

下一行一行的汉字。全哥站在她旁边，左右张望了一下。他不知道那些私生饭在哪里，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来，不

知道他们是不是已经在人群里了。他只知道，东城分局的人在这附近。他只知道，如果私生饭来了，他们跑不掉。

“走吧。”全哥说。

她们往王府井大街走。路很宽，两边的商铺一个挨着一个，招牌上的字很大，红色的、金色的、蓝色的。安俞真

走在最前面，全哥跟在后面，金秋天、金志垣、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一个接一个。她们走得很慢，像每一个

普通的、来逛街的游客。金志垣在一家卖糖葫芦的摊子前停下来，买了一串山楂的，咬了一口，酸得眯起眼睛。

李贤瑞在一家卖丝绸的店门口停下来，摸了摸围巾，没有买。张员瑛站在一棵银杏树下，仰头看着光秃秃的枝丫。

直井怜把棒球帽压得低低的，看着来来往往的人。

她们不知道，在她们身后五十米的地方，有一个人正跟着她们。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冲锋衣，戴着毛线帽，手里拿

着一杯咖啡。他从亮马河就开始跟了，跟到天安门，跟到丰台，跟丢了。他在北京找了三天，找遍了朝阳、海淀、

东城、西城。他以为找不到她们了。他以为她们已经离开北京了。他以为全哥报假地址的那天，他就永远找不到

她们了。但他没有放弃。他还在找。今天，他在王府井。他在这里等一个线人的消息，他抬起头，看到了她们。

六个女孩，从王府井地铁站走出来，走在王府井大街上，走在他前面五十米的地方。他的手开始发抖，咖啡洒出

来，烫到手指，他没有感觉到。他放下咖啡杯，拿出手机，打了一行字：“王府井。她们在王府井。六个人。全

哥也在。”消息发到群里。他等了三秒，群里有人回了一句：“我们来了。”

他跟着她们。保持着五十米的距离，不远不近。他不知道她们会去哪，不知道她们要干什么，不知道她们为什么

来王府井。他只知道，她们在这里。他只知道，他等了三天，终于等到了。他不知道的是，在她们前面，在王府

井大街的尽头，在王府井教堂前面的广场上，东城分局的便衣警察已经等了一个小时。他们不知道要抓谁，只知

道今天下午，有人在王府井跟踪六个韩国女孩。他们会跟着，等跟踪的人出现，就抓。

安俞真走在王府井大街上，阳光照在她脸上，不算暖，但也不冷了。她不知道后面有人在跟着她。她不知道前面

有警察在等她。她只知道，她在王府井，在一条很宽的路上，在很多人中间。金秋天走在她旁边，金志垣在吃糖

葫芦，李贤瑞在看围巾，张员瑛在看银杏树，直井怜在看人群。全哥走在最后面，手插在口袋里，步子很稳。他

看到了那个人。那个穿黑色冲锋衣的男人，从地铁站就开始跟了，一直跟到现在。他没有回头，没有告诉安俞真。

他只是继续走，步子不快不慢，像每一个普通的、在逛街的人。

王府井大街走到尽头，是王府井教堂。灰色的砖墙，白色的窗户，尖尖的顶，在灰蒙蒙的天空下立着。教堂前面

的广场不大，有几只鸽子在地上走来走去。一个老头在喂鸽子，手里攥着玉米粒，撒在地上，鸽子围过来，咕咕

地叫。安俞真站在教堂前面，仰头看着那个尖尖的顶。金秋天站在她旁边，也仰着头。金志垣把糖葫芦的棍子扔

进垃圾桶，李贤瑞把围巾围好，张员瑛站在她们后面，直井怜站在张员瑛旁边。

那个穿黑色冲锋衣的男人也到了。他站在广场的另一端，看着她们。他不知道，在他身后十米的地方，有两个便

衣警察正看着他。他不知道，在他左边二十米的地方，还有三个便衣警察。他不知道，在他右边十五米的地方，

还有两个。他不知道，整个王府井教堂的广场，已经被东城分局的人围住了。他只知道，她们在那里。他只知道，

他要跟上去。他迈开步子，往她们那边走。

安俞真转过身来，看到了他。那个穿黑色冲锋衣的男人，正朝她们走过来。不是跑，是走。很快的走，步子很大，

胳膊甩得很开，眼睛一直盯着她们。安俞真的心跳漏了一拍。她没有跑。她站在原地，看着那个人走过来。金秋

天也看到了，金志垣也看到了，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都看到了。她们没有跑。她们站在王府井教堂前面，站

在鸽子中间，站在阳光下面，看着那个人走过来。

那个人走到离她们十米远的地方，停住了。他看到她们看着他，没有跑，没有躲，没有尖叫。她们只是看着他，

站在教堂前面，阳光照在她们脸上。他愣住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该跟上去的，但他动不了。他该拍照的，

但他举不起手机。他该跑掉的，但他的腿不听使唤。他站在那里，像一棵被雷劈过的树。

然后他听到身后有人喊：“警察！别动！”

他的手被人从背后抓住，拧到身后。膝盖被人踢了一脚，他跪在地上。脸贴着冰凉的地砖，他看到鸽子从地上飞

起来，翅膀扑棱扑棱的，白色的羽毛在阳光下闪了一下。他听到有人在喊“别动”，有人在喊“手铐”，有人在

喊“通知队里”。他的脸贴着地砖，很凉，他看到安俞真的鞋站在前面十米的地方，白色的运动鞋，鞋带系得很

紧。她没有走过来，没有看他，只是站在那里，站在教堂前面，站在鸽子中间，站在阳光下面。

全哥走过来，站在警察旁边。他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那个人，然后转回头，看着安俞真。“没事了。”他说。安

俞真没有回答。她站在原地，看着那个人被警察拉起来，手铐铐在身后，低着头，被带走了。他的黑色冲锋衣上

沾了灰，帽子掉了，头发乱糟糟的。他经过她身边的时候，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她没有躲。她看着他，他也看着

她。他没有说话，她也没有说话。他被人推着走了，消失在人群里。

广场上又安静了。鸽子飞回来，落在地上，咕咕地叫。老头还在喂鸽子，玉米粒撒在地上，鸽子围过来。没有人

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没有人知道那个被带走的人是谁。没有人知道那六个站在教堂前面的女孩是谁。他们只是

王府井大街上普通的游客，站在教堂前面，看着鸽子，晒着太阳。

全哥的手机响了。他接起来，听了两秒，说“好”，挂了。他看着安俞真。“王府井这边还有两个。在东四那边

转了一上午，刚过来。也抓了。三个人，全部抓到了。”

安俞真点了点头。她站在教堂前面，阳光照在她脸上，很暖。金秋天走过来，站在她旁边。金志垣、李贤瑞、张

员瑛、直井怜都走过来。七个人，站在王府井教堂前面，站在鸽子中间，站在北京的阳光里。

“走吧，”全哥说，“回去了。”

她们往回走。走过王府井大街，走过那些招牌很大的商铺，走过卖糖葫芦的摊子，走过吹糖人的小贩。金志垣又

买了一串糖葫芦，这次是草莓的，分给李贤瑞一颗，分给张员瑛一颗，分给直井怜一颗，分给金秋天一颗，分给

安俞真一颗，分给全哥一颗。全哥接过来，咬了一口，甜的。她们走进地铁站，刷卡，进站，上车。9号线，换

10号线，换9号线。车厢里人不多，她们有了座位。安俞真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隧道。灯一盏一盏

地闪过，连成一条白色的光带。金秋天坐在她旁边，头靠在她的肩膀上。金志垣抱着包，闭着眼睛。李贤瑞把围

巾解下来，叠好，放在膝盖上。张员瑛看着自己的手指，指甲缝里干干净净的。直井怜把棒球帽摘下来，放在腿

上，头发被帽子压得扁扁的，她用手拢了拢。全哥站在门边，手扶着把手，看着她们。

列车到了丰台东大街站。安俞真站起来，“到了。”她们下车，走出地铁站。阳光已经偏西了，照在银杏树上，

把光秃秃的枝丫照成金色。酒店楼下的包子铺关门了，卷帘门上写着营业时间，她们还是看不懂。那只猫在围墙

上，还是老位置，尾巴垂下来，一晃一晃的。金秋天抬头看了它一眼。“橘子，”她说，“我们回来了。”猫看

了她一眼，喵了一声。金秋天笑了。

她们走进酒店大堂。前台的大姐看到她们，笑了笑。安俞真也笑了笑，往电梯走。电梯门开了，她们走进去，安

俞真按了三楼的按钮。全哥站在最后面，背包背在肩上。电梯门关上，开始上升。电梯里很安静。金秋天靠在墙

上，闭着眼睛。金志垣抱着包，盯着楼层数字看。李贤瑞把围巾重新围上，脖子不红了。张员瑛站在她旁边，低

着头。直井怜把棒球帽重新戴上，压得很低。安俞真站在最前面，看着电梯门上的数字。3。门开了。

她们走出电梯，走廊里很安静，地毯是深灰色的，踩上去没有声音。安俞真走到房间门口，掏出房卡，刷了一下，

门开了。她推开门，走进去。窗帘是拉着的，房间是暗的。她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了一条缝。窗外是丰台东大

街，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照在光秃秃的银杏树上，照在对面小区的围墙上。那只猫还在，尾巴不晃了，缩成

一团，像一个灰色的毛球。没有人站在那里。没有银杏树下的阴影，没有路灯照不到的角落，没有站在那里的人。

全哥站在门口，看着她们。

“我住隔壁，”他说，“有事叫我。”

安俞真点了点头。全哥转身走了。走廊里很安静，他的脚步声越来越远，然后是一扇门开的声音，又关上。安俞

真站在窗边，看着窗外。路灯亮着，银杏树站着，猫蹲着。她想起王府井教堂前面的那个人，跪在地上，脸贴着

地砖，鸽子从地上飞起来，翅膀扑棱扑棱的。她想起他抬起头看她的那一眼，没有恨，没有怒，什么都没有。她

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她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跟着她们。她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叫什么名字，在北京等了多久。她什

么都不知道。她只知道，他被抓了。她只知道，明天太阳还会升起来，丰台东大街的银杏树还是光秃秃的，围墙

上的猫还会来。她只知道，她们在这里，活着，安全着。她转身离开窗户，走到床边，坐了下来。

四十一，肃清私生

全哥站在窗边，手机响了。他接起来，听了几句，脸色变了。他走到门口，拉开门，走廊里很安静。他敲了隔壁

房间的门。安俞真来开门的时候，头发还是湿的，刚洗完澡。

“怎么了？”她问。

全哥把手机递给她。“东城分局的电话。他们审完了。”

安俞真接过手机，放在耳边。电话那头是一个陌生的声音，中文，旁边有人翻译成韩语，一句一句地传过来。安

俞真听着，没有说话。她的手指攥着手机，攥得指节发白。金秋天从浴室出来，看到她站在门口，脸色发白，走

过来。安俞真把手机还给全哥，转身走进房间，坐在床边。

金秋天跟过来。“怎么了？”

安俞真抬起头，看着她。“他们全说了。从首尔开始。医院、杨平、北京、亮马河、天安门。全部。他们把‘星’

供出来了。‘星’在首尔，是一个中国人，长期住在韩国。他建了那个加密群聊，组织私生饭跟踪我们。姜某和金

某，都是他的下线。他们把公司里的事也说了。”

金秋天坐在她旁边，握着她的手。

安俞真的声音很轻，像在说一件很久以前的事。“中国警方联系了韩国警方。笔录传过去了。韩国警方已经立

案。”

房间里很安静。金志垣坐在床上，抱着包，手指攥着包带。李贤瑞站在窗边，把围巾解下来，又围上去。张员瑛

坐在椅子上，低着头。直井怜站在角落里，棒球帽压得很低。全哥站在门口，看着她们。

“还有一件事，”他说，“韩国警方查到‘星’的真实身份了。姓林，中国籍，长期居住在首尔，在韩国留学后留

在那里打工。他没有固定的工作，专门靠跟踪私生饭赚钱。他的手机里有大量的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照片和视

频。全部被警方调取了。”

全哥停了停。“他还供出了一个人。starship娱乐公司高层，理事身边的人。负责艺人海外行程协调的。

姓郑，部长级别。”

安俞真的手指攥紧了床单。“郑部长？”

“对。他从两年前就开始给‘星’提供信息。艺人的行程、住址、航班、酒店，全部。他收了‘星’的钱，虚拟币，

转到海外账户。中国警方查到转账记录，韩国警方顺着查到了他。”

房间里没有人说话。安俞真想起两年前。两年前，她们刚出道。两年前，她们在首尔、在日本、在美国、在欧洲，

每一次行程，每一次换酒店，每一次换城市，都有人在背后看着她们。她以为那是运气不好，以为那是私生饭太

厉害，以为那是她们没有藏好。她不知道，那是一个人，坐在公司的高层办公室里，每个月拿着工资，每天喝着

咖啡，每周开着会，笑着跟她们说“辛苦了”“加油”“注意安全”。然后转头打开电脑，把她们的行踪卖出去。

金秋天的眼圈红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全哥没有回答。他站在门口，看着她们，沉默了很久。“钱。‘星’给他的钱，够他在首尔买一套公寓。”

金志垣把包带攥断了。线头崩开，珠子滚到地上，嗒嗒嗒地弹了几下，滚到床底下。她没有去捡。李贤瑞把围巾

从脖子上扯下来，扔在床上，又捡起来，叠好，放在枕头旁边。张员瑛坐在椅子上，看着自己的手指，指甲缝里

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直井怜把棒球帽摘下来，放在膝盖上，低着头。

安俞真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了一条缝。窗外是丰台东大街，路灯亮了，照在光秃秃的银杏树上，照在

对面小区的围墙上。那只猫不在，围墙上面空了。她看着那条空荡荡的围墙，看了很久。“他自首了吗？”她问。

全哥摇了摇头。“警方去他家的时候，他不在。他跑了。”

安俞真没有说话。她站在窗边，看着外面。路灯亮着，银杏树站着，围墙空着。她想起郑部长。她见过他几次。

在公司走廊里，在会议室门口，在电梯里。他总是笑着，很和蔼，问她“最近累不累”“吃得怎么样”“有没有什

么需要公司帮忙的”。她总是说“谢谢部长”“不累”“挺好的”。她以为他是好人。她以为公司里的人都是好人。

她不知道，那个人笑着跟她说话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也许在想，这套信息能卖多少钱。也许在想，这个月的

虚拟币到账了没有。也许在想，她什么时候去下一个城市，什么时候换酒店，什么时候再给他一次赚钱的机会。

她的手指攥着窗帘的边缘，攥得指节发白。

全哥的手机又响了。他接起来，听了几句，走到走廊里，把门带上了。安俞真站在窗边，没有回头。金秋天走到

她旁边，站在她身边，没有说话。金志垣把包带系了一个结，又系了一个结，系得很紧。李贤瑞把围巾从枕头旁

边拿起来，围在脖子上，又解下来，叠好，放回去。张员瑛坐在椅子上，闭着眼睛。直井怜把棒球帽戴上，又摘

下来，放在膝盖上。

全哥推门进来。他的脸色比出去的时候更白了。安俞真转过身来，看着他。全哥站在门口，看着她们。

“郑部长找到了。在仁川。他自己的车里。他把车停在仁川大桥上，车窗关着，引擎开着。警察到的时候，他已

经没有呼吸了。旁边放着一个空了的烧酒瓶和一封信。信上写着，他对不起家人，对不起公司，对不起你们。他

说他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他说他以为只是卖一些信息，不会伤害到任何人。他说他错了。他说他没办法面

对。”

房间里很安静。安俞真站在窗边，窗帘拉开了一条缝，风吹进来，凉凉的。她看着全哥，全哥看着她。

“他死了。”安俞真说。

“死了。”全哥说。

金秋天站在安俞真旁边，没有说话。金志垣把包带系好了，放在床头柜上。李贤瑞把围巾叠好，放在枕头旁边。

张员瑛睁开眼睛，看着窗外。直井怜把棒球帽戴上，没有摘下来。

安俞真转回头，看着窗外。丰台东大街的路灯亮着，照在光秃秃的银杏树上。那只猫又回来了，蹲在墙头，尾巴

垂下来，一晃一晃的。她看着那只猫，看了很久。她想起郑部长。想起他在走廊里笑着跟她打招呼，问她累不累。

想起他在会议室门口帮她们开门，说“你们辛苦了”。想起他在电梯里按着按钮等她们进来，说“注意安全”。

她想起那些时候，她以为他是好人。她想起那些时候，她在笑着跟他说“谢谢”。她不知道，那时候他的手机里

可能正开着聊天窗口，可能在打字，可能在发消息，可能在告诉“星”：她们要去日本了，她们要住哪个酒店，

她们要在哪个场馆演出。她不知道。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知道，他死了。他开着车，上了仁川大桥，关着车窗，

开着引擎，坐在驾驶座上，等着。等到二氧化碳浓度够了，等到氧气没了，等到意识模糊了，等到心脏停了。他

死了。

她松开窗帘，走到床边，坐下来。金秋天走过来，坐在她旁边。金志垣把包放在地上，也坐下来。李贤瑞把围巾

围上，张员瑛睁开眼睛，直井怜把棒球帽戴好。六个人，坐在丰台东大街一家没有名字的酒店的三楼房间里，没

有人说话。全哥站在门口，看着她们，也没有说话。

过了很久，安俞真开口了。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在跟自己说话。“他死了。我们还在。”

金秋天握着她的手。“我们还在。”

金志垣把包带系好了，放在床头柜上。“我们还在。”

李贤瑞把围巾围好了，打了个结。“我们还在。”

张员瑛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帘拉上。“我们还在。”

直井怜把棒球帽摘下来，放在枕头旁边。“我们还在。”

全哥站在门口，看着她们。他的眼圈红了。他没有进来，只是站在门口，看着她们。然后他转身走了。走廊里很

安静，他的脚步声越来越远，然后是一扇门开的声音，又关上。

安俞真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细小的裂缝，从灯座旁边一直延伸到墙角。她看着那道裂缝，看

了很久。她想起郑部长的那封信。信上写了什么？对不起家人，对不起公司，对不起她们。他不知道事情会变成

这样。他以为只是卖一些信息，不会伤害到任何人。他错了。他没办法面对。她想起那些信息。医院、杨平、北

京、亮马河、天安门、东四。每一次她们换地方，每一次她们以为安全了，每一次她们以为没有人知道，都是他

告诉“星”的。他在公司的高层办公室里，坐在电脑前面，喝着咖啡，打着字，把她们的行踪发出去。然后回家，

吃饭，睡觉，第二天再来上班，笑着跟她们说“辛苦了”。

她翻了个身，面朝墙。墙是白色的，什么都没有。她盯着那面墙，像盯着一个巨大的空白屏幕。她想起郑部长的

车。仁川大桥上的那辆车，车窗关着，引擎开着，烧酒瓶空了，信纸叠好了。她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她不知道他

为什么要这样做。她不知道他有没有后悔。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知道，他死了。她只知道，她们还在。她们在

北京，在丰台，在东大街，在一家没有名字的酒店里，在三楼的一间房间里。她们还活着，吃着牛肉面，逛着胡

同，看着墙头上的猫。她们还活着。

她闭上眼睛，呼吸变得均匀了。窗外，丰台东大街的路灯还亮着，照着光秃秃的银杏树，照着对面小区的围墙。

那只猫蹲在墙头，尾巴垂下来，一晃一晃的。没有人站在那里。没有人知道她们在这里。

第二天早上，全哥敲开了她们的门。他站在门口，手里拿着手机，脸色比昨天好了一些。

“韩国警方通报了。郑部长的案子已经结案。自杀。没有其他嫌疑人。‘星’被韩国警方逮捕了，他在首尔的住处

被搜查，电脑、手机、硬盘全部被扣押。他的加密群聊被警方破解了，里面涉及多名私生饭，分布在韩国、中国、

日本、东南亚。警方正在逐一抓捕。公司的系统已经被警方封存，所有涉及艺人行程的记录都被调取了。理事今

天早上发了一条消息给我。”全哥看着手机屏幕，念出来，“‘IVE的孩子们，对不起。公司让你们受委屈了。

这件事，我会给你们一个交代。’”他把手机收起来，看着她们。“理事在电话里哭了。”

金秋天站在窗边，看着窗外。“他哭有什么用。”

全哥没有说话。他知道，哭没有用。道歉没有用。把内鬼抓了也没有用。那些已经发生的事，不会因为有人哭了

就消失。张员瑛开过的车，不会消失。青瓦台门前的时速，不会消失。那些信、那些快递、那些照片、那些短信、

那些站在银杏树下的人，不会消失。但理事在电话里哭了。他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在公司做了二十多年，什么

大风大浪没见过，在电话里哭了。全哥听到他哭的时候，也愣了一下。他从来没有听过理事哭。他以为理事不会

哭。他以为理事只是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签文件，开会，打电话。他以为理事只是一个人。但理事在电话

里哭了，像一个人一样哭了。

安俞真从床上坐起来，头发乱糟糟的，眼睛还没睁开。她看着全哥。“全哥，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家？”

全哥看着她。“你想回家了？”

安俞真想了很久。“想。但不是现在。现在回去，那些记者会堵在公司门口，那些评论会淹了我们的账号，那些

私生饭还会来。现在不是时候。”

全哥没有说话。他知道安俞真说得对。现在不是时候。那些私生饭还没有全部被抓，“星”虽然被捕了，但他的

下线还有很多，分散在各个城市，各个国家。那些人在暗处，她们在明处。现在回去，太早了。

金秋天从窗边走过来，坐在安俞真旁边。“那我们什么时候回去？”

安俞真看着窗外。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挤进来，照在地毯上，照出一道金色的光。她看着那道光线里的灰尘慢慢

飘，看了很久。“等全哥说可以回去的时候。”

全哥站在门口，看着她们。他的眼圈又红了，但没有哭。他只是站在那里，像一棵树，像一面墙，像丰台东大街

那棵光秃秃的银杏树。不漂亮，不壮观，但它站在那里，不会倒。

金志垣把包背上，拍了拍。“那今天去哪？”

安俞真想了很久。“随便走走。去南锣鼓巷，去后海，去什刹海。去我们没去过的地方。”

金秋天站起来，把外套穿上。“好。”

李贤瑞把围巾围好，打了个结。“好。”

张员瑛从床上站起来，把大衣扣子扣好。“好。”

直井怜把棒球帽戴上，压得低低的。“好。”

安俞真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阳光照进来，照在她脸上，很暖。窗外是丰台东大街，银杏树光秃秃的，

围墙上的猫不在了，但金秋天说它会回来的。她看着那条安静的街道，看了很久。

“走吧，”她说，“去南锣鼓巷。”

四十二，部长饮罪自尽后，在南锣鼓巷遇见粉丝。

她们走进南锣鼓巷的时候，阳光正好。路不宽，两边的墙很高，墙根下停着自行车，窗台上摆着花盆。一家卖糖

葫芦的店门口排着队，金志垣挤进去，买了六串，山楂的、草莓的、橘子的，每人一串。安俞真咬了一口山楂的，

酸得眯起眼睛。金秋天看她那个样子，笑了。金志垣也笑了。李贤瑞咬了一口草莓的，糖衣碎了，粘在嘴角。张

员瑛递了一张纸巾给她。直井怜把糖葫芦从棍子上咬下来，含在嘴里，腮帮子鼓鼓的。

她们走得很慢。每一个店都要停下来看一看。卖兔儿爷的店里摆着大大小小的泥塑，金秋天拿起一个最大的，兔

首人身，穿着盔甲，背后插着旗子。“这是什么？”她用英文问店主。店主是个老头，笑着说“兔儿爷，北京的，

老北京的”，金秋天没听懂，但她觉得好看，买了一个小的，揣在口袋里。卖明信片的店里挂满了北京的风景，

故宫的、天坛的、长城的、胡同的。金志垣挑了一张南锣鼓巷的，在背面写了一行韩文，没有给任何人看，塞进

包里。

她们走到一家卖糖人的店门口时，安俞真停下来，正看着老头用糖稀吹一只鹿。她听到身后有人小声说了一句韩

语。

“……是她们吗？”

安俞真的背僵了一下。不是害怕的那种僵，是那种——在异国的街上，在嘈杂的人群里，突然听到自己语言的

那种僵。她转过身来。

四个女孩站在她身后两三米的地方。都很年轻，看起来像是大学生，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围着围巾，手里拎着南

锣鼓巷的购物袋。其中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孩捂着嘴，眼睛瞪得很大，手在发抖。她旁边一个短发女孩死死攥着

她的胳膊，指甲都掐进去了。后面两个站在一起，一个在翻手机，一个在拽前面人的衣角，小声说“真的是她们

吗”“你确定吗”“快看看有没有别人”。

安俞真看着她们，她们看着安俞真。然后扎马尾的女孩眼泪掉下来了。不是那种嚎啕大哭，是那种安静的、无声

的眼泪，一滴一滴地掉在围巾上。

“安俞真欧尼……”她的声音在抖，“真的是你吗？”

安俞真看着她，看了两秒。然后她笑了。不是那种舞台上的、标准的笑，是那种——真正的、从心里长出来的、

在看到喜欢自己的人时才会有的笑。

“是我。”她用韩语说。

四个女孩同时叫了出来。不是尖叫，是那种——拼命压着声音、但压不住的、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啊—

— ”。短发女孩松开马尾女孩的胳膊，捂住自己的嘴。后面两个挤到前面来，四个人站在安俞真面前，手足无

措，不知道该说什么，不知道该做什么，手不知道该放在哪里。马尾女孩还在哭，眼泪擦了又掉，掉了又擦。

金秋天从后面走过来，站在安俞真旁边。金志垣、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都走过来。六个人，站在南锣鼓巷的

糖人摊前面，站在四个女孩面前。

“你们怎么认出我们的？”金秋天问，眼睛弯弯的。

短发女孩的声音在发抖。“我……我在首尔看过你们的演唱会。安俞真欧尼戴的围巾，和机场私服那条一样。

金秋天欧尼的背包，带子断过，缝过的，我在粉丝站看过照片。”她看了一眼金志垣的包，带子确实缝过，缝得

很丑，但结实。金志垣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包，又抬起头，看着那个短发女孩，笑了。

马尾女孩擦了擦眼泪，深吸了一口气。“我们在北京上学。从你们来北京的消息传出来，我们就一直在等。我们

以为你们不会出门，以为见不到你们了。我们今天来南锣鼓巷逛街，没想到……”她说不出话了。

安俞真看着她，看着她通红的鼻尖，看着她攥着购物袋的手指，看着她围巾上被眼泪洇湿的那一小块。她想起自

己在首尔的时候，也有粉丝这样站在路边等她，举着应援牌，喊她的名字，手冻得通红。她那时候总是匆匆走过，

保安拦着，经纪人催着，车在等着。她来不及停下来，来不及看她们的脸，来不及说一声谢谢。现在她停下来了。

没有人拦她，没有人催她，没有车在等。她站在南锣鼓巷的糖人摊前面，站在北京的阳光里，站在四个女孩面前。

“要签名吗？”她问。

四个女孩愣住了。然后马尾女孩的眼泪又掉下来了，这次她没擦，拼命点头。短发女孩从包里翻出一本笔记本，

封皮是软的，边角有点卷，里面夹着很多照片——演唱会门票的票根、应援棒的贴纸、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画报。

她翻到空白页，手抖得厉害，笔都握不稳。安俞真接过笔，签了自己的名字，又写了“谢谢你们”。金秋天接过

来，签了。金志垣签了。李贤瑞签了。张员瑛签了。直井怜签了。六个签名，挤在一页纸上，密密麻麻的。

“可以合照吗？”短发女孩的声音还在抖。

“可以。”安俞真说。

四个女孩挤过来，站在她们旁边。没有人帮她们拍照。短发女孩把手机递给旁边卖糖人的老头，用中文说“帮我

们拍一张”。老头接过手机，眯着眼睛看了看，举起手，说“一二三”。快门声响了。照片里，四个女孩站在前

面，有的在笑，有的在哭，有的比着心，有的攥着签名本。六个女孩站在后面，安俞真站在中间，金秋天在她旁

边，金志垣抱着断了带子的包，李贤瑞把围巾往下拉了拉，张员瑛弯着嘴角，直井怜把棒球帽摘下来，头发被风

吹乱了。全哥站在更后面，被一个游客挡住了，只露出半个肩膀。

短发女孩接过手机，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她抬起头，看着安俞真。“欧尼，你们在北京安全吗？那些

私生饭……”她没有说下去。

安俞真看着她。“安全。很安全。”

马尾女孩把签名本抱在怀里，像抱着什么珍贵的东西。“欧尼，你们什么时候回韩国？”

安俞真没有回答。她看了一眼全哥，全哥站在人群后面，朝她点了点头。

“还要待一阵子，”她说，“一个多月。”

四个女孩互相看了一眼。短发女孩深吸了一口气，像是在做什么重大的决定。“欧尼，我们在北京上学。这一个

多月，你们想去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带你们去。我们中文好，不会像上次那样坐错地铁……”

安俞真看着她，看了很久。她想起枣营站，想起14号线，想起大望路换乘，想起那些看不懂的路牌和听不懂

的广播。她想起金秋天手机屏幕上那些歪歪扭扭的拼音，想起金志垣说“万一坐反了呢”，想起自己说“那就再

坐回来”。她笑了。

“好，”她说，“去长城的时候，找你们带路。”

四个女孩又哭了。这次是笑着哭的，眼泪和笑容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安俞真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群聊——那个只有她们六个的群聊。她拍了一张南锣鼓巷的照片，灰墙、红门、

糖人摊、四个女孩的背影。她配了一行字：“在北京，遇到喜欢我们的人了。”

消息发出去的瞬间，没有人回复。因为所有人都在这里。站在南锣鼓巷的糖人摊前面，站在北京的阳光里，站在

四个女孩面前。老头又开始吹糖人了，这次吹的是一只兔子，金黄色的，透明的，在阳光下亮晶晶的。金志垣说

想买，排队的队伍很长，但她说没关系，可以等。她们就站在那里等。四个女孩也没走，站在旁边，小声说着话，

偶尔抬头看她们一眼，像在确认她们还在。

安俞真站在糖人摊前面，看着老头的手指翻飞，糖稀在竹签上变成耳朵、变成腿、变成尾巴。她想起首尔的粉丝，

想起那些站在寒风里举着应援牌的人，想起那些在停车场外面喊她名字的人，想起那些她来不及停下来看一眼的

人。她现在停下来了。在北京，在南锣鼓巷，在一家糖人摊前面。没有人催她，没有人拦她，没有车在等。她可

以站在这里，等一个糖人做完，等四个女孩笑完，等阳光再暖一些。她有的是时间。

四十三，新闻报道

她们回到酒店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全哥走在最后面，手里拎着一袋金志垣在南锣鼓巷买的糖人——那只金

黄色的兔子，被她一路举着走回地铁站，怕碰坏了，又找了个纸杯套在外面。兔子完好无损，耳朵翘着，尾巴翘

着，金志垣把它放在床头柜上，看了半天。

“明天它会不会化掉？”她问。

“会。”全哥说。

金志垣想了想，拿手机拍了好几张照片，各个角度的，然后又用视频拍了一圈。拍完了，她把兔子举起来，咬掉

了耳朵。嘎嘣一声，糖碎了，她嚼着，含含糊糊地说“甜的”。李贤瑞笑了，金秋天也笑了。

安俞真坐在床边，打开电视。电视里放的是中文节目，她看不懂，也没有换台，只是想听点声音。她把音量调小，

靠在床头板上，翻手机。群聊里金志垣发了糖人的照片，配了一行字：“北京。”没有人回复。金秋天在浴室洗

澡，水声哗哗的。金志垣在吃糖人，李贤瑞在叠围巾，张员瑛在看自己的手指，直井怜坐在角落里，把棒球帽摘

下来放在膝盖上。

安俞真刷着手机，手指停住了。

新闻弹窗，韩文的。标题很長，但前几个字她一眼就看到了——“IVE私生饭事件”。

她的手指悬在屏幕上方，停了两秒，点了进去。

页面加载得很快。黑体字，加粗的，首尔新闻社的标。她往下翻，第一段就把她钉在了那里。

“首尔地方警察厅今日宣布，涉及IVE成员跟踪、威胁、非法拍摄及跨境组织私生饭犯罪网络的案件已取得重

大突破。警方表示，自2025年IVE成员李贤瑞住院期间开始，该组织通过买通Starship

Entertainment内部人员，非法获取艺人行程、住址、酒店信息等敏感数据，并在韩国境内及中国北

京进行了有组织的跟踪与骚扰行为。”

安俞真的手指攥着手机，指节发白。金秋天从浴室出来，头发还湿着，看到她脸色不对，走过来坐在她旁边。

“怎么了？”

安俞真没有说话，把手机递给她。

金秋天接过去，往下翻。她的手指也在发抖。

“该组织头目为中国籍嫌疑人林某（网名‘星’），长期居住于首尔，通过加密聊天软件‘星群’组织私生饭活动。

林某于3日前在首尔江南区被警方逮捕，其手机、电脑、硬盘等电子设备已被扣押，加密聊天记录已全部被警

方破解。据警方透露，该群聊涉及成员超过60人，分布于韩国、中国、日本、东南亚等地。警方已对其中

30余人发出逮捕令，目前已有17人被拘留，其余人员正在追捕中。”

金志垣走过来，站在金秋天后面，看到了屏幕上的字。她没说话，把嘴里最后一口糖咽下去，站在那儿不动了。

李贤瑞把围巾叠好了，放在枕头旁边，走过来。张员瑛从椅子上站起来，走过来。直井怜把棒球帽戴上了，走过

来。六个人，挤在安俞真的床边，看着那部小小的手机屏幕。屏幕上的字还在往下滚。

“在本次调查中，Starship Entertainment内部两名员工被确认涉案。安保部职员姜某

（32岁）长期向林某出售艺人行程信息，已于上月被捕，目前被检方起诉。另一名职员金某（29岁）负责

确认艺人行程报备信息的真实性，在IVE成员于北京期间，将经纪人上报的虚假地址确认为真，导致私生饭前

往错误地点。金某于前日被警方带走，目前正在接受调查。”

金秋天的手指停住了。她看到了下一段。

“警方在调查中还发现，Starship Entertainment高层、负责艺人海外行程协调的郑某（部

长级，51岁）长期为林某提供信息。郑某于警方上门前驾车前往仁川大桥，被发现在车内自杀身亡，现场留

有遗书。据警方透露，郑某在遗书中承认自己在过去两年间收受林某提供的虚拟货币，换取IVE及其他艺人的

行程、住址、航班、酒店等信息。他在遗书中写道：‘我以为只是卖一些信息，不会伤害到任何人。我错了。我

没办法面对。’”

房间里很安静。水龙头在滴水，滴答，滴答，滴答。暖气片上的围巾还在滴水，滴在地毯上，洇出一小块深色。

没有人说话。

金秋天把手机递还给安俞真。安俞真接过来，继续往下翻。

“Starship Entertainment今日发表声明：‘本公司就本次事件向IVE成员及家属、向所

有粉丝、向公众致以最深的歉意。公司已全面配合警方调查，所有涉案人员已被开除，艺人行程信息管理系统已

进行全面整改，不再通过电子系统报备。公司将加强艺人保护措施，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安俞真的手指没有停。她翻到了评论区。

第一条评论：“60个人？一个群里60个人，都在跟踪她们？这哪里是私生饭，这是犯罪组织。”

第二条评论：“公司高层都参与了，IVE这两年每次行程都被泄露，她们该有多害怕。”

第三条评论：“郑某死了？他以为自己死了就没事了吗？他留下的烂摊子谁来收拾？”

第四条评论：“张员瑛在青瓦台门前开车的时候，时速一百五十公里。她为什么要开那么快？因为她后面有人在

追她。那些人是从哪里知道她在哪里的？是从公司内部知道的。她差点没命了。”

安俞真把屏幕按灭了。

金秋天看着她。“怎么了？”

“没什么。”安俞真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屏幕朝下。“新闻出来了。私生饭抓了，公司里的人抓了，郑部长死

了。涉案的一共60多个人。”

金秋天没有说话。金志垣站在旁边，抱着断了带子的包。李贤瑞站在暖气片旁边，围巾上的水滴在她的拖鞋上，

她没有动。张员瑛站在窗边，手指攥着窗帘的边缘。直井怜站在角落里，棒球帽压得很低。

安俞真坐在床上，看着对面墙上的那道裂缝。她想起郑部长的信。“我以为只是卖一些信息，不会伤害到任何

人。”她想起那天晚上，张员瑛开着车从医院地库冲出来，时速一百五十公里，后面的人在追她。她想起那天晚

上，张员瑛在京畿道的院子里，收到那些短信，上面写着“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死”。她想起那天晚上，张员瑛

缩在沙发上，抱着膝盖，手机在茶几上震了一夜。她想起那天晚上，她在电话里跟张员瑛说“我现在过去”。她

想起那些信，那些快递，那些纸条，那些照片。她想起亮马河边的银杏树下站着的人，想起天安门城楼下面追着

她们跑的人，想起王府井教堂前面跪在地上的人。

那些人是从哪里知道她们在哪里的？是从公司内部知道的。是从郑部长的电脑里知道的。是从他每天喝着咖啡、

坐在高层办公室里、每个月拿着工资、笑着跟她们说“辛苦了”的时候，从他手指间漏出去的。他不知道会伤害

到任何人。他以为只是卖一些信息。

安俞真的手机又亮了。她翻过来看，是新闻推送的更新。

“警方通报：IVE私生饭事件涉案人员已达60余人，其中包括韩国籍36人，中国籍18人，日本籍

5人，东南亚籍4人。主犯林某已被拘留，其加密群聊‘星群’中的全部聊天记录已被警方提取，涉及IVE

成员行程信息数百条，时间跨度长达两年。警方表示，这是韩国娱乐圈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私生饭犯罪网络案

件。”

安俞真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

金秋天坐在她旁边，握着她的手。“60多个人。”她的声音很轻。

“嗯。”安俞真说。

“两年。”

“嗯。”

金秋天没有说话。她握着安俞真的手，很紧。

金志垣坐在床上，抱着包。“那些私生饭最后跟踪我们到的地方，是王府井。”她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说一件已

经结束的事情。“他们在东四扑空了，然后去了王府井。然后被抓了。他们不知道我们住在丰台。他们不知道我

们在南锣鼓巷吃了糖葫芦。他们不知道我们在后海看了水。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李贤瑞从暖气片旁边走回来，坐在床边，把拖鞋上的水擦干。“新闻里说，IVE复出时间待定。”她看着安俞

真。“什么时候能回去？”

安俞真没有回答。她看着窗外的丰台东大街。路灯亮了，照在光秃秃的银杏树上，照在对面小区的围墙上。那只

猫蹲在墙头，尾巴垂下来，一晃一晃的。

“全哥说，要一个多月。”她说。“一个多月以后，那些人该抓的都抓了，该判的都判了。公司里的系统重新做

了，不会再有人卖我们的信息了。我们回去，记者会堵在公司门口，但那些私生饭不会来了。他们来不了了。”

金秋天看着她。“你怎么知道？”

安俞真想了很久。“因为新闻里说了。60多个人被抓了。‘星’被抓了。姜某被抓了。金某被抓了。郑部长死了。

没有人给他们报信了。他们不知道我们在哪。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了。”

金秋天没有说话。她握着安俞真的手，松了一些。

直井怜从角落里走出来，把棒球帽摘下来，放在枕头旁边。“新闻里还说了一句话。”她看着安俞真。“IVE

的下落，目前无法确认。警方表示，涉案私生饭最后跟踪到IVE成员的位置是中国北京王府井。此后，IVE

成员的行踪便无法追踪了。”

安俞真看着直井怜，直井怜看着安俞真。然后安俞真笑了。

“他们不知道我们在哪。”她说。“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了。”

金秋天也笑了。金志垣笑了。李贤瑞笑了。张员瑛的嘴角弯了一下。直井怜把棒球帽戴上，压得很低，但她的眼

睛是弯的。

窗外，丰台东大街的路灯还亮着，照着光秃秃的银杏树，照着对面小区的围墙。那只猫蹲在墙头，尾巴垂下来，

一晃一晃的。没有人站在那里。没有人知道她们在这里。新闻在滚动播放，各大平台都在转发。Naver热搜

第一，推特趋势第一，微博热搜第三。评论区里有人在哭，有人在骂，有人在问她们在哪。没有人知道。她们在

北京，在丰台，在东大街，在一家没有名字的酒店里，在三楼的一间房间里。她们明天要去天坛，后天去颐和园，

大后天去长城。她们还要在北京待一个多月。去所有她们没去过的地方，吃所有她们没吃过的东西，看所有她们

没看过的风景。没有人知道她们在哪。没有人会找到她们。她们在这里。她们活着。她们安全。

四十四，感慨。

安俞真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屏幕朝下，扣着。房间里很安静，金秋天在叠被子，金志垣把糖人的棍子扔进垃圾

桶，李贤瑞把围巾挂回暖气片上，张员瑛坐在椅子上系鞋带，直井怜把棒球帽戴好。全哥站在门口，看着她们。

“明天去天坛。”安俞真说。

金秋天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天坛在哪儿？”

“南边。5号线，天坛东门。”安俞真看了一眼手机地图，把路线记在脑子里。

金志垣把包背上，拍了拍。“几点出门？”

“九点。不用太早，天坛不会跑。”

金秋天笑了。安俞真也笑了。她们笑得很轻，像窗外的路灯照在银杏树上，不亮，但暖。

全哥走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了。他站在门口，把背包甩到肩上，回头看了她们一眼。“我后天回来。有事打电

话。别乱跑，别跟陌生人说话，别在群里发定位。”他顿了顿，又说，“算了，你们又不是小孩子。早点睡。”

门关上了。走廊里安静下来，他的脚步声越来越远，然后是一楼大堂的方向传来一声轻微的“叮”，电梯门关上

的声音。

安俞真站在窗边，把窗帘拉开了一条缝。丰台东大街的路灯还亮着，照在光秃秃的银杏树上，照在对面小区的围

墙上。那只猫蹲在墙头，尾巴垂下来，一晃一晃的。她看着那只猫，看了很久。新闻里的那些字还在她脑子里转

— — 60个人，两年，郑部长的遗书，“我以为只是卖一些信息，不会伤害到任何人”。她想起评论区最后

那一条留言，那个人的头像是一朵黑色的花，没有昵称，只有一串数字。那个人说：“私生饭被抓了60多个，

‘星’被抓了，公司里的内鬼被抓了，郑部长死了。但明天，后天，下个月，明年，还会有新的‘星’，新的内鬼，

新的私生饭。只要有人站在舞台上，就会有人站在舞台下面，想要爬上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个职业在一

天，这些人就在一天。永远不会消失的。”

安俞真看着窗外。那只猫还蹲在墙头，尾巴垂下来，一晃一晃的。她知道那个人说得对。私生饭永远不会被完全

消除掉。今天抓了60个，明天会有新的60个。今天“星”被抓了，明天会有新的“星”。今天公司里的内

鬼被清除了，明天会有新的内鬼。只要她们站在舞台上，就会有人站在舞台下面，想要靠近她们，想要拥有她们，

想要控制她们。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个职业在一天，这些人就在一天。永远不会消失的。

但她不怕了。她不怕那些站在银杏树下的人，不怕那些跟在后面的人，不怕那些敲开门的人。她不怕了。因为她

们在这里，在北京，在丰台，在东大街，在一家没有名字的酒店里。她们活着，她们安全。明天去天坛，后天去

颐和园，大后天去长城。她们还要在北京待一个多月，去所有她们没去过的地方，吃所有她们没吃过的东西，看

所有她们没看过的风景。然后回韩国，回舞台，回那个灯光打在身上、音乐响起来的地方。私生饭还会来，跟踪

还会来，威胁还会来。但她们不会躲了。她们不会再拉着窗帘，开着电视，吃着外卖，等着天亮。她们会站在舞

台上，唱歌，跳舞，笑，发光。私生饭在舞台下面，在黑暗里，在人群后面。他们永远不会消失。但她们也永远

不会消失。

她松开窗帘，转身走进房间。金秋天已经躺在床上了，被子拉到下巴。金志垣抱着包，缩在被子里，嘴巴微微张

着。李贤瑞把围巾叠好，放在枕头旁边，躺下来。张员瑛闭上眼睛，手放在枕头旁边，指甲缝里干干净净的。直

井怜把棒球帽摘下来，放在床头柜上，头发散在枕头上。安俞真关了灯。

房间里暗下来。窗外，丰台东大街的路灯还亮着，橘黄色的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挤进来，在墙上画出一块长方形的

光斑。安俞真躺在床上，看着那道慢慢移动的光斑，从墙的这一头移到那一头，像一只缓慢爬行的蜗牛。她想起

那个人说的话。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永远不会消失。她知道这是真的。今天她们在北京的酒店里，明天她们在

天坛，后天在颐和园，大后天在长城。一个月后她们回到首尔，回到舞台上。然后呢？然后会有新的私生饭，新

的跟踪，新的威胁。她们会再次逃跑，再次躲藏，再次被人追着满街跑。或者她们不会。也许下一次，她们不会

再跑了。她们会站在那里，看着那些从阴影里走出来的人，看着那些藏在人群后面的眼睛，看着那些永远不会消

失的面孔。她们会站在那里，不跑，不躲，不害怕。因为她们已经跑够了。躲够了。害怕够了。她们是安俞真，

是金秋天，是金志垣，是李贤瑞，是张员瑛，是直井怜。她们站在舞台上，灯光打在脸上，音乐响起来。台下有

人在欢呼，有人在尖叫，有人在哭。也有人站在那里，举着相机，藏在人群后面，等着她们转身，等着她们落单，

等着她们从舞台上走下来。他们永远不会消失。只要这个职业存在一天，他们就会存在一天。一波未平，一波又

起。

但她们也不会消失。她们会唱歌，会跳舞，会站在聚光灯下，会让几万人同时喊她们的名字。她们会在凌晨的练

习室里流汗，会在舞台的侧台喘气，会在闪光灯下微笑。她们会害怕，会逃跑，会躲进北京的酒店里，拉着窗帘，

开着电视，吃着外卖，等着天亮。但她们也会站起来，走出酒店，走进阳光里，去天坛，去颐和园，去长城，去

所有她们没去过的地方。她们会回到首尔，回到舞台上，回到那个灯光打在身上、音乐响起来的地方。私生饭在

舞台下面，在黑暗里，在人群后面。他们永远不会消失。但她们也永远不会消失。这就够了。

安俞真翻了个身，面朝墙。墙是白色的，什么都没有。她盯着那面墙，像盯着一个巨大的空白屏幕。她不知道明

天天坛是什么样子，不知道颐和园的湖结冰了没有，不知道长城上的风大不大。她不知道一个月后回到首尔，记

者会问什么问题，评论会写什么字，粉丝会用什么表情看她们。她什么都不知道。但她知道，她们在这里。在北

京，在丰台，在东大街，在一家没有名字的酒店里，在三楼的一间房间里。窗外的路灯还亮着，照在光秃秃的银

杏树上。那只猫还在墙头，尾巴垂下来，一晃一晃的。没有人站在那里。没有人知道她们在这里。明天太阳升起

来的时候，她们会去天坛。然后颐和园，然后长城，然后所有她们没去过的地方。她们会吃炸酱面，会买糖葫芦，

会看墙头上的猫。她们会活着，会笑，会站在阳光下面。私生饭还会来，跟踪还会来，威胁还会来。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永远不会消失。但她们也不会消失。她们在这里。她们活着。她们安全。

她闭上眼睛，呼吸变得均匀了。窗外，丰台东大街的路灯还亮着，照着光秃秃的银杏树，照着对面小区的围墙。

那只猫蹲在墙头，尾巴垂下来，一晃一晃的。没有人站在那里。没有人知道她们在这里。新闻在滚动播放，各大

平台都在转发。Naver热搜第一，推特趋势第一，微博热搜第三。评论区里有人在哭，有人在骂，有人在问

她们在哪。没有人知道。她们在北京，在丰台，在东大街，在一家没有名字的酒店里，在三楼的一间房间里。她

们明天要去天坛，后天去颐和园，大后天去长城。她们还要在北京待一个多月。去所有她们没去过的地方，吃所

有她们没吃过的东西，看所有她们没看过的风景。没有人知道她们在哪。没有人会找到她们。

但这只是开始。

部长走后第三天，理事从首尔发来了一份文件。不是邮件，不是消息，是打印出来的，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

通过国际快递寄到丰台东大街的酒店。全哥从前台取到的时候，信封已经被翻得有点皱了，但封口还完好。他站

在走廊里拆开，里面是三页纸，韩文，理事的签名在最后一页的右下角，蓝黑色的墨水，签得很用力，纸背都凸

起来了。

第一页是安保系统整改方案。所有艺人行程信息不再通过电子系统报备，改用纸质文件，专人专管，每次查阅需

两人同时在场，签字确认。第二页是艺人保护条例修订版，新增了“行程信息零电子化”“海外活动安保升级”

“私人住址分级保密”等条款。第三页是一封信，理事写的。不长，手写的，字迹有点潦草，像写的时候手在抖。

全哥站在走廊里看完，把信纸叠好，放回信封里。他敲了敲隔壁房间的门。安俞真来开门的时候，头发扎成马尾，

穿着一件白色的卫衣，脸上没有化妆，但精神很好。她们刚从天坛回来，金志垣的包里装着在天坛买的祈年殿模

型，木头的，拼到一半发现少了一块，正在跟卖家发消息。李贤瑞在翻手机里拍的照片，金秋天在浴室洗脸，张

员瑛在叠衣服，直井怜在试新买的帽子，也是黑色的，和她丢的那顶一模一样。

“理事寄来的。”全哥把信封递给安俞真。

安俞真接过去，靠在门框上，抽出信纸展开。金秋天从浴室出来，脸上还滴着水，凑过来看。金志垣放下祈年殿

的零件，走过来。李贤瑞放下手机，走过来。张员瑛把叠好的衣服放在床上，走过来。直井怜把新帽子摘下来，

走过来。六个人，挤在门口，看着那张薄薄的信纸。

理事的字很难看，但每一个字都写得很用力。

“IVE的孩子们：

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你们应该还在北京。公司的事，全哥应该已经告诉你们了。郑部长的事，你们也知道了。

我想了很久，要不要写这封信。写了删，删了写。最后决定还是写。对不起。这三个字太轻了，但我能说的也只

有这三个字。你们出道的时候，我站在后台，看着你们走上舞台。安俞真第一个走上去，步子很稳，像什么都不

怕。金秋天跟在后面，回头看了我一眼，笑了。金志垣跑上去的，差点绊倒。李贤瑞走得很慢，但每一步都很稳。

张员瑛最后一个，低着头，走到台中央才抬起头来。那时候我在想，这些孩子，以后会成为大明星的。我没想到，

成为大明星的路上，会有这些事。那些私生饭，公司里的内鬼，郑部长。这些都是我的错。我坐在这间办公室里，

每天签文件、开会、应酬，以为公司运转得很好，以为你们都很好。我不知道有人在卖你们的信息，不知道有人

在跟踪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害怕。我什么都不知道。全哥报假地址那天，我才知道。全哥站在我面前，说‘理事，

公司里还有内鬼’。我看着他的眼睛，他眼睛里没有愤怒，没有指责，只有担心。他在担心你们。而我坐在那里，

什么都不知道。郑部长死了。他留下了一封信，说对不起。他以为说对不起就够了。但不够。说对不起，也改变

不了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我写这封信，不是想求得你们的原谅。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这件事，不会就这么结束

了。安保系统已经改了，不会再有人能查到你们的行程。郑部长的事，警方还在调查，他的账户、他的电脑、他

的通话记录，全部被调取了。‘星’的案子已经移交检方，他的加密群聊里涉及的所有人，警方会一个一个地抓。

那些私生饭，不会再有下一次了。至少，不会从我这里再有一次。孩子们，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会看到这封信。

也许你们在天坛，也许在颐和园，也许在长城。全哥说你们在北京过得挺好的，吃了炸酱面，买了糖葫芦，还看

到了墙头上的猫。那就好。你们在北京好好待着，想去哪就去哪，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公司

出钱。等事情都处理完了，等那些人都抓了，等你们想回来的时候，再回来。舞台不会跑，灯光不会灭，话筒永

远给你们留着。

理事。

2025年12月。”

安俞真把信纸翻到背面。背面是空白的。她把信纸叠好，放回信封里，递给金秋天。金秋天接过去，没有看，攥

在手心里。

“他怎么知道墙头上的猫？”金志垣问。

全哥站在门口。“我告诉他的。我说你们在北京挺好的，看了猫，吃了糖葫芦，还去了南锣鼓巷。”

金志垣没有说话。她走回床边，把祈年殿的零件一块一块地拼回去。少的那一块找到了，滚在床底下，被她摸出

来了。

金秋天把信封放在床头柜上，坐在床边。李贤瑞把围巾围好，打了个结。张员瑛把叠好的衣服放回衣柜里。直井

怜把新帽子戴好，压得很低。安俞真站在窗边，把窗帘拉开了一条缝。窗外是丰台东大街，路灯还没亮，天灰蒙

蒙的，银杏树光秃秃的。那只猫不在墙头，也许明天会来，也许不会。

“全哥，”安俞真说，“理事说，那些私生饭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全哥看着她。“他说的。”

“你信吗？”

全哥想了很久。“信。也不信。理事把系统改了，纸质文件，专人专管，两个人签字才能查。郑部长死了，‘星’

被抓了，姜某和金某在拘留所里。那些私生饭，在北京的、在首尔的、在东京的，警方一个一个地在抓。这一次，

他们不会再来了。但下一次呢？下个月？明年？后年？还会有新的‘星’，新的郑部长，新的私生饭。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这个职业在一天，这些人就在一天。永远不会消失的。”

安俞真看着窗外。天更灰了，像要下雪。丰台东大街的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照在光秃秃的银杏树上，照在对

面小区的围墙上。那只猫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回来了，蹲在墙头，尾巴垂下来，一晃一晃的。她看着那只猫，看了

很久。

“那就下一次再说。”她说。

全哥看着她。

“下一次，他们来了，我们再跑。跑不掉，就报警。报警没用，就躲。躲不了，就站在那里，看着他们。我们不

怕了。我们跑够了，躲够了，害怕够了。下一次，他们再来，我们就站在那里，看着他们。他们举着相机，我们

就让他们拍。他们跟在后面，我们就让他们跟。他们站在楼下，我们就让他们站。我们不怕了。我们还要唱歌，

还要跳舞，还要站在舞台上。他们永远不会消失，但我们也不会消失。”

全哥站在门口，看着她们。安俞真站在窗边，金秋天坐在床上，金志垣在拼祈年殿，李贤瑞在叠围巾，张员瑛在

系鞋带，直井怜在照镜子，看新帽子戴得正不正。他想起她们出道那天，安俞真第一个走上舞台，步子很稳，像

什么都不怕。金秋天跟在后面，回头看了一眼，笑了。金志垣跑上去的，差点绊倒。李贤瑞走得很慢，但每一步

都很稳。张员瑛最后一个，低着头，走到台中央才抬起头来。那时候他站在侧台，看着她们，在想，这些孩子，

以后会成为大明星的。她们已经是大明星了。站在北京的酒店房间里，吃着糖葫芦，看着墙头上的猫，说着不怕

了。她们已经是大明星了。

“走吧，”安俞真转过身来，“去吃饭。今天吃什么？”

“烤鸭。”金志垣头也不抬。

“昨天吃过了。”

“那就再吃一次。”

“好。”安俞真说。

她们出门了。六个人，六个背包，六张交通卡。全哥走在最后面，手插在口袋里，步子很稳。安俞真走在最前面，

推开酒店玻璃门，冷风扑面而来，她没有缩脖子。丰台东大街的路灯亮着，照在光秃秃的银杏树上，照在对面小

区的围墙上。那只猫蹲在墙头，尾巴垂下来，一晃一晃的。金秋天抬头看了它一眼。“橘子，我们去吃烤鸭，你

去不去？”猫看了她一眼，没有叫，尾巴晃了一下。

安俞真站在门口，看着那条安静的街道。路灯照着，银杏树站着，猫蹲着。没有人站在那里。没有人知道她们在

这里。新闻还在滚动播放，评论区里有人在哭，有人在骂，有人在问她们在哪。没有人知道。她们在北京，在丰

台，在东大街，在一家没有名字的酒店里。她们明天去颐和园，后天去长城，大后天去什刹海看冰。她们还要在

北京待一个多月。去所有她们没去过的地方，吃所有她们没吃过的东西，看所有她们没看过的风景。然后回韩国，

回舞台，回那个灯光打在身上、音乐响起来的地方。

私生饭还会来，跟踪还会来，威胁还会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们永远不会消失。只要这个职业存在一天，

他们就会存在一天。但她们也不会消失。她们在这里。她们活着。她们安全。这就够了。

四十五，60余名私生判刑

她们在北京待了整整三周。这三周里，她们几乎把北京所有想去的地方都走了一遍。颐和园的昆明湖结了冰，金

志垣站在十七孔桥上往下看，说等春天冰化了想再来一次。长城的风大得能把人吹跑，她们从北八楼下来的时候

腿都在抖，但金秋天说下次还要来，要爬到最上面去。什刹海的湖面也结了冰，有人在上面滑冰，直井怜站在岸

边看了很久，说她小时候在日本也滑过冰，后来就不敢了。张员瑛问她为什么不敢了，她没回答，只是把棒球帽

压得更低了一些。

她们还去了圆明园，看了西洋楼遗址。安俞真站在大水法前面，看着那些倒塌的石柱，站了很久。金秋天站在她

旁边，问她在想什么。她说没想什么，就是觉得这些石头站了这么久，还会继续站下去。她们还去了雍和宫，金

志垣学着别人的样子烧了香，许了愿。李贤瑞问她许了什么愿，她没说。直井怜在国子监的孔庙前面拍了一张照

片，发给家人看。她妈妈回了一句“玩得开心吗”，她回了一句“开心”。她们还去了798，在那些奇怪的雕

塑前面拍了搞怪的照片，金志垣把照片发到群聊里，配了一行字：“我们在北京。”没有人回复，因为所有人都

在她身边。

最后一天，她们去了鸟巢和水立方。那天晚上，鸟巢的灯亮了，红色的，把整个钢结构照得像一团火。水立方的

灯也亮了，蓝色的，像一块巨大的蓝宝石。安俞真站在广场上，看着那些灯，想起她们第一次来鸟巢的时候，是

跟着全哥匆匆看了一眼就走的。这一次，她们没有急。她们站在广场上，看了很久，拍到手机没电，拍到脚冻麻

了，拍到金志垣说“走吧，太冷了”，才走。

回到酒店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了。丰台东大街很安静，路灯亮着，照在光秃秃的银杏树上。那只猫不在墙头，

也许明天会来，也许不会。金秋天在洗澡，水声哗哗的。金志垣在翻手机里拍的照片，李贤瑞在叠围巾，张员瑛

在看自己的手指，直井怜把棒球帽摘下来放在膝盖上。安俞真坐在床边，打开手机，屏幕亮了。新闻推送弹出来，

韩文的，标题很短，但她的手指停住了。

“IVE私生饭案一审宣判：主犯等60余人获刑。”

她点了进去。金秋天从浴室出来，头发还湿着，看到她脸色不对，走过来坐在她旁边。“怎么了？”安俞真没有

说话，把手机递给她。金秋天接过去，往下翻。金志垣放下手机，走过来。李贤瑞把围巾放在枕头旁边，走过来。

张员瑛从椅子上站起来，走过来。直井怜把棒球帽戴上，走过来。六个人，挤在安俞真的床边，看着那部小小的

手机屏幕。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日对IVE私生饭犯罪网络案件作出一审判决。主犯林某（网名‘星’），中国籍，长期居

住于首尔，因组织跟踪、威胁、非法拍摄、跨境犯罪等多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5000

万韩元。警方查明，林某自2023年起建立加密群聊‘星群’，组织私生饭对IVE成员进行系统性跟踪、骚

扰及非法拍摄，涉案人员达60余人。”

金秋天的声音在发抖，但她继续往下念。

“安保部职员姜某，因非法出售艺人行程信息，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另一名职员金某，因协助确

认行程信息真实性，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其余涉案私生饭中，17人被判处有期徒刑

6个月至2年不等，其中多人获缓刑；30余人被判处罚款，金额从100万韩元到1000万韩元不等。

另有10余人因证据不足或情节较轻，被处以缓起诉或不起诉处分。”

她停了一下。房间里很安静。水龙头在滴水，滴答，滴答，滴答。暖气片上的围巾还在滴水，滴在地毯上，洇出

一小块深色。

“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跟踪骚扰犯罪不仅严重侵犯受害者的人身自由与安全，更对其心理健康造成难以恢复的

伤害。本案中，被告们通过有组织的分工协作，长期、持续地对受害者进行跟踪、监视、威胁及非法拍摄，其行

为已远远超出正常粉丝行为的范畴，构成严重的刑事犯罪。考虑到涉案人数众多、犯罪时间跨度长、受害者因此

承受的巨大精神痛苦，法院决定对主犯从重处罚。’”

金秋天把手机递给安俞真。安俞真接过来，继续往下翻。评论区里有人在哭，有人在骂，有人在问她们在哪。

第一条评论：“四年。才四年。她们被追了两年，害怕了两年，不敢出门，不敢住自己家，不敢在群里说话。他

就判四年。”

第二条评论：“60多个人，从首尔到北京，从医院到酒店，一路跟着。她们才多大。”

第三条评论：“郑部长死了，他倒是解脱了。留下她们，连一句对不起都没听到。”

第四条评论：“张员瑛在青瓦台门口开到一百五十公里的时候，她才多大？她为什么开那么快？因为有人在后面

追她。那些人是从哪里知道她在哪里的？是从公司内部知道的。”

安俞真把屏幕按灭了。

金秋天看着她。“怎么了？”

“没什么。”安俞真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屏幕朝下。“判了。主犯四年，姜某两年缓刑，金某一年半缓刑。剩

下的罚款。”

金秋天没有说话。金志垣坐在床边，抱着包，手指攥着包带。李贤瑞站在暖气片旁边，围巾上的水滴在她的拖鞋

上，她没有动。张员瑛站在窗边，手指攥着窗帘的边缘。直井怜站在角落里，棒球帽压得很低。

安俞真坐在床上，看着对面墙上的那道裂缝。四年。那个人被判了四年。她在想，那个人在首尔，在拘留所里，

在法庭上，被判了四年。他在想什么？他后悔吗？他害怕吗？他知道她们在北京，在丰台，在东大街，在一家没

有名字的酒店里吗？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在牢房里，等着时间过去，一天，一个月，一年，四年。他出来的时候，

她们还在唱歌。他再也找不到她们了。

金志垣突然开口了。她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跟自己说话。“员瑛，你还记得那个频道吗？脱粉收容所。”

房间里更安静了。金秋天的脸色变了。李贤瑞的手指停在围巾上。张员瑛攥着窗帘的手指收紧了。直井怜把棒球

帽摘下来，攥在手心里。

安俞真看着她。“记得。”

金志垣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说一件很久以前的事。“那个频道，造谣说你……说了很多很难听的话。公司告了。

告了很久。后来判了。那个人，被判了多少？”

安俞真没有说话。她记得。她记得很清楚。那是2022年的事，她们刚出道不久。那个叫“脱粉收容所”的

YouTube频道，专门造谣，编各种假消息。说她和男艺人交往，说她耍大牌，说她排挤队友，说她整容，

说她和经纪人有不正当关系。每一个视频都有几十万播放量，评论区里全是骂她的。她没有回应。公司说不要回

应，回应了只会让事情更大。她忍着，忍了几个月，忍到有一天，她在练习室里对着镜子跳舞，跳着跳着眼泪就

掉下来了。她不知道为什么哭，她只是觉得累。不是跳舞累，是那种——做什么都是错的、说什么都会被骂的、

站着不动都会被人泼脏水的累。

后来公司告了。告了很久。一审、二审、上诉、再上诉。那个人在法庭上说“只是发表个人意见”，说“出于公

共利益”。法官没有信。去年，法院判了。那个人被判赔偿5000万韩元，加上之前的1亿，一共1.5

亿。公司说“告到底”，说不和解。后来那个人被判了两年，缓刑三年。她记得那个判决出来的那天，她正在宿

舍里看手机。安俞真走过来，把她的手机拿走了，说“别看”。她没有说话。她只是看着安俞真，安俞真的眼圈

红了。

她想起那些日子。那些她不想出门的日子，那些她不敢看评论的日子，那些她在练习室里对着镜子跳舞、眼泪止

不住地流的日子。她想起那些视频，那些标题，那些评论。她想起那个人在法庭上说“只是发表个人意见”。她

想起那个人用那些造谣赚了2亿5千万韩元，买了房子。她想起法院判那个人赔她5000万，还有之前的

1亿。她想起那些钱，那些被偷走的时间，那些被偷走的信任，那些被偷走的、在舞台上笑着的、什么都不用想

的、干干净净的日子。那些钱买不回来。那些日子回不来了。

但她还在这里。她还在舞台上，还在唱歌，还在跳舞。安俞真站在她旁边，金秋天、金志垣、李贤瑞、直井怜都

在她旁边。那些造谣的人、跟踪的人、躲在屏幕后面骂她的人，他们不在了。有些人进了监狱，有些人罚了款，

有些人注销了账号，有些人再也不敢出现了。他们不在了。她还在这里。

张员瑛从窗边走过来，坐在床上。她没有说话，只是坐在那里，看着自己的手指。指甲缝里干干净净的，什么都

没有。

金秋天看着她。“员瑛，你还好吗？”

张员瑛抬起头，看着她们。安俞真站在窗边，金秋天坐在她旁边，金志垣抱着包，李贤瑞把围巾围好了，直井怜

把棒球帽戴上了。六个人，在丰台东大街的酒店房间里，在北京的冬夜里。

“我没事。”她说。她的声音很轻，但很稳。“那个人判了四年。脱粉收容所的那个人，被判了两年缓刑。他们

都不在了。我们还在这里。”

金秋天握住她的手。“我们还在这里。”

金志垣把包带系好了。“我们还在这里。”

李贤瑞把围巾围好了。“我们还在这里。”

直井怜把棒球帽摘下来，放在膝盖上。“我们还在这里。”

安俞真站在窗边，看着她们。她的眼圈红了，但没有哭。她只是站在窗边，像一棵树，像一面墙，像丰台东大街

那棵光秃秃的银杏树。不漂亮，不壮观，但它站在那里，不会倒。

“我们还在这里。”安俞真说。

张员瑛看着她，嘴角弯了一下。不是那种舞台上的、标准的笑，是那种——真正的、从心里长出来的、劫后余

生的笑。她想起那些日子。那些在练习室里对着镜子跳舞、眼泪止不住地流的日子。那些不敢看评论、不敢出门、

不敢开手机的日子。那些被造谣、被骂、被跟踪、被威胁的日子。那些日子过去了。那些人不在了。她还在这里。

她们都在这里。在北京，在丰台，在东大街，在一家没有名字的酒店里，在三楼的一间房间里。她们活着，她们

安全，她们在一起。

金秋天把手机拿起来，又看了一眼那条新闻。评论区里最后一条留言，是一个没有头像、没有昵称的账号。那个

人写了一行字：“IVE的下落，目前无法确认。警方表示，涉案私生饭最后跟踪到IVE成员的位置是中国北

京王府井。此后，IVE成员的行踪便无法追踪了。”

金秋天把手机递给安俞真。安俞真看了一眼，笑了。“他们不知道我们在哪。”她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屏幕朝

下。“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了。”

金秋天也笑了。金志垣笑了。李贤瑞笑了。张员瑛的嘴角弯了一下。直井怜把棒球帽戴上，压得很低，但她的眼

睛是弯的。

窗外，丰台东大街的路灯还亮着，照着光秃秃的银杏树，照着对面小区的围墙。那只猫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回来了，

蹲在墙头，尾巴垂下来，一晃一晃的。没有人站在那里。没有人知道她们在这里。明天她们要去颐和园，后天去

雍和宫，大后天去798。她们还要在北京待一个多月。去所有她们没去过的地方，吃所有她们没吃过的东西，

看所有她们没看过的风景。然后回韩国，回舞台，回那个灯光打在身上、音乐响起来的地方。

张员瑛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那道裂缝还在，从灯座旁边一直延伸到墙角。她看着那道裂缝，想起那

些日子。那些造谣、跟踪、威胁、害怕的日子。那些日子过去了。那些人被抓了，被判了，被关起来了。他们还

在地球的某个角落，但不在她身边了。她还在唱歌，还在跳舞，还在舞台上发光。那些打不倒她的，都过去了。

她闭上眼睛，嘴角弯着。安俞真关了灯。房间里暗下来。窗外，丰台东大街的路灯还亮着，橘黄色的光从窗帘的

缝隙里挤进来，在墙上画出一块长方形的光斑。张员瑛看着那道慢慢移动的光斑，从墙的这一头移到那一头，像

一只缓慢爬行的蜗牛。她在想那些日子。那些在练习室里对着镜子跳舞、眼泪止不住地流的日子。那些不敢看评

论、不敢出门、不敢开手机的日子。那些被造谣、被骂、被跟踪、被威胁的日子。那些日子过去了。那些人，造

谣的、跟踪的、威胁的，他们有的进了监狱，有的罚了款，有的躲在屏幕后面再也不敢出声。她们还在这里。在

北京，在丰台，在东大街，在一家没有名字的酒店里。她们活着，她们安全，她们在一起。这就够了。

四十六、还有剩余！

全哥的手机此时推送了一条新闻，同时starship公司的理事也给他发了一条消息全哥看完以后神色非常凝

重。于是拿着手机来到了IVE这里。手里攥着手机，脸色不太好。

“怎么了？”安俞真问。

全哥把手机递给她。“公司第二轮排查的结果出来了。除了IVE，其他团队也查出来了。”

金秋天放下手机，金志垣把祈年殿的零件推到一边，李贤瑞从窗边走过来，张员瑛从椅子上站起来，直井怜把帽

子摘下来攥在手心里。六个人围在安俞真旁边，看着那部手机屏幕。

全哥站在那里，一个一个地念。“CRAVITY，两个。宇宙少女，三个。MONSTA X，一个。新人

男团，两个。还有两个是行政部的，手里不只有一个团的信息，IVE的、CRAVITY的、宇宙少女的、

MONSTA X的，全都有。加起来，十个。”

房间里很安静。金志垣的祈年殿从床头柜上滑下来一块，她没有捡。李贤瑞的围巾叠了一半，手停在那里。张员

瑛的鞋带系到一半，手指僵着。直井怜把帽子攥得太紧，帽檐都弯了。

安俞真想起MONSTA X的哥哥们。在公司偶遇的时候，他们总是先鞠躬，叫她们“前辈”，虽然他们出

道比她早很多。她想起有一次在走廊里，玟赫问她“最近私生饭是不是很多”，她说“还好”，他点了点头，说

“那就好”。他什么都不知道。新人男团，出道才几个月，她连他们的名字都叫不全。在公司见过几次，穿着卫

衣，背着书包，看到她就鞠躬，叫“前辈”，声音怯怯的。他们才出道几个月，就被盯上了。他们可能还在兴奋，

还在练习，还在想着要努力，要红，要站在更大的舞台上。他们不知道，有人已经在电脑前，打开了他们的行程

表，一个字一个字地记下来，发给那些藏在暗处的人。

金秋天坐在床上，声音很轻。“MONSTA X也……”

“嗯。”全哥说。“他们的行程信息是从行政那边漏出去的。那个行政手里不只有MONSTA X的，还有

CRAVITY的，还有宇宙少女的。IVE的也有。卖了两年。”

金志垣把包带攥断了。线头崩开，珠子滚到地上，嗒嗒嗒地弹了几下，滚到床底下。她没有去捡。

“新人男团呢？”李贤瑞的声音很轻。“他们才出道……”

“出道四个月。”全哥说。“四个月。从出道第一周开始，他们的行程就被卖出去了。他们去音乐节目彩排、去

电台录节目、去粉丝签售会，每一次，都有人提前知道。他们什么都不知道。还在后台拍照，发到群里，说‘今

天好开心’‘粉丝来了好多’。他们不知道，那些在停车场等着的人，不是自己跟来的。是有人告诉他们的。是从

公司里告诉他们的。”

李贤瑞没有说话。她把围巾从暖气片上拿下来，攥在手里，攥得很紧。围巾还是湿的，水滴在她的手指缝里，凉

凉的。

安俞真坐在床边，看着对面墙上的那道裂缝。她想起MONSTA X的玟赫。那个在走廊里问她“最近私生

饭是不是很多”的人。她想起自己说“还好”。他点了点头，说“那就好”。他不知道。新人男团的孩子们，在公

司楼下看到过，背着书包，拿着咖啡，笑着说话。她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不知道他们有没

有也在夜里睡不着，有没有也在害怕。他们才出道四个月。四个月。他们应该在舞台上发光，应该在练习室里流

汗，应该在宿舍里打游戏、点外卖、笑着说明天要更努力。他们不应该在出道第一周就被盯上，不应该在还不知

道私生饭是什么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在暗处等着他们了。

全哥站在那里，声音很沉。“理事打电话来了。他说，他会把名单交给警方。所有人。CRAVITY的、宇宙

少女的、MONSTA X的、新人男团的、行政的那两个。一个都不会留。他说，以前他觉得，公司的事内

部处理就好，不想闹大，不想让外人看笑话。他错了。藏着掖着，只会让那些人更猖狂。这一次，他不会再藏

了。”

“CRAVITY那边呢？”金秋天问。“宇宙少女那边？MONSTA X那边？新人那边？”

全哥沉默了一会儿。“理事去见了CRAVITY的孩子们。当面道歉。CRAVITY的队长没哭。他站在

理事面前，问他‘以后还会这样吗’。理事说‘不会了’。那个男孩看着他，说‘你说不会了，我信你。但我不信公

司’。理事没有说话。宇宙少女的苞娜，她什么都没说。她只是站在那里，看着理事。看了很久。然后她转身走

了。MONSTA X的玟赫，他问理事，‘IVE的孩子们在北京，还好吗’。理事说‘还好’。他点了点头，

说‘那就好’。新人男团的孩子们，理事还没告诉他们。他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出道四个月，就要告诉他们，你们

被卖了。从第一周开始就被卖了。”

安俞真的手指攥着被单。“全哥，你告诉理事。新人那边，他去说。他自己去说。不要让别人去说。他看着他们

的眼睛，告诉他们。就像他告诉CRAVITY那样。就像他告诉宇宙少女那样。就像他告诉MONSTA

X那样。他自己去。”

全哥看着她，点了点头。“好。”

金秋天从床上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丰台东大街的路灯亮了，照在光秃秃的银杏树上，照在对面小区

的围墙上。那只猫蹲在墙头，尾巴垂下来，一晃一晃的。

“CRAVITY的队长，”金秋天说，“那个男孩，比我们还小。他站在那里，问理事‘以后还会这样吗’。他

不信公司了。但他还是问了。他还是想知道，以后还会不会这样。”

金志垣把床底下的珠子摸出来了，攥在手心里，开始往包带上穿。李贤瑞把围巾挂回暖气片上，水滴又开始了，

滴答，滴答。张员瑛把鞋带系好了，走到窗边，站在金秋天旁边。直井怜把帽子戴上，压得很低。

安俞真站在窗边，看着外面的路灯。她想起理事。理事站在那些孩子面前，看着他们的眼睛。他该说什么？说对

不起？说公司里有内鬼？说你们的行程从第一周就被卖出去了？说那些在停车场等着你们的人，不是自己跟来的，

是有人告诉他们的？是从公司里告诉他们的？他该怎么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但他得去说。他自己去说。看

着他们的眼睛，告诉他们。

窗外，那只猫从墙头跳下去了，消失在夜色里。也许明天会来，也许不会。但路灯还亮着，照着光秃秃的银杏树，

照着对面小区的围墙。没有人站在那里。新闻还在滚动播放，评论区里有人在哭，有人在骂，有人在问

MONSTA X还好吗，有人在问CRAVITY还好吗，有人在问宇宙少女还好吗，有人在问那个出道

才四个月的男团还好吗。没有人知道她们在哪。她们在北京，在丰台，在东大街，在一家没有名字的酒店里。她

们还要在北京待很久。去所有她们没去过的地方，吃所有她们没吃过的东西，看所有她们没看过的风景。然后回

韩国，回舞台，回那个灯光打在身上、音乐响起来的地方。那些孩子也会回去。他们也会站在舞台上，也会发光，

也会笑。他们才出道四个月。他们还会出道四年、十四年、四十年。只要他们还在唱，还在跳，还在舞台上。那

些藏在暗处的人，永远不会消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他们也不会消失。他们在这里。他们活着。他们安全。

这就够了。

四十七，又被发现了

她们在北京的第四周，开始觉得安全了。

不是那种刻意的、提醒自己要小心的安全，是那种不知不觉的、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松懈。金志垣在南锣鼓巷买

糖葫芦的时候，不再把帽子压到眉毛了。李贤瑞在颐和园的十七孔桥上拍照，围巾松松地搭在肩上，没有裹住半

张脸。张员瑛站在景山万春亭下面看故宫全景的时候，把大衣的扣子解开了，风吹过来，衣角飘起来，她没有去

按。直井怜在798的涂鸦墙前面拍了照片，发到了群聊里——那个只有她们六个的群聊，配了一行字：

“北京。”安俞真回了一个笑脸。

全哥站在她们后面，看着这一切，没有说话。他也觉得安全了。新闻里说，那60多个私生饭已经判了，主犯

四年，从犯缓刑，罚款。公司里的内鬼全清了，CRAVITY的、宇宙少女的、MONSTA X的、新人

男团的，10个人，一个没剩，全交给警方了。理事在电话里说“不会再有了”，声音很累，但很确定。全哥信

了。他也觉得安全了。

她们开始像普通游客一样逛北京。没有帽子，没有口罩，没有压低帽檐、裹紧围巾、低着头快步走。她们站在天

坛的祈年殿前面排队买票，金志垣用翻译软件跟售票员比划了半天，终于买到六张学生票——虽然她们不是学

生，但售票员看了她们一眼，卖了。她们在北海公园划船，脚蹬的那种，金秋天蹬了一会儿就累了，换金志垣蹬，

金志垣蹬了一会儿也累了，换安俞真蹬。船在湖心转了三圈，哪儿也没去成。直井怜坐在船尾，把脚伸到水里，

凉得缩回来，又伸进去。张员瑛坐在她旁边，看着水面，嘴角弯着。

她们在王府井小吃街吃了炸蝎子。金志垣第一个吃的，咬了一口，嚼了嚼，说“像炸虾片”。金秋天没敢吃，李

贤瑞也没敢吃，安俞真咬了一小口，咽下去了，表情没变。直井怜把蝎子举起来拍了张照片，发给家人看。她妈

妈回了一串惊叹号。张员瑛没吃，但她看着金志垣吃完了整串，笑了。

她们在后海的酒吧街上走，白天酒吧不开门，门板卸下来靠在墙边，能看到里面的吧台和高脚椅。金志垣在一家

酒吧门口停下来，指着招牌说“晚上有乐队演出”，安俞真说“那晚上来”，金秋天看着她，她笑了笑，说“开玩

笑的”。但她说“开玩笑”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点别的东西，像什刹海冰面上的光，闪了一下就没了。

她们在奥林匹克公园的广场上喂鸽子。金志垣买了一袋玉米粒，撒在地上，鸽子围过来，咕咕叫。一只胆大的鸽

子飞到李贤瑞肩膀上，她僵住了，不敢动，金秋天在旁边笑得蹲在地上。张员瑛把玉米粒放在手心里，等了好久，

没有鸽子来，直井怜把自己的玉米粒倒了一半给她。安俞真站在旁边，看着她们，阳光照在她脸上，很暖。

她们在潘家园旧货市场淘了一下午。金志垣买了一串手串，说是玛瑙的，李贤瑞说是玻璃的，金志垣说“玻璃的

也好看”。金秋天买了一个铜香炉，很重，抱了一路，回酒店发现底下刻着“微波炉专用”。李贤瑞买了一本旧

书，全是中文，一个字都看不懂，但她说里面的插图好看。直井怜买了一顶新帽子，和丢的那顶、后来买的那顶，

一模一样。她现在有三顶一模一样的黑色棒球帽了。

她们在蓝色港湾的灯光节看灯。圣诞节刚过，灯还亮着，蓝色的、白色的、金色的，挂在树上、屋顶上、栏杆上，

整个商业区像一个发光的童话镇。金秋天站在一棵蓝色的灯树下，仰着头，看了一会儿，说“好漂亮”。旁边有

人举着手机拍她。不是偷拍，是正大光明地拍。一个年轻女孩，穿着白色的羽绒服，举着手机，对着金秋天拍了

又拍。金秋天看到了，没有躲。她站在那里，让那个女孩拍。女孩拍完了，放下手机，看了金秋天一眼，笑了笑，

走了。金秋天也笑了笑。她以为那只是一个普通的游客，在拍一棵好看的灯树，树下面站着一个人。她不知道，

那个女孩把照片发到了微博上，配了一行字：“在北京蓝色港湾偶遇一个超美的韩国小姐姐，好像IVE的金秋

天。”

那条微博发了不到一个小时，转发过了两千。评论区里有人在说“就是她”，有人在说“IVE在北京？”，有

人在说“她们不是失踪了吗”，有人在说“王府井之后就没消息了，原来还在北京”。有人把照片放大，看到了

金秋天旁边模糊的五个身影，安俞真的马尾、金志垣的包、李贤瑞的围巾、张员瑛的侧脸、直井怜的棒球帽。那

条微博被截图，转到推特，转到韩网，转到Naver Cafe，转到每一个IVE粉丝站的首页。标题变成

了——“IVE在北京。蓝色港湾。金秋天确认。其他成员也在。”

全哥看到那条微博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他坐在酒店大堂的沙发上，刷手机，刷到一张照片，手指停住了。金

秋天站在蓝色的灯树下，仰着头，光打在她脸上，很清楚。不是偷拍的模糊照片，是很清楚的照片，能看清她的

五官、她的围巾、她大衣上的扣子。全哥的脊背凉了一下。他站起来，走到电梯口，按了向上的按钮。电梯门开

了，他走进去，按了三楼。数字从1跳到2，从2跳到3，门开了。他走到房间门口，敲了门。

安俞真来开门的时候，头发还是湿的，刚洗完澡。“怎么了？”

全哥把手机递给她。安俞真接过来，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金秋天站在蓝色的灯树下，仰着头，光打在她脸

上，很清楚。她看着那张照片，想起今天下午在蓝色港湾，金秋天说“好漂亮”。她想起旁边有人在拍照，金秋

天没有躲。她以为那只是一个普通的游客，在拍一棵好看的灯树，树下面站着一个人。她不知道，那是一个粉丝。

她不知道，那条微博已经转了几千次了。她不知道，她们在北京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所有的粉丝站、所有的论坛、

所有的社交平台。

她坐在床边，把手机还给全哥。“还有人认得我们。”

全哥站在门口。“嗯。”

“我们没有藏好。”

“不是你们没藏好。是有人在看。总会有人在看。”

金秋天从浴室出来，头发还滴着水，看到全哥的脸色，问“怎么了”。安俞真没有说话，把手机递给她。金秋天

接过来，看到了那张照片。她站在蓝色的灯树下，仰着头，光打在她脸上，很清楚。她看了很久。“是我没注意。

旁边有人在拍，我看到了，以为只是普通游客。”

安俞真看着她。“不是你的错。”

金秋天没有说话。她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坐在床上，开始擦头发。毛巾盖住了她的脸，看不清表情。

金志垣从隔壁房间过来，手里拿着手机，脸色发白。“你们看到微博了吗？我们上热搜了。中国这边的热搜。

IVE在北京。金秋天确认。还有人发了我们在南锣鼓巷的照片，在颐和园的照片，在798的照片。全是这

几天的。有人一直在跟，一直在拍，我们没有发现。”

房间里很安静。安俞真站在窗边，把窗帘拉开了一条缝。丰台东大街的路灯还亮着，照在光秃秃的银杏树上，照

在对面小区的围墙上。那只猫不在墙头，也许明天会来，也许不会。她看着那条空荡荡的围墙，看了很久。

“全哥，”她说，“还有人没有抓完。那些人判了，但还有新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们永远不会消失

的。”

全哥没有说话。他站在门口，看着她们。

金秋天把毛巾从脸上拿下来，眼睛红了，但没有哭。“我以为安全了。新闻上说，那些人判了，公司里的内鬼全

抓了。我以为不会再有了。我以为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站在灯下面，拍一张照片，不用躲，不用怕。我错了。”

安俞真走到她旁边，坐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你没有错。你只是站在一棵好看的灯树下面，仰着头，觉得好

看。你没有错。”

金秋天的眼泪掉下来了。她没有擦，让眼泪顺着脸颊滴在睡衣上。“我不想再躲了。我不想再戴着帽子、裹着围

巾、低着头走路了。我不想再看一张照片，先看背景里有没有人在拍我们。我不想再听到手机响就害怕了。我够

了。”

安俞真握着她的手。“那就不躲了。”

金秋天抬起头。“不躲了？”

“不躲了。他们想拍，就让他们拍。他们想跟，就让他们跟。他们想发到网上，就让他们发。我们不躲了。我们

跑够了，躲够了，害怕够了。我们不躲了。”

全哥站在门口，看着安俞真。她的声音很稳，像那天在王府井教堂前面，看着私生饭被警察带走的时候一样稳。

他想起她说过的话——“我们不怕了。他们永远不会消失，但我们也不会消失。”

他走进房间，把窗帘拉上了。“明天换个地方。去一个没人认识你们的地方。北京很大，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粉丝。

不是每个地方都有人认得你们。”

金志垣抬起头。“去哪？”

全哥想了很久。“邯郸。去看成语之乡。那边游客多，但韩国游客少。认得出你们的人少。”

金秋天擦了擦眼泪。“什么时候走？”

“过几天？大概4天吧，现在票少。早上。我订票。从北京西站出发。但是去之前还是先去房山长阳躲一

下。”

全哥拿出手机，开始订票。房间里的灯亮着，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看不到外面的路灯和银杏树。安俞真坐在床

上，握着金秋天的手。金志垣把包带系好了，放在床头柜上。李贤瑞把围巾叠好，放在枕头旁边。张员瑛坐在椅

子上，系好了鞋带。直井怜把棒球帽戴上，压得很低。

安俞真看着窗外。窗帘是拉着的，但她知道外面有路灯，有银杏树，有围墙，有那只也许明天会来的猫。她知道，

那张照片已经传遍了网络，那些评论已经铺天盖地，那些藏在暗处的人，已经看到了，已经在路上了。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他们永远不会消失。但她不怕了。她们不怕了。她们在北京，在丰台，在东大街，在一家没有名字的

酒店里。明天她们要去房山长阳，之后再去河北邯郸。她们还会回来，还会站在舞台上，还会唱歌，还会跳舞，

还会发光。那些藏在暗处的人，会一直跟着她们。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永远不会消失。但她们也不会消失。她

们在这里。她们活着。她们不怕了。这就够了。

四十八，哪些人追到丰台东大街了

金秋天被拍到的那天晚上，全哥没有睡。

他坐在酒店大堂的沙发上，手机屏幕亮着，是那张照片——金秋天站在蓝色的灯树下，仰着头，光打在她脸上，

很清楚。转发已经过万了，评论还在涨。有人在扒她们住的酒店，有人在扒她们这几天的行程，有人在说“我在

南锣鼓巷也看到她们了”，有人在说“她们肯定还在北京”。全哥把手机翻过去，扣在膝盖上。大堂里很安静，

前台的大姐在打瞌睡，走廊里的灯灭了一半。他闭上眼睛，脑子里一直在转。那些人看到照片了，那些人知道她

们在北京了，那些人已经在路上了。他睁开眼睛，站起来，走到前台，拿了一瓶水，又坐回去。他没有上楼。他

坐在大堂里，等着。

凌晨三点，他看到了那个人。

不是从门口进来的，是从电梯里出来的。那个人穿着一件黑色的冲锋衣，帽子压得很低，手里拿着一杯咖啡—

— 凌晨三点的咖啡，他不喝，只是拿着。他走到大堂的沙发区，坐在全哥对面，没有看全哥。他拿出手机，屏

幕亮了，是那张照片。他看了很久，然后抬起头，看了一眼电梯上方的数字。1。他没有动。全哥坐在对面，看

着他，他没有看全哥。全哥站起来，走到电梯口，按了向上的按钮。电梯门开了，他走进去，按了三楼。数字从

1跳到2，从2跳到3。门开了。他走出去，走廊里很安静，地毯是深灰色的，踩上去没有声音。他走到房

间门口，敲了门。

安俞真来开门的时候，头发乱糟糟的，眼睛还没睁开。“怎么了？”

全哥站在门口，声音很低，低到只有安俞真能听到。“楼下有人。大堂。穿黑色冲锋衣。从三点就坐在那里。没

动过。”

安俞真的手指攥着门把手，睡意全没了。“确定？”

“确定。我看了他一个小时。他不看手机，不喝水，不睡觉。他坐在那里，等。”

安俞真没有说话。她转身走进房间，把灯打开了。金秋天从被子里探出头来，眯着眼睛。金志垣翻了个身，嘟囔

了一句什么。李贤瑞坐起来，把围巾从枕头旁边拿起来，攥在手心里。张员瑛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直井怜把

棒球帽从床头柜上拿起来，戴上了。

“走。”安俞真说。只有一个字。

没有人问为什么。金秋天从床上下来，把衣服穿上。金志垣把祈年殿的模型从床头柜上拿起来，装进包里——

已经拼好了，耳朵没掉。李贤瑞把围巾围好，打了个结。张员瑛把大衣扣子扣好，把交通卡塞进口袋。直井怜把

棒球帽压得很低。六个人，站在房间里，行李已经收拾好了。她们来北京的时候，行李不多。现在多了很多东西

— — 金志垣的祈年殿、金秋天的铜香炉、李贤瑞的旧书、直井怜的三顶帽子。安俞真什么都没买，她的行李箱

里还是那几件衣服，和来的时候一样。

全哥站在门口，看着她们。“走楼梯。不要坐电梯。不要说话。跟着我。”

她们走了。安俞真走在最前面，推开消防通道的门。楼梯间里只有应急灯，昏黄的光照在灰色的水泥墙上。她的

脚步声在空旷的空间里回荡，哒，哒，哒。金秋天跟在后面，金志垣、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一个接一个。

全哥走在最后面，手里攥着手机，屏幕亮着，是房山长阳一家酒店的地图。他不知道那家酒店好不好，不知道安

不安全，不知道有没有人认得她们。他只知道，它在北京的西南边，很远，坐地铁要一个半小时。远到那些人找

不到。

她们走下楼。三楼，二楼，一楼。全哥推开消防通道的门，往外看了一眼。走廊里没有人。他走出去，安俞真跟

在后面。她们穿过大堂，前台的大姐抬起头，看到她们六个拎着行李箱，凌晨四点，要走了。她没有问。全哥走

在最前面，推开玻璃门。冷风灌进来，安俞真没有缩脖子。她站在门口，左右张望了一下。左边是丰台东大街，

右边是丰台东大街，前面是地铁站的入口。没有人。她不知道，在大堂的沙发上，那个穿黑色冲锋衣的人已经站

起来了。他看到了她们。六个人，六个行李箱，全哥走在最前面。他看到了。他拿起手机，打了一行字：“她们

出来了。丰台东大街。往地铁站走了。”消息发到群里。他等了三秒，群里有人回了一句：“跟着。”

安俞真不知道。她只知道她们在走。从酒店门口走到地铁站入口，三百米。她走得很快，但没有跑。她知道不能

跑。跑会有声音，跑会被人看到，跑会让那些人知道她们在逃。她走进地铁站，走下台阶。台阶是浅灰色的花岗

岩，宽敞平整，两侧是玻璃护栏。日光灯嵌在顶棚里，把整个楼梯间照得通亮。她刷卡进站，站在站台上，看着

隧道深处。全哥站在她旁边，金秋天、金志垣、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站在后面。列车进站了，门开了，她走

进去，坐在靠窗的位置。列车启动了，窗外的灯一盏一盏地闪过。

她不知道，在她们后面那节车厢里，那个穿黑色冲锋衣的人也在车上。他没有看她们，他站在门边，低着头看手

机。他的手机屏幕上是那张照片——金秋天站在蓝色港湾的灯树下，仰着头，光打在她脸上，很清楚。他在丰

台找了三天，找了十几家酒店，终于找到了。他看到她们从酒店出来，看到她们走进地铁站，看到她们上了9

号线。他不知道她们要去哪，但他跟着。他不需要知道，跟着就行了。

列车到了六里桥。安俞真站起来，换乘10号线。全哥走在最前面，步子很快。安俞真跟在后面，金秋天、金

志垣、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一个接一个。换乘通道里人很多，脚步声在狭窄的空间里被放大。她们不知道，

在她们身后二十米的地方，那个穿黑色冲锋衣的人也在换乘。他没有跟太近，他知道怎么跟。他从亮马河就开始

跟了，跟到天安门，跟到丰台，跟到现在。他有的是耐心。

10号线到了公主坟。安俞真站起来，换乘房山线。这是她们第一次坐这条线，车厢里人很少，座位空着一大

半。安俞真坐在靠窗的位置，金秋天坐在她旁边，金志垣、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坐在对面。全哥站在门边，

手扶着把手，看着窗外的隧道。列车从地下钻出来，开上了地面。窗外的风景变了，不再是黑洞洞的隧道，是灰

色的天空、光秃秃的树、远处的楼房和工地。金志垣看着窗外，说了一句“好远”。没有人回答。

列车到了长阳站。安俞真站起来，下车了。站台很小，人很少，和丰台东大街站差不多。她走出地铁站，站在出

口处，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是凉的，干的，带着一股泥土和枯草的味道。没有糖炒栗子，没有煤炉子，没有

胡同里的老房子味。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条宽阔的马路，两边的楼盘还在盖，塔吊高高低低地立着，像一群沉默

的巨人。全哥站在她旁边，打开手机地图，找到了酒店。“往前走，十五分钟。”

她们走在长阳的马路上。路很宽，车很少，两边的银杏树比丰台的还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一个老头骑着

三轮车从她们面前经过，车斗里装着几棵白菜，和丰台东大街的那个老头一模一样。金志垣多看了两眼，老头没

有看她。一个年轻妈妈牵着小孩从她们身边走过，小孩在吃糖葫芦，嘴角粘着糖衣，和南锣鼓巷的小孩一模一样。

没有人看她们。没有人认识她们。她们走了十五分钟，到了一家酒店门口。门面不大，招牌上的字她不认识。全

哥走进去，前台是一个年轻女孩，戴着眼镜，正在看手机。全哥用中文说“六间房，三天”，女孩查了一下，点

了点头，把房卡递给他。七个人，六间房，三天。

安俞真站在房间窗边，把窗帘拉开了一条缝。窗外是一条安静的街道，银杏树光秃秃的，对面是一个还在盖的小

区，塔吊的剪影在灰蒙蒙的天空下立着。没有人站在那里。没有银杏树下的阴影，没有路灯照不到的角落，没有

站在那里的人。她不知道，在长阳地铁站的出口，那个穿黑色冲锋衣的人正站在那里，看着手机屏幕上的地图。

他不知道她们住在哪个酒店，但他知道她们在长阳。他在地图上标了一个点，在长阳站旁边。他等了三分钟，群

聊里有人回了一条消息：“我们也到了。三个人。在长阳站。她们在哪？”

他打字：“不知道。在长阳。找。”

他把手机放进口袋，走进长阳的夜色里。他不知道她们住在哪个酒店，不知道她们要待多久，不知道她们什么时

候走。但他知道，她们在长阳。他会找到的。他有的是时间。他等得起。

安俞真不知道这些。她只知道她们在长阳，在一条安静的街道上，在一家没有名字的酒店里，在三楼的一间房间

里。窗外没有路灯，没有银杏树，没有蹲在墙头的猫。只有灰蒙蒙的天和沉默的塔吊。她把窗帘拉上了。金秋天

坐在床上，把鞋脱了。金志垣把包放在床头柜上，祈年殿的模型还在，耳朵没掉。李贤瑞把围巾叠好，放在枕头

旁边。张员瑛坐在椅子上，把鞋带系好了，又解开了。直井怜把棒球帽摘下来，放在膝盖上。

全哥站在门口，看着她们。“先住三天。等这边消停了，再回去。”

安俞真看着他。“那些人会找到这里吗？”

全哥想了很久。“不知道。但我们会比他们快。”

安俞真没有说话。她看着窗外。窗帘是拉着的，但她知道外面是灰蒙蒙的天，是沉默的塔吊，是一条她从来没有

来过的街道。那些人会找到这里的。她知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们永远不会消失。但他们不会永远比她们

快。她转过身来，看着金秋天，看着金志垣，看着李贤瑞，看着张员瑛，看着直井怜。

“明天去逛奥特莱斯。”她说。

金秋天抬起头。“不是要躲吗？”

安俞真看着她。“躲够了。他们想跟，就让他们跟。我们不怕了。”

金秋天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她笑了。不是那种舞台上的、标准的笑，是那种——真正的、从心里长出来的、

不再害怕的笑。金志垣也笑了。李贤瑞笑了。张员瑛的嘴角弯了一下。直井怜把棒球帽戴上，眼睛弯着。

全哥站在门口，看着她们笑。他也笑了。不是那种“安全了”的笑，是那种——她们还在笑，她们还敢笑，她

们还愿意笑的笑。这就够了。他转身走了。走廊里很安静，他的脚步声越来越远，然后是一扇门开的声音，又关

上。

安俞真站在窗边，把窗帘拉开了一条缝。窗外，长阳的街道很安静，路灯亮着，照着光秃秃的银杏树，照着对面

工地的塔吊。没有人站在那里。没有人知道她们在这里。她们在这里，在房山，在长阳，在一家没有名字的酒店

里。明天去逛奥特莱斯，后天去看湖，大后天去所有她们没去过的地方。她们还会回去的。回韩国！

四十九, 惊觉·长阳

她们在长阳的第二天，去了奥特莱斯。

没有帽子，没有口罩，没有压低帽檐、裹紧围巾、低着头快步走。金志垣把祈年殿的模型留在酒店里，只背了一

个小包。李贤瑞把围巾松松地搭在肩上，风一吹就飘起来。张员瑛把大衣的扣子解开了，走路的时候衣角甩来甩

去。直井怜戴了一顶新帽子——三顶里最旧的那顶，帽檐已经有点弯了，但她喜欢。安俞真走在最前面，步子

不快不慢，像每一个普通的、去逛街的人。全哥走在最后面，手插在口袋里，眼睛扫过每一个从身边经过的人。

没有人。没有穿黑色冲锋衣的人，没有拿着咖啡不喝的人，没有坐在沙发上看暗屏手机的人。只有周末来逛奥特

莱斯的家庭，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妈妈，牵着小孩的老头，手挽手的情侣。

金志垣在一家运动品牌店门口停下来，橱窗里摆着一双白色的运动鞋。她看了很久。“好看。”她说。金秋天凑

过来看了一眼。“你鞋够多了。”“这双不一样。”金秋天没有问她哪里不一样，跟着她进去了。李贤瑞在一家

卖围巾的店门口停下来，摸了摸橱窗里的一条羊毛围巾，浅灰色的，很软。她没有进去，站在门口摸了一会儿，

走了。张员瑛在一家书店门口停下来，橱窗里摆着一本画册，封面上是故宫的角楼，雪落在瓦上，红墙白瓦。她

站在门口看了很久，没有进去，走了。直井怜在一家帽子店门口停下来，橱窗里摆着一排棒球帽，黑色的、藏青

色的、卡其色的。她没有进去。她已经有三顶了。

她们在奥特莱斯逛了一整个上午。金志垣买了那双白色的运动鞋，当场就换上了，旧鞋塞进鞋盒里，拎着走。金

秋天买了一条围巾，浅灰色的，和李贤瑞摸的那条一模一样。她把它围在脖子上，走了两步，说“很暖”。李贤

瑞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金秋天把围巾解下来，围在李贤瑞脖子上。“你刚才摸了很久。”李贤瑞把脸埋进围

巾里，没有说话。张员瑛买了一本画册，不是故宫角楼那本，是另一本，封面上是秋天的银杏叶，铺满了整条路。

她翻了几页，合上了，塞进包里。直井怜没有买帽子，她买了一副手套，黑色的，指尖可以触屏的那种。她戴上

试了试，给家人发了一条消息：“北京很冷，我买了手套。”她妈妈回了一个爱心。

中午的时候，她们在奥特莱斯的美食广场吃了午饭。金志垣点了麻辣烫，辣得直吸气，但她说好吃。金秋天点了

炸酱面，和南锣鼓巷那家不一样，酱更甜一些。李贤瑞点了饺子，猪肉白菜馅的，和亮马河边那家包子铺的味道

一样。张员瑛点了白粥，什么配菜都没要，就一碗白粥。直井怜点了一份炒饭，用勺子一粒一粒地吃。安俞真坐

在她们对面，什么也没点。她看着她们吃，看着金志垣辣得吸气，看着金秋天把面条绕在筷子上，看着李贤瑞把

饺子蘸醋，看着张员瑛一勺一勺地喝粥，看着直井怜一粒一粒地数米粒。她笑了。

“你不吃？”金秋天问。

“不饿。”

金秋天把自己碗里的炸酱面夹了一筷子放到她碗里。“吃。”安俞真没有拒绝。她低下头，吃完了那几根面条。

她们从奥特莱斯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开始往下走了。天从白色变成浅灰色，从浅灰色变成深灰色。路灯亮了，

照着停车场里一排一排的车。金志垣走在最前面，穿着新买的白色运动鞋，步子很轻。金秋天走在旁边，围巾没

有了，围在李贤瑞脖子上。李贤瑞把脸埋在围巾里，只露出一双眼睛。张员瑛走在后面，手里拎着画册的袋子。

直井怜走在最后面，戴着新买的手套，手指在屏幕上划来划去。全哥走在最后面，手插在口袋里，眼睛扫过停车

场里的每一辆车。没有人。没有黑色的车，没有没熄火的车，没有车里坐着人、车灯却关着的车。

她们走回酒店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长阳的街道很安静，路灯亮着，照着光秃秃的银杏树，照着对面工地的塔

吊。那只猫不在墙头——长阳的墙头没有猫。只有灰蒙蒙的天和沉默的塔吊。安俞真站在酒店门口，回头看了

一眼。没有人。没有人站在路灯下面，没有人站在银杏树后面，没有人站在对面工地的阴影里。她推开玻璃门，

走了进去。

全哥没有跟她们上楼。他站在大堂里，看着她们走进电梯，看着电梯门关上，看着数字从1跳到3。然后他走

到前台，用中文问：“今天有人来找我们吗？问有没有韩国人住在这里。”前台的大姐想了想，摇了摇头。“没

有。没人问过。”全哥点了点头，走到大堂的沙发上坐下来。他没有上楼。他坐在大堂里，等着。

安俞真站在房间窗边，把窗帘拉开了一条缝。窗外，长阳的街道很安静，路灯亮着，照着光秃秃的银杏树，照着

对面工地的塔吊。没有人站在那里。没有人知道她们在这里。她把窗帘拉上了。金秋天躺在床上，翻着手机里的

照片。奥特莱斯的白色运动鞋、麻辣烫的碗、炸酱面的盘子、李贤瑞围着灰色围巾的照片。她翻到那张照片，看

了很久。李贤瑞站在奥特莱斯的广场上，围巾围住了半张脸，只露出一双眼睛，眼睛是弯的。

“贤瑞，”金秋天把手机举起来，“这张好看。”李贤瑞走过来看了一眼。“围巾好看。”“你好看。”李贤瑞没

有说话，把脸埋进围巾里。

金志垣在试新买的运动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很轻。走路没有声音。”她走到门口，又走回来，走到窗边，

又走回来。张员瑛坐在椅子上，翻着那本画册。银杏叶铺满了整条路，金黄色的，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

在地上画出一块一块的光斑。她翻到那一页，看了很久。直井怜坐在角落里，戴着新买的手套，在手机上打字。

她打了一行字，删掉，又打了一行字，又删掉。最后她发了一条消息：“妈妈，北京很冷，但我买了手套。”她

妈妈秒回：“那就好。”她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把手套摘下来，叠好，放在枕头旁边。

安俞真站在窗边，看着她们。金秋天在翻照片，金志垣在试鞋，李贤瑞在看金秋天翻照片，张员瑛在看画册，直

井怜在摘手套。她们在长阳，在一条安静的街道上，在一家没有名字的酒店里，在三楼的一间房间里。窗外没有

路灯，没有银杏树，没有蹲在墙头的猫。只有灰蒙蒙的天和沉默的塔吊。但她们在这里。她们活着。她们不怕了。

这就够了。

全哥在大堂里坐了一夜。没有人来。没有穿黑色冲锋衣的人，没有拿着咖啡不喝的人，没有坐在沙发上看暗屏手

机的人。只有前台的大姐在打瞌睡，走廊里的灯灭了一半，窗外的路灯亮着，照着光秃秃的银杏树，照着对面工

地的塔吊。凌晨四点，他站起来，走到电梯口，按了向上的按钮。电梯门开了，他走进去，按了三楼。数字从1

跳到2，从2跳到3。门开了。他走出去，走廊里很安静，地毯是深灰色的，踩上去没有声音。他走到房间

门口，没有敲门。他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里面很安静，没有脚步声，没有说话声，没有翻照片的声音、试鞋

的声音、翻画册的声音、摘手套的声音。只有呼吸声，均匀的，轻轻的，像什刹海冰面上的光，闪了一下就没了。

他转身走了。走廊里很安静，他的脚步声越来越远，然后是一扇门开的声音，又关上。

安俞真翻了个身，面朝墙。墙是白色的，什么都没有。她盯着那面墙，像盯着一个巨大的空白屏幕。她不知道那

些人有没有跟来，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找到长阳。她不知道。但她知道，她们在这里。在

长阳，在一条安静的街道上，在一家没有名字的酒店里，在三楼的一间房间里。明天去逛奥特莱斯，后天去看湖，

大后天去所有她们没去过的地方。那些藏在暗处的人，会一直跟着她们。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永远不会消失。

但她们也不会消失。她们在这里。她们活着。她们不怕了。这就够了。

五十，北京西站——邯郸东站

她们在长阳奥特莱斯的第二天，又被认出来了。

不是私生饭。是一个中国粉丝，在运动品牌店门口认出了金志垣的新鞋——不是鞋的款式，是鞋带系法。金志

垣系鞋带的方式很特别，先打一个结，再绕一圈，再打一个结，这样永远不会松。她从小就这样系，出道以后也

这样系，粉丝站里有人专门研究过她的鞋带，出了一期教程。那个粉丝看到鞋带的时候，心跳漏了一拍。她抬起

头，看到了金志垣的脸。然后看到了旁边的金秋天、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看到了站在后面的安俞真。看到

了更后面的全哥。她没有尖叫，没有冲上去，没有要签名。她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她们，手在发抖。然后她拿出

手机，拍了一张照片。不是偷拍，是正大光明地拍。金志垣看到了，没有躲。她站在那里，让那个粉丝拍。粉丝

拍完了，放下手机，看了金志垣一眼，想说什么，没说出来。金志垣朝她笑了笑，转身走了。

粉丝站在原地，看着她们走远，手还在抖。她把照片发到了微博上，配了一行字：“IVE在长阳奥特莱斯。不

是以前的照片。是今天的。地址：房山长阳，某某奥特莱斯，二楼运动品牌区。她们还在。”

那条微博发了不到二十分钟，转发过了五千。评论区里有人在说“别发地址”，有人在说“你疯了”，有人在说

“她们会被盯上的”，有人在说“已经晚了”。有人把地址截图，发到私生饭的加密群聊里。群聊的名字叫“星群

2.0”。原来的“星群”被警方破解了，但他们又建了一个新的。群里有三十多个人，有人在首尔，有人在北京，

有人在上海，有人在东京。那张截图发进去的时候，群里沉默了三秒。然后有人回了一句：“长阳。离丰台不远。

一个小时。”

金秋天站在奥特莱斯的广场上，阳光照在她脸上，很暖。她不知道那条微博已经转了几千次了，不知道那个地址

已经被发到私生饭的群里了，不知道那些人已经在路上了。她只知道，刚才那个粉丝拍了照片，她没有躲。她不

怕了。安俞真站在她旁边，全哥站在后面，手机震了一下。他掏出来看，是微博的推送——那张照片，那行字，

那个地址。他的手指停住了。他抬起头，看着广场上的人群。没有人看起来像私生饭，没有人拿着咖啡不喝，没

有人坐在长椅上看暗屏手机。但他知道，他们已经在路上了。他走过去，站在安俞真旁边，声音很低，低到只有

她能听到。“微博上有人发了地址。长阳。这家奥特莱斯。二楼。她们在路上了。”

安俞真的手指攥紧了购物袋的提手。她没有回头，没有慌张，没有跑。她站在那里，看着广场上的人群，看着那

些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妈妈、牵着小孩的老头、手挽手的情侣。那些人里，有私生饭吗？已经来了吗？她不知道。

她只知道，她们要走。现在。

“走。”她说。只有一个字。

金秋天看着她，没有问为什么。金志垣把新买的运动鞋从鞋盒里拿出来，旧鞋塞进去，鞋盒扔进垃圾桶。李贤瑞

把围巾从脖子上解下来，塞进包里。张员瑛把画册的袋子攥紧了。直井怜把棒球帽压得很低。全哥走在最前面，

步子很快。安俞真跟在后面，金秋天、金志垣、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一个接一个。她们走过奥特莱斯的广场，

走过喷泉，走过卖气球的小贩，走过正在自拍的情侣。没有人看她们。没有人知道她们在逃。全哥走到停车场，

拦了一辆出租车。“北京西站。”他用中文说。司机点了点头，发动了车。

安俞真坐在后座，看着窗外。奥特莱斯的招牌越来越远，喷泉越来越小，广场上的人变成了一个个模糊的点。她

不知道那些人有没有跟上来，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追到北京西站。她不知道。她只知道，

她们在走。离开长阳，离开奥特莱斯，离开北京。

全哥坐在副驾驶，手机屏幕亮着，是火车票的订票页面。北京西到邯郸东，六张票，最近的一班，还有一个小时。

他付了款，把手机收起来。他回头看了一眼后座。安俞真靠在车窗上，金秋天握着她的手，金志垣抱着包，李贤

瑞把脸埋在围巾里，张员瑛看着窗外，直井怜把棒球帽压得很低。六个人，挤在一辆出租车里，离开北京。

出租车上了京港澳高速。路很宽，车很多，速度很快。窗外的风景从高楼变成厂房，从厂房变成农田，从农田变

成光秃秃的山。金志垣看着窗外，说了一句“好远”。没有人回答。

北京西站到了。全哥付了车费，推门下车。安俞真跟在后面，金秋天、金志垣、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一个接

一个。她们站在北京西站的北广场上，阳光照在玻璃幕墙上，反着光，刺得她眯起眼睛。广场上人很多，拖着行

李箱的、背着包的、抱着小孩的、拎着土特产的。没有人看她们。没有人知道她们是谁。全哥走在最前面，走进

候车厅。候车厅很大，顶很高，灯很亮，广播里在播车次信息，中文一遍，英文一遍。安俞真听不懂，但她看到

了屏幕上那个红色的字：G671，北京西—邯郸东，16:07开。还有四十分钟。

她们过了安检，找到检票口。检票口前排着长长的队，弯弯曲曲的，像一条被拧了好几圈的绳子。全哥站在队尾，

安俞真站在他旁边，金秋天、金志垣、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站在后面。没有人说话。没有人看手机。没有人

知道那些私生饭有没有跟上来，有没有也买了票，有没有也站在这个候车厅里，在某个角落里，看着她们。检票

了。全哥走在最前面，把身份证放在闸机上，门开了。安俞真跟在后面，一个一个地过。她们走下站台，找到了

车厢。安俞真坐在靠窗的位置，金秋天坐在她旁边，金志垣、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坐在对面。全哥站在过道

里，把她们的行李塞进头顶的行李架。列车启动了。窗外的站台开始后退，越来越快，越来越远。北京西站的灯

变成了一个个模糊的光点，然后消失在灰色的天空里。

安俞真看着窗外。农田、厂房、光秃秃的山，一帧一帧地闪过。她想起丰台东大街的银杏树，想起亮马河边的酒

店，想起天安门城楼上的风，想起南锣鼓巷的糖人，想起颐和园的十七孔桥，想起798的涂鸦墙，想起蓝色

港湾的灯树，想起长阳奥特莱斯的运动鞋。她们在北京待了快一个月。一个月里，她们跑了三个地方。丰台、房

山、现在，离开北京。她们还会回来的。她不知道什么时候，但她知道，她们还会回来的。

金秋天坐在她旁边，头靠在她的肩膀上。“我们还会回来吗？”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在跟自己说话。安俞真握

着她的手。“会的。”金秋天没有说话。她靠在安俞真的肩膀上，闭上了眼睛。

列车到了邯郸东站。天已经黑了。站台上人很少，风很大，从站台的尽头灌过来，带着一股泥土和煤灰的味道。

全哥走在最前面，安俞真跟在后面，金秋天、金志垣、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一个接一个。她们走出站，站在

邯郸东站的广场上。广场不大，灯很亮，照着几棵光秃秃的银杏树。没有人。没有拿着咖啡不喝的人，没有坐在

长椅上看暗屏手机的人，没有穿着黑色冲锋衣的人。全哥打开手机地图，找了一家酒店。不远，打车十分钟。他

拦了两辆出租车，安俞真、金秋天、金志垣一辆，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一辆，全哥坐在前面那辆的副驾驶。

车子驶出车站，开上了一条宽阔的马路。路两边是住宅楼，窗户一格一格地亮着，像无数只眼睛。安俞真看着那

些窗户，在想，那些人现在在哪里？还在北京吗？还在长阳吗？还在奥特莱斯吗？他们知道她们来邯郸了吗？他

们知道她们住在哪个酒店吗？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们在邯郸，在一条她从来没有来过的街上，在一辆出租车

里。窗外没有银杏树，没有塔吊，没有蹲在墙头的猫。只有灰色的楼房和亮着灯的窗户。酒店到了。门面不大，

招牌上的字她不认识。全哥走进去，前台是一个年轻男人，戴着眼镜，正在看电脑。全哥用中文说“六间房，三

天”，男人查了一下，点了点头，把房卡递给他。

安俞真站在房间窗边，把窗帘拉开了一条缝。窗外是一条安静的街道，路灯亮着，照着几棵光秃秃的银杏树。对

面是一个小区，围墙很高，墙根下停着几辆自行车。没有人站在那里。没有银杏树下的阴影，没有路灯照不到的

角落，没有站在那里的人。她把窗帘拉上了。金秋天坐在床上，把鞋脱了。金志垣把包放在床头柜上，祈年殿的

模型还在，耳朵没掉。李贤瑞把围巾叠好，放在枕头旁边。张员瑛坐在椅子上，把鞋带系好了，又解开了。直井

怜把棒球帽摘下来，放在膝盖上。

全哥站在门口，看着她们。“先住三天。等这边消停了，再回去。”

安俞真看着他。“那些人会找到这里吗？”

全哥想了很久。“不知道。但我们比他们快。”

安俞真没有说话。她看着窗外。窗帘是拉着的，但她知道外面是安静的街道，是光秃秃的银杏树，是陌生的围墙。

那些人会找到这里的。她知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们永远不会消失。但他们不会永远比她们快。她转过身

来，看着金秋天，看着金志垣，看着李贤瑞，看着张员瑛，看着直井怜。

“明天去逛邯郸。”她说。

金秋天抬起头。“逛什么？”

“不知道。随便逛逛。去没去过的地方，吃没吃过的东西，看没看过的风景。”

金秋天看着她，笑了。金志垣也笑了。李贤瑞笑了。张员瑛的嘴角弯了一下。直井怜把棒球帽戴上，眼睛弯着。

全哥站在门口，看着她们笑。他也笑了。他转身走了。走廊里很安静，他的脚步声越来越远，然后是一扇门开的

声音，又关上。

安俞真站在窗边，把窗帘拉开了一条缝。窗外，邯郸的街道很安静，路灯亮着，照着光秃秃的银杏树，照着对面

小区的围墙。没有人站在那里。没有人知道她们在这里。她们在这里，在邯郸，在一条安静的街道上，在一家没

有名字的酒店里，在三楼的一间房间里。明天去逛邯郸，后天去逛邯郸，大后天去所有她们没去过的地方。她们

还会回去的。回北京，回丰台，回东大街，回那家住了三周的酒店。回韩国，回舞台，回那个灯光打在身上、音

乐响起来的地方。那些藏在暗处的人，会一直跟着她们。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永远不会消失。但她们也不会消

失。她们在这里。她们活着。她们不怕了。这就够了。

五十一，邯郸·丛台

她们在邯郸的第一夜，谁都没有睡好。

不是害怕。是那种——换了新地方、床太软、枕头太高、暖气太足、窗外太安静的那种睡不着。金秋天翻来覆

去，被子踢到床尾又拉回来，拉回来又踢开。金志垣抱着祈年殿的模型躺在床上，耳朵对着天花板，眼睛睁着。

李贤瑞把围巾叠了又拆，拆了又叠，叠成方块，叠成长条，叠成三角形。张员瑛闭着眼睛，但睫毛一直在抖。直

井怜把棒球帽放在枕头旁边，手伸过去摸一下，确认还在，又伸过去摸一下。

安俞真没有睡。她站在窗边，把窗帘拉开了一条缝。邯郸的凌晨很安静，路灯亮着，照着光秃秃的梧桐树。她不

知道这条街叫什么名字，但全哥说过，酒店在丛台公园附近，那是邯郸的市中心。她看着窗外，对面是一个小区

的围墙，墙根下停着几辆电动车。没有猫。邯郸的墙头没有猫。她看着那条空荡荡的围墙，看了很久。脑子里一

直在转——那些人知道她们离开北京了吗？知道她们坐的是哪趟车吗？知道她们来邯郸了吗？她不知道。她只

知道，她们在邯郸，在一条她从来没有来过的街上，在一家没有名字的酒店里。没有人知道她们在这里。

天快亮的时候，她才睡着。

早上八点，全哥来敲门。安俞真去开门的时候，头发乱糟糟的，眼睛还没睁开。

“起来了，”全哥站在门口，“今天去逛逛邯郸。”他把手里拎着的早餐递给她——豆浆、包子、茶叶蛋，楼

下买的，还是热的。

安俞真接过来，靠在门框上。“全哥，那些人知道我们来邯郸了吗？”

全哥看着她，想了一会儿。“不知道。但他们在找。昨天晚上，有人在私生饭群里发了一张照片——北京西站，

我们进站的时候被拍到了。他们知道我们坐的是高铁，但不知道去哪。群里有人在猜石家庄，有人在猜保定，有

人在猜郑州。没有人提邯郸。”

安俞真的手指攥着豆浆杯子，烫的，她没有松手。“为什么没有人提邯郸？”

全哥看着她。“因为邯郸太小了。不是旅游城市，不是省会，不是交通枢纽。他们不会想到我们会来这里。”

安俞真没有说话。她站在门口，看着全哥。全哥的眼睛下面有黑眼圈，嘴唇很干，但眼睛很亮。他也没有睡好，

但他在，她们在。

“今天去逛邯郸，”全哥说，“好好逛。戴上帽子，围上围巾，别让人认出来。”

安俞真点了点头。

她们出门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

安俞真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服，帽子压得很低，围巾裹住了半张脸。金秋天穿了一件灰色的卫衣，帽子拉起来，

只露出眼睛。金志垣把新买的白色运动鞋换掉了，穿了一双旧的，鞋带系得很紧。李贤瑞把围巾围了两圈，遮住

了下巴和嘴。张员瑛把大衣的领子竖起来，遮住了半张脸。直井怜戴了一顶旧棒球帽——三顶里最旧的那顶，

帽檐已经有点弯了，压得很低。

六个人，站在酒店门口，像六个普通的、怕冷的、要去逛街的游客。没有人认得她们。

全哥走在前面，带着她们往丛台公园走。酒店在丛台路和中华大街交叉口附近，走路不到十分钟。邯郸的早晨很

安静，中华大街很宽，两边的梧桐树叶子掉光了，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空。路上人不多，一个老头在遛狗，一个

年轻妈妈推着婴儿车，几个小学生背着书包跑过去。没有人看她们。没有人认得她们。

丛台公园到了。门口是一个石牌坊，上面刻着“丛台公园”四个字。公园不收门票，走进去，是一条石板路，两

边是松树，绿绿的，在北京很少见。金志垣多看了两眼，说“这树是绿的”。金秋天说“松树冬天也是绿的”。

金志垣说“我知道，就是很久没看到了”。

她们走得很慢。石板路很长，弯弯曲曲的，通向一个高台。高台很大，用砖石砌成，有二十多米高，上面有一座

亭子，红柱灰瓦，在灰蒙蒙的天空下立着。全哥说这是武灵丛台，两千多年前建的，赵武灵王在这里阅兵、看歌

舞。金志垣站在高台下面，仰着头，脖子都酸了。“两千多年？”全哥点了点头。“比故宫老多了。”金志垣没

有说话，仰着头看了很久。

她们登上丛台。门票五块钱一张，全哥买了六张。从南门拾级而上，台阶是石头的，很宽，每一级都很矮，走起

来不费劲。东墙上刻着八个大字——“滏流东渐，紫气西来”。安俞真不认识，全哥念给她听。她站在那八个

字前面，看了很久，觉得很好看。

再往上走，有一块碑，是郭沫若1961年登丛台时题的诗。旁边还有一块碑，是乾隆皇帝写的《登丛台》律

诗和《邯郸行》词。金志垣蹲在乾隆碑前面，看了半天。“皇帝也来这里写过诗。”金秋天说“皇帝去过的地方

多了”。金志垣说“但这是邯郸，是赵武灵王的地方”。

她们继续往上走。丛台的第一层是个院落，里面有个亭子叫“回澜亭”，是1931年建的。院子里还有“武

灵馆”和“如意轩”，坐北朝南，很安静。院里的台壁上嵌着两块石碣，刻着“梅”和“兰”，是清朝的进士和举

人画的。金秋天站在“梅”前面看了很久，说好看。李贤瑞站在“兰”前面看了很久，没说话。

再往上走，到了丛台的二层。圆拱门的门楣上写着“武灵丛台”四个古体黑字。门里边还刻着“夫妻南北，兄妹

沾襟”的朱红大字。全哥说这是《二度梅》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进圆拱门，有个小凉亭，红柱碧瓦，画栋雕

梁。再上三级台阶，推开红色雕花木门，是一间方形的亭子，里面有石桌、石墩。金志垣坐在石墩上，说“像皇

帝坐过的”。金秋天说“你坐过皇帝的位置”。金志垣说“那我要拍张照”。她让李贤瑞帮她拍了一张，坐在石墩

上，手撑着石桌，笑得很开心。

从丛台上往四周看，邯郸在脚下铺开。灰色的楼房，光秃秃的树，弯弯曲曲的街道。远处是工厂的烟囱，冒着白

烟。再远处是山，灰蒙蒙的，看不清轮廓。全哥说那是太行山。金志垣站在台边上，扶着栏杆，说“好远”。安

俞真站在她旁边，风从北边吹过来，很冷，她没有缩脖子。她站在那里，看着这座陌生的城市。她不知道它叫邯

郸，不知道它有三千年的历史，不知道赵武灵王在这里胡服骑射，不知道秦始皇在这里出生。她只知道，它很小，

小到那些人不会想到这里。它很安静，安静到没有人认得她们。

她们从丛台上下来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全哥带着她们往公园里面走，经过丛台湖。湖面结了薄冰，冰上有几

片枯叶。湖边有七贤祠，是纪念赵国七位贤臣的——韩厥、程婴、公孙杵臼、廉颇、蔺相如、赵奢、李牧。金

秋天站在七贤祠前面，问“廉颇是那个负荆请罪的廉颇吗”。全哥说“是”。她点了点头，看了很久。

湖心有个小岛，岛上有一座亭子，叫望诸榭，是纪念乐毅的。乐毅是赵国人，后来去了燕国，带兵打下齐国七十

多座城，后来又回到赵国，被封为望诸君。金志垣说“这个人好厉害”。安俞真说“嗯”。她们站在湖边，看着

那座亭子，看了很久。

从丛台公园出来，已经快十二点了。全哥带着她们往新华街走。新华街就在公园南边，是邯郸的老商业街，

2024年刚改造完，现在很热闹。

她们走在中华大街上，路过邯郸市博物馆。博物馆是新的，在滏东大街那边，但她们没有去——全哥说今天先

去老街，博物馆明天再去。金志垣站在博物馆门口看了一眼，说“好大”。金秋天说“明天再来”。

到了新华街，路变窄了，两边的店铺一家挨着一家。卖衣服的、卖鞋的、卖小吃的。路中间摆着很多摊位，卖烤

鱿鱼、煎灌肠、炸串、糖葫芦。空气里飘着各种香味，混在一起，暖烘烘的。金志垣站在一个烤鱿鱼的摊位前面，

走不动了。全哥给她买了两串，她咬了一口，烫得直吸气，但她说好吃。金秋天没敢吃，李贤瑞也没敢吃，安俞

真咬了一小口，咽下去了，说“还行”。直井怜把鱿鱼举起来拍了张照片，发给家人看。

她们在新华街上走了很久。街口有两只大兔子——欢乐兔和吉祥象，很多人站在前面拍照。金志垣拉着李贤瑞

过去拍了一张，两个人比着剪刀手，笑得很开心。金秋天站在旁边看着，也笑了。

全哥带她们拐进一条小巷子，说带她们去吃面。巷子不宽，两边的墙刷得雪白，墙上画着成语故事——胡服骑

射、完璧归赵、负荆请罪。邯郸是成语之都，到处都是成语。金志垣站在“胡服骑射”的壁画前面看了很久，说

“赵武灵王好厉害”。安俞真说“嗯”。

面馆很小，只有六张桌子，门口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张四牛肉面”。全哥说这家店开了四十多年，邯郸人

都知道。安俞真指着图片点了六碗清汤牛肉面。面端上来的时候，热气扑在脸上，汤是清亮的，能看见碗底，上

面飘着香菜和几片牛肉。金志垣先喝了一口汤，鲜得眯起眼睛。“这个汤好喝。”她把辣椒油加了一勺，辣得直

吸气，又喝了一口冰水。李贤瑞把香菜挑出来放在桌上，张员瑛把辣椒油推到一边，直井怜把面条绕在筷子上，

一小口一小口地吃。安俞真吃着面，看着窗外。窗外是一条小巷子，对面是一家卖布鞋的老店，门口挂着几双手

工布鞋，风一吹，鞋带飘起来。一个老头骑着三轮车从窗前经过，车斗里装着几棵白菜。没有人看她们。没有人

认得她们。

在北京，私生饭群聊里，消息一直在刷。

有人发了一张照片——北京西站，进站口，安俞真的背影，模糊的，但能认出来。她穿着黑色的羽绒服，马尾

扎得很高，旁边是金秋天，灰色卫衣，帽子拉起来。后面还有四个模糊的身影。照片是偷拍的，角度很偏，像是

从很远的地方拉近了拍的。

发照片的人说：“她们进站了。高铁。不知道去哪。”

群里沉默了一会儿。有人说：“查。北京西站出发的高铁，今天下午的，全部查一遍。”又有人说：“太多了。

几十趟。查不过来。”又有人说：“先查石家庄。她们要跑，肯定是往南走。石家庄是第一站。”又有人说：

“保定也有可能。郑州也有可能。”又有人说：“那就分头查。一组去石家庄，一组去保定，一组去郑州。谁先

找到，群里说。”

石家庄站到了。第一个人从高铁上下来，站在站台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他把照片放大，安俞真的背影、金

秋天的侧脸、金志垣的包、李贤瑞的围巾、张员瑛的大衣、直井怜的棒球帽。他看了很久，然后开始走。他走出

站，走到广场上，走到售票厅，走到候车厅，走到每一个出站口。他走了两个小时，没有看到她们。

第二个人也到了。他从另一个出口出来，走遍了石家庄站的每一个角落。没有。

第三个人、第四个人、第五个人。他们从不同的出口出来，走遍了石家庄站的每一个角落。没有。

下午三点，群里有人发了一条消息：“石家庄没有。找遍了。没有。”又有人发了一条：“保定也没有。”又有

人发了一条：“郑州也没有。”

群里沉默了。没有人说话。他们站在石家庄站、保定站、郑州站的广场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他们不知道她

们在哪。她们不在石家庄，不在保定，不在郑州。她们在哪？没有人知道。

在邯郸，安俞真站在新华街的街口，阳光照在她脸上，很暖。全哥从面馆里出来，手里拿着几瓶水，分给每个人。

金秋天接过来，拧开盖子，喝了一口。金志垣把水瓶塞进包里，说留着下午喝。李贤瑞把水瓶捧在手心里，暖手。

张员瑛没有接，她说不渴。直井怜接过来，放在口袋里。

“下午去哪？”金秋天问。

全哥想了想。“邯郸市博物馆。就在中华大街上，不远。新馆，2020年才开的，东西很多。”

她们沿着中华大街往北走，经过丛台公园，走到人民路，再往东，到了滏东大街。邯郸市博物馆在路东边，和龙

湖公园隔路相望，是座灰色的建筑，很大，很气派。门口有一组青铜马群雕，是照着赵王陵出土的战国青铜马做

的，三匹马，形态各异，肌肉结实，尾巴打结。金志垣站在青铜马前面，伸手摸了一下，凉的。

她们走进博物馆。大厅很宽敞，三面墙上镶着三幅锻铜壁画——“磁山之光”“胡服骑射”“建安风骨”，每

幅都有七十平方米，是国内室内锻铜壁画之最。安俞真站在“胡服骑射”前面，仰着头，脖子都酸了。画上赵武

灵王骑着马，穿着胡服，身后是他的将士们，英姿飒爽。她看了很久。

她们上了三楼，是“甘丹”风华——邯郸历史文化陈列。展厅很大，从旧石器时代的新桥遗址开始，到磁山文

化，到商文化，到赵国都城，到汉代、魏晋、隋唐、宋元明清，一直到近现代。金志垣走得脚都酸了，但每一个

展柜都要停下来看。

金秋天在一面铜镜前面站了很久，镜子背面刻着花纹，看不清，但她觉得好看。李贤瑞在一排陶俑前面站了很久，

陶俑很小，只有拳头大，有站着的、坐着的、骑马的。张员瑛站在一个玻璃柜前面，里面放着一把剑，青铜的，

锈迹斑斑。她看了很久，不知道在想什么。直井怜站在她旁边，也看着那把剑。

四楼是专题陈列，有磁州窑、古代石刻艺术、中国历代钱币。金志垣在一件白地黑花瓷枕前面站了很久，上面画

着“时苗留犊”的故事。全哥给她讲了这个故事——东汉时苗去寿春当官，带着自己的牛去，离任时把小牛留

下，说小牛是吃寿春的草长大的，应该留给寿春百姓。金志垣说“这个人好清廉”。

镇馆之宝在四楼——东汉金银涂乘舆大爵酒樽，通体鎏银，纹饰鎏金，盖上有三只朱雀，腹部透雕蟠龙，底上

有铭文“建武廿三年蜀郡西工造乘舆大爵酒樽”。金志垣趴在玻璃柜上看了半天，说“好漂亮”。金秋天说“两千

年前的东西，当然漂亮”。

还有透雕螭龙纹金牌饰，战国时期的，含金量40%，牌面透雕两螭龙，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融合的产物。

还有战国红玛瑙带钩，深红色和青黄色相间，体型硕大，是战国玉带钩中的精品。还有三匹青铜马，比门口那组

群雕小很多，但更精致，专家说这是我国发现最早的写实风格的青铜马，比马踏飞燕还早四百年。金志垣说“这

个太厉害了”。

她们在博物馆待了整整一下午。从三楼到四楼，从四楼到三楼，走了好几遍。金志垣的手机里拍了几百张照片，

铜镜、陶俑、青铜剑、瓷枕、酒樽、金牌饰、玛瑙带钩、青铜马。李贤瑞在博物馆商店里买了一本画册，全是馆

藏文物的照片，铜版纸，很重，但她一直抱着。金秋天买了一个青铜马的复制品，巴掌大小，铜色的，很沉，放

在包里，包更重了。

她们从博物馆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开始往下走了。天从白色变成浅灰色，从浅灰色变成深灰色。路灯亮了，照

着光秃秃的梧桐树，照着对面龙湖公园的湖水。全哥走在前面，带着她们往回走。经过丛台公园的时候，公园里

的灯也亮了，照着丛台上的亭子，红柱灰瓦，在夜色里很好看。

金志垣站在公园门口，仰着头看了一会儿。“晚上也这么好看。”全哥说“丛台晚上有灯，更好看”。金志垣说

“那晚上再来”。全哥说“好”。

她们没有回酒店。全哥带她们去了新华街——晚上的新华街和白天的完全不一样。灯亮了，红的、黄的、蓝的，

挂在树上、屋檐上、招牌上。街上的人比白天还多，穿着战国袍的女孩站在欢乐兔和吉祥象前面拍照，小吃摊前

排着长队，烤鱿鱼的香味飘过来，和白天一样香。街区中心广场上搭了一个舞台，有人在唱戏，唢呐声很响，金

志垣听不太懂，但觉得好听。全哥说那是国潮音乐节，有摇滚，有电音，有古风。金志垣说“邯郸好热闹”。

她们在新华街上吃了晚饭。金志垣吃了一碗煎灌肠，金秋天吃了一碗炒凉粉，李贤瑞吃了一串糖葫芦，张员瑛什

么都没吃，直井怜吃了一小碗豆腐脑。安俞真站在街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看着那些穿战国袍的女孩，看着那

些举着手机拍照的游客，看着那些坐在小摊前吃东西的老人。没有人看她们。没有人认得她们。

她站在新华街的街口，阳光已经没了，路灯亮着，照在她脸上，不算暖，但也不冷了。她想起那些人，那些在石

家庄站、保定站、郑州站找了一整天的人。他们还在找。他们不知道她在哪。她在这里，在邯郸，在丛台公园旁

边，在新华街的灯火里。没有人知道。这就够了。

她们回到酒店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安俞真站在窗边，把窗帘拉开了一条缝。窗外，邯郸的街道很安静，路灯

亮着，照着光秃秃的梧桐树，照着对面小区的围墙。没有人站在那里。没有人知道她们在这里。她把窗帘拉上了。

金秋天躺在床上，翻着手机里今天拍的照片。丛台的石碑、博物馆的铜镜、新华街的烤鱿鱼、龙湖公园的湖水。

她翻到一张，是金志垣站在丛台上，风吹乱了头发，她在笑。金秋天看了很久。

金志垣把祈年殿的模型从包里拿出来，放在床头柜上，耳朵还在。李贤瑞把围巾叠好，放在枕头旁边。张员瑛坐

在椅子上，翻着那本博物馆的画册。青铜马的照片在灯光下亮着，两千多年前的东西，还在这里。直井怜把手套

摘下来，叠好，放在帽子旁边。

安俞真站在窗边，看着她们。金秋天在翻照片，金志垣在看祈年殿，李贤瑞在叠围巾，张员瑛在看画册，直井怜

在摘手套。她们在邯郸，在丛台公园旁边，在一条安静的街道上，在一家没有名字的酒店里。没有人知道她们在

这里。那些私生饭，在石家庄找了一上午，在保定找了一下午，在郑州找到天黑。他们不知道她在哪。他们永远

不会知道。

— — — — — — — — — —

五十二，邯郸的第一周

她们在邯郸待了一周。

一周里，她们走遍了这座三千年没有改过名字的城市。丛台公园去了三次——第一次是刚到那天匆匆看的，第

二次是专门去登丛台，第三次是金志垣说“想再去看看那八个字”。“滏流东渐，紫气西来”，她站在那面墙前

面，用手指在空中描了一遍又一遍。

博物馆也去了两次。第一次走马观花，金志垣的手机拍到没电。第二次是金秋天说“想再看看那个酒樽”，她们

又去了一次。东汉金银涂乘舆大爵酒樽，金志垣趴在玻璃柜上，说“这东西要是我的就好了”。金秋天说“你搬

得动吗”。金志垣说“搬不动也要搬”。

她们还去了赵苑公园。全哥说那是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的地方，还有插箭岭和照眉池。成语“完璧归赵”“负

荆请罪”“邯郸学步”都和这里有关。公园很大，有山有水，人不多。金志垣站在“胡服骑射”的雕塑前面拍了一

张照，学着赵武灵王的姿势，一只手叉腰，一只手往前指。金秋天说她“像交警”。金志垣追着她跑，两个人绕

着插箭岭跑了一圈，跑不动了，蹲在路边喘气。

她们去了学步桥。桥是明朝建的，横跨沁河，桥头立着一块石碑，写着“邯郸学步”四个字。金志垣站在桥上，

说“我要学步”。她学着燕国人的样子，走了一遍，又走了一遍，问金秋天“像不像”。金秋天说“不像，你像鸭

子”。李贤瑞站在旁边，笑了。张员瑛站在桥栏边上，看着河面。河结了冰，冰面上有几片枯叶。直井怜站在她

旁边，也看着河面。

她们去了回车巷。巷子很窄，只有两米宽，两边是灰色的砖墙，墙上刻着“蔺相如回车处”。全哥说蔺相如在这

里给廉颇让路，才有了“将相和”。金志垣站在巷子中间，张开手臂，刚好碰到两边的墙。“这么窄。”她说。

金秋天说“窄是窄，但让的是气度”。金志垣看了她一眼，说“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金秋天没理她，

往前走。金志垣在后面喊“等等我”，追了上去。

她们去了邯郸大剧院。全哥说是齐康设计的，外观像赵王城的“龙台”和“三台”的变形。金志垣站在大剧院前

面，仰着头，脖子都酸了。“好像一个城堡。”她说。全哥说“晚上更好看”。她们晚上又去了一次，大剧院的

灯亮了，金黄色的，照着灰色的石材，像一座发光的古城。金志垣拍了十几张照片，选了一张最好看的发到群聊

里——那个只有她们六个的群聊。配了一行字：“邯郸的城堡。”没有人回复。因为所有人都在这里。

一周里，没有人认出她们。没有人在丛台公园多看她们一眼，没有人在博物馆里对着她们拍照，没有人在学步桥

上跟着她们走。邯郸人走在邯郸的街上，该遛狗的遛狗，该接孩子的接孩子，该买菜做饭的买菜做饭。没有人知

道她们是谁，没有人知道她们从哪里来，没有人知道她们在躲什么。她们只是六个女孩，在邯郸的街上走着，像

这个城市里几百万个女孩一样。

全哥每天都会刷那个私生饭的群聊。他没有告诉安俞真，但安俞真知道。她看到他坐在大堂的沙发上，手机屏幕

亮着，眉头皱着。她走过去，坐在他旁边。“还在找？”全哥点了点头。“还在找。石家庄、保定、郑州、太原、

济南，都找了。没有。”

“他们知道是邯郸吗？”

“不知道。没有人提邯郸。他们还在往大城市跑，以为我们一定在省会、在枢纽、在旅游城市。没有人想到邯

郸。”

安俞真没有说话。她看着大堂的玻璃门，外面是邯郸的夜，路灯亮着，照着光秃秃的梧桐树。她想起北京，想起

丰台东大街的银杏树，想起亮马河边的酒店，想起天安门城楼上的风。那些地方，那些人，已经找不到了。她们

在这里，在邯郸，在丛台公园旁边，在一条安静的街上，在一家没有名字的酒店里。没有人知道。

金志垣把祈年殿的模型从包里拿出来，放在床头柜上。耳朵还在。李贤瑞把围巾叠好，放在枕头旁边。张员瑛坐

在椅子上，翻着那本博物馆的画册。直井怜把手套摘下来，叠好，放在帽子旁边。金秋天躺在床上，翻着手机里

这一周拍的照片——丛台的石碑、博物馆的酒樽、学步桥的石碑、回车巷的砖墙、大剧院的夜景。她翻到一张，

是金志垣站在赵苑公园的雕塑前面，一只手叉腰，一只手往前指。她笑了。

安俞真站在窗边，看着她们。金秋天在笑，金志垣在看祈年殿，李贤瑞在叠围巾，张员瑛在看画册，直井怜在摘

手套。她们在邯郸，在丛台公园旁边，在一条安静的街道上，在一家没有名字的酒店里。没有人知道她们在这里。

那些私生饭，在石家庄、保定、郑州、太原、济南，找了一周，什么也没找到。他们不知道她在哪。他们永远不

会知道。

她转身离开窗户，走到床边，坐了下来。窗外，邯郸的街道很安静，路灯亮着，照着光秃秃的梧桐树，照着对面

小区的围墙。没有人站在那里。没有人知道她们在这里。

“明天去哪？”金秋天问。

安俞真想了很久。“去广府古城。全哥说那里是杨式太极和武式太极的发源地，城墙是明朝的，护城河很宽。”

金志垣从床上坐起来。“远吗？”

“坐车，一个多小时。”

“那就去。”

金秋天点了点头。李贤瑞把围巾从枕头旁边拿起来，围在脖子上试了试，又放回去。张员瑛把画册合上了，放在

桌上。直井怜把棒球帽戴上了，压得很低。

安俞真关了灯。房间里暗下来。窗外，邯郸的街道很安静，路灯亮着，照着光秃秃的梧桐树，照着对面小区的围

墙。没有人站在那里。没有人知道她们在这里。明天去广府古城，后天去娲皇宫，大后天去响堂山石窟。去所有

这份从泥土里长出来的答卷，还在续写。它藏在窗户透进的阳光里，藏在孩子们奔跑的笑声中，藏在每一个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中。当千万颗这样的种子破土而出，便有了新时代最动人的风景。

———————

关于乡村振兴的演讲稿范文

大地上的诗行：一位乡村振兴干部的田野笔记与心灵觉醒

初春时节“春风又绿江南岸”的诗句总让我想起——那个被薄雾笼罩的清晨，我背着行囊第一次踏进青山村。作为县里选派的驻村干部，迎接我的不是想象中的欢迎仪式，而是村口老槐树下几位老人审视的目光。“又来镀金的”的窃窃私语，和“年轻人能干啥实事”的质疑声中，我看见墙皮斑驳的村委会旁，几台生锈的农机具斜靠在荒废的晒谷场边。

第一次入户走访就给了我当头一棒。当我拿着精心准备的“规划”走进张大爷家时，老人只是指着屋后荒芜的梯田说：娃子，地都荒了三年了——年轻人都去城里打工了，剩下我们这些老骨头，种不动喽。那一刻，我深刻体会到纸上谈兵的苍白。

于是我脱下皮鞋换上胶鞋，用了整整一个月把全村的“家底”摸了个遍：每户人家的人口、“劳力账”、土地状况、家庭收入都被我记在笔记本上。我发现村里虽然人口流失严重，却有着“七山一水二分田”的独特地貌；虽然“空心化”严重，却保留着完整的“传统村落风貌”；虽然缺乏产业，却有着“百年古茶树群落”的生态资源。这些发现让我意识到，乡村振兴不是凭空造楼，而是要唤醒沉睡的资源。

全哥站在桥头，手插在口袋里，看着这一切。他没有说话，但他开始注意了。

她们在回车巷的时候，金志垣在巷子中间张开手臂量宽度，用韩语说“这么窄”。旁边一个年轻男人正在给女朋

友拍照，听到韩语，放下相机看了她们一眼。他没有认出来——他不是K-pop粉丝，他只是觉得这几个

外国女孩有点意思。他看了几秒，继续给女朋友拍照。

她们在赵苑公园的时候，金秋天蹲在地上系鞋带，金志垣站在旁边等她，用韩语说“快点”。一个跑步经过的年

轻人放慢了速度，看了她们一眼。他可能是在附近大学读书的学生，见过留学生，觉得她们大概是来旅游的。他

跑过去了，没有回头。

全哥站在公园门口的石碑旁边，看着这一切。他开始算——丛台公园门口的大姐、公交站的大叔、学步桥上的

老太太、回车巷的年轻男人、赵苑公园跑步的学生。一天之内，五个地方，六个人，被注意到了。不是被认出来，

是被注意到。在这座城市里，她们太不一样了。身高、打扮、语言、气质，每一样都在说：我们不从这里来。

全哥没有告诉安俞真。他不想让她担心。但她自己也感觉到了。

那天晚上回酒店，安俞真站在窗边，看着窗外的邯郸。路灯亮着，照着光秃秃的梧桐树。她在想今天在学步桥上，

那两个老太太看她们的眼神。不是恶意的，但也不是没看见。是看见了，觉得奇怪，多看了两眼，然后走了。她

想起在北京的时候，她们也是这样被看见的。在蓝色港湾，金秋天被拍了。在长阳奥特莱斯，金志垣被拍了。每

一次被看见，都有人把照片发到网上。每一次发到网上，都有人跟过来。

“全哥，”她没有回头，“今天有人认出我们了吗？”

全哥站在门口。“没有。没人认出来。”

“但有人看到我们了。”

全哥没有说话。安俞真转过身来，看着他。“有人看到我们了。在学步桥上，两个老太太看了我们很久。在回车

巷，一个年轻人看了我们。在赵苑公园，一个跑步的人也看了我们。”

全哥点了点头。“他们只是好奇。不是认出来了。邯郸不是北京，这里的人不看K-pop，不认识IVE。他

们只是觉得你们长得高、穿得好看、说的话听不懂。好奇而已。”

安俞真看着他。“在北京的时候，也是好奇。蓝色港湾那个女孩，也是好奇。她拍了金秋天，因为她觉得好看。

她没有恶意。但照片发到网上，就有人跟过来了。”

房间里很安静。金秋天坐在床上，抱着膝盖。金志垣把祈年殿的模型从包里拿出来，放在床头柜上，耳朵还在。

李贤瑞把围巾叠好，放在枕头旁边。张员瑛坐在椅子上，翻着画册，手停了。直井怜把棒球帽摘下来，放在膝盖

上。

全哥站在门口，想了很久。“你们不能一直躲在酒店里。你们出来，就是要逛的。想看丛台就看丛台，想看博物

馆就看博物馆，想吃糖葫芦就吃糖葫芦。有人看就看，有人好奇就好奇。只要没人认出你们，就没事。”

安俞真看着他。“如果有人认出来呢？”

全哥没有回答。他也不知道。如果有人认出来，照片发到网上，那些人就会知道她们在邯郸。他们会从石家庄、

保定、郑州、太原、济南赶过来，像在北京一样，在丛台公园门口等着，在博物馆门口跟着，在酒店楼下站着。

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她们不能一直躲着。

安俞真转回头，看着窗外。邯郸的街道很安静，路灯亮着，照着光秃秃的梧桐树。她想起在北京的时候，她们也

是这样走在大街上，以为没人认得。然后有人认出来了，照片发到网上，所有人都知道了。她们跑到了长阳，又

有人认出来了，照片发到网上，所有人又知道了。她们跑到了邯郸，在这里待了五天，还没有人认出来。但有人

看到了。那些看到她们的人，会不会也把照片发到网上？她不知道。

“全哥，”她说，“明天我们换个地方。不去人多的地方了。”

全哥看着她。“去哪？”

“不知道。找个没人的地方。山里，河边，什么都行。只要没人。”

全哥想了很久。“娲皇宫。在涉县，离邯郸市区两个小时。山里，人少。那边有女娲庙，有摩崖刻经，有吊庙。

人少。”

安俞真点了点头。“就去那里。”

金秋天从床上坐起来。“娲皇宫？什么地方？”

全哥说：“女娲补天的地方。山上有座庙，建在悬崖上，用铁链拴着，刮风的时候会晃。”

金志垣瞪大了眼睛。“会晃？”

“会晃。”

金志垣看了金秋天一眼。金秋天看了安俞真一眼。安俞真看着窗外，没有说话。

第二天早上，她们没去丛台公园，没去博物馆，没去学步桥。她们坐上了去涉县的班车。全哥在车站买票的时候，

售票员看了他一眼，又看了后面那六个女孩一眼。她没说什么，把票递给他。

班车上人不多。安俞真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邯郸的街道在后退，梧桐树、红绿灯、骑电动车的人、等公

交的学生。然后街道没了，变成了公路。公路两边是田，田里是麦苗，绿绿的，矮矮的。再远一点是山，灰蒙蒙

的，一层叠一层。

金志垣坐在她后面，看着窗外。“好远。”她说。没有人回答。

班车开了两个小时，到了涉县。全哥又换了一辆车，往山里开。路变窄了，两边的山变高了。山上有树，叶子掉

光了，光秃秃的，灰蒙蒙的，像水墨画。金秋天看着窗外，说“好看”。金志垣说“像画”。李贤瑞没有说话，

但她把围巾解下来了，车里不冷，山里的阳光透过车窗照在她脸上，暖烘烘的。

娲皇宫到了。全哥买了票，带着她们往里走。门口是一个很大的牌坊，上面写着“娲皇宫”三个字。走进去，是

一条很长的石阶，两边是松树，绿绿的。金志垣说“又是松树”。金秋天说“松树冬天也是绿的”。金志垣说“我

知道，就是每次看到都觉得好看”。

石阶很长，她们走了很久。走到一半的时候，金秋天回头看了一眼。山下的房子变得很小，公路变成了一条灰色

的带子。她站在石阶上，喘着气。“好高。”她说。安俞真站在她旁边，也喘着气。“还有一半。”金志垣在后

面喊“别停，继续走”。

她们走到山顶的时候，看到了娲皇阁。那是一座三层的楼阁，建在悬崖上，红墙灰瓦，背后是陡峭的石壁。楼阁

的柱子用铁链拴着，垂在崖壁上，风吹过来，铁链微微晃动。金志垣站在楼阁下面，仰着头，脖子都酸了。“这

就是吊庙？”全哥说“是”。金志垣说“真的在晃”。全哥说“风大的时候晃得更厉害”。金志垣看了金秋天一眼，

金秋天看了安俞真一眼。安俞真站在楼阁前面，看着那些铁链。风吹过来，铁链响了，叮叮当当的，像风铃。

她们走进娲皇阁，里面供着女娲的像，很高，金志垣要仰着头才能看到脸。她站在那里，看了很久。她不知道女

娲是谁，不知道为什么要补天，不知道那些铁链为什么拴着。但她觉得这里很安静，安静到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安俞真站在她旁边，也在看女娲的像。她不知道女娲是谁，但她觉得，这个地方，这座山，这座楼阁，这些铁链，

站了很久了。比那些私生饭久，比那些内鬼久，比那些在网上骂她们的人久。它们还会继续站下去。她们也会。

她们在娲皇宫待了一整天。看了摩崖刻经，那些字刻在石壁上，一千四百多年了，还在。看了补天谷，山谷里很

安静，只有风声和鸟叫声。金志垣站在山谷里，张开手臂，深吸了一口气。“好安静。”她说。金秋天站在她旁

边，也张开手臂。“好舒服。”李贤瑞站在她们后面，把围巾解开了，山风吹过来，围巾飘起来，她没有去按。

张员瑛站在石壁前面，看着那些刻了一千四百多年的字。直井怜站在她旁边，也看着那些字。

她们下山的时候，太阳已经开始往下走了。山从灰色变成金色，从金色变成紫色。金志垣站在山脚下，回头看了

一眼。娲皇阁在悬崖上，小小的，红墙灰瓦，铁链垂着，风吹过来，叮叮当当的。她看了很久。

回邯郸的班车上，金志垣靠在座椅上，睡着了。金秋天也睡着了。李贤瑞把围巾叠好，放在膝盖上，看着窗外。

张员瑛闭着眼睛，睫毛不抖了。直井怜把棒球帽摘下来，放在腿上，头发被帽子压得扁扁的，她用手拢了拢。安

俞真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山在后退，田在后退，公路在后退。邯郸在前面，亮着灯。

全哥坐在前面，手机屏幕亮着，是那个私生饭的群聊。消息还在刷——有人在石家庄找了第五天，有人在保定

找了第五天，有人在郑州找了第五天。没有。哪都没有。没有人提邯郸。没有人知道她们在哪。他把手机收起来，

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安俞真看着窗外的夜色。邯郸的灯亮了，照着光秃秃的梧桐树，照着骑电动车回家的人，照着等公交的学生。没

有人看她们。没有人知道她们在这里。她们在邯郸，在娲皇宫，在山里，在安静的地方。明天再去哪里？后天再

去哪里？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们在这里，在邯郸，在丛台公园旁边，在一家没有名字的酒店里。那些藏在暗

处的人，还在石家庄、保定、郑州、太原、济南的火车站里找。他们不会找到的。她们在娲皇宫的山谷里，张开

手臂，深吸了一口气。她们活着。她们不怕了。这就够了。

她们在邯郸的第七天，出事了。

那天下午，她们在丛台公园。不是特意去的——金志垣说想去看看那八个字，“滏流东渐，紫气西来”，她说

她喜欢那八个字，想再看一遍。安俞真没反对。她们在邯郸待了一周，没有人认出她们。在丛台公园门口买糖葫

芦的时候没人认出来，在博物馆看青铜马的时候没人认出来，在学步桥上学燕国人走路的时候没人认出来。她们

开始觉得，也许邯郸真的没有人认识她们。也许这座三千年没有改过名字的城市，就是她们可以藏身的地方。所

以当金志垣说想去看那八个字的时候，安俞真说好。

她们从南门进去，走过石板路，走过松树林，走到丛台下面。金志垣站在那面墙前面，用手指在空中描那八个字，

描了一遍又一遍。金秋天站在她旁边，也在看。李贤瑞站在后面，把围巾往下拉了拉——天暖了一些，围巾不

用裹那么紧了。张员瑛把大衣的扣子解开了，风吹过来，衣角飘起来，她没有去按。直井怜把棒球帽往上推了推，

露出眼睛。安俞真站在最后面，看着她们。阳光照在丛台上，照在那八个字上，照在她们脸上。很暖。她放松了。

那是她们的错误。

她们不该放松的。

那个女孩是从东门进来的。她十六七岁，穿着白色的羽绒服，背着书包，书包上挂着一个IVE的应援挂件—

— 是安俞真的卡通形象，戴着眼镜，扎着马尾，笑着。她周末来丛台公园散步，戴着耳机听歌，歌单里全是

IVE的歌。她走到丛台下面的时候，看到了那六个站在墙前的女孩。她先看到的是背影。六个很高的女孩，穿

着很好看的大衣和卫衣，头发染过的，围巾系得很讲究。她多看了两眼——在邯郸，这样的女孩不常见。然后

她绕到了侧面。她看到了金秋天的侧脸。

她的脚步停了。耳机里的歌还在放，是IVE的《I AM》。她站在石板路上，看着金秋天的侧脸，看了三秒。

然后她低头看了一眼书包上的应援挂件，又抬头看了一眼金秋天的侧脸。她的手开始发抖。她摘下耳机，往前走

了一步，又停住了。她想走过去，又不敢。她想喊她的名字，又怕认错。她站在那里，手在抖，腿在抖，整个人

在抖。然后金秋天转过来了。

金秋天只是转了个身，换了个角度看那八个字。她的脸从侧面变成正面，从阴影变成阳光。阳光照在她脸上，照

得很清楚。那个女孩看到了。她看到了金秋天的眼睛、鼻子、嘴唇、下巴。和手机里、和电脑里、和演唱会的大

屏幕上一模一样。她的眼泪掉下来了。

“金秋天欧尼。”她的声音很轻，轻到只有她自己能听到。

金秋天没有听到。她还在看那八个字。

“金秋天欧尼。”那个女孩又叫了一声，声音大了一点，带着哭腔。

金秋天听到了。她转过头来，看到了那个女孩。白色的羽绒服，书包，应援挂件，眼泪，发抖的手。她的心跳漏

了一拍。安俞真也听到了。她转过身来，看到了那个女孩。她的血一下子凉了。

那个女孩站在原地，不敢走过来。“我是你们的粉丝，”她用韩语说，声音在抖，“我从她们出道就开始喜欢你

们了。我真的好喜欢你们。我没有想到会在邯郸见到你们。我没有跟任何人说。我没有发微博。我没有告诉任何

人。我只是想跟你们说，我好喜欢你们。”她的眼泪掉下来了。她没有擦，让眼泪顺着脸颊滴在白色的羽绒服上。

金秋天看着她，看了很久。她想起蓝色港湾的那个女孩，也是白色的羽绒服，也是举着手机，也是拍了照片，也

是发到了网上。她的手指攥紧了围巾。“你没有拍照？”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在问一件很重要的事。

那个女孩拼命摇头。“没有。我没有拍。我不会拍的。我知道你们在躲私生饭。我知道你们不想被人知道在哪里。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她从口袋里掏出手机，举起来，让金秋天看——屏幕是暗的，相机没有开，相册里没

有新照片。她的手指在发抖，但她举得很稳。

金秋天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她笑了。不是那种舞台上的、标准的笑，是那种——真正的、从心里长出来的、

在见到喜欢自己的人时才会有的笑。“谢谢你。”她说。

那个女孩的眼泪掉得更厉害了。她站在石板路上，哭着，笑着，手还在举着手机，屏幕还是暗的。

安俞真站在后面，看着这一切。她的手指攥着大衣的口袋，攥得指节发白。她看着那个女孩，看着她发抖的手、

流泪的脸、书包上的应援挂件。她在想，这个女孩会不会也把照片发到网上？会不会在群里说“我在邯郸看到了

IVE”？会不会让那些人知道她们在这里？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们不能再待在这里了。

“秋天。”她的声音很低，低到只有金秋天能听到。

金秋天回过头来，看了她一眼。安俞真的表情没有变，但金秋天看到了她眼睛里的东西——是害怕。不是那种

看到私生饭的害怕，是那种——不能再被看到了的害怕。金秋天转回头，看着那个女孩。“我们要走了。”她

的声音很温柔，像在跟一个小朋友说话。

那个女孩拼命点头。“我知道。你们快走。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我发誓。”她举起手，做了一个发誓的手势，

眼泪还挂在脸上。

金秋天看了她最后一眼，转身走了。安俞真走在最前面，金秋天跟在后面，金志垣、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

一个接一个。她们走得很慢，没有跑。她们知道不能跑。跑会被人看到，跑会让人知道她们在逃，跑会让那个女

孩知道她们在害怕。她们走过石板路，走过松树林，走过丛台公园的大门。那个女孩站在原地，看着她们走远，

没有跟上去，没有拍照，没有发消息。她只是站在那里，手里攥着那个应援挂件，哭着，笑着。

全哥站在公园门口，看到了这一切。他没有进去，他站在门口，手插在口袋里，看着那个女孩，看着她们走出来。

他的脸色很平静，但他的手在口袋里攥着手机，攥得很紧。

她们没有回酒店。全哥带着她们往中华大街走，走得很急，步子很大。安俞真跟在后面，金秋天、金志垣、李贤

瑞、张员瑛、直井怜，一个接一个。没有人说话。她们走到一家商场门口，全哥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丛台公

园的门口，那个女孩已经不在了。他转回头，看着安俞真。“她没拍照。我看到了。她没举手机，没按快门，什

么都没做。”

安俞真看着他。“但她知道我们在这里。”

全哥没有说话。他知道。那个女孩知道她们在邯郸，知道她们住在哪家酒店吗？不知道。知道她们要去哪里吗？

不知道。但她知道她们在这里。她不会告诉别人，她发了誓。但她不会告诉别人，她发了誓。她不会的。安俞真

站在商场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没有人看她们。没有人知道她们是谁。但有人知道了。在邯郸，有一个人知

道她们在这里。她发了誓，不会告诉别人。她发了誓。

那天晚上，安俞真没有睡。她站在窗边，把窗帘拉开了一条缝。窗外，邯郸的街道很安静，路灯亮着，照着光秃

秃的梧桐树。她不知道那个女孩有没有发消息，有没有在群里说“我在丛台公园看到了IVE”，有没有把照片

发到网上。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们在这里，在邯郸，在丛台公园旁边，在一家没有名字的酒店里。有人知道

她们在这里。那个人发了誓，不会告诉别人。她发了誓。

全哥坐在大堂的沙发上，手机屏幕亮着，是那个私生饭的群聊。消息还在刷——有人在石家庄找了第七天，有

人在保定找了第七天，有人在郑州找了第七天。没有。哪都没有。没有人提邯郸。没有人知道她们在这里。他把

手机收起来，靠在椅背上。他在想那个女孩。白色的羽绒服，书包上的应援挂件，发抖的手，发誓的手势。她在

想，那个女孩会不会把今天的事藏在心里，像藏一个秘密，一个只属于她的秘密。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她们在

邯郸，在丛台公园旁边，在一家没有名字的酒店里。明天，她们要离开这里。去一个更远的地方，更小的城市，

更没有人认识她们的地方。

安俞真站在窗边，看着窗外。梧桐树光秃秃的，路灯亮着。她在想那个女孩。那个女孩的眼泪，那个女孩的“我

没有拍照”，那个女孩的“我发誓”。她信了。她信那个女孩不会告诉别人。但她也知道，她们不能再待在邯郸

了。明天去邢台，去安阳，去新乡。去更小的城市，更没有人认识她们的地方。那些藏在暗处的人，还在石家庄、

保定、郑州的火车站里找。他们不会找到的。她们在这里，在邯郸，在丛台公园旁边，在一家没有名字的酒店里。

明天她们就不在这里了。她们会去更远的地方。那些藏在暗处的人，永远不会找到她们。

她松开窗帘，转身走进房间。金秋天躺在床上，没有睡，眼睛睁着。“明天去哪？”安俞真想了很久。“济

南。”金秋天没有说话。她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盖住了下巴。安俞真关了灯。房间里暗下来。窗外，邯郸的街道

很安静，路灯亮着，照着光秃秃的梧桐树，照着对面小区的围墙。没有人站在那里。没有人知道她们在这里。明

天她们就不在这里了。那个女孩不会告诉别人。她发了誓。她们活着。她们不怕了。这就够了。

— — — — — — — — -

五十四，邯郸—济南

安俞真是从全哥的手机屏幕上看到那个地名的。她站在窗边，把窗帘拉开了一条缝，邯郸最后一天的阳光照进来，

不算暖，但也不冷了。全哥坐在床边，手机屏幕亮着，是那个私生饭的群聊。消息还在刷——有人在石家庄找

了第七天，有人在保定找了第七天，有人在郑州找了第七天，有人在太原找了第三天，有人在济南找了第一天。

安俞真看到了“济南”两个字。

“济南？”她转过头来。

全哥点了点头。“他们开始往东边找了。济南、青岛、烟台。昨天有人在群里说，她们可能去海边。”

安俞真没有说话。她看着窗外，梧桐树光秃秃的，路灯还亮着，邯郸的早晨很安静。她在想，那些人去了济南，

在济南站、在趵突泉、在泉城广场，举着手机，到处找。他们不会找到的。她们不在济南。她们在邯郸。但她们

也不能再留在邯郸了。

“全哥，去济南。”她说。

全哥抬起头。“济南？”

“他们在济南找，所以不会想到我们会去济南。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全哥看着她，看了很久。然

后他点了点头。“好。去济南。”

她们没有坐高铁。全哥带着她们去了邯郸汽车客运总站，在浴新大街和和平路交叉口。车站很旧，灰色的墙，蓝

色的玻璃，门口的招牌上写着“邯郸汽车客运总站”几个字。全哥没有买去济南的票——太远了，大巴要开四

个多小时。他买了六张去聊城的票，又从聊城转车去济南。绕路，但安全。那些人不会想到她们会这样走。

候车厅不大，人很多，拎着大包小包的、抱着小孩的、扛着编织袋的。安俞真站在候车厅里，帽子压得很低，围

巾裹住了半张脸。金秋天站在她旁边，卫衣的帽子拉起来，只露出眼睛。金志垣把新买的白色运动鞋换掉了，穿

了一双旧的，鞋带系得很紧。李贤瑞把围巾围了两圈，遮住了下巴和嘴。张员瑛把大衣的领子竖起来，遮住了半

张脸。直井怜把那顶最旧的棒球帽压得很低。六个人，站在邯郸汽车客运总站的候车厅里，像六个普通的、要离

开这座城市的旅客。没有人认得她们。

大巴车很旧，座位上的布套磨得发亮，车窗上有灰。安俞真坐在靠窗的位置，把围巾往下拉了拉，看着窗外。邯

郸的街道在后退——浴新大街、和平路、火车站、邢台方向的路牌。她想起丛台公园的“滏流东渐，紫气西

来”，想起博物馆的青铜马，想起学步桥上的老太太，想起回车巷的砖墙，想起娲皇宫的铁链。她们在这里待了

一周。一周里，没有人认出她们，直到那个女孩出现。那个女孩不会告诉别人，她发了誓。但她们还是要走了。

大巴车驶出邯郸市区，上了309国道。路两边是田，田里是麦苗，绿绿的，矮矮的。远处是村庄，灰色的房

子，光秃秃的树。金志垣坐在她后面，看着窗外。“济南有什么？”她问。全哥坐在前面，回过头来。“趵突泉。

老舍写过，说那是‘天下第一泉’。还有大明湖，很大，湖边有亭子、有柳树。千佛山，能看到整个济南。”

金志垣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她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大巴车在国道上开了三个小时，到了聊城。全哥带着她

们换了一辆车，从聊城到济南，一个半小时。安俞真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风景从农田变成工厂，从工厂

变成楼房，从楼房变成高楼。济南到了。她看到了高架桥、看到了商场、看到了写字楼，比邯郸大，比邯郸高，

比邯郸亮。她想起全哥说的话——“他们在济南找，所以不会想到我们会去济南。”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

的地方。她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了半张脸。

济南长途汽车总站到了。全哥走在前面，安俞真跟在后面，金秋天、金志垣、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一个接

一个。车站很大，人很多，拖着行李箱的、背着包的、抱着小孩的、举着牌子的。没有人看她们。没有人知道她

们是谁。全哥拦了两辆出租车，安俞真、金秋天、金志垣一辆，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一辆，全哥坐在前面那

辆的副驾驶。

“去哪？”司机用中文问。全哥想了想。“泉城广场附近。找个酒店。”司机点了点头，发动了车。

车子驶出车站，上了北园高架桥。路很宽，车很多，两边的楼房一栋接一栋，灯光一闪一闪的。安俞真看着窗外，

济南的夜很亮，比邯郸亮，比丰台亮，比她们去过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亮。她不知道那些人现在在哪里，在济南站

的广场上吗？在趵突泉的门口吗？在泉城广场的喷泉旁边吗？他们还在找。他们不知道，她们已经在路上了，在

出租车里，在高架桥上，在济南的灯光里。

车子下了高架桥，拐进了趵突泉南路。路不宽，两边的梧桐树叶子掉光了，枝丫伸向天空。全哥在手机上找了一

家酒店，在泉城广场旁边，走路五分钟。出租车停在酒店门口，门面不大，灯光很暖。全哥走进去，前台是一个

年轻女孩，戴着眼镜，正在看电脑。全哥用中文说“六间房，三天”，女孩查了一下，点了点头，把房卡递给他。

安俞真站在房间窗边，把窗帘拉开了一条缝。窗外是济南的夜，路灯亮着，照着光秃秃的梧桐树。远处有一栋很

高的楼，楼顶亮着红色的灯，一闪一闪的。再远处是黑乎乎的一片，什么都看不清。她不知道那是哪里。她只知

道，她们在济南，在泉城广场旁边，在一家没有名字的酒店里，在五楼的一间房间里。没有人知道她们在这里。

金秋天坐在床上，把鞋脱了。金志垣把包放在床头柜上，祈年殿的模型还在，耳朵没掉。李贤瑞把围巾叠好，放

在枕头旁边。张员瑛坐在椅子上，把鞋带系好了，又解开了。直井怜把棒球帽摘下来，放在膝盖上。全哥站在门

口，看着她们。“先住三天。这边人多，不容易被认出来。但也要小心。出门戴口罩，不要说话，不要用韩

语。”

安俞真点了点头。她看着窗外。济南的夜很亮，很远，很陌生。她不知道明天会去哪里，不知道那些人会不会找

到这里，不知道她们还要躲多久。她只知道，她们在济南，在泉城广场旁边，在一家没有名字的酒店里。没有人

知道她们在这里。那些人还在石家庄、保定、郑州、太原的火车站里找。他们不会找到的。他们不会想到，她们

来了济南。

她松开窗帘，转身走进房间。金秋天已经躺在床上了，被子拉到下巴。金志垣把祈年殿放在床头柜上，拍了拍枕

头。李贤瑞把围巾放在枕头旁边，躺下来。张员瑛闭上眼睛，手放在枕头旁边。直井怜把棒球帽放在床头柜上，

头发散在枕头上。安俞真关了灯。

房间里暗下来。窗外，济南的夜很亮，路灯亮着，照着光秃秃的梧桐树。远处的楼顶亮着红灯，一闪一闪的。没

有人站在那里。没有人知道她们在这里。她们在这里，在济南，在泉城广场旁边，在一家没有名字的酒店里。明

天去趵突泉，后天去大明湖，大后天去千佛山。去所有她们没去过的地方。那些藏在暗处的人，还在石家庄、保

定、郑州、太原的火车站里找。他们不会找到的。她们在这里。她们活着。她们不怕了。这就够了。

— — — — — — —

五十五，2026年，新年快乐！

她们在济南的第四天，是2025年的最后一天。

安俞真是从酒店窗户外面看到那栋楼亮灯的。下午四点半，天还没黑，泉城广场西侧的那栋高楼突然亮了，红色

的灯从楼底一层一层地往上爬，爬到楼顶的时候，整栋楼像一根巨大的蜡烛。金志垣趴在窗边，脸贴着玻璃。

“今天跨年。”她说。没有人回答。安俞真站在她旁边，也看着那栋楼。她想起首尔的跨年，普信阁的钟声，汝

矣岛的烟花，东大门的灯光。每年这个时候，她们都在舞台上。2023年在首尔，2024年在东京，

2025年——在北京的新闻里看到自己判刑的消息。现在在济南，在一家没有名字的酒店里，看着一栋她

不认识的高楼亮灯。

金秋天从浴室出来，头发还湿着。“出去走走？”她看着安俞真。安俞真没有回答。她看着窗外，泉城广场上已

经有人在等了，穿着厚羽绒服的年轻人，手牵着手，举着气球，在喷泉旁边站着。她想起那个女孩，在丛台公园，

白色的羽绒服，书包上的应援挂件，发抖的手，发誓的手势。她信了。她信那个女孩不会告诉别人。但她不敢再

赌了。全哥站在门口，看着她们。“今天跨年。广场上有活动，灯光秀、喷泉、倒计时。很多人去。”

“安全吗？”安俞真问。全哥想了很久。“人多。但人多也容易藏。戴好口罩，别说话，别用韩语。没人认得出

来。”安俞真看着金秋天，金秋天看着她。“我想去。”金秋天的声音很轻。安俞真点了点头。“那就去。”

她们出门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安俞真戴了两层口罩，围巾裹住了半张脸。金秋天把卫衣的帽子拉起来，帽檐压

到眉毛。金志垣把新买的白色运动鞋换掉了，穿了一双旧的黑色的，鞋带系得很紧。李贤瑞把围巾围了三圈，只

露出一双眼睛。张员瑛把大衣的领子竖起来，遮住了半张脸。直井怜戴了那顶最旧的棒球帽，帽檐压得很低。六

个人，走进济南的夜色里，像六滴掉进海里的水。

泉城广场很近，走路五分钟。她们从趵突泉南路拐进去，迎面是一块大石碑，上面刻着“泉城广场”四个字。广

场很大，比她们想象的还要大。东边是科技馆，西边是趵突泉，南边是文化长廊，北边是护城河。广场中央矗立

着那个蓝色泉标，全哥说那是济南的象征，高38米，中间是明珠，在灯光下闪着光。金志垣站在泉标下面，

仰着头，脖子都酸了。“好高。”她说。是中文，全哥教的。她学了很久，就学会了这两个字。没有人看她，没

有人听出她是外国人。

广场上已经有很多人了。年轻人最多，三三两两地站着，举着气球，拿着荧光棒。有人在自拍，有人在直播，有

人坐在喷泉旁边的台阶上聊天。卖气球的小贩在人群里穿梭，手里攥着一大把氢气球，红的、黄的、蓝的、紫的，

在路灯下亮晶晶的。金志垣多看了两眼，全哥买了一个红色的，递给她。她接过来，系在手腕上，低头看了很久。

她们走到喷泉旁边。喷泉很大，比她们在首尔见过的任何一个都大。圆形的水池，中央是荷花形状的喷头，四周

是各种雕塑。全哥说这是荷花音乐喷泉，夏天的时候会喷水，配着音乐，很好看。现在是冬天，喷泉没有开，水

池里结了薄冰，冰面上有几片枯叶。金秋天站在水池边，看着那些枯叶，看了很久。

“几点了？”安俞真问。全哥看了一眼手机。“七点半。还有四个半小时。”安俞真没有说话。她站在广场上，

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没有人看她们。没有人知道她们是谁。那些在石家庄、保定、郑州、太原、济南火车站找了

半个月的人，现在在哪里？还在找吗？还是在某个广场上，等着跨年？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们在这里，在济

南，在泉城广场，在人群中间。没有人认出她们。

她们在广场上走了很久。从泉标走到文化长廊，从文化长廊走到科技馆，从科技馆走到护城河。文化长廊很长，

白色的柱子，金色的顶，里面立着12尊山东历史名人的铜像——大舜、管仲、孔子、孙武、诸葛亮、王羲

之、贾思勰、李清照、戚继光、蒲松龄。金志垣站在李清照的铜像前面，看了很久。“她是女的。”她说。全哥

点了点头。“济南人，宋朝的词人。”金志垣说“我知道，我读过她的词”。全哥看着她，没有问她什么时候读

的。她站在那里，仰着头，看着李清照的铜像，像在看一个老朋友。

护城河边很安静，人少一些。河水结了冰，冰面上映着岸边的灯光，红色的、黄色的、绿色的，像碎掉的宝石。

金秋天站在河边，把围巾往下拉了拉，露出了嘴。她呼了一口气，白雾在灯光下散开。“冷。”她说。安俞真站

在她旁边，没有说话。她看着河面上的灯光，想起亮马河，想起丰台东大街，想起邯郸的沁河。她们走了很远。

从北京到邯郸，从邯郸到济南。那些藏在暗处的人，还在找。她们还在走。

快到十二点的时候，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了。安俞真站在喷泉旁边，被挤得有点喘不过气。金秋天拉着她的手，

金志垣拉着金秋天的手，李贤瑞拉着金志垣的手，张员瑛拉着李贤瑞的手，直井怜拉着张员瑛的手。六个人，站

成一排，像一串被穿在一起的珠子。全哥站在她们后面，手插在口袋里，眼睛扫过每一个从身边经过的人。没有。

没有穿黑色冲锋衣的人，没有拿着咖啡不喝的人，没有坐在长椅上看暗屏手机的人。只有举着气球的年轻人，只

有自拍的情侣，只有直播的网红。

倒计时开始了。广场上的大屏幕亮了，红色的数字从60开始往下跳。人群开始喊：

59、58、57……金志垣也跟着喊，用中文，她学了好久，就学会了这几个数字。金秋天也喊了，李贤

瑞也喊了，张员瑛也喊了，直井怜也喊了。安俞真没有喊。她站在那里，看着屏幕上的数字，看着人群的欢呼，

看着金志垣手腕上的红气球在风里飘。

10、9、8、7、6、5、4、3、2、1——

喷泉开了。水柱从冰面下面喷出来，冲破薄冰，冲向天空。彩色的灯光照在水柱上，红的、蓝的、绿的、紫的，

变幻着，闪烁着。水花落下来，溅在站在前面的人身上，没有人躲，大家都在笑。金志垣笑了，金秋天笑了，李

贤瑞笑了，张员瑛的嘴角弯着，直井怜的眼睛弯着。安俞真没有笑。她站在喷泉旁边，看着那些水柱，看着那些

灯光，看着那些笑着的人。

她想起2025年的第一天。那天她们在首尔，在舞台上，在灯光下，在几万人面前唱歌。她不知道

2025年会发生什么。不知道李贤瑞会倒下，不知道张员瑛会开车，不知道私生饭会追她们到水原，不知道

她们会跑到北京、跑到邯郸、跑到济南。不知道那些藏在暗处的人会一直跟着她们，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永远

不会消失。她不知道。她只知道，2025年结束了。她们还在。她们活着。她们在济南，在泉城广场，在喷

泉旁边。金秋天握着她的手，很紧。金志垣在喊“新年快乐”，中文，韩文，喊了好几遍。李贤瑞把围巾解下来

了，风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她没有去理。张员瑛站在她旁边，也在看喷泉。直井怜把棒球帽摘下来了，头发散在

肩膀上，她的眼睛是亮的。

全哥站在后面，手里举着手机，在拍她们。不是偷拍，是正大光明地拍。金志垣看到了，比了个剪刀手。金秋天

看到了，笑了。李贤瑞看到了，把围巾举起来，在风里飘。张员瑛看到了，嘴角弯了一下。直井怜看到了，把棒

球帽举起来，晃了晃。安俞真没有看镜头。她看着喷泉，看着灯光，看着那些笑着的人。

“新年快乐。”全哥说。安俞真转过头来，看着他。全哥站在灯光里，脸上是光的影子，他的眼睛是亮的。

“新年快乐。”安俞真说。

— — — — — -

五十六，回到故里

喷泉的水柱落下来的时候，安俞真听到身后有人用韩语说了一句：“真的是她们。”

她的脊背僵了一下。不是害怕的那种僵，是那种——在异国的广场上，在嘈杂的人群里，在2026年的第

一秒，突然听到自己语言的那种僵。她没有回头。金秋天也没有回头。金志垣还在喊“新年快乐”，没有听到。

李贤瑞在整理被风吹乱的头发，没有听到。张员瑛在看着喷泉，没有听到。直井怜在把棒球帽重新戴上，没有听

到。但安俞真听到了。金秋天也听到了。

“别回头。”安俞真的声音很低，低到只有金秋天能听到。金秋天没有回头。她站在那里，握着安俞真的手，看

着喷泉。水柱还在冲，灯光还在变，人群还在欢呼。但她的手指在发抖。

那个声音是从后面传过来的，大概十米远的地方。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她们在用韩语说话，声音不大，但在

人群的嘈杂中格外清晰。“是金秋天。我看到了。她旁边那个是安俞真。真的是她们。”另一个人说：“拍照了

吗？”“拍了。很清楚。泉城广场，跨年。她们在喷泉旁边。”

金秋天的指甲掐进了安俞真的手心里。安俞真没有缩手。她站在那里，看着喷泉，看着灯光，看着人群。她的脑

子里在转。全哥在后面，全哥听到了吗？全哥看到了吗？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们被拍到了。在济南，在泉城

广场，在跨年夜，在2026年的第一秒。照片会发到网上，配文会说“IVE在济南跨年”，私生饭会看到，

会从石家庄、保定、郑州、太原赶过来，会像在北京一样，在酒店楼下等着，在景点门口跟着，在她们身后五十

米的地方站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永远不会消失。

喷泉停了。水柱落回池子里，冰面重新合拢，灯光暗下来。人群开始散了，有人往东走，有人往西走，有人站在

原地等朋友。安俞真没有动。她站在那里，等着。全哥从后面走过来，站在她旁边。他的脸色很平静，但他的眼

睛在看人群，在看每一个往这边走的人。

“走。”他说。只有一个字。

她们走了。安俞真走在最前面，金秋天跟在后面，金志垣、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一个接一个。她们走得很

慢，没有跑。她们知道不能跑。跑会被人看到，跑会让人知道她们在逃，跑会让那张照片更值钱。她们走过喷泉，

走过泉标，走过文化长廊，走到趵突泉南路。没有人跟上来。没有人喊她们的名字。没有人举着手机追着拍。但

安俞真知道，那张照片已经发出去了。

回到酒店的时候，全哥的手机亮了。他看了一眼，把手机递给安俞真。屏幕上是一条微博，配着一张照片——

泉城广场，喷泉旁边，六个女孩的背影。安俞真的马尾、金秋天的卫衣帽子、金志垣的包、李贤瑞的围巾、张员

瑛的大衣、直井怜的棒球帽。很清楚。不是偷拍的模糊照片，是很清楚的照片，能看清她们的背影、她们的姿势、

她们站在喷泉旁边看灯光的样子。配文写着：“IVE在济南跨年。泉城广场。2026年第一秒。”

转发已经过万了。评论区里有人在说“她们在济南”，有人在说“泉城广场，我刚从那回来”，有人在说“我看到

了，我以为我看错了”，有人在说“私生饭已经出发了”。安俞真把手机还给全哥，坐在床边，看着窗外。济南

的夜很亮，路灯亮着，照着光秃秃的梧桐树。远处的楼顶亮着红灯，一闪一闪的。她不知道那些人现在在哪里，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看到那条微博，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已经在路上了。

“全哥，”她说，“我们该回去了。”

全哥看着她。“回韩国？”

“嗯。一个月到了。该回去了。”

全哥没有说话。他站在窗边，看着窗外。济南的夜很亮，很远，很陌生。他知道她说得对。一个月到了。那些人

又找到了。从北京到邯郸，从邯郸到济南，她们跑了三座城市，她们不能再跑了。该回去了。

“明天走。”全哥说。“从济南坐高铁到郑州，从郑州飞首尔。明天下午的飞机。”

安俞真点了点头。她看着窗外，济南的夜很亮。明天她们就要离开这里了，离开这座她们只待了四天的城市。还

没有看过趵突泉，还没有逛过大明湖，还没有爬过千佛山。她不知道趵突泉的水是什么样子的，不知道大明湖的

柳树有没有发芽，不知道千佛山上能不能看到整个济南。她只知道，她们在这里跨了年，在2026年的第一

秒，站在喷泉旁边，看着水柱冲向天空。这就够了。

第二天一早，全哥去前台退了房。前台的小姑娘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一眼他身后那六个拎着行李箱的女孩。“要

走了？”她用中文问。全哥点了点头。“嗯，走了。”小姑娘没有问去哪。她把押金退给他，说“欢迎下次再来”。

全哥笑了笑，说“好”。这次他说了好。他知道，她们不会再来济南了。但他想说好。想说她们还会来，想看趵

突泉，想看大明湖，想看千佛山。想说她们会回来。

她们从济南西站坐高铁。全哥买了六张去郑州东的车票，最近的班次，商务座，人少。安俞真坐在靠窗的位置，

看着窗外。济南的街道在后退——经十路、腊山河、西客站。她想起泉城广场的喷泉，想起文化长廊的李清照，

想起护城河的灯光。她们在这里待了四天。四天里，她们只去了一个地方——泉城广场。没有去趵突泉，没有

去大明湖，没有去千佛山。但她记得喷泉的水柱冲向天空的样子，记得灯光在水面上变幻的颜色，记得金志垣手

腕上的红气球在风里飘。她记得那些。这就够了。

高铁到了郑州东站。全哥带着她们换乘地铁，往新郑机场去。地铁车厢里人不多，安俞真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

窗外。郑州的街道很宽，楼很高，天很灰。她想起北京，想起丰台东大街的银杏树，想起亮马河边的酒店，想起

天安门城楼上的风。她们在北京待了一个月。一个月里，她们跑了三个地方。丰台、房山、邯郸、济南。四座城

市，四段路，无数个夜晚。她不知道她们走了多远，不知道她们躲了多久，不知道那些藏在暗处的人还在不在找。

她只知道，她们要回家了。

新郑机场到了。全哥走在前面，安俞真跟在后面，金秋天、金志垣、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一个接一个。机

场很大，人很多，拖着行李箱的、背着包的、抱着小孩的、举着牌子的。没有人看她们。没有人知道她们是谁。

全哥去办登机牌，六张，郑州到首尔，下午三点的航班。他把护照递过去，地勤小姐接过来，看了一眼，又看了

一眼他身后那六个女孩。她没有说话，把登机牌递给他。

安检的时候，安俞真把口罩摘了。安检员看了她一眼，没有认出来。她把大衣脱了，把包放上传送带，走过安检

门。没有人拦她。没有人多看她一眼。她捡起包，穿上大衣，站在安检出口，等着其他人。金秋天出来了，金志

垣出来了，李贤瑞出来了，张员瑛出来了，直井怜出来了。六个人，站在郑州新郑机场的T2航站楼里，站在

巨大的玻璃窗前面，看着停机坪上的飞机。安俞真站在最前面，手插在大衣口袋里。金秋天站在她旁边，金志垣、

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站在后面。全哥站在最后面，手里攥着登机牌。

“几点了？”安俞真问。

全哥看了一眼手机。“两点二十。还有四十分钟登机。”

安俞真没有说话。她看着窗外的停机坪，一架大韩航空的飞机停在廊桥旁边，白色的机身，蓝色的尾翼，上面画

着太极图案。她看着那架飞机，看了很久。那是带她们回家的飞机。

登机了。安俞真走在最前面，把登机牌递给地勤小姐。地勤小姐接过来，扫了一下，说“欢迎登机”。安俞真走

过廊桥，走进飞机，找到自己的座位——靠窗，最后一排。金秋天坐在她旁边，金志垣、李贤瑞、张员瑛、直

井怜坐在前面。全哥坐在过道对面。她把安全带系好，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飞机开始滑行，引擎的声音越来

越大，越来越响，然后飞机离开了地面。她感觉到身体被压在座椅上，感觉到窗外的阳光越来越亮，感觉到郑州

在脚下越来越小。她睁开眼睛，看着窗外。郑州在下面，灰色的楼房，弯弯曲曲的黄河，一望无际的平原。然后

飞机穿过云层，郑州不见了，黄河不见了，平原不见了。只有云，白色的，厚厚的，像棉花糖。她看着那些云，

看了很久。

她想起北京，想起丰台东大街的银杏树，想起亮马河边的酒店，想起天安门城楼上的风。想起邯郸，想起丛台公

园的“滏流东渐，紫气西来”，想起娲皇宫的铁链，想起学步桥上的老太太。想起济南，想起泉城广场的喷泉，

想起文化长廊的李清照，想起护城河的灯光。想起那些信、那些快递、那些纸条、那些照片、那些短信。想起那

些站在银杏树下的人、那些跟在后面的人、那些敲开门的人。想起那些在石家庄、保定、郑州、太原、济南火车

站找了半个月的人。他们不会找到的。她们在回家的路上了。

飞机落地的时候，首尔在下雨。安俞真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仁川机场的跑道湿漉漉的，灯光在水洼里晃

着，远处的候机楼亮着灯，在雨里模模糊糊的。飞机停稳了，广播响了，韩语一遍，英语一遍。安俞真听着那个

韩语广播，听着那些她听得懂的字，听着那种她说了二十年的语言。她没有哭。她只是听着。

她们走出到达大厅的时候，看到了理事。他站在出口处，穿着一件黑色的厚大衣，手里没有拿伞，头发被雨淋湿

了，贴在额头上。他看到她们，走过来，站在安俞真面前。他没有说话。安俞真也没有说话。他看着安俞真，安

俞真看着他。他的眼圈红了。

“回来了。”他说。声音很轻，轻得像在跟自己说话。

安俞真点了点头。“回来了。”

理事看着她们，一个一个地看。安俞真、金秋天、金志垣、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他看了很久。然后他鞠了

一躬。不是那种九十度的、标准的、在镜头前做出来的躬，是那种——弯着腰、低着头、肩膀在抖的躬。他弯

了很久，没有直起来。全哥站在旁边，伸手扶他。他摆了摆手，自己直起来了。他的眼睛是红的。

“对不起。”他说。安俞真看着他，看了很久。“我们活着回来了。”她说。理事没有说话。他的眼泪掉下来了。

他没有擦。安俞真也没有擦。她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他哭。

金秋天站在旁边，也哭了。金志垣抱着包，眼泪掉在包带上。李贤瑞把围巾解下来，攥在手心里。张员瑛站在最

后面，眼睛是红的。直井怜把棒球帽摘下来，头发散在肩膀上，她的眼睛也是红的。全哥站在旁边，看着她们，

没有哭。他的眼圈红了，但没有哭。他站在那里，像一棵树，像一面墙，像丰台东大街那棵光秃秃的银杏树。不

漂亮，不壮观，但它站在那里，不会倒。

理事带她们回公司。车子从仁川机场开出来，上了机场高速。雨还在下，雨刷在挡风玻璃上摆来摆去，唰，唰，

唰。安俞真坐在后座，看着窗外。首尔的夜很亮，和济南一样亮。她看到了汉江，看到了大桥，看到了江南区的

写字楼。她离开了一个月。一个月里，她跑了三座城市，走了几千公里，跨了一个年。她回来了。

公司到了。那栋灰色的楼，那个她进出了无数次的门。门口没有记者——理事把消息压住了，没有人知道她们

今天回来。安俞真推开门，走进去。大堂很安静，灯亮着，地毯是深灰色的，踩上去没有声音。她走到电梯口，

按了向上的按钮。电梯门开了，她走进去，按了她们练习室的楼层。数字从1跳到2，从2跳到3，从3

跳到4，从4跳到5，从5跳到6。门开了。

走廊里很安静，地毯还是深灰色的，壁灯还是暖黄色的。她走到练习室门口，推开门。灯开着，音响开着，地上

放着几瓶水，白板上写着她们新歌的编舞走位。一切都和她们离开的时候一样。她站在门口，看着那个练习室，

看了很久。她想起她们在这里跳舞，在这里流汗，在这里笑，在这里哭。她想起她们在这里准备出道，在这里准

备回归，在这里准备演唱会。她想起她们在这里，在一起。她走进去，站在木地板上，脱下鞋，光脚踩在上面。

地板是凉的，和她离开的时候一样凉。金秋天走进来，站在她旁边。金志垣走进来，把包放在地上。李贤瑞走进

来，把围巾挂在墙上。张员瑛走进来，把大衣脱了。直井怜走进来，把棒球帽摘下来，放在音响上面。

六个人，站在练习室里，站在她们离开了一个月的木地板上，站在音响前面，站在白板前面，站在镜子里自己的

面前。安俞真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头发长了，瘦了，眼睛下面有黑眼圈。但她站在那里，光脚踩在木地板上，很

稳。

“安俞真。”金秋天站在她旁边，声音很轻。

“嗯。”

“我们回来了。”

“嗯。”

“还走吗？”

安俞真看着镜子里的她们。金秋天站在她左边，金志垣站在金秋天左边，李贤瑞站在金志垣左边，张员瑛站在她

右边，直井怜站在张员瑛右边。六个人，站在练习室里，站在她们离开了一个月的地方。

“不走了。”安俞真说。

窗外，首尔的雨停了。云层裂开了一条缝，阳光从缝隙里漏下来，照在汉江上，照在江南区的写字楼上，照在那

栋灰色的楼上，照在六楼练习室的窗户上。安俞真站在窗户前面，看着那道阳光，看了很久。她想起北京，想起

丰台东大街的银杏树，想起亮马河边的酒店，想起天安门城楼上的风。想起邯郸，想起丛台公园的“滏流东渐，

紫气西来”，想起娲皇宫的铁链，想起学步桥上的老太太。想起济南，想起泉城广场的喷泉，想起文化长廊的李

清照，想起护城河的灯光。想起那些信、那些快递、那些纸条、那些照片、那些短信。想起那些站在银杏树下的

人、那些跟在后面的人、那些敲开门的人。那些藏在暗处的人，还会再来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永远不会消

失。但她们也不会消失。她们在这里，在首尔，在练习室里，在木地板上，在镜子前面。她们活着。她们回家了。

这就够了。

— — — — — —

五十七，仁川国际机场

飞机在仁川国际机场降落的时候，雨已经停了。安俞真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跑道上的积水映着灯光，亮

晶晶的。飞机停稳了，广播响了，韩语一遍，英语一遍。安俞真听着那个韩语广播，听着那些她听得懂的字，听

着那种她说了二十年的语言。她把安全带解开，站起来。

“走。”她说。

金秋天看着她。“走哪儿？”

“回家。”

安俞真走在最前面，走过廊桥，走过通道，走过免税店，走到到达大厅的门口。她没有戴口罩，没有戴帽子，没

有裹围巾。她把大衣的扣子解开了，风吹过来，衣角飘起来，她没有去按。金秋天跟在她后面，卫衣的帽子摘下

来了，头发被风吹乱了，她没有去理。金志垣穿着那双新买的白色运动鞋，走在金秋天旁边，步子很轻。李贤瑞

把围巾解下来，搭在手臂上，脖子露在外面，红红的，她没有缩。张员瑛把大衣的领子放下来了，露出整张脸，

风吹在她脸上，她没有躲。直井怜把棒球帽摘下来了，头发散在肩膀上，她的眼睛是亮的。

六个人，走出到达大厅。

门口站着很多人。不是私生饭，是粉丝。她们举着应援牌，上面写着“IVE”“我们等你回家”“欢迎回来”。

有人手里拿着花，有人手里拿着信，有人手里拿着她们的照片。最前面站着一个女孩，穿着白色的羽绒服，手里

举着一块很大的牌子，上面写着：“IVE，你们辛苦了。我们一直都在。”

安俞真站在那里，看着那些牌子，那些花，那些信，那些照片，那些看着她的人。没有保安拦着，没有经纪人催

着，没有车在等。只有她们，和她们。她站在那里，让她们看。金秋天站在她旁边，金志垣、李贤瑞、张员瑛、

直井怜站在她后面。六个人，站在仁川机场的到达大厅门口，站在几百个粉丝面前，站在韩国的阳光里。

闪光灯亮起来了。不是偷拍，是正大光明地拍。几十部手机、十几台相机，对着她们按快门。安俞真没有躲。她

站在那里，让她们拍。金秋天没有躲，金志垣没有躲，李贤瑞没有躲，张员瑛没有躲，直井怜没有躲。她们站在

那里，站在阳光下，站在镜头前，站在所有爱她们的人面前。

那个举着牌子的女孩哭了。她站在那里，举着牌子，眼泪掉在牌子上，把字洇湿了。“欧尼，”她的声音在抖，

“你们终于回来了。”

安俞真看着她，看了很久。她想起北京，想起丰台东大街的银杏树，想起亮马河边的酒店，想起天安门城楼上的

风。想起邯郸，想起丛台公园的女孩，白色的羽绒服，书包上的应援挂件，发抖的手，发誓的手势。想起济南，

想起泉城广场的喷泉，想起跨年夜的水柱，想起身后那个用韩语说“真的是她们”的声音。她想起那些在暗处的

人，那些永远在找她们的人。她也想起这些在明处的人，这些在等她们回家的人。

她走到那个女孩面前，伸出手。女孩愣住了，手里的牌子差点掉了。安俞真接过她的手机，举起来，对着她们六

个人，按了一下。快门声响了。她把手机还给女孩，女孩看着那张照片——安俞真站在最前面，金秋天站在她

旁边，金志垣、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站在后面。她们在笑。女孩的眼泪掉得更厉害了。

照片发到网上的时候，安俞真还在机场。她不知道那条推特已经被转了几万次，不知道Naver热搜第一已

经变成了“IVE回国”，不知道微博上有人在说“她们终于回来了”。她只知道，她们站在这里，站在阳光下，

站在所有人面前。不躲了。不跑了。不怕了。

在首尔江南区的一间出租屋里，一个人坐在电脑前，看着屏幕上的那张照片。安俞真站在最前面，金秋天站在她

旁边，金志垣、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站在后面。她们在笑。他的手指在键盘上停住了。他追了她们半年。从

首尔到北京，从北京到邯郸，从邯郸到济南，从济南到仁川。他建了星群，找了内鬼，买了信息，跟了一路。他

在亮马河边的银杏树下站了一夜，在天安门广场的安检口排了一个小时的队，在丰台东大街的酒店大堂坐了三天。

他以为他会找到她们，以为他会拍到她们，以为他会赢。他没有赢。她们站在仁川机场的到达大厅门口，站在几

百个粉丝面前，站在韩国的阳光里，笑着，不躲了，不跑了，不怕了。他输了。

他打开星群2.0的群聊，里面还有二十几个人。有人在发那张照片，有人在说“她们回来了”，有人在说“我

们输了”。他看着那些消息，看了很久。然后他打了一行字：“结束了。”没有人回复。他等了十分钟，没有人

回复。他把群聊删了。不是退出，是删除。他把那个群聊从手机里删了，把所有的聊天记录删了，把所有的照片

删了，把所有的视频删了。他把手机放在桌上，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是首尔的夜，很亮，和济南一样亮。他

站在那里，看了很久。

在首尔另一个地方，另一个人也看到了那张照片。他是星群的元老，从第一天就在。他买了姜某的信息，买了郑

部长的信息，买了金某的确认。他以为她们会永远躲下去，以为她们会永远害怕，以为她们会永远不敢回来。她

们回来了。站在仁川机场的到达大厅门口，站在几百个粉丝面前，站在韩国的阳光里，笑着，不躲了，不跑了，

不怕了。他坐在沙发上，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走进浴室，关上门。水声响了很久。

第二天早上，警察在浴缸里发现了他。没有遗书，只有手机屏幕上的那张照片——安俞真站在最前面，金秋天

站在她旁边，金志垣、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站在后面。她们在笑。屏幕碎了，水泡了很久，但那张照片还能

看到。她们在笑。

安俞真不知道这些。她不知道有人在出租屋里删了星群2.0，不知道有人在浴缸里结束了生命。她只知道，她

们在首尔，在练习室里，在木地板上，在镜子前面。她站在窗户前面，看着窗外的阳光。她想起北京，想起丰台

东大街的银杏树，想起亮马河边的酒店，想起天安门城楼上的风。想起邯郸，想起丛台公园的“滏流东渐，紫气

西来”，想起娲皇宫的铁链，想起学步桥上的老太太。想起济南，想起泉城广场的喷泉，想起文化长廊的李清照，

想起护城河的灯光。想起仁川机场，想起那些举着牌子的粉丝，想起那个哭着的女孩，想起那张照片。

她们在笑。不躲了，不跑了，不怕了。这就够了。

— — — — — —

五十八，REVIVE+

安俞真站在练习室的镜子前，看着自己。头发长了，瘦了，眼睛下面有黑眼圈，但她在笑。金秋天从后面走过来，

站在她旁边，也在笑。金志垣把包扔在地上，光脚踩在木地板上，转了一圈。“我们回来了。”她说。李贤瑞把

围巾挂在墙上，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把头发往后捋了捋。张员瑛站在最边上，把大衣脱了，叠好，放在椅子上。

直井怜把棒球帽摘下来，放在音响上面，头发散在肩膀上，她甩了甩头。

门开了。理事站在门口，身后跟着公关部长、宣传部长、经纪人团队，七八个人，把练习室的门口堵得严严实实。

理事走进来，站在她们面前。他的眼圈还是红的，但他在笑。

“孩子们，”他说，“该干活了。”

安俞真看着他。“干什么活？”

理事把手里的文件夹打开，里面厚厚一沓纸，密密麻麻的字。他翻到第一页，念出来：“IVE第二张正规专辑

《REVIVE+》，2月23日发行。先行曲《BANG BANG》，2月9日上线。2月23

日，发布会。然后，3月21日、22日，仁川Inspire Arena，第四次粉丝演唱会。4月开始，

世巡继续，吉隆坡、大阪、马尼拉、新加坡、澳门、悉尼、墨尔本、奥克兰。下半年，北美、香港、台北。”他

合上文件夹，看着她们。“这是你们2026年的行程。”

练习室里很安静。金志垣张着嘴，金秋天瞪大了眼睛，李贤瑞攥着围巾的手停住了，张员瑛从椅子上站起来，直

井怜把棒球帽从音响上拿起来，又放下了。安俞真站在镜子前面，看着理事，看了很久。“一个月后？”她问。

“一个月后。”理事说，“够吗？”

安俞真转过身，看着金秋天，看着金志垣，看着李贤瑞，看着张员瑛，看着直井怜。金秋天点了点头。金志垣把

包带系紧了。李贤瑞把围巾从墙上拿下来，围在脖子上。张员瑛把大衣穿上。直井怜把棒球帽戴上。

“够。”安俞真说。

一月剩下的日子，她们泡在练习室里。从早上九点到凌晨两点，编舞、录音、排练。安俞真的嗓子哑了，金秋天

的膝盖青了，金志垣的鞋底磨穿了，李贤瑞的围巾挂在墙上，再也没拿下来过，张员瑛的指甲剪得干干净净，直

井怜的棒球帽扣在脸上，在练习室的地板上睡了不知道多少个午觉。

全哥站在门口，手里拎着咖啡，六杯，冰的，美式。他每天来，每天站，每天看着她们跳。他没有说话，他只是

站在那里，像一棵树。

二月九日，先行曲《BANG BANG》上线。安俞真坐在练习室的地板上，拿着手机，看着音源网站的实

时榜单。金秋天坐在她旁边，金志垣趴在地上，李贤瑞靠着墙，张员瑛坐在椅子上，直井怜蹲在角落里。五十八

分的时候，榜单刷新了——《BANG BANG》，第一名。

金志垣从地上弹起来，包带甩到肩膀上，在练习室里跑了一圈。金秋天笑了，笑着笑着眼圈红了。李贤瑞把围巾

从墙上拿下来，攥在手心里。张员瑛嘴角弯了一下。直井怜把棒球帽摘下来，举过头顶，晃了晃。安俞真没有动。

她坐在地板上，看着手机屏幕上那个“1”，看了很久。她想起北京，想起丰台东大街的银杏树，想起亮马河边

的酒店，想起天安门城楼上的风。想起邯郸，想起丛台公园的女孩，白色的羽绒服，书包上的应援挂件，发抖的

手，发誓的手势。想起济南，想起泉城广场的喷泉，想起跨年夜的水柱，想起身后那个用韩语说“真的是她们”

的声音。想起仁川机场，想起那些举着牌子的粉丝，想起那个哭着的女孩，想起那张照片。她们在笑。不躲了，

不跑了，不怕了。

“再来一遍。”她站起来，走到镜子前面。金秋天跟过来，金志垣跟过来，李贤瑞跟过来，张员瑛跟过来，直井

怜跟过来。六个人，站在练习室里，站在镜子前面，站在2026年的春天前面。音乐响了，她们开始跳。安

俞真的马尾甩起来，金秋天的卫衣帽子掉下来，金志垣的新运动鞋踩在地板上吱吱响，李贤瑞的头发飘起来，张

员瑛的衣角飞起来，直井怜的棒球帽差点掉下来，她一把按住，笑了。

二月二十三日，正规二辑《REVIVE+》发布会。首尔广津区，Yes24剧场。安俞真站在后台，从幕

布的缝隙里往外看。台下坐满了记者，长枪短炮，闪光灯亮成一片。她想起北京，想起天安门广场的安检口，想

起那些排着队、等着拍她们的人。那些人不是私生饭，是记者。不是要跟踪她们，是要记录她们。她深吸一口气，

走上台。金秋天跟在后面，金志垣、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一个接一个。六个人，站在舞台中央，站在聚光

灯下，站在几百个记者面前。闪光灯闪得更厉害了。安俞真没有躲。她站在那里，让她们拍。

“IVE的第二张正规专辑《REVIVE+》，今天正式发行。”她的声音很稳。“双主打，先行曲

《BANG BANG》，主打曲《BLACKHOLE》。请大家多多支持。”记者举手提问：“安俞真

xi，IVE时隔六个月回归，这期间你们经历了什么？”安俞真看着那个记者，看了很久。她想起北京，想起邯

郸，想起济南，想起那些信、那些快递、那些纸条、那些照片、那些短信。想起那些站在银杏树下的人、那些跟

在后面的人、那些敲开门的人。想起那些在石家庄、保定、郑州、太原、济南火车站找了半个月的人。想起那个

在出租屋里删掉星群2.0的人，想起那个在浴缸里结束生命的人。她想起全哥说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想起自己说的“我们不怕了”。

“我们去了很多地方，”她说，“学到了很多。现在，我们回来了。”

金秋天看着她，金志垣看着她，李贤瑞看着她，张员瑛看着她，直井怜看着她。安俞真没有看她们。她看着镜头，

看着镜头后面那些正在看直播的人，那些在首尔、在北京、在邯郸、在济南、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看着她们的人。

她笑了。

三月二十一日，仁川Inspire Arena，第四次粉丝演唱会。安俞真站在后台，从幕布的缝隙里往外看。

台下坐满了人，DIVE们举着应援棒，蓝色的，像一片海。她想起北京，想起泉城广场的喷泉，想起跨年夜的

水柱，想起那些在灯光下变幻的颜色。她深吸一口气，走上台。金秋天跟在后面，金志垣、李贤瑞、张员瑛、直

井怜，一个接一个。六个人，站在舞台中央，站在蓝色的海洋前面。

音乐响了。是《BANG BANG》。她们开始跳。安俞真的马尾甩起来，金秋天的卫衣帽子掉下来，金志

垣的新运动鞋踩在舞台上吱吱响，李贤瑞的头发飘起来，张员瑛的衣角飞起来，直井怜的棒球帽差点掉下来，这

次她没按住，帽子飞出去了，落在台下，被一个DIVE接住了。直井怜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台下也笑了，

笑声像海浪，一波一波地涌上来。

演唱会进行到中场，灯光暗下来。安俞真站在舞台中央，手里拿着话筒。台下安静了。“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个

特别的舞台。”她看了看金秋天，金秋天点了点头。看了看金志垣，金志垣竖了个大拇指。看了看李贤瑞，李贤

瑞把围巾解下来了。看了看张员瑛，张员瑛嘴角弯了一下。看了看直井怜，直井怜把棒球帽戴上了——不是她

飞出去的那顶，是备用的，她有三顶一模一样的。

音乐响了。是少女时代的《Genie》。舞台上的灯亮了，六个人穿着制服，白色的衬衫，深蓝色的裙子，领

带系得整整齐齐。金志垣站在最前面，跟着音乐跳起来。台下的DIVE们愣了一下，然后尖叫起来。尖叫声

像海浪，一波一波地涌上来，涌到舞台上面，涌到灯光里面，涌到她们心里面。安俞真跳着，笑着。金秋天跳着，

笑着。金志垣跳着，笑着。李贤瑞跳着，笑着。张员瑛跳着，笑着。直井怜跳着，笑着。

网上的评论炸了。“IVE翻唱少女时代《Genie》！”“制服舞台，绝了！”“果然是高个子组合！”“腿

长不是闹着玩的！”“这个要拍成官方视频啊！”“安俞真的音色太适合这首歌了！”“金秋天笑起来好好看！”

“金志垣跳得好开心！”“李贤瑞的头发飘起来像广告！”“张员瑛的领带系得真好看！”“直井怜的帽子飞了哈

哈哈哈！”热搜第一。全世界都在看她们笑。

演唱会第二天，最后一场。安俞真站在舞台中央，手里拿着话筒，看着台下那片蓝色的海。灯光打在她脸上，很

暖。她想起北京，想起丰台东大街的银杏树，想起亮马河边的酒店，想起天安门城楼上的风。想起邯郸，想起丛

台公园的女孩，白色的羽绒服，书包上的应援挂件，发抖的手，发誓的手势。想起济南，想起泉城广场的喷泉，

想起跨年夜的水柱，想起身后那个用韩语说“真的是她们”的声音。想起仁川机场，想起那些举着牌子的粉丝，

想起那个哭着的女孩，想起那张照片。她们在笑。不躲了，不跑了，不怕了。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粉丝演唱会的最后一场。”她的声音很稳。“谢谢你们来。谢谢你们等我们。谢谢你们相

信我们。”

台下有人在哭。安俞真没有哭。她站在那里，看着那片蓝色的海。

“我们去了很多地方，”她说，“遇到了很多人，经历了很多事。有人帮我们，有人等我们，有人一直在找我

们。”她停了一下。“但我们现在在这里。和你们在一起。这就够了。”

金秋天站在她旁边，握着她的手。金志垣站在金秋天旁边，眼眶红了。李贤瑞站在金志垣旁边，把围巾攥在手心

里。张员瑛站在安俞真旁边，嘴角弯着。直井怜站在张员瑛旁边，棒球帽压得低低的，但她的眼睛是亮的。

“我们还会去很多地方，”安俞真说，“吉隆坡、大阪、马尼拉、新加坡、澳门、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然后，

北美。多伦多、蒙特利尔、纽瓦克、奥斯汀、洛杉矶、奥克兰、西雅图、温哥华。然后，香港、台北。我们会去

很多地方，见很多人。我们不怕了。”她看着台下，看着那片蓝色的海。“我们不怕了。”

灯光暗下来，音乐响了。是《BLACKHOLE》。她们开始跳。安俞真的马尾甩起来，金秋天的卫衣帽子

掉下来，金志垣的新运动鞋踩在舞台上吱吱响，李贤瑞的头发飘起来，张员瑛的衣角飞起来，直井怜的棒球帽这

次没有飞，她按住帽檐，跳得更高了。台下DIVE们的应援棒亮着，蓝色的，像一片海。她们在笑。不躲了，

不跑了，不怕了。这就够了。

— — — — — — —

五十九，结尾

安俞真站在练习室的窗前，看着首尔的夜。汉江对面是江南区的写字楼，灯一格一格地亮着，像她刚出道那年一

样。窗外有风吹过来，带着初春的凉意，她想起丰台东大街的银杏树，光秃秃的，路灯照着，树下没有人。

金秋天从后面走过来，站在她旁边。“看什么呢？”安俞真没有回答。她看着窗外，看了很久。“看路。”金秋

天没有说话，站在她旁边，也看着窗外。

金志垣坐在地板上，把祈年殿的模型从包里拿出来。在北京买的，拼了好几次，耳朵掉了又粘，粘了又掉。她把

它放在窗台上，对着它拍了张照片，发到那个只有她们六个的群聊里，配了一行字：“北京。”没有人回复，因

为所有人都在这个房间里。李贤瑞把围巾从墙上拿下来，叠好，放进行李箱。北京的、邯郸的、济南的，三条围

巾叠在一起，占不了多少地方。张员瑛把博物馆的画册放在桌上，翻到最后一页，青铜马的照片在灯光下亮着，

两千多年前的东西，还在这里。直井怜把三顶棒球帽叠在一起，最旧的那顶放在最上面，帽檐有点弯，她用手掰

了掰，掰不直，笑了笑，放进了包里。

全哥站在门口，看着她们。他还是那样，手插在口袋里，背挺得很直，像一棵树，像一面墙，像丰台东大街那棵

光秃秃的银杏树。不漂亮，不壮观，但它站在那里，不会倒。“走了。”他说。

安俞真看着他。“去哪？”

“回家。”

安俞真点了点头。她最后看了一眼窗外，首尔的夜很亮，和济南一样亮，和北京一样亮，和她们去过的每一个地

方一样亮。她转过身，走过金秋天，走过金志垣，走过李贤瑞，走过张员瑛，走过直井怜，走到全哥面前。“走

吧。”

她们走出练习室。走廊里很安静，地毯是深灰色的，踩上去没有声音。安俞真走在最前面，金秋天跟在后面，金

志垣、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一个接一个。全哥走在最后面，手插在口袋里，步子很稳。

电梯门开了。她们走进去，安俞真按了一楼的按钮。电梯门关上，开始下降。数字从6跳到5，从5跳到

4，从4跳到3，从3跳到2，从2跳到1。门开了。她们走出电梯，穿过大堂。前台的小姑娘抬起头，

看了她们一眼，笑了笑，没有问她们去哪里。安俞真推开玻璃门，冷风扑面而来，她没有缩脖子。她站在门口，

看着首尔的夜。路灯亮着，照着光秃秃的树。远处是汉江，江面上映着对岸的灯光，一晃一晃的。金秋天站在她

旁边，金志垣、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站在后面。全哥站在最后面。

“回家。”安俞真说。

她们在北京的银杏树下跑过，在邯郸的丛台上站过，在济南的泉城广场跨过年。她们在丰台东大街的酒店里躲过，

在长阳奥特莱斯的运动鞋店里笑过，在郑州新郑机场的登机口前等过。她们被追过、被拍过、被骂过、被威胁过。

她们哭过、怕过、逃过、躲过。她们回来了。站在首尔的街头，站在春天的风里，站在所有爱她们的人面前。不

躲了，不跑了，不怕了。

安俞真走在前面。金秋天跟在后面，金志垣、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一个接一个。全哥走在最后面，手插在

口袋里，步子很稳。她们走在首尔的街上，走在路灯下面，走在所有人的视线里。没有人躲，没有人跑，没有人

怕。她们只是走着，像这个城市里几百万个女孩一样，回家。

安俞真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全哥站在路灯下面，看着她。金秋天站在她旁边，金志垣、李贤瑞、张员瑛、直

井怜站在她后面。六个人，站在首尔的街头，站在2026年的春天里。她笑了。

“走啊。”金秋天说。

安俞真转回头，继续走。金秋天跟在后面，金志垣、李贤瑞、张员瑛、直井怜，一个接一个。她们的影子被路灯

拉得很长，在柏油路面上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风从汉江上吹过来，很轻，很暖。冬天过去了。她们还在。

这就够了。

第一季完

2026年3月27日，首尔。IVE结束为期两个月的中国避居，正式回归舞台。正规二辑

《REVIVE+》发行，粉丝演唱会落幕，世界巡演即将启程。那些在暗处的人，有的被抓了，有的消失了，

有的再也不敢出现了。但还会有新的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永远不会消失。但她们也不会消失。她们在首尔，

在舞台上，在灯光下，在所有人的视线里。唱歌，跳舞，笑。不躲了，不跑了，不怕了。这就够了。